武俠世界

十三號殺手（殺手傳奇故事集）西門丁·著

風流劍客葉養木以風流自詡，娶了九房妻室，誰知終被風流所誤，被迫當殺手，彼在患得患失之下殺人，最後家破人亡，但這其實隱藏了一段隱辛和陰謀，葉養木只是其中之一的犧牲品……本故事不同一般之殺手故事，曲折懸疑，別樹一格。



第29年
27

$6.00

編者話

本期巨型小說乃西門丁先生的精選作品⌊十三號殺手⌉，擁有玉樹臨風、溫文儒雅的外貌，但一向風流成性的峨嵋派俗家弟子葉養木，自從娶了第九房妻子蕭風後，便盡斂其過往之作風，且終日憂心忡忡，愁眉不展……他怎樣成爲⌊十三號殺手⌉？他得到的報酬是什麼？幕後主腦人又是誰呢？這⌊十三號殺手⌉的下場如何？故事離奇曲折，結局更是出人意表，請勿錯過。

☆　　☆　　☆

今期短篇故事特別刊載溫瑞安先生的⌊單刀會⌉及馬雲先生的⌊賭鬼二世⌉，敬請各讀者留意。

☆　　☆　　☆

由於生活指數不斷上升，本刊的各項支出亦相繼遞增，致令本刊不得不於下期開始將售價調整至每本港幣七元，藉此盼能稍爲平衡開支，還深切寄望廣大讀者繼續給與支持及意見，謹此致謝！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登傅紅雪先生編撰的南宮雪傳奇故事之⌊高僧⌉，內容描述一個二度來到中原的天竺高僧，此行的目的是……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64.00
	一年港幣 $327.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90.00
	一年港幣 $379.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250.00
	一年港幣 $4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29年
第27期
（總號147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六元・
H.K. $6.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風流何價　淪爲殺手

華山險，峨嵋秀。

峨嵋不但秀，而且可供玩賞的奇景甚多，因此每年到峨嵋朝聖和遊玩的人不絕於途，但說什麼也沒有現在之多！

峨嵋派不但是武林五大門派之一，而且俗家弟子也比少林、武當和青城多，是故峨嵋派分成兩支，掌門白玉神尼地位至高無上，但只管峨嵋金頂的尼姑，至於居於山下的俗家弟子便另有人管，峨嵋俗家掌門彭方亮！

彭方亮名義上雖然也是掌門，但地位不如白玉神尼。白玉神尼可以管俗家弟子（雖然她不常管），但彭方亮却管不了金頂的尼姑，出席武林大會亦常由白玉神尼代表，不過白玉神尼近年年紀漸長，只醉心禮佛修煉，對武林中事甚少理會，因此俗家弟子的事也不常理，交由彭方亮全權負責，也因此近年來，彭方亮的聲譽地位頗隆。

彭方亮是峨嵋俗家弟子第二位掌門，行事公正不阿，而且維護本派聲譽和弟子的利益頗力。是故極受同門敬重，就是金頂上的尼姑，對他亦執弟子之禮。

彭方亮今年剛屆五十歲，生了三子兩女，長子彭增光已二十五歲，與同門師妹汪香萍相愛兩年，如今決定成親。汪香萍的父親汪濟林也是峨嵋俗家弟子，乃彭方亮之師弟。彭汪兩家素有通家之好，如今結秦晋之好，乃廣發請帖，大宴羣雄，是故近日來，到峨嵋山莊來的各地英雄好漢源源不絕。

峨嵋俗家弟子頗多，是以難免良莠不齊，同門師兄弟當中武功亦頗爲參差。不過彭方亮的武功和威望一樣，在同儕中，數一數二。

大喜是在五月廿一日，今日已是五月廿日，同門弟子都已來到，自有一番熱鬧。

晚飯前，汪濟林忽然走了過來，問道：「掌門，可有見到葉師弟？」

彭方亮「啊」了一聲。「是啊，怎地不見他？大雄！」

彭方亮的大弟子吳大雄立即撇開了賓客走了過來，恭聲問道：「師父有甚麼吩咐？」

「大雄，你葉師叔的帖子可是你派的？」

吳大雄道：「是的，弟子到他棲鳳山時，因師叔不在家，故此將帖子交給他家管事！」

彭方亮揮揮手，回頭對親家翁道：「師弟放心，就算葉師弟接不到帖子，諒他也會聽到消息，除非有事，否則他必會趕來，他跟光兒最要好的了！」

汪濟林乾咳一聲，道：「那當然了，只是咱們十三個師兄弟，獨缺他一個，難免遺憾！」

旁邊有個蓄長髯的漢子笑道：「就算他不來，也不大打緊，咱們十三個師兄弟，但人家只稱咱們『峨嵋十二子』，獨稱他『風流劍客』，証明人家不把他算在一起！也許他又被什麼美人纏住了。」

彭方亮盯了他一眼，道：「解師弟見到葉師弟時最好不要說這種話，免得人家說咱們欺侮他！」

長髯客解青哈哈笑道：「他才不會這般小氣！」

汪濟林問道：「對啦，他到底有幾房妻妾？」

解青道：「去年春，小弟遇到他時，曾經問過，他自已說沒有小妾，只有七房妻子，現在有幾房，只怕只有他才知道！」

旁邊又有一個同門喚明漢的，忽然叫了起來：「掌門師兄，看來你得多備幾席酒，說不定他把一家子的老婆都帶來，屆時招呼不周，可就不好！」

語音剛落，忽然有個清脆的聲音傳來：「明師兄在背後說小弟的壞話，該罰十杯！」

杯字音未了，廳中已多了位白衣漢子，那漢子臉如冠玉，風流倜儻，玉樹臨風，年紀看來在廿四五之間，其實他今年已二十八歲，乃峨嵋俗家弟子第一位掌門「神駝」謝十七之閉關弟子葉養木！

葉養木入門不久，謝十七便死了，因此他的武功大部分由彭方亮代師傳授，不過葉養木天賦奇稟，聰穎過人，他的武功不比十二個師兄任何一個差！而且一出道更因風流成性，故此得到風流劍客之外號。

對於風流劍客這個外號，雖不甚滿意，因爲他認爲多情比風流較恰當，但亦不以爲忤，因爲風流而不下流，不失英雄本色！

當下葉養木抱拳含笑道：「諸位師兄好，請恕小弟得到消息太遲……幸好還趕得及，否則大師兄一定要怪我了！」他目光一掠，當停在彭方亮的臉上時，嘴角的

殺手



殺手傳奇故事集／西門丁・文

可飛・圖

十三號



笑容登時不見，他一向天不怕地不怕，但對這位亦師亦兄的掌門師兄，不但敬重，而且還有幾分畏懼。

彭方亮道：「你來了當然好，若趕不及，愚兄也不會怪你！」

「是！師嫂也好吧？小弟帶了幾份禮物，要送給她！」

汪濟林道：「小師弟，你兩手空空，何來的禮物？」

汪濟林排行第四，他一向沒有師兄架子，因此葉養木毫不畏懼，笑嘻嘻地道：「四師兄您放心，少不了你跟香萍姪女的！」

明漢道：「小師弟，年多不見，想不到你武功又大有進展！佩服佩服！」

「九師兄剛才還在背後說小弟的壞話，想不到當面又說好話！難怪你鏢局的生意越來越好了！」

衆師兄弟都忍不住笑了起來，明漢忙道：「你且聽清楚！愚兄發現你只在輕功方面大有進展，衆師兄弟們，你們可知什麼原因麼？」

他背後一個中年漢子答道：「還有什麼原因，當然是爲了追求那些美女！」這句話又惹來哄堂大笑。

葉養木道：「十一哥很會抓機會拍老闆的馬屁呀！九師兄你以後可得加點薪餉給十一哥！」原來明漢家裡有點錢，所以在川東辦了一家大漢鏢局，他自任總鏢頭，十一師兄盛萬金，在他局內當鏢師。

盛萬金聽他這樣說，立時變了臉，葉養木忙道：「十一哥，你一向氣量大得很，不會怪小弟跟你開玩笑吧？事實上你去

年底，替九師兄追回那宗當歸失鏢，九師兄還要拍你馬屁哩！」

盛萬金臉色稍霽，忙道：「那還不是同道們給咱們峨嵋派的臉子！愚兄不敢居功！」

彭方亮輕咳一聲，道：「別鬧了，菜已涼了，快入席吧，咱們師兄弟許久未聚過首，都到內廳去吧！大雄，你替爲師招呼賓客！」他回身又向廳內的賓客行禮道：「諸位，請恕彭某失陪一陣，稍候再來相陪！大雄，快吩咐上菜！」

＊　＊　＊

內廳其實還眞不小，足可擺下五六席酒，不過今日只擺了一張大圓桌，十三個人坐在一席。

葉養木首先舉杯道：「大師兄、四師兄，明日是你倆的好日子，小弟先敬你倆一杯！」當下衆師兄弟都紛紛向彭方亮敬酒，兩親家也因心情高興，來者不拒，酒到杯乾！

葉養木又斟了一杯，道：「小弟遲到，這一杯小弟自罰！」言畢，一飲而盡。

盛萬金道：「老么，一杯太便宜你了，起碼三杯！」

「好，三杯就三杯！」葉養木連乾三杯，臉不改容。

老三解青問道：「小師弟，去年春遇到你，你說已有了七房妻室，如今到底有多少？」

葉養木嘴角的笑意頓時歛去，道：「九房。」

一個青面漢叫了起來：「老么，你娶了九房妻室，咱們師兄弟連一頓喜酒也未喝過，你自已說，該怎樣罰？」

「十二哥，小弟自罰九杯如何？」葉養木十分大方，不斷斟酒自飲。

彭方亮忙道：「老么，別喝得太急，先吃點菜！大家都動箸吧，邊吃邊說！」

十二弟子周川民喃喃自語地道：「格老子，人家柳樹春也只是八美圖，你居然一口氣娶了九個！辣塊媽媽的，一年一個，娶到五十歲，豈不是有三十個老婆？格老子却連一個也沒有！」

這句話又惹來一陣哄笑，二弟子龔叔松是個瞎子，脾氣古怪，沉默寡言，衆師弟却甚畏他。只聽他道：「老么，你替十二弟介紹一個吧！」

周川民一張青臉登時漲紅，忙道：「二師兄，小弟不是這個意思，只是發點囉嗦而已！二師兄，你自己……」

龔叔松輕哼一聲。「愚兄是個瞎子，有誰肯嫁給我？而且愚兄亦早已打消了成家立室之念，樂得獨自清靜！」忽又轉頭道：「老么，一個男人能娶到九個老婆，你也該心滿意足了，希望沒有第十個，須知妻多夫賤！天下女子都做了你老婆，也不是一種福氣！」

解青道：「對啊！起碼那些光棍都要找你晦氣！」

周川民道：「三師兄又取笑小弟了！」

誰知葉養木正容道：「二師兄您放心，小弟以後再不會討老婆，更不會拈花惹草了！」

彭方亮道：「愚兄雖然沒聽到你有什麼劣跡，但咱們是名門正派弟子，風流總不會受人讚譽！」

葉養木道：「小弟受教！」言畢又連盡兩杯酒，解青等人都覺得他態度有點異常，都料他必是跟妻子不和，吃過不少苦頭，師兄們有的感慨，有的關心，也有的暗暗幸災樂禍。

彭方亮將話題轉到其他方面去，他每個師弟的情況都問及，衆師弟也樂得告訴他。彭方亮見師弟們都有了成就，心中甚喜，尤甚於娶媳婦，他匆匆吃飽了飯便與汪濟林出去陪客，留下他們十一個人繼續玩鬧，龔叔松坐了一會也回房休息了。

這峨嵋山莊只有彭方亮、汪濟林兩家人和龔叔松住在此，不過當初謝十七似乎料到本派將來會有大發展，因此建了九十九間房，是故賀客都可以宿在莊內。

葉養木再坐了一陣，也推說趕路太累，回客房休息了，解青低聲道：「你們是否覺得老么有點不對？」

明漢道：「大概讓二師兄說中了，妻子不和，一個對九個可夠他煩的！」

解青沉吟道：「也許他碰過釘子！」

盛萬金道：「咱們談別的事吧！上個月小弟走了一趟鏢到固城，聽人說『長安孟嘗』顏禮遠顏善人被人殺死了，而且死狀極慘，連首級也不見了！」

周川民道：「像顏善人那種人也橫死，眞無天理！只不知是那個殺千刀幹的！」

「隴西武林人士都推測這是畢鑄銘幹的好事！估計他是勒索不遂，故下毒手！」

解青道：「便是橫行甘涼一帶的那個獨行大盜，自稱『天涯孤客』的畢鑄銘？」

盛萬金道：「除了他還有誰？而且顏善人身上還有劍傷，畢鑄銘也是用劍的！」

老五趙望江道：「那也未必，使劍的人多的是！顏善人家財萬貫，覬覦他家財的人不止一個！」

盛萬金道：「不管如何那兇手的武功肯定十分厲害，因爲顏禮遠是在他家裏房內丟掉腦袋的！」

此言一出，舉座失色，須知顏禮遠家內食客雖無三千，但長期住在他家的好手也有數十個，而且人人受其大恩，都肯爲顏善人赴湯蹈火，而兇手居然能潛入去，取其首級，又從容逸去，不驚動別人，單這份胆量，已令人咋舌！

師兄弟們話題一轉，居然一直在討論這件事，直到彭方亮和汪濟林進來方止。

＊　＊　＊

次日一早，到賀的各路英雄更多，偌大的一座廳堂也擠得滿滿的。白玉神尼親率幾名弟子下山致賀，而青城派掌門修雲道長、丐帮副帮主盧九、武當派掌門弟子懷石道人、秦嶺三義以及川康小帮會的頭目，全都親自到賀，給足了峨嵋派的面子，連一向不苟言笑的彭方亮，亦樂得合不攏嘴來。

解青充當堂官，只見他呼道：「吉時到！」喜砲驟起，門外响起震耳欲聾的鞭砲聲，門外有人叫道：「花轎到，請新郎踢轎門！」

新娘子的花轎由側門抬出去，在附近兜了半圈，回到前面，因此時間計算得十分準確。彭方亮夫婦和喜娘陪着兒子下階

出門迎接，果見花轎已到門外，喜娘遂拉着新郎上前，經過一番禮節和擾攘，一對新人步上大廳。

彭方亮夫婦坐在正中，解青又呼道：「新人先拜天地，再拜父母！」待新人拜完父母又互拜八拜。

「禮成！」

賀客們又上前恭賀彭方亮夫婦，彭增光更是喜氣洋洋，正想扶新娘入房，忽然外面傳來一道凌厲尖銳的嘯聲！

那嘯聲由遠而近，來得甚快，賀客雖不知來者何人，但都清楚來者武功非同凡響！

彭方亮臉色一變，連忙長身，解青向他打了個眼色，揚聲道：「今日是峨嵋俗家弟子在辦喜事，何方朋友來此搗亂？」

只聽一個沉實的聲音傳來：「某家是來道賀的，請恕來遲！」但見廳中「颼」的一聲，已多了一條身材高大健壯、驃悍異常的漢子，那漢子年約三十，但額頂頭髮已禿，穿着一襲灰布衣，大熱天外面還加了一件豹皮披肩，雙眼如電，廳內羣豪，均為其氣勢所懾，刹那間，靜如死水！

彭方亮抱拳道：「請恕彭某眼拙，未悉尊駕！」

那人一昂首，傲然道：「某家乃畢鑄銘！」廳裡立時響起一片「啊啊」之聲！

彭方亮臉色亦是一變，澀聲道：「閣下便是『天涯孤客』？」

「然也，彭掌門不會拒絕吧？」

彭方亮尚在猶疑，趙望江已厲聲道：「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彼此又無交情，閣下的好意心領了！你若是打算來此搗亂，或者順手牽羊，是打錯了算盤！」

畢鑄銘對他嘿嘿一陣冷笑，似甚輕視他。「某家的禮物，你們已經收了，如今才拒絕，不怕天下英雄齒冷？」言畢指一指桌上的那堆禮物。

周川民道：「你說這紅木盒的禮物是你送的？哈哈，當眞笑死人！想不到橫行甘涼的獨行大盜，連一份禮物也要侵吞人家的！」

畢鑄銘目光一凝，怒道：「你說什麼？嫌禮物太賤麼？裏面是一對八寸高，黃金打造的金童玉女，巴城天福金舖蘇師傅親自打造的！」

周川民道：「不管裏面是什麼東西，那是咱們十三弟送的禮。」

畢鑄銘哈哈笑道：「那麼侵吞禮物的，可不是某家，而是風流劍客了！不信你看看盒上的名刺！」

周川民忙走過去一看，名刺上果然清清楚楚寫着天涯孤客敬賀六個字！他抬頭惘然地望着人叢中的葉養木，問道：「十三弟，這是怎麼一回事？」

葉養木排衆而出，道：「這確不是小弟的賀禮！小弟那份賀禮比較小，裏面是一對黃金打造的鴛鴦，同樣出自天福金舖蘇師傅之手！」

周川民結結巴巴地道：「十三弟，你不是說禮物全託天福送來的？」

葉養木道：「不錯，小弟辦了五份禮物，因為蘇師傅趕不及，故此答應在吉日之前，快馬送到，故此小弟將另外幾份禮物，全託他送來！」

彭方亮已知道原因，其錯在己方，遂抱拳道：「適才錯怪了畢兄，純乃彭某失察之過，請諒之！畢兄若是來道賀的，彭某自無拒絕之理，請坐！」言下之意乃你畢鑄銘若是另有目的者，彭某人便不會客氣！須知今日嘉賓，全是俠義道上的名人，若讓一個臭名昭著的獨行大盜來搗亂，莫說他本人，就是峨嵋的臉子也給丟盡．以後也別想在武林立足！

下人們已把酒席搬上大廳，那座廳堂雖然可以擺了三十桌，但仍不足安排，是以一些武功、地位和名氣稍差者，只好坐到庭院中去。

峨嵋諸弟子忙着招呼懷石、修雲、盧九等人，無人理會畢鑄銘，畢鑄銘冷笑一聲，見修雲道長那席尚有一個空位，便走前一屁股坐下，明漢不想將事情鬧大，便任由得他。

酒菜送上之後，彭方亮走向賀客敬酒，衆賀客又回敬，擾攘了一番才動箸。那畢鑄銘旁若無人，自顧飲食，但舉止還算斯文。

趙望江悄悄對葉養木道：「十三弟，你小心看住那廝，愚兄不相信他會安着好心！」

葉養木有點神魂不附，好像有點心事，只淡淡嗯了一聲。酒過三巡，彭方亮夫婦、汪濟林夫婦帶着新郎逐席敬酒，廳內賓客似已忘記了適才之不快，笑談聲震屋瓦。那畢鑄銘端坐如同石像，任得他人竊竊私語。

修雲道長忍不住問道：「畢施主到川中是專誠來賀喜的？」

畢鑄銘略一沉吟，道：「不敢相瞞道長，某家今日來此，其實是另有用意的！」

席上諸人臉色均是一變，互相交換眼色，盧九哈哈笑道：「閣下勇氣過人，老叫化佩服得很！但閣下眞以為在座無一個能人麼？」

畢鑄銘反問：「畢某不知副幫主此言之意，可否明言以解茅塞？」

盧九眼睛一翻道：「你是聰明人，何必假惺惺！」畢鑄銘輕哼一聲，低頭喝酒不理會他，盧九忍不住沉聲道：「老叫化點醒你，你如果想鬧事的，教你今日死無葬身之地！」

畢鑄銘淡淡地道：「你們已習慣以衆凌寡，某不反對你之見解！」

盧九怒道：「放屁放屁，而且臭不可聞！」

畢鑄銘道：「某要放屁才臭，你不放屁，已一身臭氣，令人酒興大減！某不信，來到這峨嵋山莊，彭掌門會吝嗇一盆洗澡水！」

盧九再也忍不住，咆吼一聲。「我臭只是衣衫皮膚，你臭却是發自體內！老叫化從來不幹殺人越貨的事！」

「這句話便是句屁話！你盧九至今殺人還少？你不刦點大富之家，若單憑行乞過活，還有時間處理幫務？」

這句話又是事實，盧九一張臉忽青忽白，良久才道：「老叫化所殺之人，全是該死的！所刦之人，亦是不義之財！」

「你敢說被你殺死的，無一個是寃枉的？無一個是罪不致死，而讓你殺死的？」

修雲道長乾咳一聲：「今日是彭掌門和汪四俠結秦晉之好的大日子，兩位施主，幸勿爭執，以免掃主人的興！」

庭院中有人大聲呼嚷：「這獨行大盜，幹了不少壞事，今日不如乘機劃掉他吧！」

彭方亮忙向解青打眼色。解青走了過去，道：「姓畢的，你來道賀，咱們弟兄十分歡迎，若是來搗亂的，就請吧！」

「嘿嘿，天下間豈有這種便宜事！」畢鑄銘突然長身抱掌道：「諸位，且讓畢某說幾句話！」

解青忙道：「你有什麼話，到外邊說去！」

畢鑄銘哈哈笑道：「解青，別人將你們峨嵋俗家弟子捧得比天還高，但在某家眼中，只有彭方亮和葉養木兩個人，你想阻止某，還不夠份量！」

彭方亮忙道：「三弟，讓他說！」

畢鑄銘清一清喉嚨，道：「某家向來做事光明磊落，幹過事絕不否認，未幹過的事，也絕不肯承擔，所以今日來此，便是為了澄清幾件事……」

大廳這刹那，突然沉寂下去，人人均想知道他要澄清什麼事，只有少數人猜到幾分。

畢鑄銘輕吸一口氣，方續道：「上月顏善人被殺，與某家絲毫無關！」

話音剛落，便有人斥之「放屁」，畢鑄銘又道：「今春長安鏢局失鏢之事，也與畢某無關！」

廳內的秦嶺三義之一，站了起來，道：「在下霍同池，也要說幾句話！畢鑄銘與長安鏢局李總鏢頭有私怨，那一鏢是李總鏢頭押上他全副家財的，畢鑄銘一定……」

畢鑄銘道：「長安鏢局在玉門關失鏢時，某剛好有事到太行山，此事與畢某毫無關係！」

盧九嘿嘿道：「口說無憑，可有証據？」

忽然懷石道人長身道：「副幫主，此事看來是真的，當時晚輩曾在風陵渡遇到他！」

盧九有點惱羞成怒地道：「那麼顏善人被殺你可有証據，証明不是你殺的？」

「當時畢某正在洛陽！」

「豈有這般巧的？」

畢鑄銘濃眉一軒，道：「因為江湖上傳說畢某刦鏢，某家不甘心做冤大頭，所以到洛陽調查失鏢的事！」

盧九嘿嘿冷笑。「調查到眞凶沒有？」

畢鑄銘豈肯受這種窩囊氣？只見他胸膛不斷地起伏着，忽然猛吸一口氣，抱拳道：「彭掌門，畢某要說的話已說畢，今日讓你添麻煩，畢某過意不去，畢某不想在此跟人吵架，故此先行退席請諒！」言畢推座而出，走了兩步忽又道：「顏善人若是畢某殺的，畢某再傻，今日也不會來此，言盡於此，信不信由你！」

他雙眼如同閃電，在大廳內一掃而過，連白玉神尼等人也沒放在眼內。只聽他輕輕冷笑道：「剛才不是有人說欲劃除畢某麼？畢某在外面候教，一頓飯工夫無人出去，便恕畢某無耐性再等了！假如是單打獨鬥，畢某絕不退縮，死了也只怨自己學藝不精！」說罷揚長而去！

盧九一呆，隨即叫道：「你這話是衝着老叫化說的麼？好好，今日老叫化便領教一下！」說着人亦射了出去！

修雲道長突然閃身攔在他身前，道：「盧施主何必與他一般見識？今日是彭掌門新翁之喜，凡事請……」

盧九暴喝一聲：「牛鼻子，你是恐老叫化打不過他麼？快讓開！」他不等修雲道長讓開，已自他旁閃過去，修雲道長不便再攔，回首向白玉神尼苦笑。

白玉神尼喧了一聲佛號，道：「不管如何，今日峨嵋總是主人，待貧尼出去勸勸！」她一離座，廳內羣豪亦隨之出去。

彭方亮和汪濟林同為主人，兩人互換一下眼色，亦尾隨羣豪之後出去，此刻一座廳堂，只剩下二三個女賓。

當彭方亮和汪濟林出去時，畢鑄銘和盧九一劍一棒，正打得十分激烈。畢鑄銘雖是個强盜，但一柄厚寬的長劍，使來極有氣勢，劍氣縱橫，大開大闔，隱隱然有幾分王者之風，相反盧九的打狗棒，走的是輕靈詭異多變的路子，專事尋隙抵縫，打狗棒在劍網中見縫就刺，招式陰毒，一陽一陰，一重一輕，似是天生的死對頭，殺得難分難解。

羣豪大多數只聞畢鑄銘之名，未見過其武功，今日一見，都頗有大出意料之感。料不到其人武功既高，且招式劍勢，如此正派，連許多自命俠義者也有所不如！

白玉神尼看了幾眼，低喧佛號。「阿彌陀佛，想不到以畢施主之武功，竟然會淪為大盜，當眞可惜之至！」

修雲道長低聲問道：「神尼，以您之見，此戰誰的勝算較大？」

白玉神尼雙眼不離場中，良久方道：「畢施主內力之精純，猶在盧施主之上！」

修雲道長輕嘆一聲：「正是如此，久戰對盧施主實在不利，咱們須想個法子，讓他倆停戰方好！」

武功較低的人只見盧九跳躍如猴，忽然在東，忽然在西，攻勢只比對方多，還以為其武功在畢鑄銘之上。彭方亮看了一陣，低聲對同門道：「此人武功之高，大出意料，諸師弟以後遇到他，務須小心！」

龔叔松眼睛，但耳朵比誰都靈，頭腦也比常人清晰，他喃喃地道：「此人確是個奇材，須知咱們站在四周，幾乎所有人都是支持盧九，但他出手無一絲遲疑慌亂，反而盧副幫主越來越急躁，不用再打已知勝負！」

解青道：「快想個辦法讓他們分手！」

彭方亮低聲道：「你我師兄弟之中，無人有能力分開他倆，這個……」

明漢道：「十三弟最多鬼主意，你快想個辦法！」

葉養木轉頭望彭方亮，只見他也望着自己，目光殷切，他本來滿臉愁容，此刻忽然展開笑靨一拍胸膛，道：「只要師兄不怪小弟胡鬧，這件事便包在小弟身上！」

白玉神尼聞言也走了過來，道：「葉師弟，只要不損峨嵋聲譽，不損丐幫顏面，一切由你便宜行事！」

葉養木點點頭，當下拔劍走了出去，道：「畢鑄銘，你雖然不在莊內鬧事，在此搗亂，也是不給我峨嵋的臉子，盧副幫主，你不等主人出手，自行先動手，也同樣不尊重我峨嵋派，如今你倆先停手！」

誰知那兩人正鬥得難分難捨，全無停手之意，葉養木道：「你倆再不停手，葉某可要動手了！」

畢鑄銘道：「動手吧，你們向來就慣於以衆凌寡，畢某也不在乎多一次！」

盧九也道：「葉少俠請讓開，否則要落人話柄，說一個大盜，也須合丐幫和峨嵋派之力才鬥得了！」

白玉神尼和修雲道長也乘機相勸，但都無效，忽然葉養木大喝一聲：「畢鑄銘，你放着正事不幹，在此胡鬧什麼？」

畢鑄銘訝然問道：「你我今日方認識，你知畢某有什麼正事？」

「你不是要查殺死顏禮遠的凶手麼？葉某便是眞凶，你爲何不跟我打？」

此言一出，衆皆嘩然，畢鑄銘虛晃一招，霍地跳開，厲聲問道：「可是眞的？」

葉養木笑嘻嘻地道：「總之與你無關就是！」

畢鑄銘臉色又是一變，道：「你肯承認就好，畢某也不與你計較！」他抱拳打了個羅漢圈，道：「擾了諸位清興，畢某特此致歉！彭掌門、汪四俠，今日得罪了，他日必有所報，告辭！」言畢縱身而去！

畢鑄銘去後，羣豪又再議論起來。盧九伸手拍拍葉養木的肩膊，道：「少俠好意，老叫化心領了，但你也不必把這件事攬上身！」

葉養木笑嘻嘻地道：「晚輩聲名本就不好，有何打緊？」

白玉神尼愛憐地白了他一眼，道：「師弟，雖然愚姐准你見宜行事，但你也不該說那種話，須知不知情者，還以爲咱們峨嵋派弟子……」

葉養木忙道：「小弟一向頑劣，人所共知，也不會將小弟做的事，算到峨嵋頭上！」

彭方亮沉聲道：「但你也不能說顏善人之死，與畢鑄銘無關！」

葉養木道：「小弟自然有道理才敢這樣說！」

彭方亮問道：「什麼道理？」

葉養木低聲道：「大師兄，等下咱們再慢慢說。」

彭方亮却提高聲音道：「小師弟，此事關係重大，你最好當着衆英雄面前說清楚！」

葉養木神情甚爲尷尬，又見衆人都瞪着自己，只好硬着頭皮道：「顏善人是四月初三被殺的，相信大家都知道吧？那幾天，他正在洛陽城，因爲在下恰巧也在那裏，見過他幾面，只是不知他是畢鑄銘，如今當然認出來了……所以在下敢說與他無關！」

此言一出，羣豪才恍然，盧九仍然不大相信，道：「葉少俠，你在長安何時遇到他的？」

葉養木期期艾艾地道：「是……四月初五日、初六日和初八日。由洛陽到長安，二天時間趕不及吧？」

盧九點點頭，再問：「你在何處遇到他？會否認錯？」

「是在城內街上遇到的……前後見過三次，應該不會認錯！」

盧九道：「在街上見過，認錯絕不出奇！試想街上有那許多人，又怎會特別留意一個人？」

葉養木微笑道：「那也不奇怪，因爲他的相貌比較特別！」

葉養木既然也在洛陽，那麼顏禮遠當然也不會是他殺的。

是以羣豪在峨嵋弟子邀請下，再度返回山莊，繼續未了之喜宴。

* * *

晚上，峨嵋俗家第二代弟子，又聚合在內廳，盛萬金問道：「十三弟，你眞的在洛陽城街道上遇到畢鑄銘？」

葉養木不悅地道：「你不相信小弟？」

「我只相信你在洛陽城遇到他，不相信是在街道上！」

葉養木沉吟了一陣方道：「是在洛陽萬花樓裏，小弟乃聞牡丹之艷名而去洛陽的，誰知道他捷足先得！」

衆師兄弟大笑起來：「想不到貌比潘安的風流劍客，搶女人的本領，居然不如天涯孤客！」

周川民道：「看不出那畢鑄銘，還是個風流漢！」

盛萬金道：「十二弟又羨慕人家了，看來咱們還是趁早替他物色一個老婆，要不十二弟可能會急瘋了！」師兄弟又將話題岔開，葉養木暗中鬆了一口氣。只有龔叔松面對着他。他眼睛已經瞎了，但那模樣却似能看透任何人的心般。

次日，來賀的羣豪都紛紛告辭，峨嵋派弟子因久未聚首，都留了下來。到第三天，首先是明漢和盛萬金告辭，葉養木也以離家日久託詞告辭。

彭方亮送他至路口，道：「小師弟保重，今後少去胭脂歡場的地方吧！」

葉養木含糊地應了一聲，連忙轉身走了，彭方亮望着他的背影，忽然覺得他變了！

* * *

葉養木離開峨嵋山莊，心情之複雜，實在無以復加，外人看來，他葉養木實在得天獨厚，天資敏悟，英俊瀟灑，家裏又有產業，又有九房貌美如花的妻子，人生之便宜事，全讓他一人佔了，可是在葉養木的眼中，這前程一片灰暗，他甚至痛恨自己，痛恨老天爺！

自小被父母寵壞的小孩子，長大之後，經常要遇到比常人嚴重的挫折，理由只有一個：一切太順利了，形成自信心太强，强到不能預料的噩運和災難已經悄悄迫近。

葉養木沒有被父母寵壞，却被老天爺寵壞，所以他如今也開始嚐到苦果！

彭方亮等師兄弟只覺得他與以前有點異常，却無人知道內情，事實上，至今也只有極少數人知道，這件事，關係到葉養木的生死榮辱，也關係到峨嵋派的聲譽，所以他不會告訴任何人，他甚至恨不得橫劍自刎，使秘密能永遠埋藏在心中！

天下間有永遠的秘密麼？葉養木雖在徬徨惶恐之中，仍不敢肯定，否則他早已

自盡，而不會等到今天了。

太陽已移近中天，葉養木舉袖拭拭額上的汗珠，下意識地抬起頭來，但覺陽光刺眼，眼前白光如同千萬條蛇兒在亂竄，他連忙垂首閉眼，就在此刻，忽然「颼」的一聲响，身前多了一個人。

葉養木急退兩步，右手落在劍柄上，喝道：「誰？」

「葉少俠如此善忘，倒令某家吃驚！」

聲音熟悉，葉養木心頭一沉，連忙睁開一縫眼簾，只見面前站着一位身材高大健壯的漢子，正是「天涯孤客」畢鑄銘。

「是你？」他「刷」地一聲，將劍拔了出來。

畢鑄銘忙道：「葉少俠莫緊張，某家並非來跟你打架的！」

葉養木厲聲道：「你我非親非故，又不同道，找我還有什麼好事？」

畢鑄銘道：「正因爲你我非親非故，所以某家才特地來問你，爲何肯替我解釋？」

葉養木稍稍放心，但仍緊握劍柄，却故作輕鬆地打了個哈哈，道：「誰替你解釋？葉某只是說出事實而已，難道四月初五，你不在洛陽城？」

「某家的確是在洛陽城，但我不相信你在街道上遇到某家，因爲畢某想過，那幾天我根本未上過街！」

葉養木又是哈哈一笑：「彼此都有寡人之疾，又何必明言？你知道峨嵋派大部份是出家人，只要你我心中明白就行！」

畢鑄銘大笑，他笑聲極响，半晌才道：「莫說出家人，就算那些自命俠義的人也視青樓如毒蠍，其實他們明的不去，暗中還不是偷偷去了，某家就遇過許多人，不過我不會以此作爲攻擊他人的手段！」

葉養木淡淡一笑，問道：「牡丹姐姐，眞的那般值錢？」

畢鑄銘又一陣大笑：「原來你還未得手！當然值得，否則某家怎會一口氣包了她五天，哈哈，想不到峨嵋派也會有你這種弟子！」

葉養木沉聲道：「你是看不起我，還是諷刺我？」

畢鑄銘道：「畢某縱橫西北數年，閱人無數，俠義道中人，至今可以找到一個談心的朋友，便是你，某家又怎會看不起你？就怕你跟那些俗人一般見識，嫌我是個大盜！」

葉養木道：「在下不喜歡憑表面來判斷一個人之好壞，你我初交，更不敢遽下結論！」

畢鑄銘道：「莫說你們，即使是被你們目爲黑道的人，也看不起某家，因爲某家是個大盜，只有不長進，又沒有什麼本領的人才會去當大盜！」

「連在下也替你可惜，憑你的本領，要成爲一幫一會之主也不太難，又何須去幹那殺人越貨的事？」

畢鑄銘目光一暗，道：「若連你都這樣說，夫復何言！」稍頓又道：「少俠欲去何處？」

「回家。」

「前面有座小鎭，未知你有胆量與畢某一起喝酒？」

葉養木不知如何忽然很想找個人喝酒，當下哈哈笑道：「有何不敢？去去，我請客！」

「不，這一頓某家做東！」

* * *

葉養木果然大方地與畢鑄銘坐在酒家內喝酒，不但喝酒，而且喝得又多又快，直至醉了。畢鑄銘喝得比葉養木多，他也醉了，不過葉養木是醉得好像一堆爛泥，而畢鑄銘酒醉尚有三分醒，揹着葉養木到客棧裏去。

當葉養木醒來時，聽到一陣水聲，他倏地坐了起來，只見畢鑄銘赤着上身，只着一件內袴，正在擰毛巾準備洗臉！

葉養木神志仍有點模糊，兩邊太陽穴還在發痛，舌頭發痲，期期艾艾地道：「這是什麼地方？」

「客棧！」

「你扶我來的？」

「你醉得像一團泥，難道還懂得走路？」畢鑄銘一呶咀，道：「床上那套衣服，是某家剛才替你買的！」

葉養木揭開被子，這才發覺自己被脫得精光，畢鑄銘道：「你剛才吐得一身衣褲全是穢物，只好替你買一套新的，舊的還丟在床底下，你最好檢查一下，看有沒有丟了東西！」

葉養木吶吶地道：「多謝……現在是什麼時候？」

「戌牌時分，你餓了沒有？咱們再叫點東西來吃！哈哈，還喝不喝酒？」

葉養木苦笑道：「在下至今尚殘酒未消哩！」他邊穿衣褲問：「你沒醉麼？」

「三年來第一次醉，不過沒有醉得你那麼死。」

葉養木暗吃了一驚，忖道：「不知我剛才會否說醉話，若是洩漏了秘密，那可不就……」他機靈靈地打了個冷顫，但回心一想，假如畢鑄銘知道秘密，他還會笑臉相向？不過始終不盡放心，稍頓又問：「在下喝醉，一向污言穢語罵人，適才若有得罪，尚請原諒。」

畢鑄銘微微一怔，道：「沒有啊，你醉得像死了一般。」

葉養木笑道：「那是你的福氣！」

畢鑄銘大笑，呼小二換水，又交代他辦幾個精美的小菜，加了兩壺酒。

葉養木道：「這一頓讓在下作東！你不要跟我爭！」

「好極了，那是你瞧得起我！」畢鑄銘似乎十分高興，話匣子打開，居然滔滔不絕：「近年來，某家運氣壞得不得了，今日似乎開始轉運，因爲某畢認識你！」

葉養木暗道：「你認識我，是你倒霉！」

畢鑄銘又道：「三年前我因爲妻子死了，所以喝醉了，今日喝醉，也是因爲認識你！」

葉養木微微一怔，問道：「你妻子因何這般年輕便死了？」

畢鑄銘雙眼突然射出痛苦之色，半晌笑道：「這是藏在我心中的秘密……」

葉養木忙道：「那你不要說吧！」

「不，某家一定要告訴你，因爲你把某家當作朋友，又是個是非分明的人！」

恰在此時，小二送水進來，葉養木忙走去洗臉，他似乎不想面對畢鑄銘，但畢

鑄銘却開始說出他妻子的死因。「你聽過『神鞭大俠』崔子漁的名吧！」

「他不是讓你殺死麼？江湖上的人都這樣說的！難道你妻子之死與他有關？」

「正是！」畢鑄銘神情忽然激動起來，「崔子漁那廝人面獸心，趁我不在時，强暴了我妻，我妻等我回家將眞相告訴我之後，趁我不覺懸樑自盡了！」

葉養木脫口道：「可是眞的？」

畢鑄銘怒道：「畢鑄銘又非人間賤丈夫，會拿這種事騙你？」他吸了一口氣，抑制住心中怒火，續道：「後來我殺了他，但他家人某家一個也沒動過，因爲錯的只是他一人！所以自此之後，畢某便專與那些兩面三刀的人作對，他幹傷天害理的事，某便殺之；他騙財的，某便奪之，人人均把我當作是殺人不眨眼，不可理喻的大盜，某也由得他們，因爲那些人的話，根本跟放屁一樣！」

葉養木語氣空洞地道：「世上這種人本就不少，你都殺得了麼？」

畢鑄銘一怔，道：「想不到你比某還世故！」

小二將酒菜送進來，葉養木付了賬，便坐在畢鑄銘對面，道：「在下今晚只能淺嘗，畢兄多喝吧！」

畢鑄銘笑道：「人生能得幾回醉？再醉一場又何妨！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葉養木道：「一醉能解千愁說得好！」

畢鑄銘道：「你也有憂愁？」

葉養木乾笑一聲：「女人太多，憂愁比沒有女人更多！嗯，畢兄年紀尚輕，可曾續絃？」

「逢場作興雖有之，但不會再續絃，儘管某還沒有兒子！你不知道，女人雖多，好女人也不少，但像我妻那般待我好的，世上只有她一個！」

葉養木這刹那忽然覺得無法在一個大盜面前抬起頭來！他葉養木自詡多情，自詡風流，但論到對感情的眞摯，用情之深，對情之了解，却不如粗魯的畢鑄銘！

這一夜，兩人天南地北說了兩三個時辰才睡覺，次日一早，葉養木本想悄悄離開，誰知他一下床，畢鑄銘也醒了，他先發制人，道：「畢兄，在下急着回家，今日不能陪你喝酒了，異日有機再聚！」

畢鑄銘哈哈一笑：「朋友相交不在乎時日長短，在乎深淺，所謂白髮如新，傾蓋如故！」

葉養木又是一陣慚愧，强作精神道：「今日方知畢兄其實乃坦蕩蕩的君子，反令小弟慚愧！」

畢鑄銘忙道：「老弟這樣說，徒令某心中難安！」一頓又問：「老弟家居何處？」

「廬山棲鳳山莊，後會有期！」

＊　＊　＊

葉養木離開小鎭，買了一匹馬，向廬山急馳而去。到此他才可恢復本來的面孔：憂愁、沉重、悔恨交集的神情。

他曾經以風流自詡，但如今却深深後悔，假如他不風流，便不會淪落到如今這個地步：表面上仍是九大門派的峨嵋俗家弟子，暗中却是殺手！

葉養木出身正派，又家有恒產，何須淪爲殺手？說出來實在無人相信！

英雄難過美人關，此乃風流漢的寫照，而風流漢最後也必栽在女人的手中，這似已成爲一條規律，可惜葉養木也不能擺脫這個定律！

他痛恨他第九房妻子蕭風，若非她，今日的一切都不會發生，但他更加痛恨自己：痛恨自己的風流，也恨自己沒有勇氣自盡，以擺脫對方的控制，更恨自己這幾年不用功練武，只顧獵艷，才不能打倒對方！

不管他痛恨誰，他都得面對現實。

葉養木一路曉行夜宿，不一日已至鄱陽湖附近。葉養木歸心似箭，錯過了宿頭，便索性在夜裏放馬急馳。

道路兩旁都是茂盛的樹木，忽然林內傳來一個極爲奇怪的哨子聲，葉養木一聽到這哨子聲，面色便變了，略一猶疑，驅馬入林。

哨子聲時隱時明，時遠時近，葉養木策馬循聲追去，忽然間，那哨子聲在樹後響起，葉養木立即將馬勒停，怒道：「你到底還要折磨我多久？」

樹後忽然轉出一個全身包裹在黑袍之中，只露出兩隻眼睛，一個嘴巴的怪人來。「你不該用這種語氣對我說話！」

葉養木怒道：「你認爲我會將你當作恩人？」

「葉養木，不，十三號，你應該知道你妻子和母親全在我控制之中！」

葉養木把手一伸，道：「我已替你們殺死了顏禮遠，快把解藥交給我！」

那人嘿嘿冷笑道：「照往例，我已經將解藥給了你第四妻子服食，她體內的毒藥已解，相信如今正渴望着你回去！」

「你今日攔阻我的去路到底有何事情？」

怪人聲音突然轉厲：「十三號，我要警告你，爲何要替畢鑄銘辯白，你不會不知道，殺顏禮遠的凶手是畢鑄銘，這消息是我故意散發出去的！」

「他是條漢子，我認爲不該讓他揹黑鍋！」

「難道你不知道這是很危險的事？連我也只知道畢鑄銘在那期間，宿在萬花樓，由牡丹陪伴，其他情況並不太清楚，萬一有人由此追查下去，你便將暴露！」

葉養木心頭一沉，却故意道：「生不如死，我都不在乎，你緊張什麼？」

怪人冷笑道：「可惜你一個人要連累幾個人陪你死！十三號，我再警告你，不許你與畢鑄銘接觸！爲你自己之安全，和你家人之安全着想，更不許你將這件事告訴任何人！」

葉養木冷哼一聲道：「你就只有這幾句廢話麼？你又要我殺什麼人？」

「你回去等我之消息！」怪人說畢又隱在樹後。

葉養木重新出林，策馬前進，心情比剛才更加沉重了。經過一夜之急馳，天亮之後將馬匹放慢，臨午已至棲鳳山莊外。

忽見莊門打開，走出一個風華絕世的少婦來，如乳燕投林般，向葉養木飛去，葉養木心房暴縮，似被箭射中！

＊　＊　＊

自棲鳳山莊迎了出來的，正是葉養木的第九房妻室蕭風！葉養木之所以會淪為殺手，全因為她，所以立即沉下臉來。

蕭風噘着小嘴上前，拉住馬韁，回頭喝道：「葉福，少爺回來了，還不快來拉馬！」

葉養木自鞍上躍下，向莊內走去，蕭風跟在後面，埋怨道：「人家一直掛着你……你連一點情義也沒有……」

葉養木回首怒道：「閉上妳的臭嘴！虧妳還有臉跟我講情義！做了婊子還想挐貞節坊。嘿嘿，眞是無恥之尤！」

蕭風冷笑一聲：「葉養木，姑奶奶還以為你是個聰明人，原來却是個蠢鈍兒！」

葉養木心頭一沉，脚步稍慢，但仍畢直地走進去。一入廳，只見一個丫頭在打掃偌大的一座大廳，顯得冷冷清清。

「少爺，你回來了！」

「老夫人可好？」

丫頭道：「老夫人在佛堂裡，身子健朗，只是……」

「知道了！」葉養木揮揮手，快步走至內院母親的居所。

葉養木母親羅氏本來不信佛，但後來發生巨變，才開始禮佛，每日都在佛堂裡渡過，葉養木放輕脚步，但羅氏雖在唸經仍然察覺，頭也不回地道：「木兒你回來了！」

「是，不孝孩兒回來了。」葉養木深覺愧疚，跪在母親背後。「娘身子可好？」

「娘身子好不好有何打緊，問題是你和你那幾房妻子，眞是寃孼，幸好少芳她們都沒怨你一句……你快去看看她們吧！」

「娘，咱們多月不見，讓孩子多陪你一陣吧！」

「不必了，你在身邊就惹娘心亂！對啦，上月峨嵋派有人來派喜帖，是你大師兄的兒子成親！唉，說起來，你大師兄待你恩重如山，他新翁之喜，你都不能……」

「娘，孩兒已趕去了，他們都很好！」

羅氏問道：「他們知道你的事麼？」

葉養木聲音似哭地道：「娘，孩兒不敢告訴他們！」

「若不是為了少芳她們，我母子寧死不屈！」羅氏慢慢轉過身來，道：「木兒，他要你殺什麼人？」

葉養木期期艾艾，半晌方道：「孩兒已替他殺了三個人，一是魯振東，二是方剛，三是顏禮遠……」他長長嘆了一口氣。「那魯振東是山東的惡人，死得應該，方剛表面俠義，却淫人母女，也該死，就那顏禮遠……他有大善人之稱！」

「沙」地一聲，羅氏手中的念珠跌落地上，哭道：「菩薩，信女孽子，前生做過什麼孽，今生才會幹出這傷天害理的事！」

葉養木咬牙道：「娘，那廝答應過孩兒，殺死了顏善人之後，便將解藥給你……誰知他食言，把解藥餵給銀月服食！」

羅氏忽然一掌摑在葉養木臉上，罵道：「畜牲，你娘豈是貪生怕死之輩？他若再以為娘威脅你，你大可以不理會他，娘絕不會怪你不孝，給我滾吧！」

葉養木左頰紅了起來，却還嫌母親打得太少，他告罪一番才退了出去。小院裡不見一人，葉養木滿腔哀愁，推開他第四房妻子的房門，只見裡面一個少婦坐在床上正在揩淚。

「銀月，你服食了解藥？」

少婦「嘩」地一聲哭了出來，倏地投入葉養木懷中，說道：「大哥，有人突然在賤妾背後戳了一指，賤妾便什麼事也不知道……今早醒來，拉了幾次肚子，五妹說體內的毒已解了！我知道你這次下山殺人是為了救婆婆，可惜……」

葉養木輕輕拍她後肩，輕聲道：「別哭，我不怪你，你解了毒，可得花點精神照顧她們！」

銀月含淚點頭，問道：「大哥，你吃過飯沒有？」

「我吃不下！」

窗外忽然傳來一個聲音：「不吃怎行？」

葉養木把門推開，外面站着兩個少婦，一是葉養木的大妻少芳，一是葉養木第八房妻室洗心劍。葉養木愧對妻子，無言以對，洗心劍道：「大哥，酒菜已備好了，咱們八姊妹陪你一起吃，至於九妹……」

「別管她！」葉養木吸了一口氣，道：「咱們一家人很久沒有一起吃過飯，應該聚聚！」

洗心劍喜道：「那小妹去通知二姐他們！」

少芳道：「大哥，你還是去請九妹，說什麼都是一家人！」

葉養木冷笑道：「那賤人休想叫我去見她！」

少芳白了他一眼，「你這樣叫我怎能對你放心？能辦大事的大丈夫，胸襟不應該是這般狹窄的！」

葉養木回心一想，少芳所說的確有理，惹上了蕭風，後果更加難以收拾，當下只好道：「也罷，我去找她，順便先洗個澡！」

蕭風住在另一座小院裡，葉養木一進去，她便笑面迎人，道：「大哥，小妹已替你弄好了洗澡水，讓小妹服侍你！」

「不敢當！」葉養木走進房間，見地上已放了一盆洗澡水，蕭風令丫頭出去，親自替他寛衣，葉養木坐在澡盆裡，讓湯一燙，彷彿疲勞全消，他索性閉上雙眼。

蕭風替他擦背捏肩，膩聲道：「你還生我的氣？」

「不敢，我還想多活幾年，豈敢太歲頭上動土！」

蕭風幽怨地道：「當初你追求我時，我早已警告過你，千萬別沾上我，你就是不聽，現在倒來怪我！」

葉養木不由光火了：「我對你好，你就要害我？」

「我是身不由己，你追求我時，我還可以想個理由推塞，我嫁了給你，還能說找不到時機下手麼？」

葉養木雙眼一睜，澀聲問道：「難道你也是殺手？為何你不早說！」

「不錯，我是十二號！當殺手的，誰肯把眞相告訴別人！」

「嘿嘿，原來你早就有意坑我！」

「那倒不是，是你纏上了我，『神明』才要我找你來頂替我，因爲我早就想脫離他！」蕭風又幽幽地一嘆：「不料小妹後來竟會深深愛上你，眞是前世的寃孽！」（神明是威迫葉養木替他殺人的惡魔的代號。）

「你還有臉說愛我！」

「信不信由你，總之，你如果死了，我一定陪你死！大哥，如果你需要我替你殺人的，我願意代勞！」

葉養木那裡肯信？不過他不想再跟她纏下去，忽然換了個話題，問道：「神明到底是誰？」

「不知道，是眞的！假如騙你的，叫我死無葬身之地，而且永不輪廻！嗯，你餓了吧？小妹着人替你準備酒菜。」

「不必，大姐她們早在廳裡等着。說一家子一齊吃頓飯，你把她們害成這樣，會不會慚愧？」

蕭風輕咬着牙，道：「毒是我下的，我當然有一份歉疚，但假如我不下毒，我自己就活不成……小妹是太自私，但我捨不得離開你……大姐已知這情況……啊，你快起來吧，別讓她們久候！」

＊ ＊ ＊

內廳一張圓桌，早已坐了八位少婦，葉養木和蕭風加入，恰好坐滿，少芳立即着人送上酒菜。蕭風爲所有人都斟了酒，然後舉杯道：「大哥，諸位姐姐，小妹自知對不起你們，如今敬你們一杯，望諸位姐姐能稍稍原諒小妹！小妹早已說過，只要家內有一個人不幸，小妹立即陪他死，絕不食言！」

銀月冷冷地道：「誰要你賠命？你的命貴得很！」

冼心劍也笑道：「是啊，人死了之後，拿什麼賠都不能復活！」

少芳盯了她們一眼，道：「事情既已發生，當務之急是想辦法補救，其他的一切都可以放下！」她是大妻，頗有正室之風，既不與其他女人爭風呷醋，又能以大局爲重，是以甚得上下敬重。

葉養木沉着臉道：「銀月、玉香、心劍，你們三人的毒已解，今後要與珠兒和玉兒担待點！」衆婦應是。

原來蕭風是十二號殺手，她一直想擺脫控制她的魔掌，恰好葉養木在江湖上邂逅她，葉養木以前娶的妻子，大多數不通武藝，蕭風不但武藝高强，而且熱情爽朗，別具一格，使葉養木神魂顚倒，遂展開追求。

蕭風的「幕後人」便乘機威脅她，要葉養木頂替她的位置。最後蕭風在飯菜中下了毒，除了珠兒和玉兒回娘家而倖免於難之外，其餘的包括葉養木母親羅氏，和兩個兒子都中了慢性毒，每月發作一次，只痛得患者死去活來，葉養木沒奈何正好接受條件，殺一人換一顆解藥！

葉養木先後殺了三人，解了銀月、冼心劍和玉香之毒，他本人和蕭風一早已得到解藥，換言之，葉養木尚須替那人殺六個人！

玉兒是老七，忙道：「大哥您放心，家裡的事你不必担憂，咱們難得見面，如今理該輕輕鬆鬆吃頓飯！」

蕭風道：「不如由小妹唱段曲子，給姐姐們解解悶！」她歌聲甚是普通，無非只求贖罪，不過氣氛倒也因此而輕鬆了不少。

珠兒道：「不如請二姐彈瑤琴，小妹拍板，大家乘機樂一下！」

二姐瑞嬋道：「愚姐久不彈此調，琴技早已生疏，除非大哥肯奏蕭相陪！」

葉養木嘆了一口氣，道：「算啦，何必苦中作樂，强顏歡笑，欺騙自己！」他面對着一大羣如花似玉的妻子，忽然覺得十分厭倦，這是以前從未試過的。

少芳道：「誰說咱們强顏歡笑，大哥，此事與你無關，你又何必內疚？千萬別爲了救咱們，而去殺害無辜的善良！」

葉養木似被刀扎了一記，澀聲道：「幸好至今爲止，他要我殺的都是大奸大惡之輩！」

銀月接道：「既然如此，大哥也不用憂愁，就當作是受命維持武林正義吧！」

葉養木嘆了一口氣，道：「誰曉得他以後要我殺什麼人？」

蕭風道：「大哥請放心，若是他要你殺好人，就由我代勞，有什麼罪名由我一個人承担就是！」

葉養木生氣地道：「你一早若有這片心意，根本不用下毒，就繼續幹你的營生吧！」蕭風眼圈一紅，淚光欲滴。

少芳忙道：「大哥，九妹既然有悔意，你就別再怪她了，聖人也有錯，何況是俗人！」

葉養木將箸一放，道：「收了吧！小龍跟小虎呢？」

少芳道：「都在我房裡。」葉養木起身去少芳臥室看自己的兒子，他大兒子今年五歲，小兒子三歲，一見到葉養木，便跑過來呼爹爹，葉養木一手一個，將他倆抱了起來。「有沒有想爹？」

「爹，你爲何出門幾個月才回來？」小龍道：「弟弟說他都已忘了你！」

葉養木在兩個兒子臉上親了幾下，道：「爹去辦事情嘛！小龍乖不乖？」他抱着孩子煩悶全消。「你們也親親爹！」小龍首先親他，小虎學哥哥也在葉養木面頰上親了一下，神態靦覥，對一個小孩子來說，幾個月時間實在太長了，難免覺得陌生。

葉養木把孩子放在床上，着丫環出去，道：「你們兩個陪爹睡覺！」

小龍道：「咱們剛睡醒，我去喚娘來陪你！」

少芳進房見葉養木躺在床上，忙道：「大哥，你還不去陪九妹？」

葉養木少爺脾氣一發作，不悅地道：「你別老在我面前提她！」

少芳在他身旁躺下，葉養木一把將她摟住，少芳輕輕掙扎。「我有話跟你商量！」

葉養木笑嘻嘻地道：「有話也得等親熱後才說！」少芳紅着臉倚向他，就在此刻，外面忽然傳來丫環的叫聲，葉養木一骨碌坐了起來，問道：「金花，什麼事？」

「小少爺肚子疼了，喊着要娘！」

葉養木和少芳連忙開房出去，跑到隣房，只見小虎在床上打滾，小龍嚇得站在床邊輕泣，葉養木忙道：「小虎，你覺得怎樣？」他伸手輕揉兒子的肚皮，急得額

上的青筋也突了出來，恨不得替兒子受罪！

小虎只懂得哭，小龍說道：「二弟，你別哭，痛一下子就沒事，上次我疼也沒哭。」

葉養木知道是毒性發作，小虎滿頭大汗，幾乎喘不過氣來，連忙替他推拿，可是情況並無好轉，他怒吼一聲：「金花，請九夫人來一下！」

少芳垂淚放聲道：「算啦，你現在打死她也沒用，別在孩子面前提這件事！」

蕭風來到，葉養木抑住怒火道：「你看清楚了沒有？心裡高興吧？」

蕭風慌忙跪在床前，葉養木一怒出房而去，忽見洗心劍迎面而來，低聲道：「大哥，你有一封信，未知是否又是那廝給你的！」

葉養木撕開封緘，忙不迭取信展閱，只見上面寥寥寫了兩行字：字諭十三號：中秋節前，神陽寨古天聲首級！切切勿誤，知名不具。

葉養木猛吸一口氣，極力使自己鎮定下來。中秋離此，尚有半個餘月，而神陽寨就在鄱陽湖，實有足夠時間計劃，問題是古天聲聲譽不錯，為了自己家人殺之有愧！

洗心劍低聲道：「大哥，小妹可否代勞？」葉養木衆妻之中，以洗心劍和蕭風武功最高，是以她有此言。

葉養木一把將她抱進房裡，道：「有一件事要妳代大姐的勞！」所謂知夫莫若妻，洗心劍心知是什麼事，雙頰緋紅，輕輕閉上雙眼，任由丈夫輕薄。

春風散，羅帳捲，洗心劍偎在葉養木懷裡，星目半閉地道：「大哥，小妹陪你去殺古天聲！」

葉養木道：「古天聲沒有劣跡，且湖上的漁民對他都頗有好感，這個人本殺不得，你別再淌渾水！」

「你淌得我就淌不得？」

葉養木忽然醒起一件事來，脫口道：「不錯，蕭風說過，壞人由我殺，好人由她殺，古天聲就是她的！」他匆匆披衣出房，呼道：「蕭風！」

蕭風拉門探首，幽怨地道：「大哥，小妹在房內。」

葉養木進房將信交給她，「你自己看！」

蕭風看後，幽幽地道：「大哥要小妹去殺他？」

「古天聲是什麼人你該知道，你不動手，難道由我殺？何況這是你自己說的！」

蕭風道：「小妹絕不後悔，就由我殺，不過我有兩個條件，你得答應我。」

「什麼條件？」葉養木冷冷地道：「要我替你把風，還是要我協助你？」

「第一個條件，讓你猜到一半，你且慢生氣，小妹若死了，以後那幾個好人，由誰來動手？」蕭風吸了一口氣，道：「你知道我是旱鴨子，要進入神陽寨取古天聲的首級，實在有困難，這要你幫助，得手之後也還要你協助逃脫！」

葉養木聲音更冷。「第二個條件呢？」

蕭風囁嚅地道：「小妹自知對不起你，但請你念在小妹也是捨不得離開你才下毒的份兒，不要用這種態度對我！」

葉養木考慮了一陣，心想這根本沒有準則，何妨答應她。當下道：「我會逐漸改變態度！」

蕭風嫣然一笑，道：「那小妹死也瞑目！」葉養木見她一笑，如同鮮花開放，又見她說得令人心疼，心頭一盪，一把將她摟住，蕭風低哼一聲，「大哥，你懲戒我吧！」

接受任務　襲擊水寨

葉養木只在家裡呆了三天，便離開棲鳳山莊，來時一人，去時却帶了洗心劍。蕭風已早他倆兩天出去打探神陽寨動靜。

葉養木本不想帶洗心劍，只是她盛意拳拳，而且神陽寨人數不少，確亦需要有人協助，故此勉强答應，兩人都經過一番易容，扮成一對賣藝的夫婦，聯袂去九江。

那九江縣因地處長江和鄱陽湖之側，湖貨都在此集散，甚是富庶，縣城內的建築物，並無可觀之處，但人來人往，甚是繁榮熱鬧。

葉養木夫婦，來到城裡，到兵器舖隨便買了兵器，便往街中一站，向四面打了個羅漢圈，說了幾句跑江湖的門面話，一亮開架式，四周便圍滿了人。

洗心劍抓起柳葉刀道：「當家的，你不亮幾手，鄉親們還以爲你是老王！」

葉養木盯了她一眼，斥道：「扯蛋！你連自己的丈夫姓什麼也忘了！老王是什麼人？不是你舊相好吧？」

洗心劍「呸」了他一聲：「你扯到那裡去了？老王賣瓜，自讚自誇！」話音一落，四周即响起一片哄笑聲。

有人打趣道：「俺就是老王，你再胡扯，就找你老婆相好。」葉養木在四周的哄笑聲中，耍起刀來，這賣藝的，注意花俏，屬於中看不中用，與一般武人所學的，有所不同，幸好葉養木向來以風流瀟洒自詡，每日已甚注重姿勢，因此這一套刀法使出來，但見風雨不透，只見刀光，不見人影，而且花式又多，掌聲不絕，觀衆越聚越多。

驀地，刀光一斂，葉養木抱拳而立，彷似雨過天晴，觀衆至此才鬆了一口氣，接着掌聲雷動，有人頻呼：叫你渾家也來一套。

洗心劍尚是少年心性，應了一聲，也舞了一回柳葉刀，她動作輕盈，使來並無葉養木那樣緊湊，但仍頗能討好，同樣招來不少掌聲。

洗心劍吸了一口氣，道：「當家的，鄉親們還未盡興，咱們夫婦再來一場對打，你敢不敢？你打輸了，姑奶奶便找別的漢子去！」

「賤人，你敢偷漢，老子便打死你！」言未畢，葉養木已一刀向洗心劍劈去，洗心劍自然不會被砍中，連忙揮刀招架，兩人在家裏平時也常練劍餵招，因此配合得甚好，戰情居然十分「激烈」，采聲不絕。

忽然有人道：「這算是什麼玩意兒，居然敢拿出來獻世！」

葉養木和洗心劍立即停手，抬頭望去，只見一條矮小的人影，由人叢中鑽出來

，葉養木喝道：「有種的便站住，跟咱見個高低，打倒了我才算你本事！」他邊說邊向人羣擠去。

洗心劍連忙拉住他的衣袖，道：「當家的，咱們求財何妨受點氣，何必跟他計較！」

「放屁，你忍得住，老子受不了！」葉養木用力撥開她的手，擠出人羣，只見那條人影向一條小巷跑去，乃提步追趕。

「停住！」

洗心劍忙抱拳道：「對不起，今日幸得鄉親們捧場，本該多呆一會兒，奈何有事，只好留待以後！」她也擠出人羣，叫道：「當家的，你且等等我！」看熱鬧的人，白看了幾場精彩表演，又不用付錢，見狀都乘機散了。

葉養木一直追出九江縣城，只見那人停在一棵樹前向己招手，認得是易了容的蕭風，忙跑上前問道：「探到消息了沒有？」

蕭風見洗心劍也追了上來了，便轉身再跑了一陣，折入路旁一條小村裏。那小村只剩七、八戶人家，許多房舍都荒廢了，她閃進一棟廢舍內，道：「這裡說話安全！」

洗心劍打量一下那廢宅，地上長滿了野草，四處透着一股子霉氣，忙掩着口鼻。蕭風若無其事，道：「大哥，古天聲過兩天要討押寨夫人，這是個混進去的良機！」

葉養木「哦」了一聲，問道：「押寨夫人是誰？」「青湖寨的女寨主游珊瑚！」

洗心劍脫口道：「什麼？古天聲會討那個女魔？」原來那游珊瑚雖是女流之輩，但行事霹靂，手段毒辣，名聞鄱陽湖，在鄱陽湖七寨之中，地位僅次於神陽寨！問題是神陽寨的古天聲聲譽頗佳，居然會討游珊瑚爲妻，實乃出乎意料，是以她想了一下又問：「九妹你沒聽錯吧？」

蕭風輕哼一聲，道：「大婚之期是在三日後，九江城誰人不知？」

洗心劍望着葉養木，道：「大哥，雖然咱們不知道古天聲葫蘆裏賣什麼藥，但這倒是個機會！」

葉養木沉吟道：「只怕那天人多，反而找不到機會下手，何況人多，也容易露出馬脚！」他目注蕭風，微詢其意見。

蕭風道：「小妹倒贊成八姐的看法，神陽寨防守嚴密，若非有此機會，甚難混進去……當然大哥所說也有道理，所以小妹才來聽聽你們的意見！」她與葉養木不同，葉養木是被迫當殺手的，可說是半途出家，但她却受過多年訓練，論到殺人的能力，葉養木實不如她。

葉養木打了個哈哈：「咱們只是協助你而已，難道你忘記了自己的諾言？」

蕭風眼圈兒發紅，慢慢垂下粉臉，道：「小妹不敢或忘，總之我拚死也將古天聲的腦袋瓜子摘下來，替婆婆換一顆解藥！」

葉養木見她楚楚可憐，稍覺不忍，問道：「這不是鬧着玩的，你有什麼方法摘他的腦袋？」

蕭風抬頭苦笑，道：「有大哥這句話，小妹妹甚安慰！」稍頓又道：「小妹未去過神陽寨，也未見過古天聲，時間又急促，只能見機行事！聽說古天聲大宴江湖好漢，大哥和八姐仍然扮作賣藝的，隨賀客混進寨內，屆時再設法聯絡！」

* * *

蕭風得到的消息果然準確，古天聲和游珊瑚在三日後成親，因此湖畔早已一片熱鬧，神陽寨分水陸兩寨，旱寨在湖邊，水寨在湖中的一座小島上，古天聲迎親和設宴都在水寨。

與神陽寨有關係的江湖人物，已在早一日登船去水寨，尋常人只能在當日去。葉養木和洗心劍起了個大清早，只見神陽寨張燈結彩，站在寨外的迎賓，熱情招呼來賓，並引他們上船去水寨。

烟波浩瀚，擧目望去，今日湖上竟沒有漁舟，顯得甚是冷清，但船上則笑語喧天。

葉養木和洗心劍坐在一角，不跟其他人胡扯，可是神陽寨的人却要摸底。一個大漢過來問道：「兩位十分陌生，未知是那路英雄？」

葉養木忙抱拳回話。「在下姓陽，草名羅山，拙荊姓李，向在荊州一帶做點小生意，因生意被騙，血本無歸，只好跑江湖賣藝糊口，說來慚愧！今日到寶鄉，聞古寨主大喜，因久仰寨主大名，故來瞻仰一下！」

那人問道：「陽兄做的是什麼生意？」

「販賣山貨，本錢少，不成氣候，若非白小學了幾年武藝，今日連糊口也成問題！」

那人說了句客氣便去與別人搭訕，葉養木知道已無問題，暗中鬆了一口氣。舟行甚快，但仍駛了半炷香工夫才到達那座名爲神陽的孤島。

這座孤島有如在湖中長出一座山峯，下半部寸草不生，都是峭壁，上面又鬱鬱蒼蒼。孤島前面地勢稍爲平坦，岸邊搭了一座碼頭，船便泊在那裡。碼頭上站滿了神陽寨的武士，外面搭了一座草棚，拉掛着紅帶，船一到，草棚裡的樂師便「的的滴滴」地奏起樂來。

葉養木和洗心劍隨人羣上碼頭，接着又有人來接引，踏上一條寬六尺的石級，石梯上每隔三級便站着一位神陽寨的武士，在熱鬧氣氛中，平添幾分肅殺。

葉養木暗中打量四周，深覺蕭風的担憂不無道理，在此殺了人，亦難以逃脫。他不禁担憂起她的安全來，擧目尋找，那裡有蕭風的影子？

洗心劍雖不知他心中想些什麼，但恐他露出馬脚，忙拉拉他袖管，葉養木瞿然一醒，暗道：「那賤人如此可惡，我何必替她担心？」尋思間已到峯頂大寨。

到了峯頂又有一番景象，原來那裡十分平坦，大寨建得既牢固又雄偉，寨外一塊小小的草坪，站滿了人，都是神陽寨和青湖寨的頭目。

木圍牆之後，便是一座廣場，看來平日是作爲寨兵練武打之所，但今天却安放了許多張粗糙的桌子，作爲喜宴之所，當然聚義廳內亦有酒席，但像「陽羅山」這種身份，只能在廣場裡。

葉養木一坐下便又四處找尋蕭風的芳踪，不料後肩忽然被人打了一下，他一回頭，只見一個身材矮小，但滿面虬髯的中

年漢，先是一怔，最後才認出是蕭風。

蕭風道：「在下蕭楚生，上次與兄台在襄陽太白酒樓同桌飲過酒，未知還記得否？」

葉養木裝出一副恍然之色，起身道：「小弟如今才記起了！不錯，那已是年多前的事，這是拙荊李氏！」

蕭風道：「說來慚愧，上次讓你作東，蕭某竟忘記了兄台的姓名，慚愧之至！」

「在下陽羅山，近來生意失敗，流落江湖賣藝糊口！兄台坐在那裡？」

蕭風指指聚義廳，忽然壓低聲音，在葉養木耳畔道：「大哥，我今晚留在山寨裡，你們則必須下山，你與八姐最好留個人在島上，另一個去找船，我今晚動手！」

葉養木忙道：「你有把握麼？」蕭風不置可否，伸手在他肩上拍了幾下，向聚義廳走去。葉養木悄悄將蕭風的話告訴洗心劍。

洗心劍道：「小妹有個遠親住在湖畔，我找他設法弄條船接應你們，不過大哥你可得小心！」

葉養木道：「你放心，我水性好得很，大不了借水遁！」廣場裡，人聲吵耳，也無人注意他們的舉止。過了一陣，山下忽然傳來一陣鞭炮聲，有人匆匆跑上來，呼道花船已至！

山寨內外像燒沸了的開水，羣衆高呼歡笑，只見寨裡湧出一大羣人，中間那個，年紀已近四十，滿面通紅，似讓人架着走般。有人叫道：「古寨主，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害什麼羞！」歡笑聲中，古天聲已下了山，許多人都跑出草坪，蕭風又在此刻出現。

葉養木緊張地問道：「你改變了主意？」

蕭風低聲道：「三更便動手，三更左右你駕舟到後山懸崖下。」

葉養木吃驚地道：「你如何跳下去？」

「我自有辦法！」蕭風言畢也走向前去。葉養木忙將情況告訴洗心劍。

洗心劍道：「大哥放心，小妹準三更駕船到！還有小妹會帶條長繩來！」兩人趁四周無人，低聲商量，不知爲何，葉養木一顆心突然怦怦亂跳。

迎親隊返回大寨，鼓樂響起，外面鞭炮聲不絕於耳，衆賀客都擠到聚義廳外觀禮，葉養木恐露出馬脚，也拉着洗心劍過去看。那新娘子游珊瑚身材頗爲高大，竟及古天聲耳上。交拜天地時，賀客們的賀詞滿場，葉養木另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上次他在峨嵋山莊參加彭增光之婚禮，深恐讓人識穿乃殺顏禮遠之眞兇，這次却又要行兇，他內心有一股恐懼感，深恐以後自己成爲一個人人得而誅之的惡魔！

新郎送新娘進洞房，賀客們又歸回原位，未幾酒菜送上來，又擾攘了一番才動箸。那迎親的禮儀大同小異，氣氛亦無異，只是這次的賀客，比葉養木以前參加過的任何一次婚禮，都要粗魯，尤其喝了幾杯酒後，污言穢語滿耳，聽得洗心劍眉頭直皺。

酒宴在一個時辰之後散去，神陽寨開始載賀客離開，葉養木夫婦趁最多人時，隨人羣步出草坪，洗心劍先走，葉養木拉着一個神陽寨的人問道：「老兄，俺酒喝得太多，有點內急，請問……」

那漢子也喝了不少，哈哈笑道：「就在那裡後面，俺剛回來哩！」他伸手往大寨左側指了一指，葉養木謝了一聲，連忙跑過去。

茅厠附近有許多大樹，葉養木回顧無人，立即竄進樹後，匿藏在一叢灌木中。

耳畔不斷聽到賀客們的叫嚷聲，太陽却未下山。

葉養木蹲在樹叢中，甚是不耐，奈何不敢現身，以免暴露，直蹲到雙脚發麻，人聲才絕，料尋常賀客都已離去。耳根清靜之下，使人更加心急，終於夜幕垂下，天色漸漸暗了，但山上的哨崗却更多了！

＊　＊　＊

神陽寨在古天聲苦心孤詣經營下，以十年的時間，而執鄱陽湖七寨之牛耳，連歷史源長，盤踞在鄱陽湖三代人的湖龍寨，也甘願俯首稱臣，自然有其原因！今日雖然是古天聲大喜之日，但防守仍不放鬆。

天色越來越暗，葉養木的心却越來越緊張，担心蕭風能否在殺死古天聲之後，安全離開大寨！

夜裡，島上風頗大，沙沙的風吹樹葉聲，不絕於耳，此乃夜行人最宜行動之時。葉養木遂走出灌木叢，在附近伸展一下四肢，然後慢慢向大寨走去。

尚未到茅坑，忽聞遠處傳來人聲和燈光，葉養木吃了一驚，連忙伏在草叢後，只聽一個粗豪的聲音道：「老張，他媽的，寨主也討老婆了，咱們也應該找個女人來傳宗接代！」

另一個聲音比較細的答道：「老黃，你還是少做夢吧，過兩天俺跟你去九江找個窰姐兒解解饞就是！」

「奶奶的熊！咱是說正經話，你扯到那裡去了？」

「俺說的不正經？憑咱們這種人也想成家立室，沒的連累了家小！」老張道：「你看連寨主討老婆，也是討强盜哩……」說到後面，將聲音壓低。

老黃也壓低聲音道：「對呀，咱也覺得奇怪，寨主爲何要討那個老太婆？聽說她已年過標梅，而且還是頭雌老虎！」

老張忙斥道：「低聲點，你不怕砍頭？俺聽說寨主打算聯合青湖寨，獨霸鄱陽湖，還有人說，西湖在明年想推選一位總瓢把子，所以……」

「原來如此，這就難怪！」

「女人凶又能怎樣，嫁了之後，還不是要隨夫！」老張道：「別嚕囌啦，若讓人聽見，你我都要受處罰！」

老黃道：「今日咱喝了不少酒，實在有點醉，恨不得瞌一會兒，老張，你先巡一下，等下咱再來替你！」

老張也有點嚕囌。「說眞的，這種好日子偏要咱們巡邏，也眞沒意思，其實誰敢來搗亂……」說到後來，因人已走遠，再也聽不清楚。

葉養木這才知道古天聲娶游珊瑚的目的，暗自尋思：「想不到古天聲野心還不小！」他想起老張的話，登時寬懷了不小：「今日寨內的人必因喝酒多，而喪失了

警惕性，眞是個良機！」當下繞過茅坑，貼耳在木圍牆上聽了一陣，不見有動靜，便飛身翻過圍牆！

圍牆內的通道，大概因爲古天聲成親，特地放了許多盆時花，却不見有人影。葉養木不知蕭風在何處，更不知古天聲住在那裡，便向內堂的方向，跟着通道前進。

大寨之建築，十分有規律，內寨似一座大莊院，葉養木蛇行鼠伏，直到內寨，才見到有幾個巡邏的寨兵，無精打采地走過，葉養木連忙躍上一棵大樹匿起。

內寨隱約傳來醉語，伴着幾點燈光，似乎尚未全部入寢。葉養木決定再過一陣才潛進去。內寨防守之鬆弛，大出葉養木的意料，猜想神陽寨的人均認爲外人若潛進來，必定逃不過牆頭上防衛的監視，是故寨內的防備只是聊備一格。

時間漸漸流逝，內寨的燈光都已隱去，笑語人聲也再聽不到，反而聽到附近不時傳來呵欠聲。葉養木自樹上躍下，一個急竄，冒險竄入內寨。

內寨的矮垣是用磚砌成，一個月洞門建得甚是別緻，但葉養木不走月洞門，翻垣而入。矮垣之後是一座小花園，裡面有幾座磚木結合的建築物，乃古天聲和神陽寨香主以上的人員的居所。

適才葉養木在樹上已將裡面的地形看了個大概，內寨只有一幢小樓，料古天聲便住在那裡，葉養木慢慢向小樓走去，邊留意四周的動靜。他很想能在此時見到蕭風，但却不見其踪影。心中暗道：「莫非賤人食言，早已溜了？」想到此，怒火又升起。

忽然一陣細碎的脚步聲傳來，葉養木忙匿在一盆花樹後探首偸窺，只見兩個丫頭提着燈，引出一位婦人來，葉養木認得那是喜娘！丫頭邊帶喜娘出去，邊道：「您老明早再來討紅包吧！」

待那幾個女人去後，內寨重歸寂靜，葉養木暗道：「那賤人大概跑了，還是自己動手吧！」忽然回心一想，尙未到三更，殺了人之後，無人接應，後果實堪虞，不由又猶疑起來。

再過一陣，葉養木實再忍耐不住，走近小樓，只見大門閉着，窗子忽然打開，但窗櫺建得十分牢固，若將之擊斷必然會驚醒屋內的人，這時候他才知道要做殺手，實在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正在束手無策之際，小樓內傳來一陣急速的異響，又聞一個女人喝道：「什麼事？」

葉養木一顆心立即提起，急忙向四周打量，說時遲，那時快，大門倏地打開，自內射出一條人影！那人來得急，幾乎碰及葉養木，兩人大驚，同時跳開，目光一及，又同時鬆了一口氣！

化裝蕭楚生的蕭風，手中提着一口小布袋，道：「大哥這個交給你，你走先，小妹殿後！」

葉養木心底忽然升起一股熱血，覺得自己是她丈夫，理該負起保護妻子的責任，是以忙道：「不，你快走，他們即使抓住我，沒有証據，也奈何不了我！」就在此刻，外面已傳來人聲，而樓內也有脚步聲響起。

蕭風大急，忙拉着葉養木向小樓後跑去，低聲道：「小妹只殺古天聲，沒動過那女人，相信她已穿好衣服走出來了！」她對內寨的地形似乎甚熟，左拐右彎，未幾即到矮垣處，拉着葉養木躍起。

外面不見有人，但內寨已傳來銅鑼聲。葉養木道：「先出了寨再說！」兩人衝過通道，又越過外寨木圍牆，向外掠去。可是此刻形踪已露，有人高呼刺客在此！葉養木一驚地便拉着蕭風往後山跑。

蕭風道：「別慌，越慌越糟！」她比葉養木還鎭定。反拉着他往樹叢跑去。「沒有繩索，如何下去？」

葉養木驚喜道：「你帶了繩索來？」

蕭風笑道：「神陽寨的人又不是呆子，帶一扎繩索，不會生疑？沒有繩索，咱們便斬樹籐代用吧！」說着已到樹叢裡。月色雖然暗淡，但仍能看到樹上掛着許多籐。

葉養木立即抽出刀來，跳上大樹，揮刀斬籐。樹籐看來雖幼，但極之堅韌，需要好大的氣力才能斬斷一條，而且糾纏一起，不容易分辨得出，那一條是屬於那一條的，葉養木越急越亂。

蕭風躍上另一棵大樹瞻望，但見遠處有一條火龍，慢慢移近，而大寨內燈火通明，顯然全寨上下都已知道古天聲被殺之消息。她連忙躍落地，道：「大哥，他們搜索過來了，快！」

葉養木道：「我怕樹籐不夠長！」

「屆時再說！」蕭風抓起一把樹籐，便向外跑去，道：「大哥，再不走便來不及了！」葉養木只好躍落地，也抓起一扎樹籐，緊隨其後，向後山跑去。

未幾已到崖邊，只見那裡有一棵松樹，自石隙中長了出來，樹幹居然十分粗壯，蕭風將樹籐接起來，葉養木只對望着她，根本幫不上忙，這時候，他才發覺自己根本還不了解她！

蕭風將樹籐接好，將其一端縛在樹幹上，道：「大哥，你先下去。」

葉養木有點慚愧地道：「不不，你是女人，理應由你先下去！」

蕭風嫣然一笑，不與他爭，首先下去，葉養木待她滑下數丈，才爬出樹林，此刻呼叫聲已漸漸迫近，葉養木大吃一驚，雙手握住樹籐，滑了下去。

蕭風去勢甚速，她身子輕盈，但多了一個葉養木，便吃緊起來，樹幹上下晃動，樹籐也凌空盪來盪去，脚底下是黑黝黝的大湖，似魔鬼張開了巨大無比的大口，蕭風是旱鴨子，看得心底發毛。

葉養木愛惜羽毛，一直害怕被人揭發身份，是故比蕭風更加緊張，見她突然停住，乃問道：「九妹，爲何不再下去？他們追來了！」

蕭風聲音似哭。「大哥，樹籐不夠長，已至盡頭！」葉養木低頭一望，還離湖面十來丈高，也叫起苦來。蕭風一見到水便沒了主意，道：「如今怎辦？」

葉養木知道她不曉水性，只好道：「且等一等，也許他們找不到咱們，待他們去後再想辦法！」

誰知頭頂上已傳來人聲：「卜香主，刺客在這裡！」

葉養木忙道：「快跳下去！若讓他們

斬斷樹籐，咱們必會跌死在岩石上！記住，雙脚先下水，只要閉住氣，心不慌，便自然會浮上湖面。」

蕭風平日嬌滴滴，但遇事却頗爲果斷，當下盡力向湖面躍去！「卜通」的一聲，蕭風畢直跌落湖裡，葉養木得樹籐**稍定**，也挺腰斜飛落湖！

崖頂神陽寨的人，見狀立即吹起响螺，通知湖上的弟兄捉拿凶手，葉養木入水時，但覺雙耳嗡嗡作响，他雙脚一蹬，迅速又升上湖面，呼道：「九妹，九妹！」

蕭風忽浮忽沉，一開口便被湖水嗆着，葉養木連忙游過來，將她拉到岸邊，蕭風喘了一口氣，道：「不知八妹幾時才到！」

葉養木抬頭望去，只見一艘小舟，破浪而來，船頭站着一個人，看身材甚爲纖細，似是女人，喜道：「看，也許那來的就是！」他連忙揮動雙手，向小舟打招呼。小舟便畢直駛過來，來者果然是洗心劍！

「快上船！」洗心劍道：「他們的船已追過來了！」

葉養木忙道：「九妹你放鬆四肢！」他拖着她，用力游開去，洗心劍將她拉上船去，葉養木一按上船，道：「快，快！」

那舟子戴着一頂竹笠，一手把舵，一手搖櫓，只見兩側已有數艘神陽寨的快艇駛來。洗心劍抓起一枝槳力划，那舟子放下搖櫓，也取木槳划，洗心劍道：「大哥，艙裡有弓箭，還有幾管弩矢噴筒！」

葉養木舉袖抹去臉上的水珠，抓起一副弓箭，低聲道：「九妹，你負責左面的船，我負責右面的！」

蕭風及時提醒他：「不可讓對方知道咱們有弓箭，需待他們來近了，方取弓發射！而且要準備連發三矢！」由於神陽寨的快艇，每艘只乘坐三人，因此速度較快，逐漸迫近。

右邊的快艇，來得較快，共有三艘，葉養木在第一艘小舟至射程之內，仍不拿弓。神陽寨的人喝道：「快停船，你們已被包圍，逃不掉的！」

葉養木道：「好，咱們投降！」突然抓起弓來，引弓一發，「颼」的一聲，長箭疾如閃電，將那喝話的漢子射落湖，葉養木第二枝箭緊接着射出，又將第二艘船的一名漢子射倒！

洗心劍叫道：「大哥好箭法！」可惜第三枝箭因爲對方防備，被其以槳撥落！

蕭風比葉養木更加沉得住氣，她一直不動聲息，待對方那兩艘船直至丈餘時方叫道：「大哥，這邊的人追來了，先射這邊的！」她故意讓對方鬆懈，其實雙手早已抓住弩箭，但聞「颼颼」四聲，四枝弩箭蓄勢而發，由於距離近，弩箭射力又猛，是以竟被她射倒三人！

這一來，剩下的那三個漢子都有點驚慌，蕭風這才舉起了箭，引弓作勢欲射其中一艘。只剩下的舵手，那舵手見狀大驚，「卜通」一聲。跳落湖中，蕭風雙臂稍移，對準另一艘船。只一箭，便射殺一個，剩下來的一個，連忙伏在船裡，不敢探頭。

蕭風冷笑一聲，轉身對着右面的小舟，連發兩箭，又射倒一人，如今五艘快艇，共十五個人，只剩下六個人，登時掉頭而去！

洗心劍大喜，道：「想不到九妹的箭法也如此了得，他們溜啦！」

蕭風臉上沒一絲喜悅之色，道：「別高興得太早，後面又有船追來了！快划！」

葉養木接了洗心劍的槳，道：「讓我來，你且歇一歇，等下再替這位大哥！」

洗心劍道：「大哥，小妹忘記替你們介紹，這位船家是我表哥。表哥，這是外子！」

葉養木忙道：「多謝表哥仗義相助！」

那舟子忙道：「別客氣，你還是喚我一聲鐵魚吧！」他雙臂的肌肉賁起如丘，運槳如飛，又道：「你不要划得太快，最重要的是整齊，若不整齊。兩個人比一個人快不了多少！」葉養木就其速度而划，速度果然快了許多。

洗心劍和蕭風十分緊張，不斷注視湖面，但見遠處有幾點燈光，快速而來，知神陽寨的第二批人已至，蕭風心頭發慌，道：「等下再遇到，對方有了準備，再難憑弓箭突圍，還是加把勁揮槳！」

葉養木雖然學過操舟，但到底比不上那些長年在湖上討活的人，且小舟載重比神陽寨快艇稍重，是以過了炷香工夫，已讓對方的船逐漸追及，一看湖面，但見燈光點點，有如天上之星星，也不知神陽寨出動了多少艘船，是故心頭發慌，忍不住問道：「鐵哥哥，咱們離岸還有多遠？」

鐵魚道：「若不再受人阻撓，半炷香工夫，便能抵岸！」

葉養木回頭望了一下，道：「八妹你先替一替表哥，待他們追近再換！」鐵魚也不客氣，將槳交給洗心劍，盤膝坐在甲板上調息。葉養木這才知道他亦學過武功，忙道：「鐵魚兄，等下若與神陽寨接觸，你千萬莫動手，以免日後被他們尋仇！」

鐵魚道：「我只學了幾手莊稼把式的功夫，不敢拿來獻世！」

蕭風道：「大家小心，他們已迫近了，小心他們也有弓箭！」葉養木回頭望去，見對方由兩側前進，採取合圍之勢，若讓他們包圍住，便休想活命，是故道：「咱們硬闖，向右側斜駛，便讓對方右側的船隻追不及，無法合圍！」

洗心劍是鄱陽湖人氏，學過操舟，連忙轉舵，如此一來，神陽寨左側的船隻便更近了，只見一條鐵塔似的大漢站在甲板上呼叫道：「汝等聽着，速速投降，否則死無葬身之地！」

葉養木道：「不可答話，全力划槳就是！」鐵魚連忙接替他，葉養木與蕭風各坐一舷，準備應戰。看看對方即將追上，鐵魚又轉舵，向湖岸直駛，他奮起全力，小舟去勢加速。

神陽寨又有人呼道：「再不停舟，咱們便放箭了！」

鐵魚忙着洗心劍坐在艙板上，只露出肩臂頭部，避免中箭。葉養木和蕭風亦依樣劃葫蘆，四人相背而坐，划槳的背向神陽寨的船，持弓的則對着他們，四人剛坐好，一聲鑼响，箭矢亂飛！齊向小舟射去，葉養木和蕭風無法反擊，只好棄弓，取

兵器招架！

所謂久守必有一失，葉養木見此情況，心頭駭然，心中尋思：「莫非我葉養木今夜要葬身於此？」

心念未了，忽聞洗心劍「哎唷」地叫了一聲，葉養木吃了一驚，急問：「八妹你覺得如何？」

洗心劍忙道：「左臂被箭擦傷，無大碍！」蕭風一直沉住氣，直至此時才發箭！「颼」的一聲，長箭如同閃電，將一個神陽寨的漢子射落湖！

葉養木雙手持刀遮擋，掩護他們三人，蕭風不斷發箭，射倒對方四五個人，神陽寨的人連忙減少弓箭手，分出一部分人擋箭，如此一來，形勢方稍為安穩下來。

葉養木將刀交給蕭風，連忙接了洗心劍的木槳，與鐵魚用力划槳，小舟去勢稍快，將距離拉開幾呎，但神陽寨的人仍不放鬆，自後苦追。

就是此刻，湖面上忽然升起幾枚烟花，七彩絢燦，好看煞人，鐵魚大驚，道：「他們放烟花通知岸上的人！」

葉養木雙臂不敢稍停，道：「別管他們，先上岸再說！」兩人盡力急划，又將距離拉開幾尺，加上洗心劍和蕭風的箭法神明，也令對方不敢追得太近。如此一來，神陽寨的箭射不到小舟來，未幾，小舟已靠近湖邊，葉養木道：「準備上岸！」

小舟終於停在湖畔，葉養木急道：「快上岸！」他首先上岸，其他人亦不甘後人紛紛跳上去，葉養木望一望四周，又道：「咱們不可分散，向前跑！」

四人在黑暗中急馳，忽然一聲鑼响，迎面來了一羣人，葉養木忙率人向左馳去，當眞急如喪家之犬！

四人向左跑了數十丈，轉向西馳，一口氣跑了一里餘，葉養木三夫婦還不覺得是如何，但鐵魚可就有點吃不消了，喘着氣道：「咱們歇一歇吧！」

葉養木恐暴露身份，忙道：「先跑一陣再說！」他伸出一手，握住鐵魚的右臂，助其一臂之力，可是剛馳了十來丈，黑暗中忽然出現了好些人影來，有人喝道：「誰敢跟神陽寨作對？」

葉養木喝道：「衝！」

爲首一個老漢道：「兄弟們，水寨那邊通知咱們不能放過他們任何一人，在未清楚內情之前，要活捉！」

葉養木衝進人羣，先用木槳亂揮亂砍，雖然擊傷了兩三個敵人，但對方人數實在太多，用木槳不足以却敵，葉養木雖不想多殺生，但此時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之際，也顧不得那許多，棄了木槳，取出刀來砍殺！

神陽寨與其他水寨確有不同之處，寨兵勇敢，紀律嚴明，人人奮勇爭先，使葉養木有殺不勝殺之感。蕭風忙道：「大哥，擒賊先擒王！」

葉養木矍然一醒，急道：「八妹快過來！」他將鐵魚交給洗心劍，便飛跳而起，凌空向老漢掠去！原來神陽寨除了一名寨主之外，尚且有兩個副寨主，一負責水寨，一負責旱寨，副寨主之下，又設十位香主，旱寨六名，水寨四名，那老漢乃負責旱寨之副寨主：「鐵猴」劉大江！

那劉大江武功不高，但足智多謀，頗得古天聲倚重，因此令他負責旱寨，當下他見葉養木凌空飛來，連忙退後，縮在人羣中，喝道：「暗青子招呼！」

他的命令下得慢，葉養木已投入人羣，單刀急劈，殺死兩個大漢，直迫劉大江，可是劉大江也不是傻子，他一邊揮刀抵擋，一邊令手下圍上來，反將葉養木圍在核心。

葉養木的武功全在一把長劍上，使刀乃是爲了避免暴露身份，但如此一來，威力大大不如往日，雖然英勇，仍不能迫到劉大江身前。

蕭風和洗心劍一刀護住鐵魚，形勢亦甚險惡，洗心劍可沒葉養木的顧忌，將刀交給鐵魚，自己抽出劍來，如此一來，威力大增，鐵魚武功其實比神陽寨之兵好得多，只是他居於湖畔，家中尚有妻小，不敢得罪神陽寨，但此刻危在旦夕，當然先求眼前爲上，是故手持單刀也殺戮起來。

蕭風見狀大喜，將鐵魚先交給洗心劍，回身向葉養木被包圍之處殺過去。葉養木頗有殺不勝殺之感，大聲呼道：「神陽寨的人聽着，咱們之間並無仇怨，在下不欲多殺生，請退後！」

劉大江冷笑道：「神陽寨的兄弟入寨之前都在神明之前發過毒誓，任何人都不能違令，不能叛幫，你枉費心機了！」

葉養木怒道：「你罔顧手下生命，亦該萬死！諸位忠言逆耳，在下正好大開殺戒了！」他刀、索、腿齊施，刹那間又打傷了幾人，其餘見狀都有了怯意。葉養木喝道：「老匹夫，你有種的便不要縮在後面做烏龜！所謂身爲帥者，必須身先士卒，方能服衆，閣下恰恰相反，下面的人怎肯賣命！」

蕭風也道：「不錯，你們被殺死了，無人可憐，但這老匹夫却可高升，他是踩着你們的人頭爬上去的呀，諸位因何至今猶執迷不悟？」

這記工心計頗有效，有些寨兵，登時趦趄不前，劉大江回頭，望見岸邊處來了一大羣人，知道援兵已至，膽氣大壯，喝道：「閉嘴，老夫怎會不敢與你一鬥！」他排衆而出，揮刀急砍。

葉養木道：「你們都退下，他若能勝得了我一招半式，在下便當衆自殺！」那些寨兵乘機退後，劉大江又驚又怒，却又不便下令手下助攻，只好豁命死戰。

葉養木决心將對方擒下，因此招招狠辣，甚至不惜冒險，只幾招已殺得劉大江節節後退！

說時遲，那時快，小寨的人已追至，另一名副寨主趙浩呼道：「兄弟們，寨主已被人殺死了，刺客便是這幾個，千萬不可放過他們！」

這句話使場內形勢又起變化，但聞寨兵們悲呼一聲，一齊湧前，向葉養木四人亂殺亂砍，葉養木又驚又急，覷得眞切，連殺兩人，突然跳起，落在一棵大樹上，正想飛向蕭風，但聞一道淒厲的喝聲响起，一條高大的人影如天馬行空般，向葉養木射去！

葉養木大吃一驚，暗道：「神陽寨怎有這等人物？」他自另一端躍落，耳畔又聞一陣慘叫聲起，寨兵向後急退，原來蕭風把船艙內的噴筒帶來，這時候才取來使

用，由於距離近，又沒有防備，兩管噴筒，發揮出巨大的威力。

此刻又將第三管噴筒握在手中，喝道：「誰還敢來？」當人羣退開後，她便向冼心劍走過去。

忽然有人喝道：「兄弟們退開，圍住四面，不許他們逃脫便行！古天聲是咱們的朋友，他既不幸，咱們自然要替他報仇！」

劉大江道：「多謝霍義士！」葉養木定睛望去，認得那人正是秦嶺三義之一的霍同池，再轉頭望去，其餘兩義雷金和雲祥飛亦在，不由暗暗叫苦！

適才凌空追擊葉養木那高大漢子冷冷地對葉養木道：「報上名來，杞某不殺無名小子！」

葉養木暗吃一驚：「此人莫非便是名震江南的『鐵掌水上飛』杞英男，風聞此人內功和輕功在江南是數一數二，今日休矣！」

劉大江道：「杞大俠，這小子一聽到你之大名便亡魂喪胆，請大俠問清楚他爲何要殺寨主！」

蕭風忽然走前，道：「古天聲是我殺的，與他無關，他陽羅山夫婦只因感恩圖報才協助我逃離孤島而已，你們有什麼手段，由我接着就是！」

趙浩道：「你不是蕭楚生麼？爲何殺了咱們的寨主？」

蕭風道：「以前我救過他，今日我殺了他，當然有道理！古天聲野心勃勃，意欲雄霸兩湖……」

忽然有人尖聲斥問：「男人大丈夫，志在四方，這有何不對？」葉養木轉頭望去，認得他是游珊瑚，原來她因要更衣，因此來得稍遲。

蕭風嘿嘿冷笑道：「一個人要獨霸一方，需要犧牲多少生命，而這些人的犧牲，只是爲了替他爭取兩湖霸主的虛名，你們說値不値得？與其如此，倒不如殺他一個人，挽救其他人的生命！」

游珊瑚厲聲問道：「快說，是不是雙魚寨的人派你來的？」

「是蕭某自己來的！總之你們若果想替古天聲報仇，便衝着我來吧！」

杞英男聽蕭風這樣說，不由動搖起來，問道：「寨主夫人，可有這件事？」

游珊瑚道：「古寨主的爲人，大家都知道，如今我已成爲未亡人，更不便多說，杞大俠，外子被殺此事，自有神陽寨和青湖寨爲夫報仇，諸位的好意，未亡人心領了！」

她一副拒人於千里之色，杞英男和秦嶺三義相交換了一個眼色，都退到一旁去，表示不插手。游珊瑚大聲道：「兒郎們，你們寨主已經死了，現在由我下令，不管你們使用什麼手段，必須殺死這四人！」

劉大江和趙浩見游珊瑚儼然以寨主自居，心中都滿不是滋味，可是又想不到反對的理由，只好道：「聽見沒有？寨主夫人要大家殺死這四個人！」

忽然有人喝道：「且慢！」只見樹後走出一個老叫化來，正是丐幫副幫主盧九！

游珊瑚寒聲道：「咱們與丐幫向來河水不犯井水，老叫化今夜來此有何指教？」

盧九道：「老叫化剛巧路過，走過來瞧瞧，覺得這件事有點蹊蹺，爲何古寨主會在今天被殺？」

游珊瑚指指蕭風，道：「這就要問她了！」

蕭風心思玲瓏，立即抓住機會，低聲道：「夫人，你何必置我於死地？」

「什麼？你殺了我丈夫，我能不替他報仇？」

「你根本用不着的，反正夫人又還未跟寨主洞房！」

此言一出，游珊瑚暴跳如雷，衆皆愕然，盧九則哈哈大笑，道：「這樣問題就更大了！夫人，如今神陽寨已成你的囊中物了吧？」

霍同池問道：「副幫主是認爲夫人假裝嫁給古寨主，然後又着人殺死他，如此便可輕易得到神陽寨！」

盧九笑道：「老叫化不會說過，霍大俠最好問游夫人！」

「放屁！姑奶奶豈有着人殺死自己丈夫之理？」

盧九道：「老叫化並無眞憑實據，只是憑幾件事來推測而已，故此才認爲不宜立即動手，宜先將問題弄清楚！嗯，游夫人新喪夫，却不大傷心，看來你與古寨主之間的感情並不深！」他一連串的話都教神陽寨之兵心弦顫動，趙浩和劉大江就更加無動手之意，寨兵見他們不再下命令，也樂得站在一邊看熱鬧。

游珊瑚劈手奪了一把菜刀，厲聲道：「盧九，莫非你與他們四人是一路的？」

盧九道：「爲了表示老叫化與他們四人無關係，老叫化立即退開！」說着他眞的退後。

就是此刻，忽然有人叫道：「不好啦，旱寨起火了！」衆人抬頭望去，果見一股濃烟直冲雲霄，隱隱約約還聽見呼叫聲。

劉大江連忙道：「兒郎們，旱寨是咱們的基業，快回去救火！」

趙浩暗道：「這老狐狸果然厲害，借火而遁，趙某可不能留下來做磨心！」當下不理游珊瑚，也帶了人趕去救火！

游珊瑚回頭一望，身旁除了七八位賀客之外，只有幾位自青湖寨帶來的貼身侍婢，登時怒不可遏，嘶聲道：「好好，你們都去吧！姑奶奶一個人也要爲夫報仇！」說着揮刀向蕭風撲去！

葉養木忙道：「速退！」蕭風不敢逗留，轉身便逃，游珊瑚帶着侍婢在後窮追。

杞英男道：「游夫人，窮寇莫追，日後再作打算！」

霍同池問道：「杞大俠打算不管這件事了？」

杞英男嘆息道：「盧副幫主說得好，這件事的確透着蹊蹺，且游夫人又不讓咱們插手……」

雷金道：「咱們三兄弟素來好管閑事，這件事是管定了！老大老三，咱們快追！」秦嶺三義去後，杞英男略一遲疑也追了上去，其他人低聲商量，都覺得不宜淌渾水，一齊散了。

＊　＊　＊

葉養木見游珊瑚窮追不捨，乃道：

「八妹，你帶鐵魚先走小路，愚兄跟九妹先將他們引開！」洗心劍依言帶鐵魚鑽進小路，葉養木和蕭風稍候才故意露一露身，再鑽進一座樹林，繼續前進。

蕭風感激地道：「大哥，多謝你還當小妹是妻子，嗯，你可有受傷？」

葉養木淡淡地道：「左上臂中了一劍，入肉不深，不碍事！你呢？」

「小妹脅下中了一刀，同樣不碍事！」蕭風道：「大哥，你是否覺得奇怪？那盧九怎會突然出現？神陽寨又怎會突然起火？你認識他麼？」

葉養木得意洋洋地道：「何止認識？還有點交情！」

蕭風忽道：「不好，莫非他認出你的身份來？」

葉養木大吃一驚，道：「不會吧？咱們已易過容，他怎樣認得出？」兩人十分奇怪，但雙脚却不敢稍慢，過了一陣，回頭不見有人追來，顯然是將對方跑掉，這才放下心頭大石，可是仍不敢停下來歇息，葉養木道：「咱們回家去吧！」

蕭風担憂地道：「希望游珊瑚不會去追八妹！」葉養木心頭又是一沉，幾乎想跑回去，却讓蕭風攔住。「小妹只是隨口說說而已，三更半夜，要追人豈有這般容易的？」

話雖如此，實則此時正值黎明前之黑暗，兩人跑進一條小村，蕭風潛進農舍偷了兩套衣服，她怕葉養木事後會責怪，便放下一塊碎銀。兩人買了衣服，歇息了一陣，待天亮之後才再上路回家。

一路上葉養木心頭不安，一時怕讓人認出自己，一時又担心洗心劍安危，好不容易在午後才走進廬山的範圍，直趨家門。

少芳正好和兩個孩子在庭院裡玩耍，一見他倆回來便迎上去，那兩個孩子不知道父親和九娘易過容，害怕陌生人，慌忙進內去了。葉養木含笑道：「不要告訴他倆，對啦，八妹回來了沒有？」

少芳反問：「她不是與你在一起？」

「我回房休息，她回來你通知我！還有若有人送解藥來，也必須盡快通知！」

＊　＊　＊

葉養木和蕭風洗掉易容藥，裹好了傷便上床休息，也不知過了多久，忽有門聲響起，葉養木一骨碌滾下床，打開房門，來的是玉兒，忙問：「六妹，可是八妹回來了？」

「不是！」玉兒道：「游珊瑚帶了人上門要找你！」

葉養木這一驚非同小可，忙再問：「她可有說找我何事？」

「沒有，只說來拜訪一下，大哥，你要不要出去見她？若不去的話，待小妹通知大姐，着她打發她們走！」

蕭風忙道：「不，大哥你該出來，否則她便會思疑！」葉養木深覺有理，當下披了一件黑袍，打扮整齊隨玉兒出大廳，他故意裝作不認識游珊瑚，少芳忙替他們介紹。

葉養木抱拳道：「葉某久仰游寨主大名，惜無緣拜識，今日大駕光臨，又有失遠迎，恕罪恕罪！」

游珊瑚抱拳回禮道：「未亡人冒昧登門造訪，請求恕罪的該是我！」

葉養木裝着愕然之色道：「寨主因何自稱未亡人？近日葉某方聽人說寨主與神陽寨的古寨主成親，怎會……莫非古寨主他……」

游珊瑚道：「未亡人正是爲此而來！」

葉養木在正中太師椅坐下，道：「寨主請坐，來人，加椅請寨主的人上坐！」一頓又問：「今日寨主光臨，未悉有何指教？」

游珊瑚道：「昨夜外子被四個人刺殺，未亡人無能，被刺客逃掉，今日到寶莊是想請教葉莊主，料莊主見多識廣，朋友又多，也許能猜到凶手的身份！」

葉養木微微一笑，道：「不敢當寨主謬讚，事實上葉某又非神仙，況且這種事非同小可，沒有眞憑實據，豈敢信口雌黃？」

少芳忙道：「大哥，彼此份屬隣居，若能有助寨子，何樂而不爲？」

葉養木接道：「說得有理，葉某願盡所知告訴寨主，就恐力不能及！」

「有葉莊主這句話，未亡人便放心了。」游珊瑚將四個劍客的身材武功說了一遍。「那四人其中兩男一女都經易容，根據未亡人之觀察，那個自稱蕭楚生的似是由女子所扮，因爲沒有喉核，另一個男人因帶着竹笠，看不清楚相貌！」

葉養木「思索」了一陣，道：「也許這四人是由別處來的，請恕葉某猜不出其身份！」

「但有人見到其中一男一女向這方向逃跑！」

葉養木心頭又是一沉，却哈哈笑道：「寨主不是懷疑葉某吧？」

「不敢，莊主過慮了。」游珊瑚長身道：「不敢再打擾莊主，未亡人告辭了！」

葉養木道：「葉某與古寨主有數面之緣，他何時出殯？葉某想到其靈前上一炷香！」

「多謝莊主好意，未亡人尚未想到此事！免送，告辭！」

葉養木乃偕妻子送她們出去，誰知剛踏上廳後之石階，便見洗心劍匆匆跑進來，大聲問道：「大哥和九妹回來了沒有？」

剎那間，葉養木如陷冰窟，手足冰冷！游珊瑚一個侍婢，忽然叫了起來：「寨主，他便是刺客！你看她身材和其左臂的血跡，錯不了！」

這句話有如晴空打了個霹靂，炸得葉養木眼冒金星，而洗心劍乍見游珊瑚也呆住了，預感自己露出了馬脚！

少芳雖然不曉武功，但人頗冷靜，忙道：「寨主，貴价說此話是什麼意思？她是咱八妹，怎會是殺死古寨主的凶手？」

游珊瑚突然發出一陣大笑，笑聲不絕，半晌才厲聲道：「葉養木，未亡人要聽聽你的解釋！」

葉養木暗吸一口氣，反咬一口：「游寨主，葉某也想聽聽貴价的解釋，胡誣拙荊是凶手，到底是何道理？」

游珊瑚慢慢走下石階，目注洗心劍，喝道：「賤人快說，你去了那裡？」

洗心劍結結巴巴地道：「你，你是誰？我回娘家有何不對？」

「回娘家？哼，爲何一進門便問葉養

木回來了沒有？他不是與你一齊去麼？」

洗心劍逐漸鎮定下來，道：「我回娘家時，外子去峨嵋未返，故有此問！你敢罵我賤人，到底妳是什麼人？」

少芳道：「她是青湖寨的游寨主！」

洗心劍冷哼一聲，道：「既然是女湖盜，小妹也不跟她計較！」她畢直向石階走過來，游珊瑚伸手一攔，洗心劍「刷」地一聲，抽出劍來，道：「要動手？好呀，欺上門來，咱們棲鳳山莊也不是好欺侮的，有本領就施展出來！」

葉養木沉聲道：「游寨主，你來敝莊造訪，葉某無任歡迎，但存心來鬧事，葉某也不怕你的！」

游珊瑚還不敢斷定葉養木亦是刺客之一，冷笑道：「葉莊主，未亡人若沒有幾分把握，亦不敢興問罪之師！」

「好，你剛才不是說刺客是使刀的麼？拙荊手上拿的却是劍！刺客穿的是藏青色的衣服，但拙荊穿的却是湖綠色的衣褲，有那一點是與刺客沾上關係的？」

「衣服和武器可以更換，但臂傷和身材却改變不了！」游珊瑚的一個叫小青的貼身侍婢道：「爲何葉夫人左上臂的袖子有血跡，左臂受了傷！」

葉養木發出一聲怒笑：「就憑此斷定拙荊是凶手？寨主大概是欺我棲鳳山莊無能了！」

少芳道：「八妹，你告訴游寨主，爲何臂上衣袖管有血，免得誤會加深！」

洗心劍道：「趕着回來，來路上遇到幾個無賴撩撥，小妹與他們動手，因他們人多，被刺傷了手臂，小妹逃回來便是要找大哥替我報仇！」

少芳道：「寨主聽清楚了吧？」連葉養木也覺得洗心劍今日的反應特別敏捷，幾乎天衣無縫！

游珊瑚一時之間也無話可答，葉養木乘機道：「游寨主，葉某頗能理解你之心情，也不怪你！假如幾時你認爲拙荊有問題的，隨時都可以上來找我！」

游珊瑚脾氣雖烈，但絕非魯莽，否則憑她一個女流，也無法統率羣盜，她深知除非有眞憑實據，否則就算殺了葉養木夫婦，日後也不能安寐，蓋峨嵋僧俗兩派勢力甚大，豈會坐視同門爲湖盜殺死不理？她心念電閃，決定回去再慢慢調查，是以抱拳道：「莊主能夠理解和體諒，未亡人感激不盡！今日打擾已久，日後再上門謝罪！告辭。」回頭又對手下道：「還不向葉莊主道歉！」

葉養木放下心頭大石，笑道：「葉某不是斤斤計較之人，且貴价適才之言詞實乃忠心之表現，何罪之有！」

「如此未亡人再謝了！」游珊瑚揮手帶手下下石階。洗心劍回頭向葉養木扮了個鬼臉，看得出她的心情十分輕鬆。

不料下人將莊門打開，外面忽然走進幾個人來，赫然是秦嶺三義和「鐵掌水上飛」杷英男！霍同池笑道：「寨主何以匆匆而去？」游珊瑚扭頭不理，正欲自他身旁出門，誰知霍同池伸手將她攔住。

游珊瑚霍然變色，斥道：「姓霍的，你這是什麼意思？想欺侮我一個未亡人麼？」

霍同池忙道：「夫人誤會了，咱們絕無惡意，今日來此只爲澄淸其中之眞相！」

游珊瑚怒道：「連你也相信那賤人的話，認爲是我僱人殺死外子的？」

「不！咱們悄悄跟着她！」霍同池指一指洗心劍：「剛才咱們親眼見到她在山下脫掉昨夜那件藏青的勁服，又拋掉刀然後尾隨她到此！」

此言一出，衆皆愕然，葉養木自秦嶺三義一出現，便覺不安，此刻更是大驚，脫口道：「胡說！」

雷金高聲道：「葉十三，秦嶺三義爲人如何，你應該淸楚，咱們絕對不會誣衊葉夫人！」

葉養木道：「拙荊絕對不是殺死古天聲的凶手！」

杷英男慢慢走前，沉聲道：「難道葉莊主知道誰是凶手？」

葉養木又是一愕，反問：「杷大俠此言何意？」

「昨夜杷某亦在場，發覺莊主與那位『大哥』的身材十分相似！」

「什麼大哥？」

杷英男一指洗心劍，寒着腔道：「昨夜葉夫人稱其一同伴爲大哥，適才也稱你做大哥，故杷某和三義也懷疑你與此事有關！」

葉養木又驚又怒，喝道：「姓杷的，葉某因你是客，尊你一聲大俠，但假如你想來搗亂，棲鳳山莊也不畏事！有什麼本領，儘管使出來！」

雲祥飛道：「葉十三，你敢讓咱們驗一驗身麼？猶記得昨夜那位大哥，左上臂受過傷，假如葉莊主之左臂完整無缺，那自然是誤會！」

葉養木心頭一沉，却發出一陣狂笑來掩飾內心之驚悸！半晌方道：「姓杷的，莫說葉某不會讓你們檢查，就算我左上臂有傷勢，也不能証明我便是那位大哥！」

游珊瑚厲聲道：「姓葉的，咱們有心與你求証，你却拒人於千里，莫以爲咱們女人是好欺侮的！」

葉養木搖頭道：「夫人說錯了，葉某向來都認爲女人最難惹！」

他這句話是有感而發，說得誠懇之至，是故游珊瑚微微一怔，半晌方怒道：「不管你舌粲蓮花，今日你若不讓咱們驗身，咱們便將你當作凶手辦！」

葉養木冷笑一聲。「閣下是什麼人？一個女湖盜罷了，有何資格判人生死？」他一沉臉道：「諸位請吧，棲鳳山莊不歡迎諸位！」

游珊瑚倏地抽刀而出，向洗心劍砍去，刀至一半才道：「且讓姑奶奶跟尊夫人玩幾招！」

洗心劍連忙揮劍將刀架住，葉養木倏地下場，喝道：「八妹退開，讓愚兄來會會這位大名鼎鼎的女湖盜！」

誰知霍同池快步搶前，攔在葉養木身前，道：「葉莊主想以衆凌寡麼？」

葉養木大笑。「好好，風聞秦嶺三義向來愛管閒事，那必定是有幾分本領了，葉某今日便領教一下，葉福，取我的劍來！」

少芳又悄悄着人進內鼓起金鐘，利那間，裡面湧出許多莊丁來，手上都提着刀



葉養木夫婦送別游珊瑚時，洗心劍却從外面奔回

棒，葉福捧劍而至，葉養木沉聲道：「霍大俠遠來是客，你先請！」

霍同池道：「葉十三，你一出手，便更証明你是凶手了！」

葉養木怒極反笑：「古天聲不過是位湖盜，葉某殺死他爲何不敢承認？」

「但古寨主盜亦有道，甚得湖上漁民的愛戴，你殺了他便不對了！」

「依霍大俠之意是認爲古寨主並無犯過錯？他是聖人？」

「就是他犯過錯，也罪不致死！」

葉養木道：「當日你在峨嵋山莊之內，不敢向畢鑄銘挑戰，看來是未將葉某放在眼內，既然如此，葉某只好自己爭氣了！你不動手，葉某可耐不住了！」他先立了個門戶，隨即一劍向霍同池攻去。

霍同池敢向他挑戰，自然不是省油燈，他們三位結義兄弟，近年來聲譽甚隆，又確實有幾分本領，是以雖明知葉養木武功不在彭方亮之下，但仍有必勝之把握！

當下劍來刀往，鬥了十多回合，葉養木突然將攻勢加快，霍同池暗吃一驚，葉養木這套劍法，分明是峨嵋派的，但因速度不同，效果亦大不相同，是以霍同池竟有點招架不住，不斷後退。

「霍大俠武功不過爾爾，却好管閒事，勇氣令人佩服！」

霍同池怒道：「葉十三，你身爲名門弟子，却做出這種事來，不怕玷污師門清譽，在下也想領教一下！」他不待對方回話，便揮刀自側進攻。

葉養木冷笑一聲：「你們秦嶺三義，一向焦不離孟，何不三人同上？」

霍同池咬牙怒道：「葉十三，你莫太狂！」可是他倆以二敵一，仍只能鬥個平手，心中不由駭然：「這小子年紀輕輕，又溺於聲色，因何尚有此等功力，可惜他心術不正，只怕日後要成爲惡魔！」

葉養木心頭亦急，他自忖可與對方兩人鬥個平手，但洗心劍料非游珊瑚之敵，且對方尚有杞英男和雷金，著令莊丁一湧而上，又恐連累了他們的性命，正在猶疑之間，忽聞一聲嬌斥：「誰敢到棲鳳山莊放肆！」

葉養木一回頭，見蕭風出來，又驚又怒，喝道：「誰叫妳出來？」

少芳雖然未學過武，但頗有胆量，鎮定地道：「九妹，你身子有病，出來作甚，快回房免得大哥担心！」

蕭風道：「大姐，敵人打上門來，小妹還躺得安心麼？」她抽出長劍，向游珊瑚刺去，又道：「八姐，你且休息一下！」

洗心劍剛退開，小青和另兩個侍婢又將她圍住，少芳道：「人多打人少，這算是什麼規矩？難道咱們無人？葉福，你們不必站着看熱鬧了！」葉福立即帶着莊丁衝過去。葉養木因爲經常不在家，而家內婦孺又多，因此莊丁們都學過武功，又再經葉養木訓練過，是以游珊瑚帶來的幾個侍婢，立即陷於險境！

雷金大喝一聲：「男人欺女人，是那一門子好漢？」他抽出一把厚背刀，殺向莊丁，葉福已和兩個莊丁忙上前敵住他，雷金一動手，杞英男也不能閒着，雙方形勢混亂，一時間，殺聲震天！

棲鳳山莊莊丁雖多，但武功不竟與杞

英男和雷金相差甚遠，是故很快便被殺傷了好幾個！

葉養木又驚又怒，雙眼通紅，長劍絕招連施，配以拳掌，攻勢有如狂風暴雨，把霍同池和雲祥飛更迫退數步，大喝一聲：「都給我停手！」

衆人聽他喊停，逐漸停下來。葉養木道：「葉某不願別人爲我而犧牲，你們都衝着我來吧！」

蕭風横掠過來，站在葉養木身前，道：「不，古天聲是我殺的，大哥和八姐只是協助我逃生，所有的罪孽由我一個人承担！」

「九妹——你……」葉養木見蕭風挺身而出，把一切攬上身，又詫異又感動，道：「你何必如此？」

「此乃事實，人是我殺的，由我承担，有何不對？」蕭風冷靜地道：「游珊瑚，我人命在此，你有本事的，儘管取去！」

游珊瑚厲笑道：「算你還有幾分骨氣！葉莊主，尊夫人自承是凶手，你如今還有何話好說？」

杞英男則道：「游寨主且慢，待杞某問幾句話！請問九夫人爲何要殺古天聲？是有個人之怨恨仇隙？」

「不必多問，人我已殺了，多說無益！」蕭風冷笑道：「在我眼中，古天聲不是聖人，殺之不覺理虧！想不到的是杞大俠和秦嶺三義竟會替他出頭！」

霍同池道：「古寨主深受湖民愛戴，霍某三兄弟向來尊重他！」

「他到底只是個湖盜，不過比某些人高明一些而已，吃的穿的，那一件不是湖民供給的！」

雷金道：「但他的確負起保護湖民安全之責，既要保護他們，人力物力的花費是少不免的，無錢怎行？」

蕭風又發出一聲長笑：「我至今方知道秦嶺三義的義字之含意！假如古天聲眞是個救世主，他應該消滅鄱陽湖六個寨，讓湖民永遠安居樂業！自己開寨立萬，所謂保護湖民安全，不過是手段耳！」

雷金怒道：「賤人，你敢罵咱們秦嶺三義？」

葉養木喝道：「雷金，賤人兩字是你罵的麼？」

「殺人塡命，乃不易之理，葉養木你也不必替她狡辯了！」

葉養木反問：「你們秦嶺三義今生殺人還少？難道他們全都是該死的？諒你也不敢回答！」

游珊瑚道：「廢話少說，九夫人若不自殺，今日便將之逮回鄱陽寨剜心公祭！」

葉養木冷笑道：「鄱陽寨和青湖寨，也不見得是什麼厲害的脚色，憑你一人要逮內子，簡直是笑話！」

游珊瑚胸脯急促地起伏着，恨恨地道：「衝着你這句話，要教你棲鳳山莊變爲夷地，有種的你不要走！」

葉養木嘿嘿冷笑：「古天聲若眞是個好人，他也不會討你爲妻，單憑此點，其心已可誅，嘿嘿，他只可以騙騙那些有眼無珠的人，還騙得了誰？」

霍同池大怒：「你這是指着和尚罵禿驢！」

雲祥飛道：「老大，不必跟他廢話，他這人是不見棺材不流淚，殺！」他首先向葉養木攻去。

葉養木冷笑道：「來得正好，今日便看誰先倒地吧！」他豁了命狠攻，霍同池恐把弟不敵，連忙上前合攻，刹那間雙方又再混戰。游珊瑚帶來的幾名侍婢，除了小青之外，餘者不死亦已無再戰之力，而棲鳳山莊莊丁被殺死打傷的亦不少。雙方都殺紅了眼，出手再不留力。

激戰間，洗心劍被雷金砍了一刀，但雲祥飛亦被葉養木刺了一劍，這一劍補償不了那一刀，葉養木見洗心劍傷重，雙眼盡赤，猛喝一聲，不顧霍同池之刀，身子倒飛急射而去！

霍同池急道：「二弟小心！」

葉養木仗劍狂攻，一劍急過一劍，在霍同池趕來之前，已在雷金臂上刺了一劍！

杞英男一脚踢翻葉福，道：「待杞某也會會他！」話音剛落，莊外忽然响起一道淒厲之至的嘯聲，震得莊內諸人，耳鼓嗡嗡作响！

霍同池霍然變色，澀聲道：「莫非又是那廝！」一條高大的人影，似大鵬般，越過圍墻，凌空打了個旋，再落在場中，赫然是畢鑄銘！

畢鑄銘一現身，葉養木和霍同池等人均是一驚，杞英男不認識他，喝道：「來者是誰？報上名來！」

畢鑄銘道：「某家素來坐不改名，行不改姓，乃畢鑄銘是也！」

杞英男打了個哈哈。「來得好，杞某正想殺你，爲民除害！」

畢鑄銘雙掌一分，便向杞英男攻去，杞英男喊了聲來得好，兩人便交上手，葉養木見畢鑄銘竟是來助自己，又感激又慚愧，道：「畢兄，這是小弟與他們之間的私人怨恨，你萬萬不得插手，以免受累！」

畢鑄銘道：「某已知道一二，他們認定你殺死古天聲，故來找你麻煩，但某家却認爲他該殺，葉兄不殺，畢某也會殺之！」

葉養木又驚又喜，却不知他爲何認爲古天聲該死，又不便當衆問，幸好雲祥飛紮好傷之後，替他問了。「畢鑄銘，你是強盜，自然認爲古寨主這種人該死了！」

「古天聲才是強盜，你們這些有眼無珠的人，可拿得出証據，証明畢某是強盜？」畢鑄銘雙手不停，又向杞英男：「你要殺某，憑什麼証據？就憑江湖傳聞？」

杞英男不由語塞，半晌才道：「江湖上人人都說你是强盜，難道人人均誣蔑你？」

「只要第一個是另有居心的，再加上大黽有眼無珠，只懂得瞎起哄的，一個大俠也會變成邪魔！」

杞英男一向以掌上功夫自許，料不到數十招下來，竟然佔不到一絲便宜，生恐半生英名喪於一旦，連忙盡展所能，雙掌注了七八成內力，每發一招，均帶起一片罡風，畢鑄銘果然有點吃不消。

雲祥飛殺進莊丁羣中，得意洋洋地道：「今日不但揭穿了葉養木的假面具，還可以剷除大盜畢鑄銘，眞是天假其便！」

畢鑄銘霍地抽出長劍來，極力反攻，扳成均勢，道：「江南地區，算你是某的眞正對手，但想殺某，回去再練幾年吧！」

杞英男出道以來，未逢敵手，聞言大怒，把內力提至九成，注在雙掌之上，盡力搶攻，兩人棋逢敵手，惡鬥百餘回合，仍未能分出勝負。

激鬥中，畢鑄銘突然一劍橫劈而出，這一劍招式如刀，凌厲凶狠無比，杞英男肉掌不敢攖其鋒，突然拔身而起，一縱三丈！

畢鑄銘如何肯放過他？抱劍飛起，劍尖遙指其小腹，這一劍威力更强，周圍一丈之內，都在其劍勢之內！眼看杞英男即將死在其劍下，誰知杞英男既然有鐵掌水上飛之外號，其輕功亦有過人之處，只見他左足尖在右脚面上一點，借力換氣，凌空橫越丈餘，畢鑄銘在其背後三寸刺空，劍氣劃裂其後衣，但杞英男却落足於大廳屋瓦上！

說時遲，那時快，畢鑄銘身子忽然如陀螺般轉動，亦飛上屋瓦，喝道：「勝負未分，因何欲逃！」

杞英男冷哼一聲，回身再戰，但畢鑄銘手上加上了一把劍，始終佔了便宜，把杞英男迫得不斷後退！

與此同時，游珊瑚亦中了蕭風一劍，右臂血流如注，無力地垂下，蕭風搶前一步，劍尖幾乎指到其喉管上，狠狠地道：「游珊瑚，今日放你一條命回去，要報仇便找我蕭風，敢再來棲鳳山莊放肆，必教你死無葬身之地！」

游珊瑚怒道：「算你狠，姑奶奶何須親上棲鳳山莊，只消幾天，管教你棲鳳山莊烟消灰滅！」

蕭風心頭一顫，忙道：「只要我九夫人將古天聲與你的計劃宣揚出去，料鄱陽湖其他五寨，洞庭湖六寨都不會放過你！」

游珊瑚扭頭便去，小青扶着傷，蹣跚地跟在背後，把秦嶺三義和杞英男丢下去。蕭風猛吸一口氣，向雲祥飛迫去，道：「你們都退下！」洗心劍忙令莊丁退下救死扶傷。

雲祥飛猛吸一口氣，道：「臭婆娘，你逃得了今天也逃不了明天的！」蕭風不吭一聲，揮劍便攻。本來雲祥飛的武功就稍遜蕭風半籌，如今受了傷，就更加不濟了。

蕭風不怪游珊瑚，但對多管閒事的秦嶺三義，却恨之入骨，是以招招狠毒，她自小被培養成爲殺手，所有的招式都是爲殺人而設計的，因此數招之後，雲祥飛又中了一劍！

雲祥飛大叫一聲，向後倒飛，蕭風喝道：「那裡跑！」抱劍急追。雷金和霍同池見狀大驚，同時後退，喝道：「快退！」

三人先後由莊門衝出去，葉養木哈哈大笑。「你們自稱俠義，却丢下杞英男一人在此，臉皮當眞比牆還厚！」

蕭風道：「大哥，今日絕不能讓他們離開，否則後患無窮！」

葉養木嘆了一口氣，道：「算了，人確是咱們殺的，又怎怪得了人家！」就在此刻，忽然一個丫頭匆匆走出來，在葉養木耳畔說了幾句話，葉養木臉色一變，一個風車大轉身，向內衝去，蕭風和洗心劍不知發生何事，忙隨後進內。

葉養木一口氣奔進兒子的房裡，只見床上躺着小虎，小龍則坐在床前低聲哭泣。葉養木伸手替小兒子把脈，隨即解開小虎的痲穴，問道：「小虎，你覺得怎樣？」

小虎搖搖頭，小龍泣道：「爹，剛才有個人由窗子跳進來，餵弟弟吃了一顆藥……弟弟便不能動彈了！」

葉養木問道：「小龍，你慢慢說，不用害怕，那人長得如何？」說着，洗心劍與蕭風亦已趕來。

小龍道：「他用布幪住臉，孩兒看不到他的臉……他穿一件綠色的寬袍，比爹矮，也比爹爹瘦！」

蕭風問道：「大哥什麼事？」

「若無料錯者，適才『神明』潛進來，餵小虎服了解藥！」

洗心劍噓了一口氣，道：「這倒是件好事！」話音剛落，但聞內堂傳來一聲巨響，洗心劍脫口道：「不好，好像是婆婆的佛堂出事了，快去看看！」

* * *

杞英男赤手空拳鬥不過畢鑄銘，不斷後退，終於退到屋簷邊緣，最後唯有向中院和內堂飛躍閃避，他一向以輕功自許，誰知身材高大，外形笨拙的畢鑄銘，輕功之佳大出其意料，當他退到內堂屋瓦上，又被畢鑄銘追及，只好回身再戰。

這時候，前院的打鬥聲不復聞，杞英男暗吃一驚，忖道：「莫非霍同池他們被殺了？」此念一起，登時興起溜掉之念，可是畢鑄銘鬥志旺盛，長劍開闔縱橫，銳不可擋，他心底越慌越是難以抵擋。忽然心頭一動，雙脚猛地一頓，蹬穿了屋瓦，身子直陷下去！

畢鑄銘料不到他有此一着，呆了一呆，向屋後躍下，誰知裡面忽然傳來一道老婦的驚呼聲，畢鑄銘大喝一聲，一掌震開後窗，穿窗而入！

一落地便見杞英男由左側的窗子直射出去，畢鑄銘見地上倒着一位老婦，略一猶豫，終於放棄追杞英男，將老嫗扶起。

「老夫人醒醒！」

那老嫗正是葉養木的母親羅氏，她只是被嚇暈而已，並無受傷，俄頃便悠悠醒來，睜眼一見畢鑄銘便尖叫起來：「你是誰？」

畢鑄銘忙道：「老夫人不用害怕，在下畢鑄銘，是葉莊主的朋友！」他扶起她坐在神枱旁的太師椅上，羅氏稍鬆一口氣，道：「老身無碍了！剛才那人是誰？」

誰知畢鑄銘目光觸及神枱上的三個靈牌，再也挪不開，羅氏說什麼，他根本沒聽進耳。

羅氏有點害怕，起身欲離開佛堂，誰知雙脚不聽使喚，抖個不停，就是挪不開步來。

畢鑄銘突然回頭問道：「老夫人，你與顏禮遠顏善人有何關係？」

羅氏臉色青白，顫聲道：「老身……與他毫無關係！」

「既無關係，爲何安放他的靈位？」畢鑄銘外貌粗豪，實則心思玲瓏，稍動腦筋

，已猜對幾分。「哦，原來顏善人是葉養木殺的，難怪難怪！」

羅氏似患口吃病。「不，不是……木兒……殺，殺的……你，你放過他吧！」

她越是否認，畢鑄銘心頭越踏實，就在此刻，外面傳來一陣急促的步履聲，葉養木首先奔了進來，喚道：「娘，你沒事吧！」目光一掠，輕咦一聲：「原來畢兄在此！」

他目光隨畢鑄銘的望去，見神枱上安放着顏禮遠、魯振東和方剛三個靈牌，心頭倏地一沉，又驚又愧，只恨不得有個地洞鑽下去！

畢鑄銘一回頭，目光凌厲如刀，厲聲道：「顏禮遠是你殺的？」

葉養木臉色一變再變，蕭風已道：「不，是我殺的！」畢鑄銘看也不看她一眼。

葉養木忙道：「是葉某殺的！大丈夫敢作敢為，既為你所知，我亦不想隱瞞！」一頓又道：「不過，我並無放出消息，說是你殺的！」

畢鑄銘道：「這個某家知道，若是你放出這種消息，當日在峨嵋山莊為何肯替某辯護？」

葉養木道：「畢兄，一人做事一人當，請莫為難家母！」

畢鑄銘立即掠身出去，一踏出門檻，速度便自行減慢，頭也不回地道：「咱們到外面說話去！」

葉養木吩咐洗心劍照顧娘親，忙出內庭，蕭風恐他有失，跟隨左右。

畢鑄銘負手於背，抬頭望天，緩緩地道：「顏善人有該殺之道？畢某很想知道你殺他的目的！」

葉養木只覺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良久才嘆息道：「小弟在下手殺顏善人之前，並無去調查他是真善還是偽善！噢，這事說來很長，實非三言兩語可以說清……總之小弟是被迫的！」

畢鑄銘回頭道：「某家時間充裕得很，你儘可慢慢說，何況某更不希望你是崔子漁第二！」崔子漁是個兩面三刀的人，表面俠義，實則豬狗不如，葉養木聞言打了個冷顫。

蕭風道：「畢……兄，請到書房再談如何？」

畢鑄銘道：「龍潭虎穴某家都去，帶路！」蕭風在前引路，葉養木行屍走肉般跟在背後，到了書房，蕭風先讓他們進去，然後將門關上。

畢鑄銘大剌剌地在中間的太師椅坐下，這剎那，蕭風忽覺他全沒有一絲大盜的樣子，相反，像個大無畏的判官，目光不由垂下，不敢望他。

畢鑄銘喝道：「快說！」

蕭風道：「此事其實不能怪大哥，只能怪我……」她遂將前因後果說了一遍，最後道：「賤妾已十分後悔，不過後悔却不能解決問題，所以代大哥去神陽寨，殺了古天聲！」

畢鑄銘冷冷地道：「瞧不出葉養木是個貪生怕死的人，畢某看走眼了！」

葉養木猛吸一口氣，道：「小弟絕非貪生怕死之輩，奈何一死不能挽回家母、內子和犬子之生命，唯有聽命於人！」

畢鑄銘冷哼一聲，「你娘和妻小的生命固然寶貴，但別的生命便不值錢？」

葉養木後背汗出如漿，吶吶地說不出話來，半晌方澀聲問道：「畢兄是個大丈夫，請你替小弟作一明智的抉擇！」

畢鑄銘道：「關鍵只是『神明』一人，想辦法捉住他，迫他交出解藥，才是良策！」

蕭風道：「問題是他有如神龍見首不見尾，那裡找他？何況咱們根本不知道其身份！」

畢鑄銘怒道：「都是你這婆娘幹的好事，你給某閉上嘴！」可是稍頓却又道：「你在他手下辦了幾年事，難道抓不到一絲蛛絲馬跡？」

「他每次都以不同的身份出現，有時穿錦衣，有時穿鶉衣，還幪着面，誰會知道！」

畢鑄銘又問：「你們放走了秦嶺三義，可知後果？」

葉養木道：「當然知道，但總不能連他們也殺了！」

蕭風問道：「畢兄怎會來敝莊？」

「某查到古天聲暗中刦走雙魚寨的一筆銀子，所以跑去調查一下，因找不到古天聲，所以放了一把火！」

蕭風失聲道：「原來神陽寨旱寨起火是你的傑作！」

葉養木則問道：「畢兄，古天聲刦雙魚寨的銀，大不了黑吃黑而已，你為何肯替他們出頭？」

「內子有個堂弟在雙魚寨當香主，畢某已有許多年未見過他，所行這次順道去探望，見面之後才知道雙魚寨那一筆銀是要捐給淮河災民的，因消息洩漏，被古天聲於半途刦走，也因此才去神陽寨追討賬欵！因聞古天聲已死，故此來貴莊拜訪你！」

葉養木訝然道：「雙魚寨居然會捐錢給淮河的災民，豈不奇怪？」

「雙魚寨的兩位寨主楊琦、楊琨乃合肥人氏，把搜刮來的民脂捐給鄉梓，並不奇怪。問題是古天聲既知那筆欵的用途，却派人搶刦，其心可誅！」

葉養木仍有疑問：「畢兄所說可經証實？」

「神陽寨下手時，故意扮成山賊，又都幪上面，不過其中一個姓卜的香主和劉大江的身形口音被雙魚寨認了出來，又查到上個月有兩輛馬車駄着重物到神陽寨。那兩車貨用油布包得密不透風，所以雙魚寨懷疑是神陽寨幹的，畢某是次去神陽寨也是為了調查此事！」

蕭風道：「古天聲雖死，但必有其他人知道！」

「可惜畢某連續問了幾個人，都迫不出口供，也許這件事做得秘密，只有古天聲的親信才知道。畢某來找葉兄，也有一半想問你有關神陽寨的事！」

葉養木猛吸一口氣，道：「果真如此，古天聲死得並不寃！」一頓又道：「畢兄且在此住一天，明日小弟陪你去神陽寨調查！」

畢鑄銘點點頭，忽又問道：「顏善人是某殺死的，此消息可是『神明』放出的？」

葉養木嘆息道：「除了他之外，還有誰？」

畢鑄銘道：「這個人，畢某非會會他不可！葉兄，依畢某之見，你還是儘速安排家人撤退爲上！」

「多謝畢兄關懷！」

＊　＊　＊

葉養木果然立即安頓家小，棲鳳山莊有個龐大的地下室，當下着人打掃，並連忙下山急購糧食屯積。

洗心劍傷勢頗重，葉養木內心過意不去，親自替她上藥包紮，垂淚道：「八妹，愚兄對不起你！」

「這又不是你的錯，大哥有何對小妹不起？」

「若愚兄不是討了蕭風那妖婦，又怎會累得你們陪我受罪！」

洗心劍抿嘴笑道：「也許你再多討一房妻子，噩運便會過去！小妹一早已抱嫁鷄隨鷄，嫁狗隨狗的宗旨，你用不着對我內疚！」

葉養木抓起她的右手，輕輕拍了一下，道：「這時候，你還忍心諷刺愚兄！以後愚兄一見到女人，立即遠遠避開！」

「那敢情好，只求你別避開咱們九姐妹！」

葉養木見她說得疼人，忍不住在她額上吻了一記，道：「你早點歇息，愚兄明天便隨畢鑄銘下山！」他離開洗心劍的房門，便見斜對面的房門打開，蕭風正在門口探頭，便走了過去。

蕭風問道：「大哥，你明早隨畢鑄銘下山？」

葉養木對她今日的表現，頗覺滿意，但棲鳳山莊的噩運，全由她而起，是以心中始終有疙瘩，只淡淡地唔了一聲，道：「我下山之後，家裡一切你要多担待，若有敵人，由你對付！」言畢轉身欲行。

蕭風低聲道：「大哥，小妹跟你下山可好？」

「不！」葉養木轉頭道：「你記着，若果『神明』再來，想辦法揭發其身份，和取得解藥。」

蕭風抓住葉養木的袖管，道：「大哥，你速去速回，你放過秦嶺三義，小妹估計他們很快便會再來……小妹孤掌難鳴，恐怕難以負起保護之責！」

葉養木抬頭望一望家內的一切，心底突然升起一個不祥的預感，彷彿這一切就快消失。

＊　＊　＊

又是深夜，湖風淸勁，吹得岸上的野草，前俯後仰。畢鑄銘和葉養木却在這個時候來到神陽寨旱寨。

幾日前的紅彩綢，今日已換上白布帶，寨門外掛着兩盞白紙燈籠，連巡夜的寨兵也是無精打采。

畢鑄銘和葉養木不費多大的工夫便飛進圍牆內，寨內掛着許多氣死風燈，許多地方留下被火燒毁過的痕跡，聚義堂內透出燭光，偷眼一望，裡面已設了座靈堂，但廳內的人並不多。

葉養木低聲道：「畢兄，咱們到後寨去！」

畢鑄銘道：「若能找到劉大江，一切疑問自解！」就在此刻，忽見有隊人巡邏過來，兩人連忙匿在暗處。

那隊人來到大廳外，爲首那人高聲道：「劉副幫主有令，大家不可鬆懈，提防仇家混進來搗亂！」

廳內有人應道：「知道了周香主！」

周香主帶人繼續巡視，忽然住步道：「你們繼續巡邏，本座去解個手！」他交代了之後，由原路回去，畢鑄銘和葉養木大喜，連忙尾隨其後。

周香主去了一陣，忽有所覺，住步回頭，正想喝問，但葉養木劍快，已指着其喉頭，沉聲道：「乖乖別嚷，否則送你上西天！」

周香主臉色大變，又見周圍沒有同伴，只好道：「你們……有何貴幹？」

畢鑄銘道：「帶咱們去見劉大江，你若敢說一個不字，或者半途使詐，教你死無葬身之地！」周香主欲言又止，終於引他們向內寨走去，一路避開巡邏隊員的耳目，來到一幢獨立小院前。畢鑄銘問道：「劉大江住在裡面？游珊瑚呢？」

「游夫人在水寨那邊……劉副寨主……他，他晚飯後便悄悄離開了！」

葉養木手腕向前輕輕一送，割破其頸上皮膚，怒道：「剛才你爲何不說？」

周香主結結巴巴地道：「因爲副寨主交代過……不許洩漏……否則以寨規處置在下！」

畢鑄銘冷哼一聲：「那麼卜香主呢？」

「卜香主與副寨主一齊走的！」

葉養木急接問：「可知他們去何處？」

周香主道：「副寨主說得到消息，知道殺死古寨主的眞凶，帶卜香主悄悄去調查！」

「混帳！若是如此，又何須如此神秘？」

「副寨主認爲敝寨已有內奸，所以……」

畢鑄銘粗中有細，道：「不管如何，你先帶咱們進去看看！」周香主推開門引他倆進去。畢鑄銘立即取出火摺子來點燃舉起照着，果然不見有人。

葉養木迫周香主坐在牆角，畢鑄銘再問：「上月古天聲可是令你們去桐城附近埋伏，搶刦雙魚寨的兩車銀子？」

周香主毫不思索地道：「並無此事！」

「今月初，是不是有兩車東西運來這裡？那兩車東西是用綠色的油布包住的！裡面是什麼東西？」

周香主道：「是銀子，但據副寨主說那是巢湖的安慶寨送給古寨主的賀禮！」

「安慶寨與古天聲有何交情，送這麼大的禮？」

「安慶寨借助敝寨之力，剷除了盤據在巢湖的另一座水寨！」

葉養木冷笑道：「你被古天聲騙了，那兩車銀子是搶自雙魚寨的！後來那兩車銀子存放在何處？」

「在下不知，但照所知必然是個秘密的地方！」

葉養木怒道：「廢話！這句話說了等如沒說！」一頓又道：「他倆什麼時候回來？」

周香主道：「副幫主沒有交代過，相信三五天便會回來。」他說話時，畢鑄銘在屋內搜索，拉開一隻木槓的蓋子，裡面

還有幾口小箱，畢鑄銘忙將箱子打開，誰知裡面空空如也！

這口樟木櫝，以及裡面的紅木箱子甚是名貴，不問便知，裡面所放的也必是貴重之物！如今不剩一物，說明劉大江是挾欵溜了。也許還帶走神陽寨的一部分財產！

畢鑄銘回身一指封了周香主的痲穴，將他捆起來，惡狠狠地道：「你大概還不知某是畢鑄銘！劉大江明明已挾欵溜掉，你居然還敢騙某！」

周香主大驚，急道：「畢大……大俠，在下不知道……在下不敢騙你，但你又怎知副寨主溜了？」

畢鑄銘將他拉到櫝邊，道：「你看清楚吧！」周香主臉色大變，連聲表示不知情。畢鑄銘見他不類做作，臉色稍霽。又問了許多有關神陽寨的事。可惜周香主只知道古天聲有意逐鹿兩湖總瓢把子的寶座，其他重要事項，都不甚了了，看來他並非古天聲之親信。

葉養木向畢鑄銘打了個眼色，畢鑄銘一指戳在周香主的暈穴上，吹息火摺子，道：「咱們還搜不搜查？也許這寨裡還有銀子，搜之以賑淮河災民，此叫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葉養木心頭一動，脫口道：「原來畢兄一向刦富濟貧，不知者反以爲畢兄是强盜！」

畢鑄銘微微一笑：「葉兄莫將某看得太高，畢某刦人濟人亦濟自己！若只刦富，還未必會得到大盜之名，只因某最恨那種兩面三刀的人，一讓我查到，可不管他有錢無錢，必要搜刮盡空！」

葉養木聞言，不敢面對他，垂下首去，畢鑄銘伸手在他肩上輕拍兩下。「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葉養木咬咬牙，道：「好，咱們今夜便在這裡攪個天翻地覆！」畢鑄銘又拍醒周香主，着他帶路去賬房。

賬房外有一隊人守衞。葉養木大喝一聲：「你們聽着，古天聲上月下旬劫了兩車賑災銀子，咱們今夜是代淮河災民來索取的，識相的便讓開，也算積了一點陰德！」

周香主唯求能活命，也道：「兒郎們，副寨主和卜香主已挾私逃了，還不知他有沒有把大家的血汗錢也取了，大家不必爲神陽寨賣命！」

此言一出，衆皆嘩然，畢鑄銘提着周香主，畢直走去，那些嘍囉們，居然讓開，畢鑄銘一脚將門踢開，賬房內沒有人，畢鑄銘提着周香主進內，葉養木則仗劍站在門口戒備。

那些嘍囉站在一邊低聲商量，似乎都有離意，却拿不定主意，俄頃，畢鑄銘出來，道：「賬房內只有幾百兩銀子和一張五百兩的銀票，看來都讓劉大江帶走了！」

嘍囉們一聽都破口大罵起來，有人道：「咱們快通知水寨那邊的人，莫弄得散夥時，連一文錢也分不到。」

畢鑄銘抛下幾錠銀子，道：「這些你們拿去分了，作盤川，都回家去吧！」他回頭向葉養木打了個眼色，兩人抛下周香主，趁着夜色，離開神陽寨。

葉養木問道：「畢兄，你這就去淮河？」

畢鑄銘道：「不，幾百兩銀子，濟得什麼事，某想到水寨裡撈一票，只是我不曉水性，葉兄可否找舟子帶某去麼？」

葉養木道：「內子有個表哥既是舟子，又有氣力，那天也是他操舟帶小弟脫離險境的！可惜小弟不知他家居何處，如果畢兄不畏痲煩的，何妨再到寒舍一趟？」

一人受害　禍及宗門

畢鑄銘隨葉養木回棲鳳山莊，黃昏前，已到山下，葉養木抬頭一望，但見山腰有股濃烟冒起，他大叫一聲，放足急奔。畢鑄銘輕功雖好，奈何提着幾百兩銀子，因此落後頗遠。

葉養木一口氣跑到家門外，棲鳳山莊已變成一堆瓦礫，火雖已滅了但仍不斷在冒烟。他似被人在心底上刺了一劍，險些一頭栽倒，半晌才發出一道凄厲的叫聲，向內衝去！

當他走近瓦礫旁，足下的布履已冒起白烟，葉養木彷似不覺，邊跑邊嚷：「娘，娘！少芳！」

畢鑄銘剛趕到，暴喝一聲：「葉養木，快停步！」他把銀子抛在地上，向葉養木急射而去。「葉養木，你傷了雙脚還能替你娘報仇麼？」

這句話如晴天起了個霹靂，葉養木瞿然一醒，連忙向外掠去，畢鑄銘這才鬆了一口氣，追前緊緊握住其雙臂。「不發生的事，已經發生，急也解決不了問題！一定要冷靜！」

葉養木聲音似哭，叫道：「我一家大小都在地下室，他們一定……」

「不一定！」畢鑄銘大喝一聲。「也許他們事前已離開，這火是他們放的！」

「火一定不是他們放的！是那一個天殺幹的？」葉養木咬牙切齒地道：「讓我查出，一定要他十倍償還！」

畢鑄銘微微一笑，道：「咱們先到四周看看，也許能找到蛛絲馬跡！」葉養木也逐漸冷靜下來，兩人在火場四周巡查了幾匝，可惜不見有什麼明顯的線索！

葉養木喃喃地道：「我娘我妻和我兒子，一定還在下面！」他忽然再向內堂那邊射去，畢鑄銘一把將他撈住，隨手摑了他一巴掌。

「你現在就這樣進去，等於送死！咱們先下山買些挖掘的器具，然後再來！」他不等葉養木回話，便强行拉他下山。

棲鳳山莊在廬山一帶聲名甚响，又因葉養木夫婦待人和藹，沒富貴人家架子，加上田租又低，因此山下農夫對他們一家都頗有好感，一見到葉養木便紛紛告訴他起火之情況。

原來火是在午前起的，當山下的農夫發現後，上山觀察時，火勢已不可收拾。欲救無從。葉養木急問：「當時你們不曾見到什麼人？」

「沒有，一個人也不見！」農夫們異口同聲地道：「也不見夫人和老夫人！」

葉養木道：「請大家上山助我一起挖掘，今年的田租全免了！」衆皆大喜，當下取了食水乾糧、風燈鋤頭，一齊跟葉養

木上山。

葉養木要他們先掘內堂。農夫們有的先用水淋在瓦礫上和地上，有的已赤着膊開始挖掘。人人賣力，葉養木忍不住奪了把鋤頭，親自挖掘，有的農夫又忙着將挖開的瓦礫搬開，如此忙了半個時辰，才見到地面！

葉養木辨認了一下，又要農夫向左挖，過了一陣，找到一塊大青石板，葉養木才道：「把這塊大石挖開！」

農夫們立即將石板撬了起來，露出一個黑黝黝的洞口來，葉養木跳下去，觸鼻一陣焦味，他魂魄齊飛，大聲叫嚷：「娘，少芳！」

畢鑄銘恐他悲傷過度，做出傻事，連忙跟在其後跑落地下室。只見地道上躺着許多屍體，都是窒息而死的，身子被熱力烤乾，發出陣陣異味。瞧那些屍體的衣衫，都是棲鳳山莊的僕人和丫環。

葉養木似瘋了一般，一直向內跑，畢鑄銘舉着火摺子在後，不斷勸他冷靜，忽然葉養木停下步來，似一具石像。畢鑄銘慢慢走前，原來是在一間類似廳堂的石室，地上的屍體，衣衫十分華麗，其中一個是老婦人，畢鑄銘有點明白。

驀地葉養木大叫一聲：「娘！」叫聲在地下室裡迴响，畢鑄銘被他出其不意地一叫，吃了一驚，定一定神才自他身旁走過，進入另一間石室，裡面又有幾具女屍，他嘆了一口氣，搖頭退了出來，忽然他心頭一動，脫口道：「葉兄，你快點算一下，好像少了幾個人！」

葉養木强吸一口氣，仔細點算了一下，忽然道：「不錯，少了四個，蕭風，洗心劍和兩個犬子！他們怎會不見？」

畢鑄銘道：「也許起火之前，他們四個已經離開了！」

葉養木搖頭道：「不可能，如果他們要逃，絕不會不帶我娘離開的！」忽然腦海中閃過一個念頭，吃驚地道：「莫非是蕭風那妖婦幹的好事？」

畢鑄銘拉着他的手，道：「咱們先上去，叫農夫們協助，在周圍搜索一下！」葉養木心中仍存着一線希望，當下與他走上地面，吩咐農夫們停手，要他們每三個人一組，分開搜索，「若有發現，立即回報，每人賞一錠銀子！」

那些農夫分散去搜索後，葉養木如熱鍋上的螞蟻，坐立不安，幾番忍不住也要去搜索，都讓畢鑄銘勸止。過了半炷香工夫，突見一個年輕的農夫自山上跑下來，葉養木焦急地迎上去，問道：「找到人了？」

那農夫喘着氣道：「找到九夫人了，她躺在林裡，旁邊還有一個乞丐，好像也死了！」

葉養木未等他說畢，已抓住其手臂，拉着他向莊後山坡跑去。「快帶路！」

莊後樹木頗多，距離五十丈左右，還有一座小樹林，農夫道：「在裡面！」

葉養木放了他，一頭鑽進樹林，另兩個農夫提着風燈站在一棵大樹之前，葉養木跑了過去，只見樹前倚坐一個滿身血汚的乞丐，正是丐幫副幫主盧九！盧九旁邊躺着一具女屍，則是蕭風！

盧九臉色青白，雙頰和頸上都有血跡，見到葉養木喘着氣道：「葉少俠……你來遲半天了！」

葉養木忙問：「副幫主，這是怎麼一回事？」

盧九斷斷續續地道：「有一批蒙面人……圍攻九夫人……老叫化來探你……聽見打鬬聲，循聲尋來，那時候，九夫人已受傷倒地……老叫化寡不敵衆，最後也被打倒……幾乎去見閻羅王！」

一個農夫道：「咱們來時，他還昏迷未醒，是俺推醒他的！」

葉養木問道：「你只見到蕭風，還有洗心劍和兩個犬子去了那裡？」

盧九搖搖頭，道：「老叫化不知誰是洗心劍，來時只見到她！」說着指指蕭風的屍體。

葉養木連忙走過去檢視蕭風的屍體，只見她胸前的衣服破裂，似是中掌而亡。葉養木猛吸一口氣，問道：「副幫主可認得出那些蒙面人的身份？」說着畢鑄銘也趕到了。

盧九想了一下才道：「其中一個身材高瘦如竹的，似是『斑竹居士』，那個女的又像是游珊湖！」

葉養木咬牙道：「葉某窮有生之年，也要將他們挖出來！副幫主再想想還有誰！」

「老叫化認得霍同池……相信秦嶺三義的另外兩個，亦在內……另一個好像是杞英男……」

畢鑄銘突然插腔問道：「那些蒙面人到底有多少個人？」

盧九道：「他們分成兩撥，所以到底有多少個，老叫化也說不準。」

畢鑄銘道：「有一個人你應該猜得出的！」

盧九臉色一變，問道：「誰？」

畢鑄銘目光落在他右胸上，道：「你剛才所說的人，不是使掌，便是使刀，但你身上的傷却是長劍造成的！」

盧九「啊」地叫了一聲：「對，那人劍法十分凌厲，而且詭異，老叫化……從未見過，所以……猜不出！」他說畢又喘息起來。

葉養木忙道：「副幫主你不要說話了，待在下揹你下山，找個地方療傷！」

盧九苦笑道：「不敢勞煩你，你自己的事也未辦哩……何況老叫化這副老骨頭還挺得住……」說着掙扎着要站起來，葉養木連忙命那兩個農夫扶他下山療傷。

畢鑄銘一直望着盧九的背影，葉養木則蹲在地上檢視蕭風身上的傷勢。他回頭問道：「畢兄，你的火摺子！」畢鑄銘亮起火摺子走過去，將火摺子交給葉養木，便拉着另一個農夫走出樹林。

葉養木解開蕭風的上衣，只見她胸腹有兩個青黑色的掌印，除此之外，並無其他傷痕，由此可知，蕭風是死在掌下的！

葉養木忖道：「瞧這兩掌似是『蜈蚣毒掌』的特徵，莫非九妹是死在『斑竹居士』掌下的！豈有此理，我與他素無瓜葛，他爲何來此行凶？」

葉養木發了一頓脾氣，掩上蕭風的衣衫，走出樹林，只見畢鑄銘正與一個女人說話，定睛一望，却是洗心劍，他又驚又喜，叫道：「八妹，你去了何處？小龍和

小虎呢？」

洗心劍一見到葉養木，眼圈便紅了，投入他懷中飲泣。葉養木想起一家數十人，如今只剩洗心劍，一時悲從中來，眼淚淌下，哽咽地道：「別哭別哭，快把經過告訴愚兄，以便報此大仇！」

洗心劍道：「大哥和畢大俠下山之後，咱們便躲進地下室，今早，九妹揭開石板上來巡視，誰知她上去了許久仍不見回來，孩子不慣窩在地窖整天吵鬧，婆婆便着小妹帶兩個孩子也上去走走。

「小妹在莊內走了幾遍，都找不到九妹她的踪跡，而孩子們又不願回地下室，小妹心想山下的農夫，有好幾戶對咱們都不錯，所以帶小龍和小虎下山，安頓好之後，便準備回莊，誰知這時候莊內却起火了！

「小妹連忙跑上來，只見一條黑影由莊內向外掠去，小妹急追，可惜那人輕功十分高明，而我又受了傷，是故很快便失去了其踪跡！

「當小妹回來時，山莊火勢已不可收拾，而且山下的農夫也都趕上來了，他們要救火，小妹惦掛小龍和小虎，也沒跟他們打招呼便下山去了，後來我便一直呆在何老伯家，默默等你回來，不敢告訴孩子！」

葉養木問道：「如今小龍和小虎呢？」

「還寄放在何老伯家！」

葉養木鬆了一口氣，低聲道：「她們都死了，如今只剩下你一個！」

洗心劍又哭了，葉養木忙道：「九妹的屍體在林內，她們都在地下室裡！」

畢鑄銘插腔道：「葉兄，某看你還是先辦喪事吧，若用得着畢某的，但請開腔。」

* * *

葉養木在農夫的幫忙下，當夜就將數十具屍體搬到山下的無霧村。葉養木首先去看小龍和小虎，見他倆在床上熟睡，才放下心頭大石。

屍體停放在無霧村的祠堂內，堆得滿滿的。葉養木和洗心劍坐在屍體堆旁邊，像石像一般，枱上的白蠟燭光，在風中搖晃，祠堂內顯得恐怖凄涼，但兩人都沒有一點的感覺。

「嗡嗡」幾隻蒼蠅飛了進來，停落在蕭風的嘴角上，貪婪地黏着已乾了的血跡，葉養木揚手趕開蒼蠅，目光一及，方發覺蕭風的左掌捏得緊緊的，葉養木心頭一動，伸手去掰之，誰知骨頭已硬，拉之不開。葉養木猛吸一口氣，雙臂注滿內力，盡力拉之，手指終於被拉開，但聞「啪」地一聲的，自其掌中跌下一隻小巧精緻的瓷瓶來，形作胡蘆，色作泥黃，甚是可愛。

洗心劍連忙將之拾起，拔出木塞，湊首嗅之，一股濃烈的藥味直衝腦門，她失聲道：「裡面有藥！」

葉養木甚覺奇怪，忙接過來，將裡面的藥丸傾出來，共有七顆，比龍眼核還小，晶瑩碧綠似翡翠。葉養木又驚又喜地道：「這是解藥，九妹是見到『神明』所以才追趕他，她爲了取解藥，故而才被『神明』殺死的！」

洗心劍跺足地道：「可惜小妹不知她在莊後的樹林內，否則九妹不但不會死，咱們還有機會殺死他！」

葉養木忽然垂下淚來，道：「原來她一直在後悔中，我還在懷疑她！」

洗心劍忙道：「大哥，不用難過，不管如何，咱們都要殺死斑竹居士，爲九妹報仇！」

葉養木直至此時方醒起，連忙將解藥交給她，道：「快服下，可惜，如今用不了這許多！」

洗心劍吞下一枚，道：「待小妹先去餵小龍！」

她剛長身，又道：「八妹，你得保重，以後小龍和小虎便交由你照顧了！」

洗心劍吃驚地道：「大哥，你要獨自去報仇？」

葉養木悲聲道：「難道我還敢回師門討救兵麼？你們身上的毒已解，愚兄已再無顧忌！」

* * *

葉養木草草辦了喪事，在樹林中與畢鑄銘商量：「畢兄，你準備去那裡？」

畢鑄銘道：「淮河災民的的賑款，某家是誓死都要向神陽寨要回來的！你呢，你準備先找誰下手？」

「斑竹居士！這一切都可能是他造成的！他便是『神明』！」

忽然林外有人道：「葉少俠，一切均需謹慎，也許不是他也未定！」只見盧九走進樹林。「少俠，老叫化的傷已癒了八九，特來向你告辭！」

葉養木道：「副幫主爲救賤內，受了重傷，在下感激不盡！」

盧九哈哈笑道：「你這樣說可就是將老叫化當作外人了！」他抱拳，忽又對畢鑄銘道：「畢兄，老叫化後悔當日錯怪了你，請你原諒我老糊塗！」

畢鑄銘淡淡地道：「畢某早已習慣了，天下間不知我者不知幾人，也不在乎多你一個！」

盧九又打了個哈哈。「如此咱們別過，有緣再見！」言畢吭着俚歌去了。

葉養木怕畢鑄銘不快，忙道：「盧副幫主爲人十分熱心，畢兄……」

畢鑄銘忙止住他，道：「某家眞的沒將此事放在心上，你不必多言！」

林外忽然傳來一個冷漠的聲音：「不錯，這才像是條漢子！」

葉養木聞言一怔，畢鑄銘喝道：「滾出來！閣下自己若還是漢子的，便自己現身！」

林外走進一位青袍客，雙眼泛白，似是瞎子，但林內樹木雖密，他行雲流水般走過去，竟無阻滯，就像在自己家裡面般！

葉養木驚喜地道：「二師兄，你怎會來此？」原來此人正是峨嵋俗家弟子，排行第二的龔叔松！

龔叔松抱拳道：「畢兄，咱們師兄弟有點話要說，請你方便一下！」

畢鑄銘抱拳道：「葉兄，某亦要走了，異日有機再會！」

葉養木忙道：「畢兄，咱們……以後在何處相會？」

畢鑄銘住步，誰知龔叔松却道：「有緣自能相見，何須强求！」

畢鑄銘哈哈一笑，大步出林。

葉養木乾咳一聲，道：「二師兄，你怎會來此？」

「愚兄是來找你的！」龔叔松聲音突然轉厲：「十三弟，你若還當我是你師兄，便得老實答覆愚兄幾個問題！愚兄是次是專誠來找你的！」

葉養木心頭忐忑地道：「小弟一向尊敬二師兄，二師兄有話但問！」

龔叔松趕緊再加上一句：「你知無不言？」

葉養木只好硬着頭皮道：「小弟知無不答！」

龔叔松第一個問題便叫葉養木為難：「你在峨嵋山莊神魂不附，尤其在畢鑄銘出現之後，顏禮遠之死是否與你有關？」

葉養木猛吸一口氣，澀聲道：「他是小弟殺的！」

龔叔松聲音更厲：「為什麼？為了女人？」

葉養木再吸一口氣，只好將一切告訴龔叔松，這一說，幾乎花了半個時辰，才將來龍去脈說清楚。龔叔松臉色依然十分嚴厲。「你可知錯？」

「小弟已知錯。」葉養木垂下頭，不敢仰視。

龔叔松臉色稍霽，嘆了一口氣，道：「師弟為何不回師門跟咱們商量？」

「小弟的家事不敢麻煩師兄們，而且也容易玷污師門！」

「胡說，你正是害怕家人毒發身亡，幾時會担心師門聲譽？而且咱們也不會助你殺顏善人！」

「所以小弟才想憑一己之力解決，」葉養木道：「二師兄，小弟如今已沒了主意，您一向沉實冷靜，請你指點迷津！」

龔叔松閉目想了一下，問道：「你的夫人身上有兩個青黑色的印掌？嗯，斑竹居士之蜈蚣毒掌中人之後，雖然會呈青黑色，但江湖上還有許多毒掌，都有此特徵，難怪盧九認為該再調查証實！」

葉養木問道：「聽說斑竹居士一向隱居於九疑山，不問世事已久……這件事實在令人費解，因為小弟與他毫無瓜葛，他又何須下此毒手？」

「那也未必，因為假如他是那個『神明』，便不須再作推測了！他隱居正是掩人耳目和暗中訓練殺手，他身份被蕭風揭穿，所以痛下殺手滅口！」龔叔松皺眉道：「只是盧九說的那個使長劍的人，却不知是誰！」

葉養木咬牙道：「不管那人是誰，小弟第一個先去找斑竹居士！二師兄您……」

龔叔松抬頭望着漆黑的夜空，喃喃地道：「愚兄出來已久，也該回去了！」

＊　＊　＊

葉養木安頓了洗心劍和兩個兒子之後，易容上道，這次他不但佩劍，而且身上藏了許多暗器。

幾個月之前，他還覺得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從不知愁恨滋味，如今則一一嘗遍。他不知道自己做過什麼孽，也再不理會自己的一切，如今心中只剩下一個念頭，報仇！

這一切都是「神明」所賜的，他一定要殺死他方能瞑目！

假如「神明」就是斑竹居士，那還好辦，最低限度還有個目標，如今只好去九疑山求証，是以葉養木下山之後，便繞路西行。

過了九疑山，地勢平坦，葉養木折入一小鎮，準備購馬代步，誰知那座小鎮居然不見一匹馬，葉養木沒奈何只好在那裡過夜，晚飯也在客棧附近的飯館。

這時候正是食客最多之時，幾乎座無虛設，葉養木等了好一陣，才有個位子，同桌三人全是彪形大漢，一望即知全是練家子，那三人似是一伙的，邊吃邊談。左方那個顎下有顆黑痣的漢子道：「麥浩章設宴答謝五虎鏢局和宴請四方豪傑，咱們去不去？」

麥浩章在方圓三百里內，威名甚盛，不但武功高、家財厚，而且樂善好施，葉養木亦曾見過一面，因此凝神而聽。

對面那個臉龐瘦削的道：「咱們與他沒有交情，貿貿然去湊熱鬧，怕被人恥笑說咱們去打秋風！」

右首那個道：「麥孟嘗一向有求必應，大哥不用担憂，反正三天時間趕得及！」三人說至此呼小二會賬，葉養木匆匆填飽肚子，也回房休息。

凡有盛會的地方，幾乎都有秦嶺三義，是以葉養木改變主意，先去通城麥家，殺秦嶺三義！是故葉養木一早便出店趕路。

由小鎮至通城不過二百餘里路，葉養木在次日傍晚便到通城，通城只是座縣城，規模甚小，不過却因為麥浩章而大大揚名，城內的客棧頗多，還有許多兵器店、成衣店。葉養木先到成衣店買了套衣服，然後投店。

吃過晚飯，葉養木便換了夜行人的衣衫，到麥家附近勘察地形。麥家佔地甚大，葉養木估計秦嶺三義若來，必然住在裡面，而自己在此刻上門，又必會引人注意，因此冒險越後牆進內。

這時候，麥家剛吃了飯，麥浩章還和賓客在大廳裡聊天，未有人睡覺，因此防備甚鬆，葉養木幾乎不費工夫便來至中院，一望那裡的房舍，便估計是丫環住所和客房，是故葉養木跳上屋頂，伏在一根飛簷上向下偷窺。

以前他絕無此耐性，但今日不同，秦嶺三義武功不弱，又向在一起，何況在麥家府內，不能不沉住氣等候良機。

時間逐漸流逝，遠處傳來三更之梆子聲，此刻方聞一陣人聲傳來，原來麥浩章親自送提早到訪的嘉賓回客房休息，葉養木不敢大意，連忙縮回頭去。

麥浩章回內堂，客房的門亦紛紛關上，秦嶺三義果然已到，三個人住在一起，就在葉養木對面。客房內的燈光都已熄滅，周圍一片寂靜，而葉養木却還一籌莫展！

再過頓飯工夫，葉養木正想離開，忽見對面的房門打開，雷金自內房出來，步履稍晃，向角落走去，葉養木大喜，估計他是酒喝得太多去解手，當下連忙跳落地，悄悄跟在背後。

中院靠圍墻旁設了幾個尿缸，周圍以竹蓆圍起，葉養木耳畔聽得水聲，輕輕將劍抽出來，慢慢走過去，水聲已過，葉養

木倏地一劍刺出。

這一劍又勁又疾，刺破竹蓆，直達霍金的後腰，劍尖由後進，由前出，而且迅速縮後。

葉養木將劍抽回來，竹蓆上傳來「沙」的一响水聲，接着霍金才發出一聲慘呼，緊接着又是「蓬」的一聲响，料他摔在尿缸上！

葉養木雙眼都是火，按理說，這時候他應該立即逃跑，但他不單止不逃跑，反而向內跑去，直到聽到人聲，才拔身飛上屋頂伏下，殺一個霍金，他實難以滿足，他要將秦嶺三義全部解決！

首先奔來的果然是霍同池和雲祥飛，那是因爲他們知道霍金去解手，而其他人則不知道，且已有不少人睡着了，反應自然較慢。

葉養木待他們走進竹蓆內時，又跳落地面，再彈跳越過圍墻，只聽霍同池道：「有衣袂聲，也許凶手還未走，快追！」

兩人抱着霍金的屍體出來，將之放落地上，便越墻追去。葉養木早已匿在附近民居的屋脊後監視，未幾，霍同池和雲祥飛到街上便已分開搜索。

葉養木待霍同池走後，便暗中跟踪雲祥飛，這時候，麥浩章和其他賓客亦已趕至廳外，葉養木藝高胆大，決定下手！他繞路前進，截在雲祥飛之前，仍匿在屋頂上，待雲祥飛走近，驟然將暗器迎頭洒下！

雲祥飛無時無刻都在戒備中，聞得暗器破空之聲，立即揮舞着兵器跳開。葉養木再洒下幾把飛刀，長身躍下，雲祥飛剛將飛刀磕開，身前已多了一個蒙面人，既驚且喜，連忙發出嘯聲。

葉養木揮劍急刺，雲祥飛邊揮刀擋格，邊喝問：「你是誰？」

葉養木連刺七劍，把對方迫退三步，趁對方單刀被劍引開時，左手一抬，「嗤嗤」聲响，幾根鋼針，已自噴筒中飛出，射進雲祥飛的胸腹！

這一記十分凶狠，平時葉養木必不肯用，但今夜志切報仇，只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雲祥飛做夢也想不到葉養木左手還握着一管噴筒，當鋼針都射進其胸膛時，他腦袋突然清醒，退了一步，澀聲道：「你，你是葉養木？」

可惜他清醒得太慢，葉養木手腕一抬，劍尖已刺進其喉嚨！血花四濺中，遠處已傳來霍同池的叫聲：「三弟，你在那裡？」

葉養木拔劍急退，他不敢回客棧，直奔出城，找了片樹林過了一夜！

這一夜，時間過得特別快，秦嶺三義三去其二，剩下一個霍同池，即使面對面而戰，葉養木也有必勝之把握！

天已大亮，路上行人漸多，葉養木這才脫下夜行衣，挖了個土坑，將之埋了，然後施施然進城，到另一家成衣店買兩套衣服，再到另一家客棧投宿。

今日城內的情況與昨日有很大之不同，到那裡，都見人們在竊竊私語，葉養木投店時，故裝不知問掌櫃。「掌櫃，借問一句，貴城的人好像很喜歡低聲細語，街上行人也少，與幾年前大不相同，是何原故？」

掌櫃低聲道：「客官有所不知，昨夜本城的麥孟嘗的兩位客人被人殺死，所以今日大家都議論這件事！」

葉養木故作大驚，道：「是誰這般大胆，連麥孟嘗的客人也敢殺？在下正是來參加其盛會的，不知會否改期？」

「聽說本來是中午設宴的，現在改在晚上！」

葉養木吸了一口氣，道：「如此還不至於白走一趟！」小二引他進房，他先洗了個澡，換了衣服，先在裡面穿了夜行衣，再在外面加上一襲文士服，佩了劍，施施然去麥家。

大門外站着幾個佩刀漢子，一個管事模樣的在迎賓。葉養木一至，那管事便問道：「請問高姓大名？」

葉養木抱拳道：「在下藍鴻文，聞得麥孟嘗在此設宴款待羣雄，特來見識一下。」總管見他擧止斯文，不慮有詐，着一位家丁引他進去。

麥浩章的確名不虛傳，聞風而來的人着實不少，廳內安了十多張八仙桌，還在庭院裡安了十來張，葉養木只能坐在庭院裡，這反合其意。他一坐下便暗中找人，不見霍同池，却見杞英男坐在廳內，麥浩章正與他交談。

葉養木又憂又喜，憂者恐杞英男與霍同池在一齊，喜者杞英男自動送上門來，省得去找他。

賓客越來越多，未到中午，已擠個滿滿的，但五虎鏢局的人却還未至，大概得到消息，所以來遲了。直至正午，方見總鏢頭林中虎帶了幾名鏢師和趙子手前來，麥浩章親身下階迎接。

原來麥浩章喜愛古董和書畫，去歲他去洛陽，購了幾件漢朝的銅鏡，唐朝的陶器，還有幾件舊畫，價值連城，乃委托五虎鏢局押運。林中虎以暗鏢方式押運，自己親押鏢車，裝運紅貨的樣子，取官途而行，另遣人悄悄帶着那批古董南下，誰知消息不慎外洩，半途被人劫去。

林中虎這一驚非同小可，蓋傾盡家財也賠償不了，最後徵得麥浩章之同意，允其一年時間尋獲失鏢，林中虎關了鏢局，傾盡全力調查，最後查知劫鏢乃伏牛山的倚天寨幹的，遂約了好些老友，一同上倚天寨討鏢。

倚天寨寨主高峯見勢色不對，只好供出已賣給鄭州的富商尤某，當下幾經斡旋，失鏢方取回，原物交與麥浩章。

林中虎雖然保住招牌，鏢局得以再經營，唯家財亦已散盡，麥浩章感其責任心重，乃設宴謝之，實亦有替其吹噓招牌之意。

當下麥浩章宣佈了秦嶺三義昨夜遭人暗殺之經過，然後道：「由於昨夜至今早，都在搜索凶手，是故宴會準備不周，無奈改在今晚擧行，不過中午仍有酒菜款待，只是酒劣菜粗，請諸位幸勿見怪！」

來賓豈有意見，更多人來此是爲了湊熱鬧，樂得多聚半天，當下衆人都在研究秦嶺三義被殺之事，衆說紛紛，莫衷一是，葉養木聽了暗覺好笑。

有人問道：「麥爺，霍大俠如今在何處，請他出來，咱們也好安慰他一下。」

麥浩章道：「霍大俠因死了兩位兄弟

，十分傷心……如今不在本莊。」

又有人高聲問道：「那麼霍二俠停屍在何處？」

「麥某奉霍大俠之囑，今日不能洩漏，諸位若想吊唁，請稍候一兩天吧！」

葉養木心頭一沉，想不到霍同池不出席，那麼他今日算是白來了，估計霍同池不想在好日子現身，以免觸主人和林中虎的霉頭。

「諸位，先用飯再談！」麥浩章喝道：「快上菜！」

雖是家常便菜，但仍頗精緻，葉養木吃了飯便離開，門口的僕人問道：「閣下有心來賀，因何大宴未開始便離開？」

葉養木不慌不忙地道：「在下一介文士，與他們話不投機，故此想到城內各處走走，待黃昏時再來。」僕人遂讓他離開。

葉養木在城內走了一遍，這通城只有一家棺材舖，他慢步走到那裡，但見店內兩父子正在刨棺木，乃駐足道：「咦，這具棺木是上等的楠木，不便宜哪，不知是那家人訂的？」

那年輕的抬一抬頭，又低頭工作，隨口道：「是麥爺訂的後天便要，所以只好趕工。」

葉養木道：「在下知道了，剛才麥爺說什麼雷二俠和雲三俠被殺，敢情是給他倆長眠的！麥爺對朋友眞沒得好說！看來喪事也會代霍大俠辦！」

兩父子專心工作，不與他搭訕，葉養木正想離開，目光一瞥，見棺材舖內堂有個漢子，探頭窺望，似是霍同池，他心頭一跳，却不敢再回頭，負手閑逛，暗中留意四周，他發覺有人跟着，當作不知，走進筆墨莊挑了幾枝毛筆買下，又到別家看貨色。背後那人似已不起疑，不再跟踪，葉養木幾番回頭不見有人，遂放心繞路到棺材舖店後。

那是一條窄窄的小巷，旁邊各有一間廢宅，看來久已無人居往，也許人家嫌其貼近棺材舖，原主人遷去，也無人再搬入，是以棺材舖便將造好了的棺木停放在那裡。

葉養木跳上左首那間廢宅屋頂，伏了一陣，証實下面沒有人之後，又改到右首那間廢宅，他知道對方必有準備，是以小心翼翼，伏耳在屋瓦上聽了一陣，果然發覺下面有呼吸聲，一聽人數還不少！這証明雷金和雲祥飛的屍體是放在這裡，而剛才在店內出現過的那人，亦必是霍同池。

下面人多，又不知霍同池是否在內場，葉養木不敢魯莽行事，正在苦思無計之時，忽然聽見一道門聲，接着又有人道：「麥雄，吃飯啦！咦，霍大俠呢？」

另一個低沉的聲音道：「他到店裡去！」

送飯者道：「我去叫他進來吃飯！大家要小心一點，提防那斯還會來！」那人離開了之後，又踅入棺材舖，葉養木連忙跳過去伏耳側聽。

送飯者問道：「老呂，霍大俠呢？」

棺材店老闆道：「剛才有人來搭訕，霍大俠追出去了……咦，這不是來了？」

果聞霍同池的聲音：「麥勇，什麼事？」

麥勇問道：「霍大俠發現可疑之人？」

霍同池乾笑一聲：「那人是個書呆子，是霍某自己太緊張……咳咳，麥爺那裡沒有消息吧？」

「麥爺要小的告訴你，晚上會派人埋伏在四周，請你日間小心，不可暴露行踪，另者飯菜已備好，就在隔壁！」

「霍某如今怎吃得下？」霍同池嘆息道：「請回你們老爺的話，就說霍某會小心，請他放心！」

葉養木尚在猶疑，忽見一道人影，由棺材舖後院飛起，落在隔壁的廢宅內，葉養木虞不及此，吃了一驚，尚好他身子被屋脊遮擋着，未爲霍同池發現。

霍同池一落廢宅後院，裡面便衝出幾個人來，霍同池尷尬地一笑：「是霍某，你們吃飯吧！諒那斯白天也不敢行凶，何況他也不知道霍某在這裡！」他隨那些漢子進宅，葉養木冒險的躍落後院。

後院的牆上倚着幾具漆皮棺材，葉養木推開其中一具之蓋子，鑽了進去，重新將蓋子拉回來，棺材裡充滿了桐油味，甚是難受，但葉養木的心情却十分興奮。

適才他在屋頂上發現宅內的漢子都是麥家的僕人，武功估計有限得很，而霍同池又如此大意，對他來說實是一件可賀可喜之事！

葉養木看不到外面的情況，但他運功靜聽，相信若有人自附近經過必然知道！

也不知過了多久，耳畔隱約聽到霍同池的聲音：「在這裡枯候眞沒意思！」

一個漢子忙道：「霍大俠，小不忍則亂大謀！」

葉養木心頭一動，冒險推開蓋子，伸脚出去，將一塊石頭踢飛，未待石頭落地，又將蓋子拉回！

石頭一落地，宅內的人都衝了出來，只聽霍同池咬牙道：「有種的便現身！」

剛才那漢子又道：「大俠且留在這裡，待小的上去看看！」未幾又聞他道：「不見有人，也許是附近的頑童，拋石頭鬧着玩的！」

葉養木輕手用汗巾將面蒙起，耳際又聞霍同池的罵聲，雷金和雲祥飛死後，他性情似乎變了許多。

「這家棺材店爲何弄了這許多棺材放在這裡？難道你們這裡經常死人？」

「多備一些總有好處，說不定瘟疫來了，一天死他一百幾十個的也不奇怪！霍大俠，咱們進屋去吧！」

霍同池厲聲道：「霍某走南闖北二十多年，什麼風浪未經歷過，你們別管我！」那些麥家僕人碰了個軟釘子，自討沒趣，都回廢宅去了。只剩霍同池一個人在後院裡踱步。

葉養木十分緊張，生恐一擊不中，將宅內的人引出來，便再無機會，是故幾番打消顯身之衝動。在棺材內逐漸氣悶，就在此刻，葉養木忽覺霍同池的脚步聲漸漸接近，料他踱步的圈子，越來越大，亦即越來越接近牆邊的棺材。

脚步聲去而復返，葉養木倏地一掌震開棺蓋，人亦標了出來，脚未沾地一長劍已拔了出來！

霍同池料不到有人躲在棺內，是以毫無防備，棺材蓋忽然跌下，他聞風向前標

出，那只是個下意識的行動而已，連刀也沒有拔出來。

說時遲，那時快，背後風聲急响，他這才醒覺，半轉身斜跳三尺，剛轉頭過去，後腰一涼，已中了一劍！

葉養木一劍得手，右手的飛刀乘機拋出！霍同池不愧是秦嶺三義之首，武功在其兩個結義兄弟之上，在間不容髮之際，仍能吸氣凹腹，蹬退一步，堪堪避過飛刀加身之危！

與此同時，宅內的漢子也聞聲趕出來，葉養木心頭大急，手腕一抖，突然將長劍甩手射出！他將長劍當作暗器使用，實在冒險之至，因爲若射不中霍同池，空手赤拳，實難抵擋七八個人的圍攻，是以長劍一出手，立即向旁掠去！

不料霍同池驚魂未定，但覺眼前白光一閃，「卜」的一聲，心房一陣疼痛，那把劍只抽了一半，他人已仰天跌倒！

葉養木暗叫一聲上天保佑，心頭大喜，不敢怠慢，脚尖再一點，飛上圍墻。下面的漢子已大聲呼叫起來，葉養木跳落小巷，亡命而逃，他不敢留在城內，往外而逃，剛出城門，背後突然來一道淩厲的喝聲！

跟踪追查　眞相大白

那嘯聲來得極快，猶如駿馬飛馳，葉養木回頭一望，只見追來的竟是杞英男，他此刻沒有兵器，大吃一驚，雙脚如同飛輪急轉，拚盡全力飛奔！

杞英男叫道：「有種的便停下來，跟杞某見個高下！」葉養木如何肯聽？杞英男又道：「今日你插翅難飛，何不光棍一點！」

葉養木發覺他每說一句話，距離又縮短，知道他鐵掌水上飛的外號名至實歸，根本逃不出其掌心，遂停步等他。

杞英男站在他七尺之外，皺眉道：「閣下不將汗巾扯下來？」

葉養木扯下汗巾，他臉上易過容，不虞他認出來：「閣下窮追在下何事？」

「哼，你殺死秦嶺三義，還想抵賴？」

葉養木忽然仰天發出一陣狂笑，半晌才道：「你可知道我爲何要殺他麼？因爲他們殺死我全家！」

杞英男一怔，隨即道：「胡說！秦嶺三義人如其名，豈會殺你全家，除非閣下是奸詐凶狠之輩！」

「就算我是，又與我家人何關！他趁我不在下手，又算得什麼英雄？」

杞英男目光一凝，問道：「閣下到底是誰？」

葉養木話至喉頭，忽然心頭一動，打消亮號的主意，以免玷污師門之譽，改口道：「不必多言，有本事的儘管施展出來！」

杞英男抱拳道：「好，杞某領教了！」他雙掌一展，擺開門戶。葉養木一身武功，大都在長劍上，如今赤手空拳，未動手已經輸了七成，是以不敢妄動。杞英男又喊了聲有僭，立即展開進攻。

葉養木不敢與之硬拚，每每避重就輕，只鬥了二十多招，已退了三四步。杞英男見對方武功並不可怕，精神大振，加緊進攻。

刹那間，只聽風聲呼呼，連地上的沙石都被掌風刮了起來，聲勢嚇人，杞英男果然名不虛傳。葉養木漸漸覺得抵擋不住，不斷閃避後退，可是杞英男的輕功更加了得，如附骨之蛆般，步步進迫。

葉養木又驚又恨，咬牙道：「若我有劍在手，豈容你放肆！」

杞英男忽然道：「你是峨嵋派弟子？咦，是葉養木！我早該料到是你了！」

葉養木索性道：「是又如何？葉養木是葉養木，一人做事一人當，與峨嵋派無關！」

「上次你說古天聲該死，你有個藉口，未知這次殺秦嶺三義，又有何藉口？」

「什麼叫藉口？」葉養木怒極反笑。「古天聲劫了雙魚帮捐給淮河災民的賬款，該不該殺？」

杞英男大吃一驚，脫口問道：「眞有此事？」

「動手的劉大江和卜香主，在古天聲死後，已挾款私逃，你不相信的大可以去調查！」葉養木道：「至於秦嶺三義殺我一家大小，該不該死！還有你！」

「杞某又犯了什麼錯？」

「你也有份殺我一家，還放火燒我棲鳳山莊！」

杞英男張大了嘴巴，忽然躍後半步，喝道：「你放什麼屁？哼，如今我連古天聲劫賬款的事也不信了！」

葉養木厲聲罵道：「杞英男，你是男子漢的，做了便不怕承認！」

杞英男道：「杞某根本無做過，叫我如何承認？」

「難道你懷疑我誣衊你！」

杞英男吸了一口氣，問道：「你家人被殺是在何時？」

「就是你們上次去後的第三日！」

杞英男哈哈笑道：「這就更加証明你故意誣衊的了！那天杞某在瑞昌，還跟武當的青竹道長，少林的百虛上人在一起！這兩人的話你一定會相信吧？不相信的話，大可以去查詢！嗯，這是你目擊的，還是有人告訴你的？」

「是丐幫副幫主盧九說的，他的話你也不敢懷疑吧？你與他亦無仇恨吧？他何須誣衊你！」

杞英男吃了一驚。「盧九見過我？他白日見鬼！除非杞某懂得分身之術！」一頓又道：「如此說來，秦嶺三義死得實在太冤了！今日用你一條命，來抵償他們，已太便宜了你！葉養木，納命來！」言畢撲前兩步，雙掌一錯，又展開攻擊。

葉養木聽了杞英男的話，精神似乎崩潰，無心戀戰，不斷後退。就在此刻，樹後忽然飛出一條人影，落在他們之間！

葉養木目光一及，驚呼一聲：「二師兄，你不是已回師門了麼？」

杞英男則愕然道：「龔叔松？相信你不會顧念私情，而忘了江湖道義吧？」

龔叔松道：「杞大俠，剛才你沒聽見敝師弟說，你和秦嶺三義燒毀棲鳳山莊，殺死師弟一家，乃盧九說的麼？」

「這又如何？」

「假如盧九眞的說過這些話，那麼罪魁禍首，乃是盧九，此時此刻理該先找他

證實一下！」

杞英男尚在考慮，不料樹後又再走出一個人來，正是盧九！只聽他冷笑一聲：「不用証實了，根本沒有這回事！」

葉養木大叫一聲：「盧九，你說什麼？這話是你親口對我說的，那天你還被那個神秘人刺傷了胸膛！」

盧九冷哼一聲：「老叫化爲人如何，江湖上盡人皆知，假如這話是我說的，老叫化絕不會否認！」

杞英男笑道：「葉養木，如今你還有什麼話好說？」

葉養木雙眼盡赤，狂笑道：「天要滅我葉養木，夫復何言？你快些動手吧！」

杞英男立即標前，誰知却讓龔叔松攔住，道：「副幫主，你有何証據，証明你不曾說過這些話？」

「老叫化坐關半年，直至最近才出關，根本未曾踏進盧山一步！老叫化坐關之事，本幫幫主和四大長老，均可作証！」

杞英男道：「人人均有人証，只有葉養木沒有人証，如今死也該瞑目！」

誰知話聲剛落，樹後又飛出一個人來，却是畢鑄銘！只聽他道：「某家便是葉養木的人証！當時盧九說那番話時，某亦在場！」

盧九上下看了他幾眼，問道：「你是誰？」

畢鑄銘打了個哈哈。「盧九，你這一招未免太過幼稚，別人不知某是誰，你豈會不知！」

盧九怒道：「老叫化眞的不知，這又何須佯裝？」

龔叔松道：「副幫主，你這話叫人不服了！五月廿一日，敝師侄成親，你去峨嵋山莊還跟畢鑄銘惡鬥過一場，此事有數百人可以作証，又何必否認？」

盧九一拂袖。「老叫化直至今日才知道他是西北獨行大盜『天涯孤客』畢鑄銘！幾時與他交過手？莫非活見鬼！」

龔叔松厲聲道：「副幫主，你這是認爲龔某誣衊你？丐幫雖然强盛，但也抬不過一個理字！」

「且慢，你說令師侄何時成親？」

「五月廿一日。」

盧九大笑道：「那就眞的活見鬼了！老叫化是在四月中旬坐關的，又豈會跑到峨嵋山莊？」

龔叔松那裏肯信，道：「不管你如何解釋，總逃不過近千隻眼睛！」

畢鑄銘道：「慢來！盧九，你可敢拉高上衣讓畢某檢查一下你麼？」

「老叫化也有尊嚴，你這是什麼意思？」

「因爲那個盧九右胸中了一劍，傷得頗重，必會留下疤痕，假如你右胸沒有劍傷，便証明那是另一個人！」

盧九道：「假如老叫化以前右胸也曾受過創傷呢？便証明我是罪魁禍首？」說着突將上衣拉高，又笑道：「幸好老叫化的右胸只有刀傷，沒有劍傷，你們瞧清楚了！」

畢鑄銘看後與葉養木交換了個眼色，盧九右胸果然只有一道刀傷，而且位置也不同。盧九道：「如何？」

畢鑄銘道：「不是你！」

葉養木大叫一聲：「眞氣人，這件事叫人越搞越糊塗！他不是那個盧九，那麼那個盧九又是誰？」

這句話教不知內情的人聽後摸不着頭腦，但在場之人都聽得明白，杞英男道：「那個盧九與這個盧九外貌沒有分別！副幫主，你可有同胞兄弟？」

盧九搖頭道：「老叫化是三代單傳，何況我才五歲，父母便因瘟疫而雙雙病歿，何來的兄弟？」

「那就奇怪了，天下間那有這麼相似的人？」

盧九見杞英男這樣說，忍不住問道：「他跟老叫化當眞一模一樣？說話的聲音呢？」

杞英男道：「也一樣！」

畢鑄銘道：「當夜在棲鳳山莊後的樹林裏，畢某便發覺那個盧九受傷並不太重，不可能會昏迷半天——假如這樣，他早該失血過多死了，所以十分留意他，覺得他有一個地方與盧九有點異同！」

杞英男問道：「何處異同？」

「第一，假盧九身材略高，第二他走路時，不知爲何好像有點失平衡，身子不斷搖晃。適才某已留意過，眼前這個盧九沒有這現象！」

葉養木喘着氣道：「這說明有兩個盧九，還不能証明那一個才是眞的，除非在場之人，有人可以提出証據！」

衆人臉臉相覷，若不是發生這種事，還有誰會這般仔細去留意一個人？盧九拍拍胸膛，道：「老叫化是如假包換的盧九！」

葉養木道：「好，暫且相信你是眞的，那麼假的又是誰假扮的？」

杞英男道：「這個問題，恐怕只有他自己才能解答！」

「阿彌陀佛，老衲可以替施主們解答！」

衆人循聲抬頭望去，只見路旁一棵大樹上坐着一位老和尚，眉毛和鬚髯俱白。

杞英男道：「原來是百無大師！」

這棵大樹靠官途頗近，而在場諸人武功均已稱一流，居然無一個發覺，由此可見和尚武功之高！也難怪，百無大師是少林寺藏經閣的住持，武功自非尋常人可望其項脊者！

龔叔松道：「大師一向甚少離開少林寺，今日因何會來此？」

百無大師特徵明顯，故此在場諸人雖然只有杞英男見過其一面，但其他人均猜得出其身份！

百無飛身躍下，輕若無物。「施主，城內有許多人跑來，此處不是談話之所，且到前面去！」衆人均欲知假盧九的身份，是故隨其後奔去。

百無大師一口氣跑了三四里，再折入小路，又跑了兩里，只見那裏有座小小的土地祠，他才停了下來。葉養木急不及待地問：「大師，你知道誰是假盧九？」

百無大師道：「少林七十二絕技，其中一項乃縮骨功，這本秘笈，不幸在二十年前失踪，直至不久之前，老衲才得到一個消息，原來乃被『斑竹居士』盜去！」

葉養木失聲道：「假盧九是他？」他忽然皺起眉頭，低首思索其中幾個問題。

百無大師續道：「斑竹居士還有一項絕技，江湖上無人知道：易容術！當年，他便是假扮藏經閣的小沙彌潛入去的！試想想，他能夠在那種情況瞞過老衲，若假扮盧施主，瞞騙施主們，又有何困難？」

龔叔松道：「既然如此，大師後來又怎樣發現的？」

「過了幾天，本寺弟子有人下山購買日用品，見鄉人圍聚一起，走去一看，方見那小沙彌已死，原來被埋在地下，却因埋得太淺被野狗拖了出來！看屍體已死了好多天，但在藏經閣出現的那個小沙彌，才失踪兩天！這就証明後來出現過的那個是假的！

「敝寺二十年來，不斷查訪此人，因恐引起武人爭奪，鑄下巨禍，因此秘而不宣！至不久前才無意中查到斑竹居士擅易容術，且模仿他人說話語氣和動作，唯肖唯妙，老衲身爲藏經閣住持，不得不來調查！

「斑竹居士雖然不一定偷了縮骨功秘笈，但擅長易容術，已可肯定！」

葉養木道：「但斑竹居士身材甚高，盧副幫主……」

百無大師道：「是故老衲就更加相信他學了縮骨功，而且已大有成就！」

杞英男道：「此去九疑山不遠，是眞是假那裏調查一下，便知眞僞！」衆人自無異議，是以急向九疑山趕去。

九疑山盛產斑竹，斑竹居士之名便由此而來，他原來叫什麼名字，反而無人知道！傳說上古之舜帝華苑在此山中。

若在平時，葉養木必然會去求証一下，但今日那有這種心情。百無大師道：「聞斑竹居士隱居於日照岩附近！」好不容易才在日照岩附近找到一點遺跡，却不見其影。但不久又在附近找到一坯黃土，前面豎了一塊石碑，上面刻着幾個字：斑竹居士之墓！

盧九濃眉緊鎖，喃喃地道：「瞧這堆黃土，相信他已死了好幾年了！亦即証明假盧九不是他！」

百無大師長嘆一聲：「老衲滿懷希望而來，想不到要失望歸去！若不是他，老衲也猜不出是誰了！」

畢鑄銘道：「那廝十分狡猾，也許這只是座衣冠塚！大家掘挖一下，也許會有所發現！」

百無大師臉色微變，喧了一聲佛號，道：「老衲是出家人，不便幹這種事！」當下退到一旁去，坐在一塊大岩石上低聲誦經。葉養木比任何人都急於知道眞相，他沒有兵器，便用雙手在地上扒。

過了一炷香工夫，已見到一具薄片棺材，棺材已開始腐爛，衆人都停了手。葉養木搶過畢鑄銘的重劍，撬起棺蓋，露出白皚皚的骨頭！

葉養木叫道：「線索又斷了，眞是……操他娘的！」他用力將劍拋插於地！

百無大師又喧了一聲佛號。「死者已矣，施主們理該把棺蓋好，重新堆上黃土！」言畢又低聲誦起經來。

龔叔松道：「十三弟，將棺蓋蓋回，假如斑竹居士已死的話，此事便與他無關！」當下衆人蓋好棺蓋，重新堆上土，天色已晚。

宿鳥歸飛，在樹頂上盤旋，呱呱地叫個不停，徒增人煩惱。六人散坐在墳旁，百無大師長嘆一聲：「斑竹已死，那麼盜經者已不是他，老衲心願未了，唉……」

畢鑄銘道：「斑竹雖死，但絕不會超過二十年，少林縮骨功秘笈，仍有可能是他盜的，大師這樣說，便教人難明了！」

「施主們剛才可曾見棺內有秘笈？」

葉養木道：「沒有。」

盧九道：「也許替他安葬的人，順手取走了！」

「阿彌陀佛，盧施主冷靜過人，老衲佩服之至！不論斑竹死後有人替他安葬，証明他生前如無親人，亦有隨從。如此說來，縮骨功秘笈是流入其後人手中了！」

龔叔松忽然道：「大師見過斑竹之眞面目否？」

「未曾見過。」

龔叔松續道：「相信在座之人，亦無人見過，那麼假盧九怎會說出行凶者是斑竹居士！何況那些人面部都蒙着汗巾，他又從何辨認？」

畢鑄銘道：「這裏面有兩個可能，一是他跟斑竹有仇；二是他知道斑竹已死，嫁禍給一個死人！」

葉養木道：「那麼他故意報出秦嶺三義和杞英男又有何用意？」

畢鑄銘抬頭望着樹上的鳥兒，道：

「借刀殺人！」

「假盧九跟他們有仇？」

畢鑄銘沒有答他，杞英男則道：「杞某想不出有這樣的一個仇家。」一頓又問：「葉莊主，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盼你能細說一下！」

龔叔松道：「不錯！十三弟，你再說一遍，盡量詳細，也許咱們可以自中找到破綻！」葉養木吸了一口氣，開始仔細地講述經過，他由結識蕭風開始說起，一直說至殺死秦嶺三義爲止。

沒有人爲他解釋，亦沒有人找到什麼破綻，葉養木再吸一口氣，叫道：「你們快答我，這個神明到底是誰？」

四周一片漆黑，看不到面孔，只聞百無喧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神明豈能冒瀆的？這個假盧九死後必入阿鼻地獄！」

忽然畢鑄銘道：「斑竹居士生前之居所，假如未倒塌的，必還在附近，咱們何不找一找！」他忽然點亮了火摺子。

火光乍起，衆人都覺刺眼，齊閉上眼睛，只有龔叔松毫無反應！不過他的表情却有點奇怪，葉養木忙道：「師兄，你有事？」

龔叔松搖搖頭，道：「愚兄在猜想假盧九的身份！」

杞英男問道：「猜到了沒有？」

畢鑄銘道：「龔兄若未有十足的把握，最好不要信口開河，徒增困擾！」

龔叔松點點頭，道：「不錯，還有幾點想不通，待想通了再說！」

斑竹居士的居所就在附近，不過不是房舍，而是在一個隱蔽的山洞裏。

那山洞甚爲狹小，簡潔，只有幾張石床，石几和石櫈，而且每樣各一，石床上的草蓆已腐爛，看來久已無人居住。

百無大師四處找尋，葉養木亦問道：「大師找到秘笈沒有？」

百無大師道：「也許讓獵人取走了，斑竹雖然偷了本寺之秘笈，但瞧其居所，分明是個無慾無求的隱者！」

畢鑄銘道：「不錯，確是如此，所以假盧九是斑竹居士的成數不高！」當下衆人出洞尋路下山，此刻天已大亮，陽光普照，但衆人的心間依然滿佈陰霾！

＊　＊　＊

六人到山下，只見麥浩章帶着一干人正欲登山。他見到杞英男與葉養木在一起，甚是奇怪。杞英男看了葉養木和龔叔松一眼，道：「麥兄，此事極爲複雜，至今尙難言是非，相信不久之後，峨嵋派會作出適當之處理！」

葉養木大聲道：「秦嶺三義是葉養木殺的，與峨嵋派無關，但事前有人告訴葉某，說殺死我全家的，其中有秦嶺三義在內，如今正在調查眞相。」

人叢中有人道：「調查到眞相沒有？」

杞英男道：「若已清楚，葉莊主早已有所表示！」他這幾句話均表示自已雖與葉養木在一道，但並非同流合污。

杞英男見無人再有異議，乃道：「麥兄來此是爲了尋小弟？」

麥浩章道：「衆英雄們恐你落難，所以齊來支援你！杞兄，這位莫非是少林之百無大師？」

百無大師合什道：「老衲正是百無。」

麥浩章道：「大師可是赴衡陽南麓寺參加那個清理門戶盛會，順道來此？」

百無大師「啊啊」地道：「南麓寺發生了什麼事？請恕老衲長年在山中，孤陋寡聞，老衲是次下山是另有任務，不過若是有關佛門的事，老衲既來湘境，也該去一下！」

葉養木正想拒絕，誰知龔叔松道：「咱們去湊湊熱鬧，也許能找到假盧九！」

盧九哈哈笑道：「這種盛會，豈能省得了叫化子？和尙們雖然沒有油水，但善信們在朝神拜佛前後，最肯施捨！」

一句話惹得衆人大笑，當下折向南行，直取衡陽。

＊　＊　＊

衡陽城南麓寺乃一古刹，歷史悠久，如同少林那樣，寺內的和尙亦習武練功，以强身健體，不過南麓寺之衡山派人少勢弱，與少林相比，猶如螢火之比月華。

不過衡山派和南麓寺歷史悠久，在武林中佔有一定之地位，清理門戶大會，仍然吸引了不少人。

所謂清理門戶，原來乃衡山派出現了一個叛徒，僧名學山，乃現任掌門學海之師弟，當年他盜去了衡山派的許多練功秘笈，在荒山裏潛心苦練，藝成之後，無惡不作，殺死了許多湖境之豪傑。湘贛鄂三省武林人士恨之入骨，奈何二十年來，學山神出鬼沒，莫奈之何。此事更攪到衡山派頭大如斗。不斷派人查訪，誰知派出去查訪的人，反常遭其毒手。

學海自覺愧對師門及同道，幾番欲辭掌門之職，都爲同門挽留，直至最近，衡山派因秘密收了幾個俗家弟子，專事調查學山行踪，終於讓其中一位名柳先的弟子發覺，暗中跟踪不動聲色，在學山酒中下了强烈的蒙汗藥，將其麻倒，擒回師門，是以學海遂發出武林帖，清理門戶平息公憤，以及挽回師門聲譽。

＊　＊　＊

南麓寺佔地頗大，客房亦有三四十間，奈何來參加之人極多，連走廊亦鋪了草蓆待客。

葉養木等人到達之時，已是大會之前夕，總算賴百無大師和麥浩章之名，騰出一間客房，給他們幾個人歇息，餘者則多住在走廊。

衆人吃過齋菜，便回房休息，只有百無大師爲學海挽留，在其靜室談論佛學。

夜已深，南麓寺亦在寂靜中沉睡。葉養木那裏睡得着？一想起自己的遭遇，一家數十口的生命，他便滿腔怒火。

他在床上輾轉，龔叔松道：「十三弟，你睡不着？」

葉養木反問：「二師兄，你心思縝密，頭腦冷靜，請你多費點精神，替小弟推敲。嗯，你那天在九疑山不是說在猜想假盧九的身份麼？如今有了眉目否？」

龔叔松在其耳畔低聲道：「說話須輕聲，絕不能毛躁，你先答應了愚兄才告訴你！」

葉養木有點奇怪，但爲求知道眞相，只好低聲答應。

龔叔松道：「假盧九就是『神明』！」

「蕭風一定是識破了其身份，所以才盜去了其身上之解藥。假盧九雖不曾發覺解藥被偷，但亦意識到身份暴露，所以殺了蕭風以滅口，事後則把這一切推給秦嶺三義和杞英男等人！」

「那麼他身上那一劍……不像是故意掩人耳目的，這又如何解釋？」

「那是蕭風遽下殺手，可惜他命不該絕，在千鈞一髮之際移挪，避開左胸心房，只被刺中右胸！他受重創之下仍能將蕭風殺死，可見此人武功深不可測，事後，他再到莊內放火。又故意穿了件黑衣勁服掩飾。洗心劍見到的黑衣人，其實就是他！」

葉養木把牙齒咬得格格亂響，道：「豈有此理，不殺此獠，誓不罷休！」一頓又道：「問題是此人既然不是斑竹居士，又是什麼人？」

龔叔松尚未答他，房門忽被人敲響，一個稚嫩的聲音道：「裏面可有一個葉施主？」

房內諸人均醒來，葉養木看了師兄一眼，問道：「誰找葉某？」

「小僧虛靈，敝住持請你到其禪房裏一會。」

葉養木開門，見門外立着一位小和尚，遂問：「學海大師找在下有何貴幹？」

虛靈道：「住持與百無大師商量之後，恐怕所謂神明便是敝派叛徒學山，所以找你去對質一下！」此言一出，裏面諸人精神均是一振，虛靈又道：「敝主持有言，只見葉施主一人，諸位仍請歇息！」

葉養木亦十分興奮，忙隨虛靈而去，學海之禪房在寺內自成一隅，甚是清靜，虛靈帶他到小院內，便道：「葉施主請自進去，主持有令，事關機密，小僧不便相陪！」

葉養木雖然有點奇怪，但求知心切，急急跨進，至一門外，道：「大師，葉某到！」

對面一扇門傳來了一個和藹的聲音：「施主請進！」

門窗上隱隱透出燈光，葉養木走過去，推門而入，目光一及，只見地上躺着兩個和尚，不由一怔，忽然後腰一痲，已被人制住痲穴；

房門被關上，眼前出現一個和尚：百無大師，葉養木結結巴巴地道：「大師，您……」

百無大師輕笑一聲，笑聲充滿了邪惡。「人人均說葉養木聰明，原來只在女人身邊時才聰明，我不信你到現在還不明白！」

葉養木大吃一驚，顫聲道：「你，你便是神明？」

「不錯，也就是假盧九！」

葉養木道：「你的身份就是百無大師？」

「不是，是斑竹！」百無大師又笑了一聲：「你想不到吧？假盧九故意說凶手是斑竹，如此便無人懷疑他，其實就是斑竹，而斑竹易容術妙冠天下，再加上能隨心所欲的縮骨功，又可化作任何一個人！」

葉養木這時候反而冷靜下來，問道：「你爲何要這樣做？」

「哈哈，老夫在山中苦練十數年，所爲何事？當然是爲了雄霸天下：要雄霸天下，第一必須把障碍物殺死，第二必須要有一大筆錢，所以老夫用種種的方法，找了二十多人替我免費辦事，你只是其中一個，排名第十三，第一步的計劃已接近完成，下一步便是成立一個門派，進而角逐武林！」

「你的身份還是會暴露的！而且也逃不出南麓寺！」

斑竹舉起手來，道：「老夫計劃周詳，只要你死了之後，便無人知道！」

葉養木見他殺機滿臉，大驚地道：「你計劃如何周詳？」

「老夫只須將學山化裝成百無大師，再在他們頭上各擊一掌，便無人認得出來，屆時大家都會說殺人者乃學山！」

斑竹哈哈一笑，道：「你什麼都知道了，也該上路了！」

忽然後窗「蓬」的一聲響，射進一條人影，斑竹微微一怔，房門也被人擊碎，一條人影急射，他一掌斜擊在葉養木腰側，將他推開，再站在其身前，却是龔叔松，而由後窗跳進來的，則是畢鑄銘！

斑竹臉色大變，一掌向龔叔松擊去，龔叔松恐避開會傷及葉養木，只好舉掌硬拚，誰知斑竹身法如同鬼魅，雙肩一聳，改向畢鑄銘攻去。

畢鑄銘長劍在身前佈下一道嚴密的劍網，與此同時，外面湧入七八個人，正是杞英男、盧九和虛靈等人，虛靈一臉迷惘，至今猶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龔叔松解開了葉養木的痲穴，喝道：「斑竹，今日你惡貫滿盈了！」

斑竹目光一掠，見四圍都有人，心頭一動，突然斜腿一步，一把抓起學海，道：「老和尚只被老夫封了痲穴，快讓開，否則殺了他！」

忽然葉養木雙掌如山，標前向斑竹擊去。斑竹自然不肯讓他擊中，亦不敢殺學海，以免失去人質，自己死無葬身之地，是以連忙閃開，但葉養木志在必得，早將自己的生死放開，一擊不中，猱身撲入其懷中。

斑竹退無可退，只好伸出一掌抵擋。誰知葉養木突然半轉身，雙掌緊緊抱住學海的腰，用力拉扯！

說時遲，那時快，斑竹那一掌已擊在其後背上！葉養木大叫一聲，張口噴出一股血箭，但學海終被他之拉力和斑竹的掌力，震離斑竹之五指，兩人一齊後退，滾落地上！

龔叔松叫道：「十三弟！」彎腰檢視其傷勢，斑竹狂性大發，雙掌齊向他擊去！

畢鑄銘和杞英男一劍雙掌齊出，一個擊其脅下，一個斬其掌，好個斑竹，雙脚倏地一頓，拔身而起，撞破屋頂，穿洞而出！

斑竹一落足屋頂，誰知上面早已佈滿了南麓寺的僧人和來參禮的豪傑！斑竹大喝一聲，如同晴空起了個霹靂，一個和尚心神受其懾，呆如木鷄，被他一掌擊碎腦袋！忽然有人喝道：「退開！」接着一陣暗器急射而至，有人道：「八臂哪咤的暗器果然名不虛傳！」

斑竹雙袖齊飛，八臂哪咤射來之暗器雖高，但都被其掃落！忽見西邊人影射至

，却是盧九和杞英男。

班竹目光一及，見畢鑄銘也跳上屋頂，心頭一動，一閃身，躍過盧九的打狗棒，再一掌將杞英男退開，標前一步，由屋頂跳回禪房！

禪房內，龔叔松見葉養木氣息極弱，甚是傷心，又聞屋頂上打鬥聲响，連忙解開學海的穴道，來不及向他解釋，抽出長劍，正想跳上去，誰知班竹去而復返，自下躍落！

龔叔松目不能視物，但聽覺之靈，無與倫比，只是他耳力再好，也不能由此分辨出跳下來的是友是敵，是故連忙跳開！

班竹一落地便向後窗飛去，學海剛醒來，不知那一瞬間發生了什麼事，訝然問道：「大師，這是什麼一回事？」

這句話等於告訴龔叔松來者是誰，他一急之下，脫手將長劍向班竹拋去，同時道：「學海，他不是百無大師，是班竹！」

班竹聞得背後風聲急响，不敢大意，回身雙袖一拂，將劍撥落地！就在此刻，窗外已傳來盧九的聲音：「這惡魔今日逃不了！」

班竹見逃不了，回身反向龔叔松攻去，龔叔松雙手沒有兵器，抵擋不住，不斷後退，班竹獰聲道：「老夫也要殺幾個墊背！」

說時遲，那時快，躺在地上的葉養木忽然拿起龔叔松的長劍，用力一揮，「喀嗤」一聲，他用盡全身氣力，這一劍竟將班竹的右脚斬斷！

變生肘腋，班竹遽失重心，身子一歪，一掌落空，龔叔松不知所以飛起一脚，只求與敵同歸於盡，誰知竟被他踢個正着，一脚蹬在班竹的心窩上！

這一脚凝聚了龔叔松全身之力，力道奇大，班竹新傷，單足難立，身子倒飛，後背撞在牆上，把磚牆也撞倒，人跌在瓦礫中！

直至此刻，盧九和畢鑄銘等人才走了進來，班竹仍然掙扎地自瓦礫中站起來，身上「卜畢」地响個不停，身子突然長高，身子也逐漸「消瘦」，他目光一及，見四週都圍滿了人，知道再無生望，忽然大叫一聲：「老夫好恨！」忽然一掌擊在自己的腦袋上！

畢鑄銘道：「葉兄，他死了！」扶起葉養木，忽然又再叫起來：「不好，葉兄也斷了氣！」

龔叔松喃喃地道：「如此結局也好！他受班竹擺佈，殺了不少俠義中人，有辱師門，但如今惡魔也死在峨嵋弟子手中，總算對武林有所交代！」

* * *

南麓寺外，杞英男問畢鑄銘。「畢兄，那虛靈來找葉養木，你爲何要咱們悄悄跟着他去禪房？難道你一早已知道其中玄虛？」

畢鑄銘道：「某家沒有什麼過人之本領，只是鼻子比人靈，而且肯動腦筋，還有一點，某家絕不相信任何人之聲名地位，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和事實！」

他吸了一口氣繼續道：「那晚上在九疑山我已生了疑，因爲我嗅到百無大師身上竟有葷味，按說他是有道高僧，是不該吃葷的，但葉養木在講述經過中，天上飛來一朶烏雲，山上一片漆黑，我發現他已不在……」

龔叔松道：「我聽見他離開的脚步聲，只道他去小解！」

「當百無大師回來時，他身上的葷味消失了，那是他去嗽口！可是咱們一路上都不見有水源，他去那裡嗽口？証明他對九疑山的一切十分熟悉！只是那時候某不能憑這一點証明他是假盧九，又恐在身份暴露下暗下毒手，所以葉養木問龔叔松，某阻止他說出其猜想！」

杞英男嘆息道：「畢兄心思縝密，非人所及，佩服佩服！」

「某說出假盧九走路時身子晃動，在來南麓寺時，我發覺他也有這種毛病，却在極力掩飾，大概這是他的縮骨功尚差半線才到達爐火純青的境界的表現！是故對他疑心更大！

「昨夜虛靈說只准葉養木一人去與學山對質，不許我們這些知情人去，亦是一個破綻！其實那時某家也只有七分把握，幸好沒有看錯，否則事後恐又要招來閒言閒語！」畢鑄銘言畢一陣大笑。

杞英男赧然道：「此後武林必會對畢兄作出公正的評論！以前杞某有所得罪，請諒！」

龔叔松接道：「不錯，峨嵋派俗家弟子將是畢兄的朋友，誰敢再隨便汚辱畢兄，峨嵋派必與之爭到底！畢兄，請回到峨嵋山莊小聚如何？」

畢鑄銘道：「某還要去鄱陽湖找尋淮河災民的賑款！」

杞英男道：「這件事自不能少了杞某！」

龔叔松道：「既然如此，便斗胆請兩位助我護送敝師弟的棺木回廬山如何？龔某也得接洗心劍和小龍小虎到峨嵋山莊！」

畢鑄銘道：「葉兄是某在武林中第一個朋友，理應如此！」

（全文完）

本刊啟事

由於近月來各地紙張、油墨、印刷原料，突飛猛漲，致使印刷成本及各項開支相應提高。近半年來本刊營業結算，虧損仍鉅，故不得不將本刊定價由29年第28期（即九月十四日出版）起，調整定價每本港幣七元，冀望稍能平衡虧損。情非得已，希各地讀友體察衷悃，祈爲見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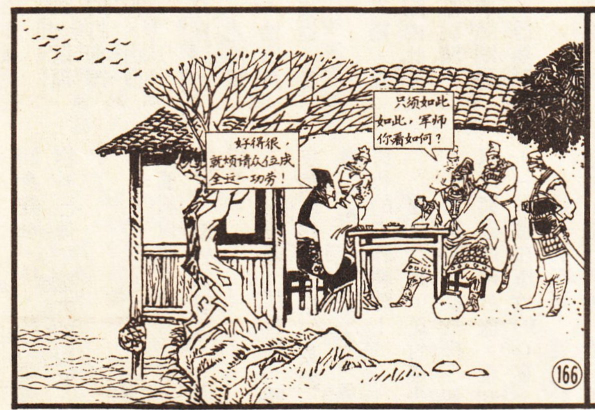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周刊）謹啟

梁山泊英雄傳之十四

高石・編繪

三打祝家莊（四）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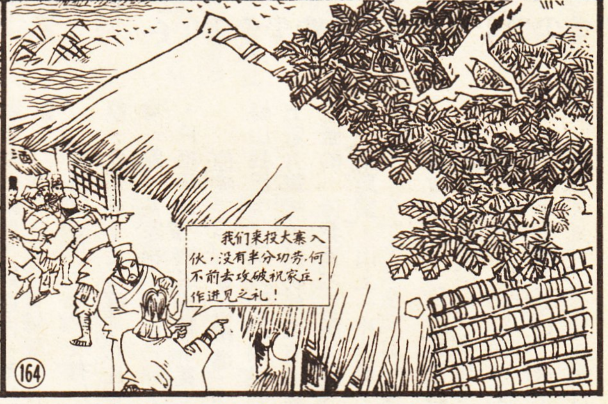
166 石勇把吳用等接入店內，引新來的衆好漢和吳用相見。孫立說了裏應外合破祝家莊之計，吳用高興得拍手叫好。籌劃已畢，吳用帶人先走，叫孫立隨後出發。



163 一行人來到梁山山下酒店。鄒淵和石勇、楊林、鄧飛是老相識。他見了石勇，問起楊、鄧二人，才知道宋江兩次攻打祝家莊失利，楊林、鄧飛也失陷在祝家莊。



167 孫立到了祝家莊附近，找了個客店將車輛人馬家眷先安頓了，自己帶着解珍、解寶、鄒淵、鄒潤、孫新、顧大嫂、樂和和等七人，來見宋江。



164 孫立和祝家莊的教師欒廷玉是師兄弟。他和衆人商量，願先助梁山攻祝家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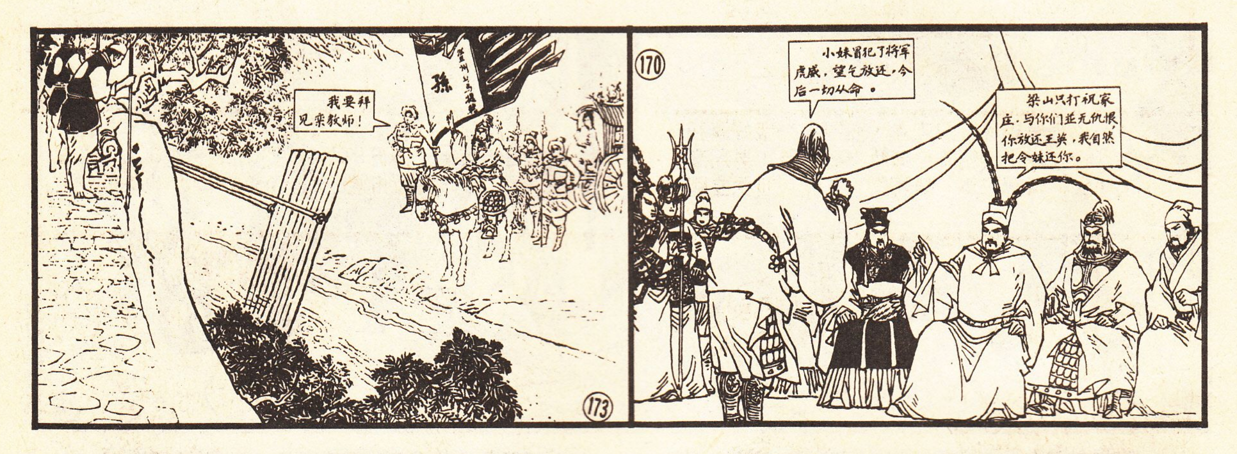
168 宋江置酒款待。孫立等八人領了計策，就帶着隨來的人馬家眷，投祝家莊準備行事。

165 正說之間，軍士報稱軍師吳用帶着呂方、郭盛、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下山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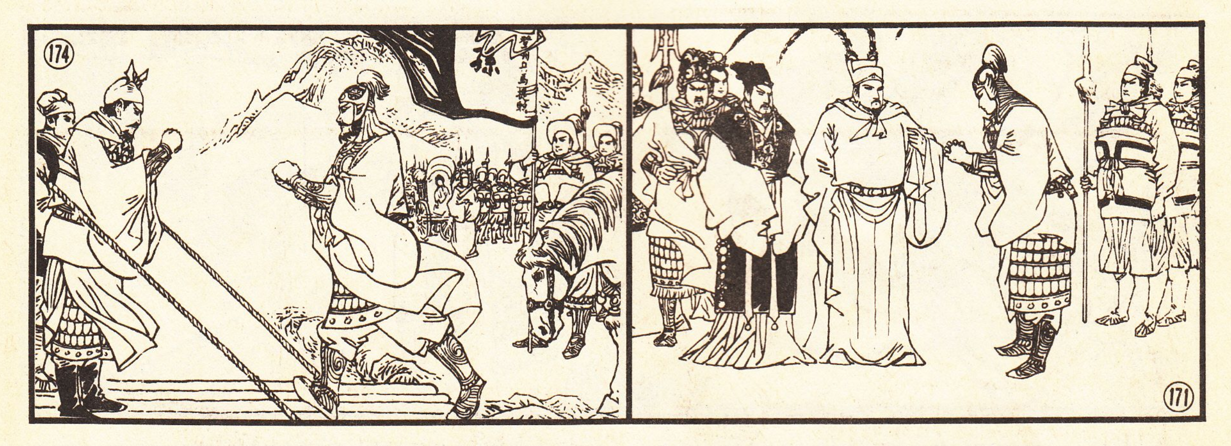
172 吳用暗傳號令，叫大家依計行事，又叫戴宗去請裴宣、肖讓、侯健、金大堅四人下山。戴宗連忙去了。

169 再說扈家莊自從被梁山捉去了扈三娘，無心再戰。扈成帶人牽羊担酒，前來求見宋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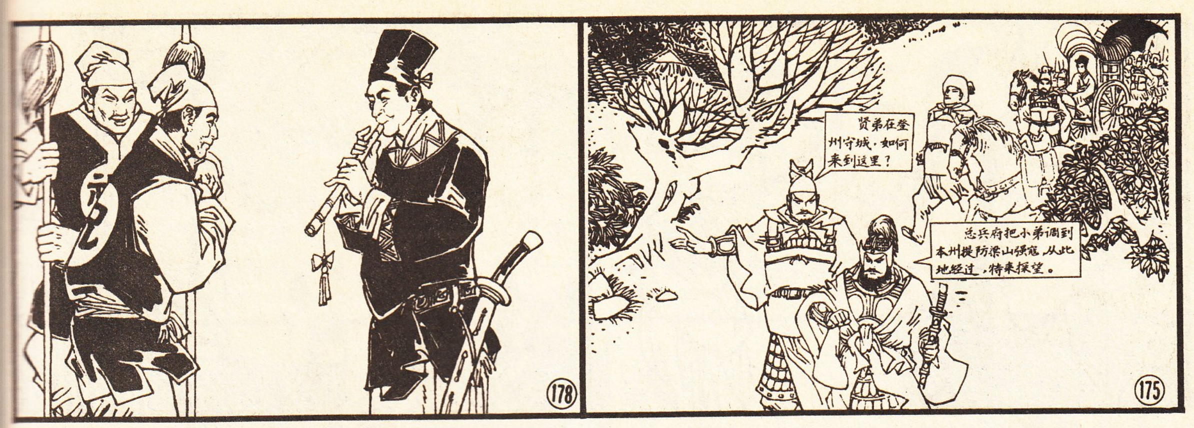
173 孫立打着“登州兵馬提轄孫立”的旗號，二鄒、二解、樂和裝扮成軍官馬伕和兵士，顧大嫂扮成樂大娘子的貼身女僕。一行人來到祝家莊的後門。

170 扈成請求宋江釋放扈三娘。宋江因扈三娘捉去王英，便要扈成放回王英來交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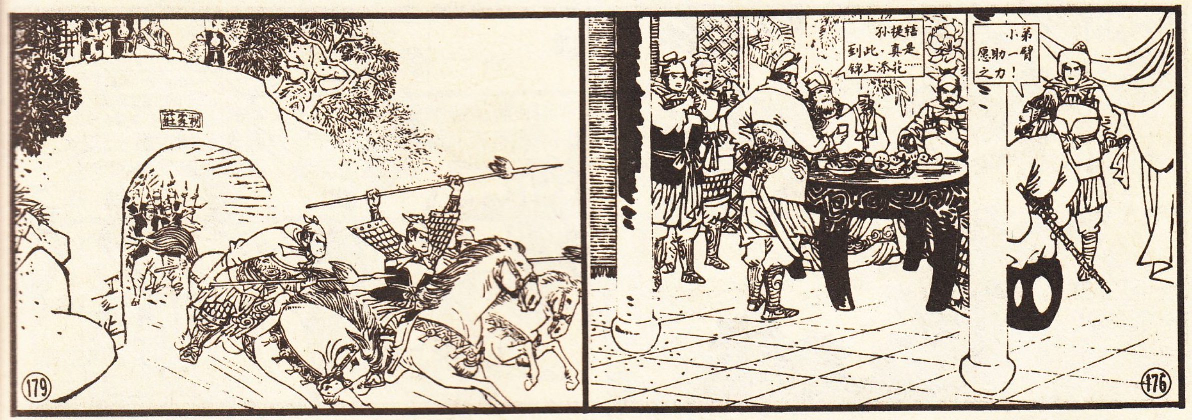
174 欒廷玉早年和孫立同師學藝，是孫立的師兄。聽說師弟來了，便告訴祝家三子，叫人放下吊橋，出城相見。

171 可是，王英已被祝家莊捉去。扈成不敢去要。吳用和他約定：今後不許再救應祝家莊，祝家的人去了，要捉住送來，梁山决不傷害扈三娘。扈成拜謝而去。從此，祝家莊的左右翼都折了，原有的三股勢力只剩一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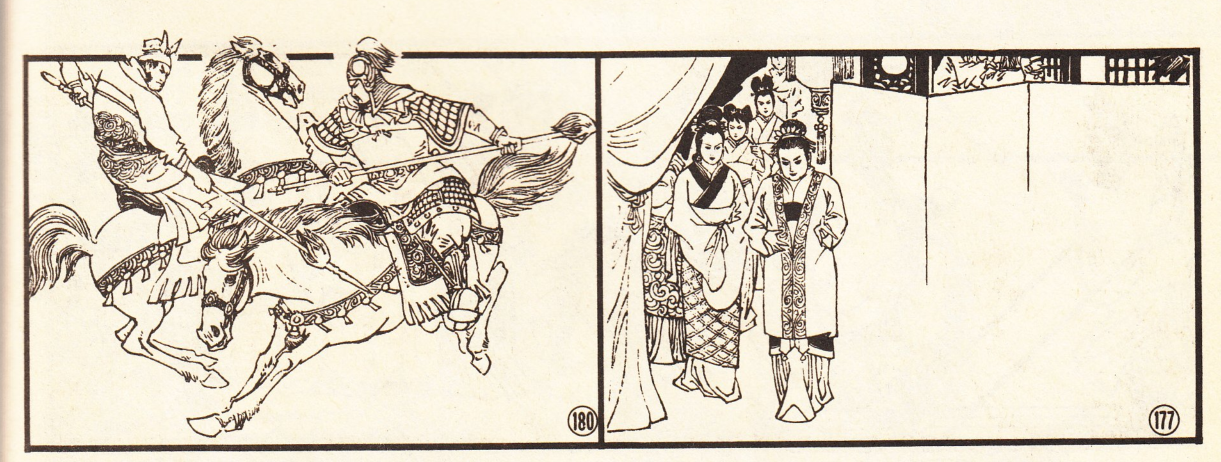
178 樂和吹笛唱曲，哄得祝家的莊兵們都喜歡他。他和他們說說笑笑，混得厮熟。

175 欒廷玉問明來意，把孫立一夥人迎到莊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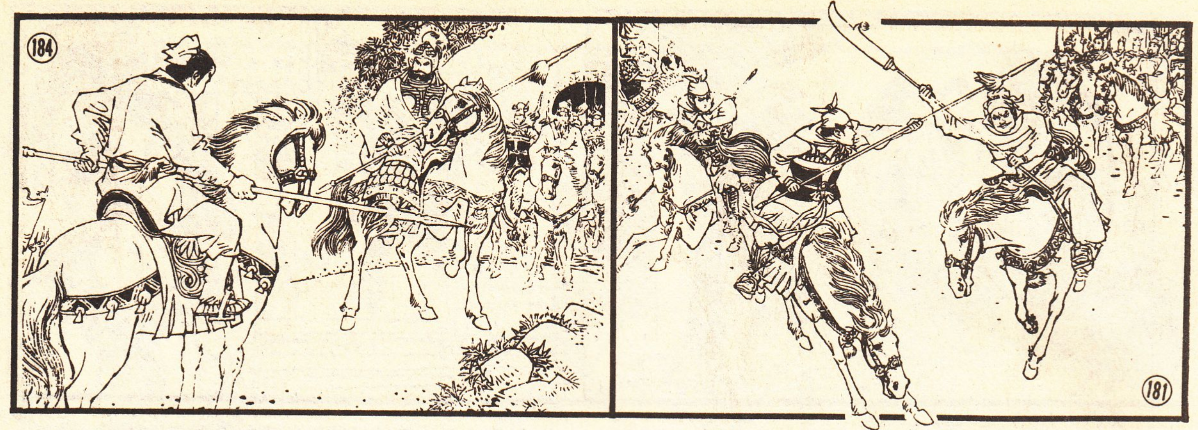
179 過了兩日，莊兵報稱宋江又調了軍馬殺來。祝家三子出陣，祝朝奉親自坐在莊門上督戰。

176 孫立見過祝朝奉和祝家三子，答應爲他們助戰。祝家父子大喜，叫人殺牛宰羊，好好款待。



180 梁山這邊，林冲出馬挑戰。祝龍縱馬迎戰。鬥了三十餘合，二人不分勝敗，各自回馬。

177 孫立叫顧大嫂引着樂大娘子到後堂去拜見祝家女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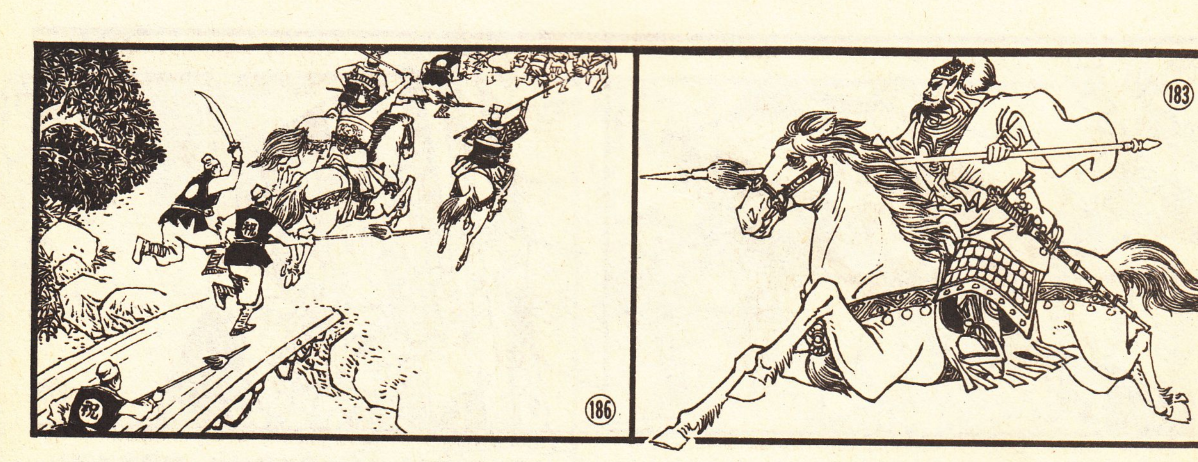
184 石秀飛馬來戰孫立。

181 祝虎見哥哥沒佔上風，心中惱怒，舞刀出戰。穆弘出陣，來戰祝虎。鬥了好久，二人又沒分勝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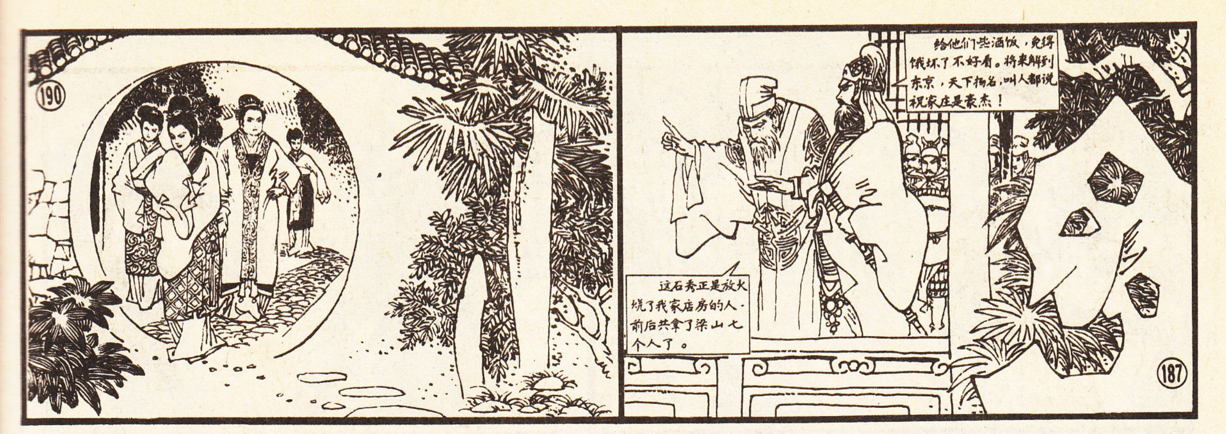
185 鬥了五十餘回合，孫立賣個破綻，讓石秀的槍掃進來，然後虛閃一下，把石秀從馬上捉過來，挾到莊前，叫人綁了。

182 祝彪怒冲冲奔到陣前。宋江陣裏楊雄搶過來接住。兩個人戰得難分難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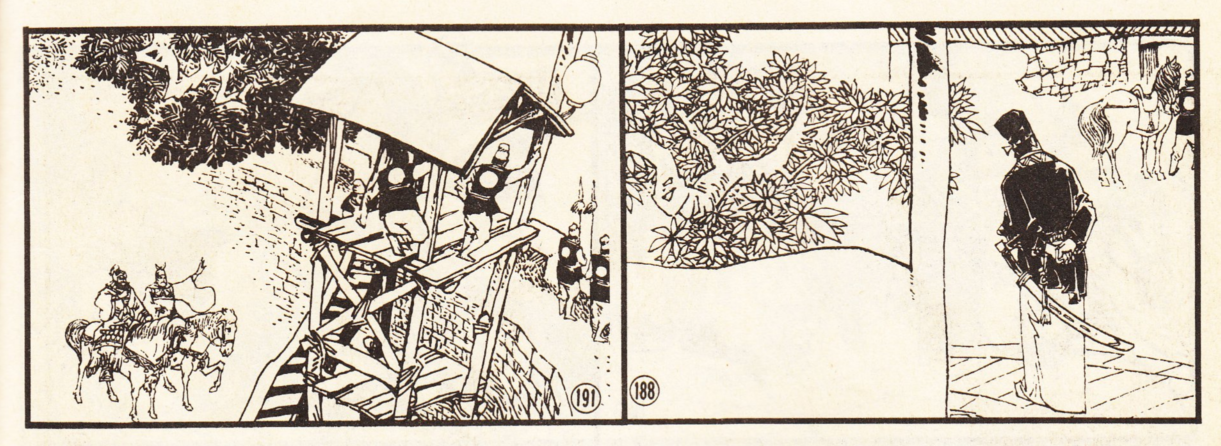
186 祝家三子率領莊兵趕散梁山的人馬，回到門樓下，見了孫立，一個個欽敬拜服。從此，對孫立更加相信了。

183 孫立跨上烏騅馬，腰上懸了虎眼鋼鞭，挺槍出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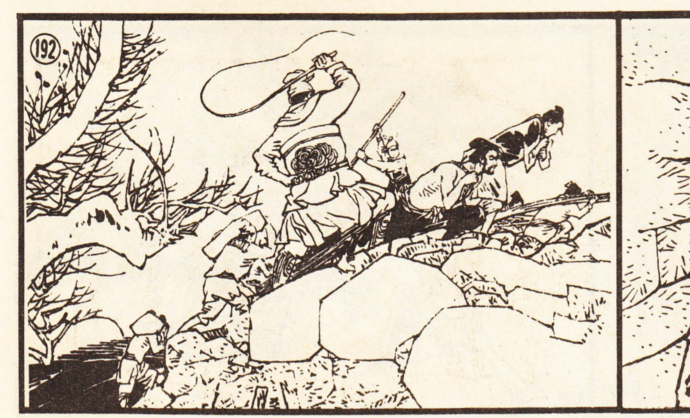
190 顧大嫂和樂大娘子在後宅看了出入的門徑，留心宅中的小門近路。

187 孫立叫祝家好好照管捉來的七個梁山頭領，將來一齊解到京裏請賞。祝家父子滿心歡喜，謝過孫立又請他到後堂飲酒慶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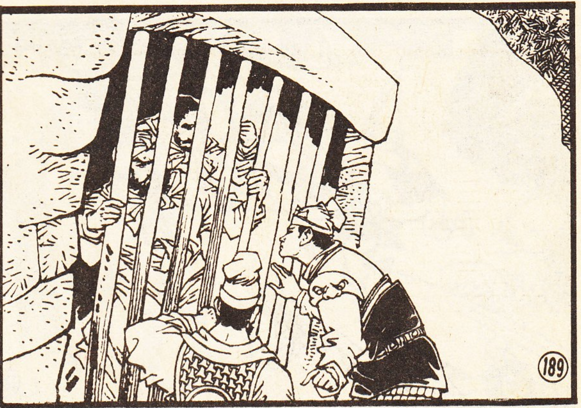


191 第二天，欒廷玉陪同孫立巡查莊上的守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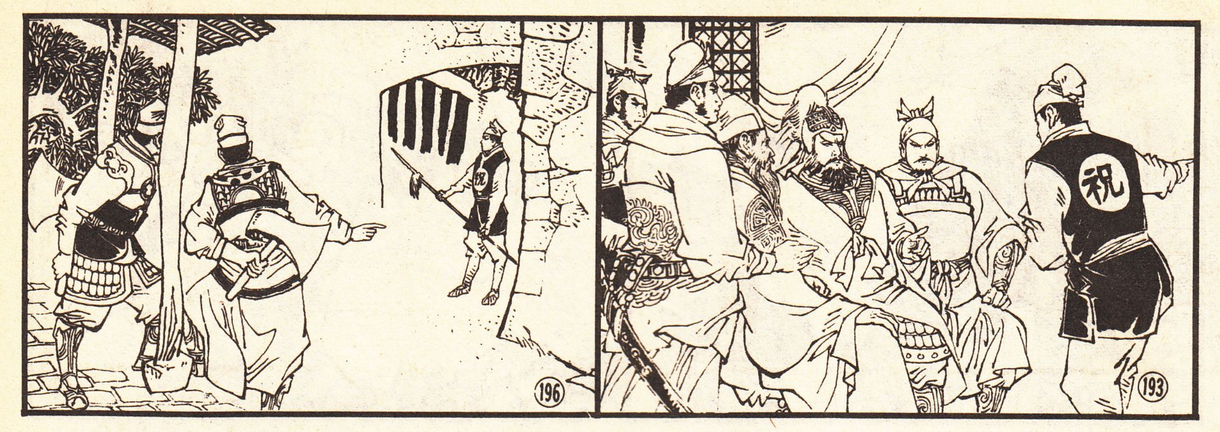
188 樂和把祝家莊院前前後後的出入門戶，都記在心上。



192 走到一處，見祝家三子拿着鞭子棍棒督促莊農修築城堡。莊農無不叫苦。



189 鄒淵、鄒潤悄悄到牢房裏給楊林、鄧飛等透了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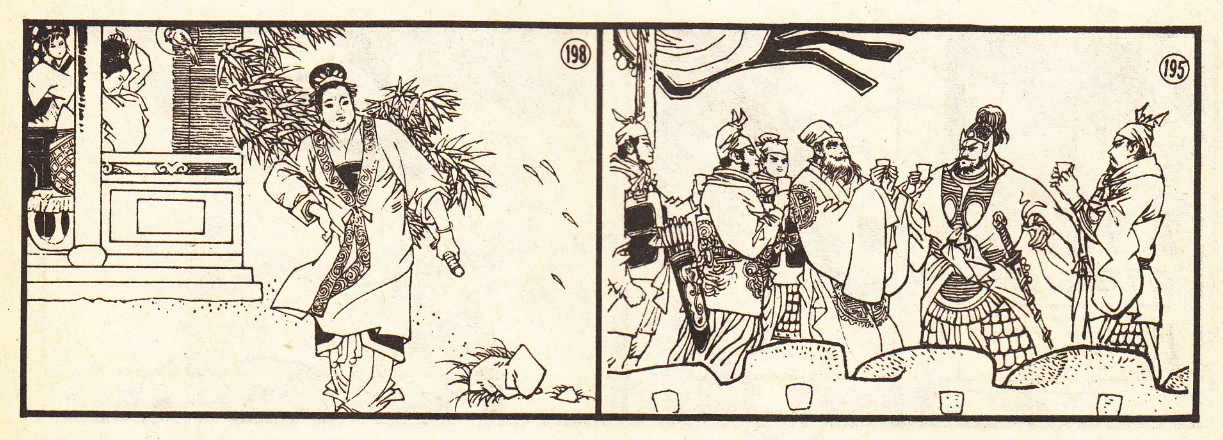
196 這時，鄒淵、鄒潤在身邊藏了大斧，守住關押梁山好漢的牢門。

193 次日上午，莊兵忽然報說梁山分兵四路，又來攻莊。孫立叫人只管安排撓鈎套索，好拿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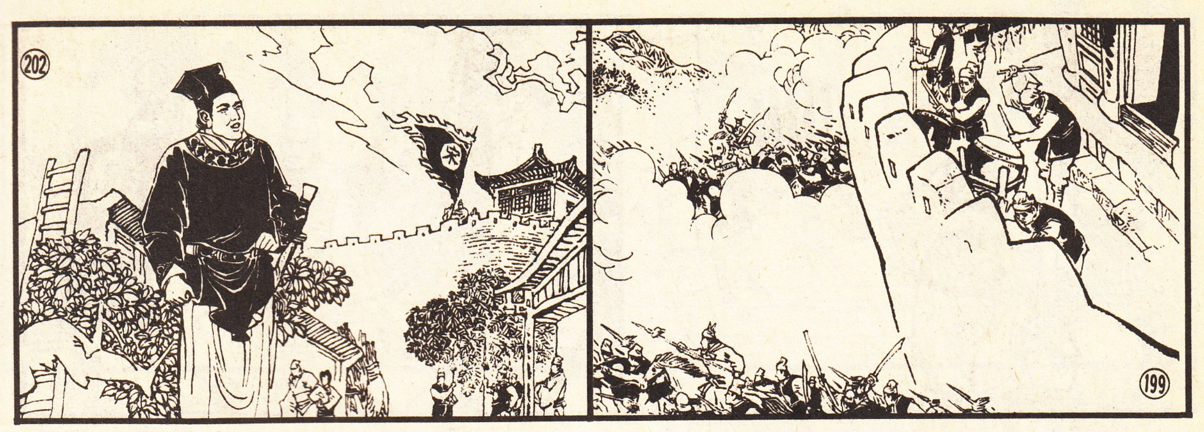
197 解珍、解寶身藏暗器，把住後莊。

194 祝朝奉來到門樓上，果然看見梁山四路人馬漫山遍野殺來，一時戰鼓齊鳴，喊聲大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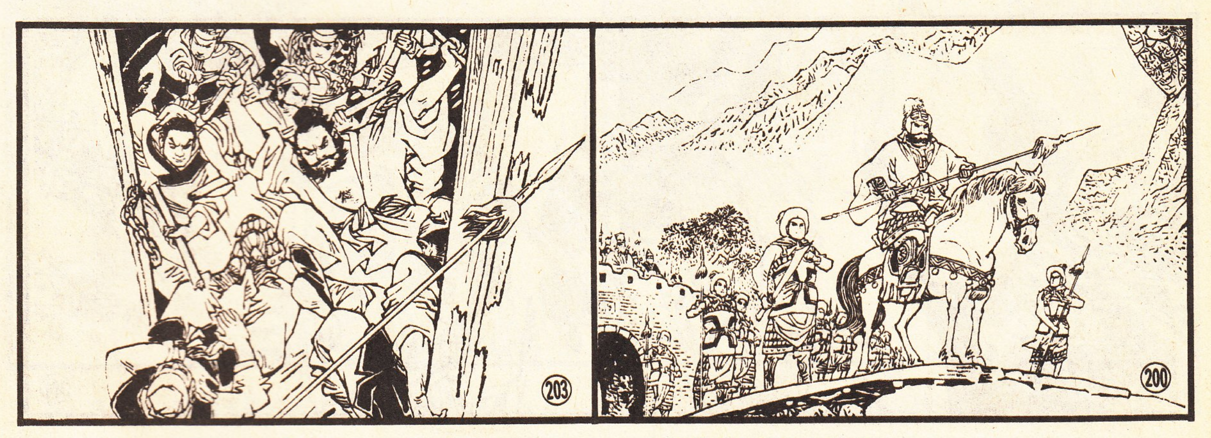
198 顧大嫂在後堂一面保護樂大娘子，一面帶了短刀，等待下手。

195 孫立叫祝家莊也分兵四路迎敵。欒廷玉和祝龍、祝虎、祝彪，自顧各帶一支人馬出戰，孫立領兵接應。祝朝奉大喜，給每人賞了酒祝捷。



199 祝家莊擂了三通戰鼓，放了一聲號炮，開了前後莊門，放下吊橋，四下裏分頭迎敵。

202 樂和看見旗號，在莊裏唱起曲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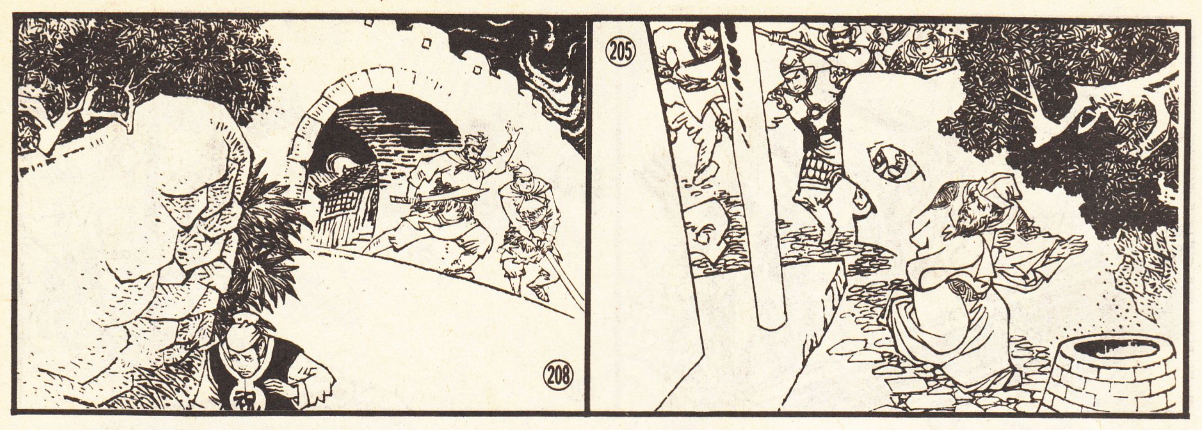
200 孫立領兵守在吊橋上。

203 鄒淵、鄒潤聽見樂和唱曲，吹了幾聲口哨，殺了看牢的莊兵，劈開牢門，把時遷、楊林、黃信、王英、秦明、鄧飛、石秀等七個好漢放了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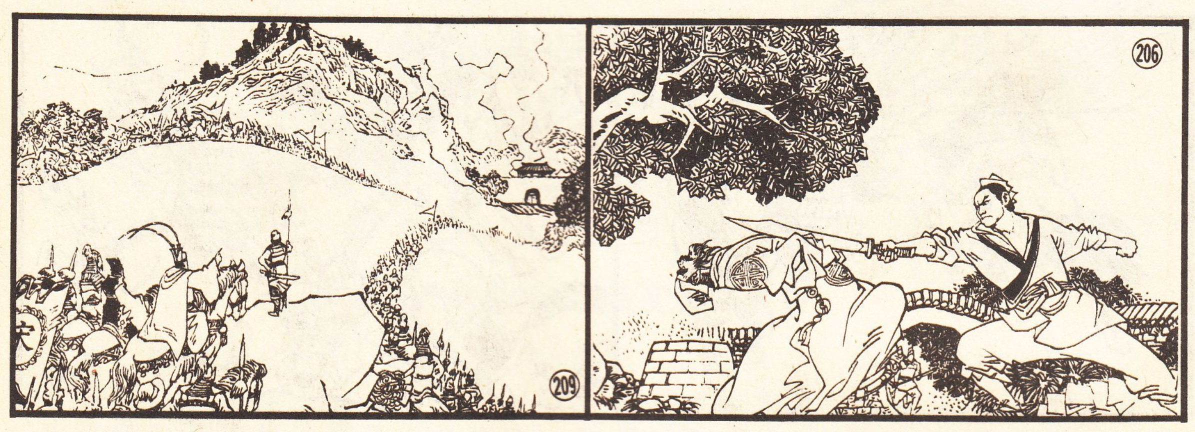
201 孫新在門樓上插起旗號。

204 顧大嫂拔出刀來逼住祝家女眷，不許她們走動。



208 後門上解珍、解寶放起火來。

205 祝朝奉急忙逃走，四處都有人攔住，逃不出去，正要投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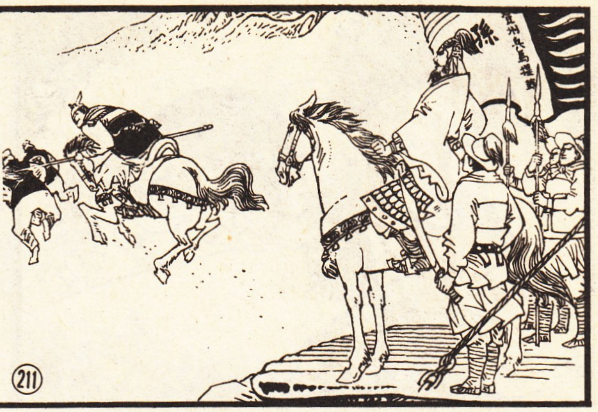
209 梁山四路人馬看見莊頭火起，拚力向前，裏應外合，前後夾攻。

206 石秀趕來，一刀將他砍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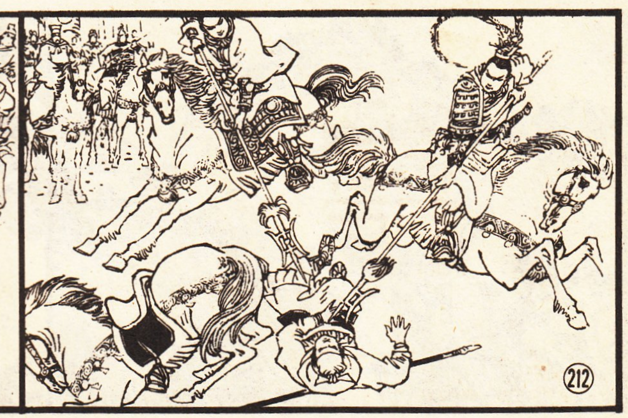


210 南路祝虎遇見穆弘、楊雄、李逵。祝虎回馬便走，正要回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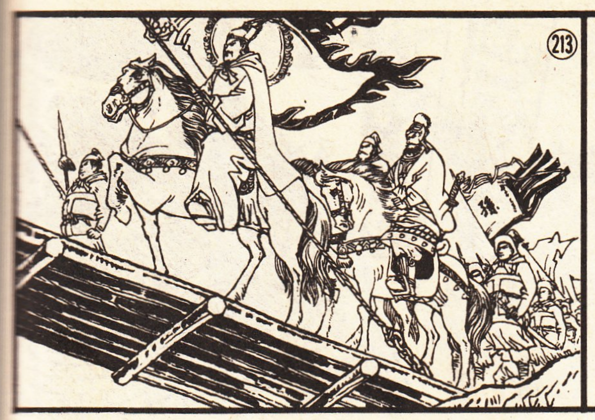
207 莊裏十幾個梁山好漢，分頭殺散莊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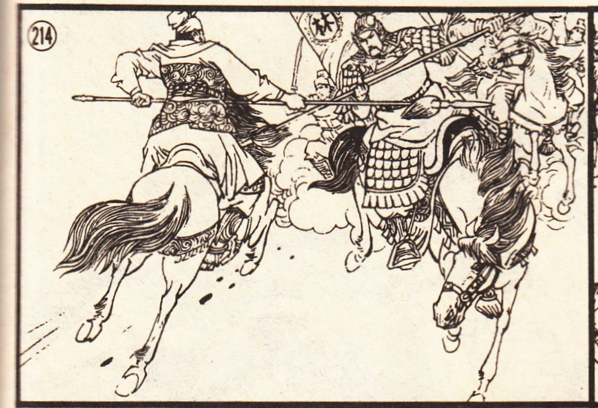
211 孫立大喝一聲，攔住吊橋。祝虎心中驚慌，拍馬逃命……



212 又遇宋江領兵來到。呂方、郭盛左右齊上，把祝虎截翻在地。



213 孫立、孫新迎接宋江進莊。



214 東路祝龍遇見林沖、李俊、阮小二。林沖和祝龍交戰。

（待續）



單刀會

單憑一柄不違劍　捨身犯險去赴會

「你會赴約嗎？」

「會。」

「爲甚麼？難道你眞的相信他們願意和解？」

「我不信。」

「那麼你還決定赴約？」

「是的。」

「唉，眞不知你心裏打的是甚麼主意……」

「人生總有些事情是非做不可的，也有些約會是不能退却，莫可避免。」

李天命說完這句話，喝下一杯酒便走了。

他要赴會。

一個要命的約會。

邀約者不是別人，而是李天命昔年同生死赴危難的結義兄弟安思危和張險二人。

李天命、關破曉、安思危和張險四人，當年中秋月夜，歃血結義，聯袂闖蕩江湖，快意恩仇，三年不足就在長安打下了一個天下，創立「天狠幫」。

在天狠幫的創業時期，李天命奔走四方，劍震羣豪，可謂居功至偉，所以便成爲「天狠幫」的老大。

此後，李天命常因幫會事務糾紛而外出，未能兼顧幫會內部行政問題，於是授權安思危主理天狠幫內部一切事項，以便能夠全心全意處理外務諸事。

然而世事每逆人願，李天命委以重任與安思危，全是爲着天狠幫的，却沒料到竟會造成一場內戰，掀起一幕兄弟鬩牆的悲劇。

安思危生性陰沉，野心極大，對於幫主之位早存貪念，無奈創幫之時，李天命深得衆心，實難與之爭奪幫主一職，只好退而求次，盡量獲取李天命的信任，俟時機來臨，再圖起事。

未幾，李天命果然賦與重權，令其主掌幫內三堂事務，安思危即着手行動，暗中籠絡幫中弟兄，自結黨羽，對異己幫徒，一律利用個人職權翦滅，兼且外通其他幫會，欲邀外力以助叛亂。

就在天狠幫立幫三年後的中秋夜，安思危發動了一場變亂，假借張險被天狠幫死敵襲擊一事，聲討李天命處事不當，要求另選幫主。安思危一語既出，幫衆皆應，唯獨關破曉和李天命二堂子弟反對，頓時形成對決，局勢戰意瀰漫，待觸而發。

一場內戰瞬間發生，李天命察看大勢已去，縱是一戰亦必兩者俱傷，損失慘重的還是天狠幫，死傷的只是幫會子弟；權衡輕重得失，李天命毅然讓位，脫離天狠幫，其堂下子弟和關破曉一脈亦隨他而去。

李關二堂幫衆出走；對天狠幫實力自有影響，但安思危早已預料如此，並沒因此事而措手不安，天狠幫大小內外事務還是一如往昔，沒有太大的改變。

眞正令他担心的，只是李天命的去向。

李天命和關破曉脫離天狠幫，哄動整座長安古城，黑白二道對此事莫不議論紛紛。

一些敬重欽佩李天命等人的武林豪傑，均欲邀其加入，以振聲威；也有些與之

爲敵的綠林好漢，時予侵擾，欲圖出回口烏氣，以雪當日敗陣之恥。李天命却堅持己見，與關破曉及二堂子弟，遠赴洛陽另闢新境，再建一番功業。

憑着個人的武藝聲望和衆人的同心協力，李天命關破曉等終於在洛陽建立了鞏固的勢力，與洛陽的「雷老爺子」和「宮字號」鼎足三立，統令整個黑白道，聲威遍及中原。

安思危就在這個時候，遞送了一張請帖，邀約李天命關破曉二人，於今年中秋月夜共敍長安，欲盡釋當日隙嫌，重結舊誼。

李天命當下答應，翌日動身。

關破曉雖不願意赴約，也只好放下洛陽事務，隨李天命返回長安。

就像他當年跟隨李天命離開長安一樣。

因爲他們是兄弟。

曾經共生死、赴患難的好兄弟！

＊　＊　＊

他們到達長安的時候，已經是八月十四的晚上。

月正圓，明月當空，涼風不經意地吹亂了李天命額前的散髮。

李天命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長安的風沒有絲毫的改變，還是那末清涼透心，好舒服啊。」

關破曉却仰望天上皓月，似看得癡了的樣子，淡淡地道：「圓月也沒變，變的只不過是被它映照的人罷。」

李天命會意，轉首說道：「你說我們都變了？」

「不是我們，」關破曉語音一頓，隱透出一股激憤，「是那兩個狠心狗肺、見利忘義的畜生！」

「他們？你錯了，他們也沒有變，還是一樣子，沒有任何改變。」李天命輕輕倒了兩盃酒，盈盈遞至關破曉跟前。

關破曉緊握了酒盃，指節因用力而發白，道：「他們沒有變？你爲甚麼這樣說？難道你忘了當日歃血結義時他們說過的話嗎？你忘記天狼幫中秋夜叛亂時，他們的奸險模樣嗎？老大，你不會真的忘了吧！」

「關二弟，不要激動，坐下來罷，坐下來好好的說……」李天命輕拍着關破曉寬闊的肩，坐在平滑如鏡的石台上，皓月柔和的光華恰好穿過葉縫照着他們飽經歲月的臉上，顯得份外沉靜，彷如一湖春水。

李天命拏着盃子，嘴角貼住盃沿，一會兒後，才說道：「忘不了，我當然忘不了；昔日的好兄弟，如今成了陌路人，你說我怎麼可以忘記這樣的遭遇，這樣的感受？可是，關二弟，你想深一些，便知道我說的沒錯，他們是沒變的。由始至終，他們都沒有變，只是我們被他們的表現欺騙了，蒙蔽了，所以絲毫體察不到他們的心思。」

關破曉想了一陣子，飲乾了盃中酒，道：「是的，老大你說的對，可是，他們難道沒有錯的嗎？」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們也錯了，錯在一廂情願。我們不該要求他們在『道義』上能有所表示，因爲他們視道義僅是一種手段，一個憑藉。」李天命放下盃子，續道：「我很奇怪，從開始到現在，我沒有太大的恨意，尤其對於他們，我從沒有想過報復；或許，我心中更深更切的感受還是悲傷；昔日兄弟般的感情，共生死赴患難的豪情，是那末親切深刻的，如今都被榮辱名利的洪流冲走了，一去不復返了……爲甚麼感情是如斯脆弱的，絲毫經不起考驗？我很想知道答案，但此刻我仍在追尋。」

關破曉注視着李天命，眸子裏像是激起千堆雪，他顫顫顫的伸出手來，直到李天命的手旁，才緊緊握着，語音也危顫顫的說道：「老大，你還有我，還有洛陽的一堂好兄弟，千萬不要爲着兩個畜生悲傷，那是多麼不值啊！」

李天命也緊握着關破曉的手，「是的，關二弟，你說的對！老大沒用，竟然忘記了身旁的一羣好兄弟！」

兩人相顧狂笑，笑聲中却又彷含悲號，實在不知是笑還是哭，他們就在皓月下喝乾了酒，訴盡了話，唱出了兄弟情。

＊　＊　＊

月夜下，天狼幫總舵像是一頭沉睡艮久的山狠，寧靜裏充滿寒意，令人望而却步。

安思危倚着紅花亭的一支圓柱而立，在亮亮的月華映照下，眉心緊皺，神情肅然。

張險就在亭子裏。

他一直默不作聲，只是很安靜也很安份的坐着。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地位，還是應該少說話。

所以他和安思危一直相處得很好。

這回還是安思危先說話。「你是不是奇怪我爲何邀約他們？」

張險點頭，道：「是。」

安思危問道：「你不明白？」

張險道：「我不明白，但我相信您這樣做，一定有充分的理由。」

安思危笑了。他笑的時候，眉頭更皺，神情變得更冷，就像是哭的樣子。他道：「這些年來，就只有你，一直跟隨着我，相信我，支持我，我很高興，也很感動；」語聲稍頓，續道：「但這一次不同了，我們要對付的不是別人，是李天命和關破曉，兩個曾經結義的弟兄，而今成了陌路的對頭。」

張險依舊靜靜的坐着。「沒有甚麼分別，當年咱們還不是鬥垮了他倆，使他們離開了長安？」

「你錯了。」安思危面對張險，目光像是一首動人心弦的悲歌，凝視張險，冷冷地，淡淡地說道：「當年起事，我早已掌握一切，勝券在手。我猜透李天命的反應，算準他的決定，所以能一擊奏效；但是，這次不同了。我不知道他在此數年間，思想有甚麼改變，我摸不透他的心思，捉不到他的意向……但我還是決定再會一會他。」

「爲甚麼？」張險問。

「因爲我怕。」

「怕？怕甚麼？」張險追問。

「我怕他經過了當年的事，從此不再看重道義；我怕他懷恨於心欲圖報復；我怕他勢力日大，他朝重回長安……」

「所以你要先下手爲强，趁着他們未開始任何行動的時候，先發制人？」張險道。

「是的。」

「難道你不怕打草驚蛇嗎？你邀約他們，可能使他們有所警覺，提早行動，這樣豈不是更冒險嗎？」張險一口氣說罷，等待安思危的回答。

安思危又笑了。「你說的很對，這些全是我遲疑不決的原因；我一直按兵不動，也是因爲欠缺把握，不敢妄動，但如今情形改變了，局面對我們有利無害，這次行動只會成功，絕不失敗的。」

張險不懂他的意思，臉上充滿不解神色。

安思危却不說話，只是緩緩走出紅花亭，朝後庭園花叢深處指引，道：「請兩位貴客出來相見。」

話說罷，花叢驚起一陣蝶舞蜂飛，兩個人自花叢深處走出來。

當先的人身穿一襲灰衣，臉色灰白如死魚，一雙眸子黑少白多，眞的是三分人七分鬼的模樣。殿後的是一名中年人，年約四十，寬額聳眉，煞是俊朗飛揚，手中一柄摺扇，龍騰晴空的寫着「宮字號」三個大字。

安思危轉首顧視，對張險說道：「小張，過來會見兩位當家；穿灰衣的是洛陽雷老爺子座下四護法之首，范蝗范當家；另外的一位是『宮字號』總管杜五先生。」

張險登時明白了一切，隨即拱手作禮，道：「在下張險，二位大名，如雷貫耳，張某今夜得見二位風姿，不勝榮幸之至。」

范杜二人也相笑回禮，四人寒喧一番，便步進紅花亭細敍。

張險知道范蝗和杜五先生的身份後，對於安思危突然下帖邀約李天命一事，頓時了解一切因由。

安思危顯然預先聯絡洛陽的雷老爺子和宮字號首腦等人，結盟聯誼，共商剷除李天命一脈事宜，此舉既可消除心腹大患，又能加强天狠幫對外的勢力，安思危自當盡心處之。在雷老爺子和宮字號方面而言，合力勦滅李天命一夥人馬，也是百利無一害的事情，怎會不予以答應？

難怪安思危主動下帖邀約——張險自忖。

＊　＊　＊

李天命醒來時，感到一陣炙痛，貫徹整個頭臚，像是快要爆裂似的。

一夜狂飲，換來這樣難受的滋味，歲月逍逝不饒人，再也不是當初五陵年少，劍舞意狂的日子。李天命禁不住心頭一陣唏噓。

關破曉就在這時候，氣呼呼的衝進來。

李天命察貌辨色，心知有異，忙問道：「發生甚麼事？」

「鷹組探得情報，說雷老爺子和宮字號的人來了長安，還在天狠幫總舵出現。」關破曉氣急地道。

李天命聽罷，神色凝重，良久說不出話，好一會兒，才道：「你先回洛陽，我留在長安。」

關破曉頓時一呆，過了半晌道：「爲甚麼不一起回去？難道你還要赴那要命的約會？」

「是，我今夜必定赴會。」李天命不經意地說，就像是決定一件與他莫不相干的事情似的。

關破曉又急又怒，吼聲說道：「老大，你心裏打的是甚麼主意？明知山有虎，還往虎山行，你爲甚麼不想想自己的處境是多麼危險？爲甚麼不考慮洛陽八百子弟的安危？宮字號和雷老頭已經要向咱們動手，天狠幫的畜生隨時待機而噬，我們此刻不走，恐怕再沒有機會！」

李天命輕拭額前散髮，彷彿在整理腦海千纏萬繞的亂緒。「二弟，這是一個非去不可的約會。人生總有些事情是不可退避，也有些約會是不能逃避的。安思危狠子野心，此番邀約定非善意，我心裏早有準備；可是，我仍是要去的。他始終對我心懷敵意，非要割下我的人頭方才甘心；今次他突然下帖，可知把握信心皆備，依他的性格看來，沒有充足的實力，他決不妄動，既然戰書來了，縱是逃避，他也會運用一切方法，逼我接招，如其他日多生枝節，倒不如今夕了斷，你說不是嗎？」

關破曉冷靜了下來，心中默想一遍，也覺李天命的話有理，說道：「但今夜的約會，他一定佈下天羅地網，等待你掉進去的；而且洛陽的形勢亦不安穩，你怎可輕然躍進虎穴？」

李天命無奈的笑了，笑意是苦澀的。「洛陽方面，大致不會發生任何突變，刺世和疾邪都是人材，無論識見、氣度、處事或武藝，絕不遜色於我倆，而且有你回

去主持大局，當無意外……至於我這一方面，你不要掛心，我早已準備一切，自會應付。」

「應付？老大，你不要騙我吧。你就這樣孤身一劍，闖進龍潭虎穴，你叫我怎麼可以放心？」

李天命劍眉一剔，語音隱含怒意，道：「怎麼？你不再放我這個老大在眼裏，是嗎？我李天命倚仗一柄『不違』劍，甚麼場面沒見過？甚麼風浪沒闖過？憑一個天狠幫，你認爲困得住我嗎？你再不走，就是心中沒有這個老大，你我兄弟情誼，就此了斷吧！」說完這句話，李天命霍然轉首，不想關破曉看見他眸子裏滾動的淚水。

關破曉明白李天命心意已決，縱是多說也無用，當下哽咽說道：「好！老大，關二這次還是依你，立即動身返回洛陽；你好好保重，洛陽諸事自有關二主掌，你毋須費心，我就在洛陽等你回來，記著這句話：「冬雷震震霞夏雨雪——乃敢與君絕！」

「你去罷。」李天命斷然揮手，飲泣訣別。

「是。」說罷此話，關破曉衝出房間，一陣驚雷似的離去。

凝視關破曉逐漸消失的背影，李天命喃喃說道：「二弟，永別了。」

* * *

月圓中秋夜。

夜色如水，皓月像是浮游於水中，朦朧醉人，煞是好看。

李天命喜歡中秋。

他常常憶記着當年中秋夜歃血結義的情景，彷似就在眼前。

然而一切往事，消逝煙雨中，徒剩追憶而已。

李天命背着不違劍，推開房門，踏入月夜長街上，街道兩旁點起了各式各樣的燈籠，孩童三五成羣，喧嘩笑鬧，使整座長安古城添上一份喜意。

李天命隨着孩童的喧笑聲和歡樂意而赴會。

單刀赴會。

一個要命的約會。

約會設在天狠幫總舵紅花亭舉行，紅花亭就是當日李天命等四人歃血結義的地方。

亭心擺放一桌豐富的菜餚，置了四個位子，卻有一張椅子是空着的。

那是留給關破曉的。

「關二哥此番缺席，委實是一個遺憾。」張險嘆息說道。

李天命淡淡道：「是的。」

安思危斟下了三盃酒，平放桌上，自己當先取了一盃，然後向李天命道：「老大，多年不見，風采依然，安三先敬你一杯。」說罷一飲而盡。

李天命拏着盃子，靜靜的，冷冷的道：「老三，這杯酒既是你敬的，我當然要喝，可是……你說我喝下這盃酒後，還能吃這頓飯嗎？」

張險臉色剎時一變，手中盃酒也濺了幾滴，唯獨安思危仍是眉心皺着，笑道：「老大，你怎麼這樣說？」

李天命放下酒盃，慢慢站起來，手心輕握不違劍，張險更是心驚，左手悄悄掏出成名暗器「飛花六出」，侍機而發；還是安思危沒有絲毫舉動，靜待着李天命的說話。

李天命果然說道：「老三，這些年來，你一直在注意我的舉動，爲的不過是怕我報復，怕我一朝捲土重來，你說是嗎？」

安思危不語，點頭。

李天命又道：「你這次下帖邀約，當然勝券在握，信心充足；假若我前來赴約，你早已佈下羅網，候我來臨；若是不來，你亦聯結洛陽的二大勢力，予我重擊，直至我頸上人頭落地，方才休止，是嗎？」

安思危眉頭更皺，緩緩點頭。

李天命續道：「但你還是提防着，怕我尚有任何舉動，所以到了此刻，還沒動手，你說是不？」

「是。」安思危答道。

李天命長長吁了一口氣，嘆道：「其實，在咱們四兄弟裏，你我相知最深，但因此而變成對頭……」

安思危截道：「因爲我們同是一種人，同樣具備野心權慾，你我共處，就像一山二虎，永遠不能得到和平相處，只有一虎離去，方能善了。」

李天命點頭，深感同意，說：「可是我已經離開了，再也沒甚麼反撲之動，你爲甚麼還要找上我？」

「你不知道，你當然不會知道，」安思危眉心一寬，神情變得異常悲憤：「因爲你是被出賣者。只要一日你還在，我便要提防你的報復，日夜不敢鬆懈，這種生活委實令人心驚，所以唯獨你死，我才可以眞眞正正做一個幫主！」

李天命問：「可是你無須拉攏洛陽的人來對付我，你我敵對，僅是私怨，爲何硬要拖下洛陽二大勢力，累及無數人命呢？」

安思危笑道：「老大，你還是不很瞭解我。只求達到目的，不惜一切手段，何況結盟之事，百利無害，我怎會放棄而不爲呢？」

李天命話而至此，知道多說無用，坦然道：「既然如此，動手吧。請雷老爺子和宮字號的朋友也出來一見吧。」

安思危又笑道：「他們當然會來，可是有些事情待辦，遲點兒才會一會你的不違劍。」

「你錯了，我們現在就可以見識不違劍。」語聲剛現，兩條影子跨過了高牆，落在花叢深處，其中一條灰影子剛沾地隨即彈起，和着一聲長嘯轉瞬撲至李天命跟前。

李天命乍覺腥風撲面，步隨意動，往後一滑，手中不違劍霍然激射，發出一陣嘶澀刺耳的聲音。

殘虹剎那閃過。

灰影子悶哼一聲，急退。

哼聲中帶有痛意，恨意，怒意。

李天命劍已還鞘。

急退中的灰影子朝李天命拋出一物。

李天命爲防有詐，以劍鞘輕擊來物，然後挑開包紮物件的布帛，赫然看見一顆人頭。

——關破曉。

李天命狂怒，耳際傳來了杜五先生的聲音：「這是杜五和范護法代表宮字號、雷老爺子送給李先生的中秋賀禮，敬希笑納。」

話方說罷，杜五先生眼前赭紅滿天，殘虹蔽月，心頭一驚，慌忙掏出摺扇，點、打、刺、撥四式齊使。

李天命一動上手，張險立即站起，欲使「飛花六出」，却被身旁的安思危按着。「不要出手，待他們殺個兩敗俱傷，才動手。」

轉瞬間，李天命杜五已經分出勝負。也分出生死。

＊　＊　＊

不違劍刺穿了杜五的咽喉，劍尖晃自抖動，李天命亦顫抖不已；未知是悲憤過度，還是着了杜五三記殺着，受傷過度而顫抖。

他霍然轉着，紅着眸子，怒視范蝗，一字一字說道：「來吧。」

范蝗身形暴長，化作灰芒，十指遙插李天命。

李天命不退反進，帶着一片殘霞掩至。范蝗原先已着了李天命一招，更看見李天命三招了斷杜五，心中恐懼之情尤重，此刻乍見殘霞蓋頂，氣勢懾人，戰意頓時全消，灰芒一折，往後急退。

可惜天命不可違。

不違劍已穿過范蝗的後背，直刺心胸。

范蝗猛然回招，十指尖芒插進李天命握劍的手臂，登時整條臂膀變成灰白色。

李天命心知范蝗十指劇毒無比，這條臂子是完了，當時不加思索，左手轉握不違劍，一劍斬下了那條灰白色臂子。

安思危就在這個時候，發動了攻勢。

——沒有十足把握，他決不妄動。

這無疑是最好的機會。

他的「玄心掌」已經催谷至頂峯的功力，挾着風雷之聲，結結實實的打在李天命背門。

他笑了。他知道李天命絕對捱不住這一擊，何況是身負重創的他。

就在他忍不住大笑的時候，他感到心頭一陣刺痛，爲甚麼會這樣子的？

他低頭看看李天命，發覺他已倒下了，不違劍也橫放地上，他不明白心頭的刺痛是從何而來，慢慢的他想起了張險，他想起了他的「飛花六出」，當他的思維意識到這一點時，他已經不能再想甚麼了。

＊　＊　＊

張險緩步踏出紅花亭，亭外一切已平靜。

他輕輕拍掌，掌聲三響後，兩名疾裝少年快步而至，向張險叩着拜安。

張險在少年跟前，神色威嚴，與安思危面前的模樣絕不相似，他淡然說道：「清理一切，把杜五和范蝗的屍體送回洛陽，並給宮字號當家和雷老爺子一個口訊，說李天命關破曉在長安先殺其使，稍會兒再取其頸上人頭。」

兩名少年聽罷，瞬即抬走了杜范二人，清理好了後庭園，並在庭園深處挖了一個大坑，這當然也是張險的吩咐。

俟少年離去，張險仰首看看天上皓月，再低望李天命安思危的屍身，喃喃自語地道：「老大，老三，你們都死了，就只剩下我張險，獨掌天狠幫……天狠幫是咱們四兄弟打來的天下，本應共同執掌處理的，但老大你聲望過人，深得衆心，於是當上了幫主，從此，天狠幫的風光就只你一人獨享，江湖上的好漢眼中就只有你這一號人物，彷彿只有你一人獨自創立天狠幫，你說這是公平嗎？我張險也是一個人物啊！怎麼沒人向我說過一句好話？

「老三，你一直心藏野心，圖謀幫主之位，幸好你還懂得我張險的重要，首先拉攏了我，結果因爲我的合作，你得到了幫主職位；可是你太忘本了，這數年來，你處處牽制我，削弱我的力量，使我永遠居於脚下，抬不起頭，挺不起胸，但你怎也小覷了張險，我等待，我忍受，就是爲着一個機會，殺你，現在我等到了，我成功了。哈哈……」張險猛然狂笑，眼角刹時瞥見關破曉的頭臚，趨步而至，道：「老二，在我眼中，你是一個呆子，終日只懂衝鋒陷陣，老大說往東，你就永不朝西，天生一股蠻力，永遠不懂得稍用腦子，可是你偏能夠闖出名堂，號稱『長安第一勇士』，我張險可是不服！論武藝，你我不相伯仲；論智見，你八輩子的修行也及不上我，但你處處居我之上，你憑甚麼？憑恃甚麼？」

張險愈說愈激動，一手抄起了橫放地上的不違劍，狂舞狂號，盡洩鬱藏心坎多年的怨憤。

他高擧不違劍，劍尖朝天，呼叫道：「哈哈……現在還不是我張險的天下！長安城尚有誰人敢不敬於我？我就是幫主，我就是長安城的老大，我就是天！」

一道驚雷就在此際無聲無息的閃過。

——中秋月夜怎會行雷？

張險念方及此，驚雷已經打在不違劍身上，他登時慘叫痛號，遭雷殛而歿，身子頹然掉進坑子裏。

一個剛才吩咐疾裝少年挖的大坑。

＊　＊　＊

天命不可違。

（完）

小故事大道理

合羣德性

有人說：「三個英國人湊在一起，就能組織一個政府，三個德國人湊在一起，就能組成一支軍隊。」這是形容英德民族化比較富有合羣的德性。我們中國人在羣己關係上，似乎一向偏重於個人，當 國父在演講三民主義的時候，就會提到：我們一般人民「只知道有家族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這便是說，缺乏整體的團隊精神。多年來，我在跟各階各層的工作同仁接觸之中，也會經發現過，部份工作同仁，把個人，團體，國家，看成不太相關的三個單元。心中想到的，大多是個人的出路，家庭的生計，至於團體和國家意識，比較起來顯得淡薄，這是我們社會進步，國家富强的一種阻碍。（選自蔣總統經國先生講話）

妙鬼橫生故事之二／馬雲・文

可飛・圖

賭鬼二世（上）



賭鬼授徒　情侶散夥

顏天培從痲雀館裏神氣十足地走了出來，任何人看見他這副表情，都一定以為他大有斬獲的。

但事實上恰好相反，他打了八圈牌還不到，只吃了三鋪牌；一鋪雞糊、兩鋪一番。結果自然是慘敗，輸了三千六百多元。

可是，他現在卻是笑口吟吟的，神態輕鬆之極。

為什麼輸了錢還這樣神氣？答案很簡單：「他是故意裝出來的。」

原來在痲雀館對面，有一間小酒家，他早已約了女朋友蘇菲亞在酒家裏等候。

蘇菲亞年輕而漂亮，她十九歲，唸書不成，也沒有找工作，全靠伸手向父母要錢過活。

幸好她的父母都有點錢，而且對女兒總是有求必應的。（究竟此乃幸抑或不幸，純粹觀點與角度問題。）

蘇菲亞認識顏天培已半年了，對於任性慣了的蘇菲亞而言，和一個男朋友相處了六個月還沒有感情破裂，實屬難能可貴之至。

蘇菲亞並不反對顏天培賭博，事實上，她自己也賭馬、打痲雀甚至跑到澳門搏殺。

但她卻也很相信一個人的話，那是在蘇菲亞住所附近擺檔的江湖相士單眼方。

蘇菲亞曾經屢次對顏天培說：「單眼方若說你今天不宜賭博，就千萬不要去賭，他看氣色是很靈驗的。」

兩天前，蘇菲亞和顏天培經過單眼方的檔攤，單眼方對顏天培說：「這幾天，你財運甚差，逢賭必輸！」

顏天培嗤之以鼻，全然不相信這個江湖相士的話，但蘇菲亞卻完全相信，便對顏天培說：「一個星期之內，不得賭博。」

但顏天培賭性重，要他在一個星期之內不賭博，眞是談何容易？

兩小時之前，他首先打電話約好了蘇菲亞，然後就進入痲雀館打牌了。

兩小時後，他神氣十足地從痲雀館出來，以輕快的步伐進入痲雀館對面的一間小酒家。

蘇菲亞早已坐在小酒家裏看小說。

她一看見顏天培，就問：「輸乾了沒有？」

「笑話！」顏天培得意洋洋地說：「那個單眼方，叫他去吃狗糞好了，我打了七圈牌，牌風旺得不能再旺，贏了三千多元！」

蘇菲亞蹙了蹙眉：「是眞的？」

顏天培立刻把一疊鈔票掏了出來，在蘇菲亞面前晃一晃，「瞧！連本帶利，總共六千多元！」

蘇菲亞「哦」一聲，笑道：「眞的贏了那麼多，算你本事。」

顏天培得意地一笑：「這不是我本事，只是牌風太旺而已，打牌就是這樣奇怪的，只要手風一旺，就算再爛的牌也可以吃糊——」

但他還沒有說完，臉上已火辣辣的吃了一記耳光。

打他這一記耳光的並非別人，正是杏眼圓睜的蘇菲亞，她怒聲說：「別把我當作白痴，今天一早，你向貴利洪借了一萬

元，你以爲我不曉得？你現在只有六千多元，分明是輸了三千多，卻還在我面前胡說八道！」

她罵了一頓之後，就頭也不回地走了。

顏天培給女朋友又打又罵，但他並不怪蘇菲亞，反而把事情怪到單眼方身上。

他哼一聲，喃喃地罵道：「都是那個江湖相士害我的！他媽的，我要找他算帳！」

＊　＊　＊

翌日中午，顏天培就去找單眼方，但單眼方沒有開檔。

顏天培等了一會，還不見單眼方出現，便向附近一個賣香煙的老婦問：「單眼方怎麼還不見人？」

那個老婦道：「他避鬼去了。」

「避鬼？」顏天培一怔，說：「妳是不是說他『走鬼』？」

老婦搖搖頭，道：「不是『走鬼』，是避鬼！」

顏天培奇道：「什麼叫避鬼？」

老婦瞪了他一眼，道：「這意思簡單極了，所謂避鬼，就是逃避鬼魂糾纏的意思！」

顏天培冷笑：「單眼方不是能知過去未來的嗎？他既然有這麼大的本領，又何必逃避鬼魂的糾纏？」

老婦道：「能知過去未來是一回事，能否抵擋得住冤鬼纏身，又是另一回事，單眼方得罪了一個鬼魂，他知道自己鬥不過這冤鬼，所以就回鄉去了。」

顏天培道：「回鄉又有什麼用，冤鬼大可以一直跟着他的！」

老婦道：「單眼方說，只要回到鄉下，他就有辦法可以擺脫冤鬼纏身。」

顏天培道：「那是什麼辦法？」

老婦道：「他會住在祠堂附近，那裏有天將門神擋駕保護，冤鬼決不敢找上門來，除此之外，單眼方在鄉下裡還有別的法子，包管那冤鬼不敢接近他。」

顏天培忽然笑了笑：「妳相信這種事嗎？」

老婦冷冷一笑：「當然相信。」

顏天培道：「但妳可知道，單眼方是個怎樣的人？他是靠一張嘴巴混飯吃的，正是妖言惑衆，嘩衆取寵。」

老婦臉色一沉，道：「你對單眼方的認識太膚淺了，你可知道，那個冤鬼生前是什麼人？」

顏天培呵呵一笑，道：「我可不是單眼方，又怎會知道這些神神鬼鬼的事？」

老婦道：「那個冤鬼，就是我的丈夫！」

顏天培一呆，接着不由一笑，道：「那豈不是一個老鬼了？」

老婦道：「若以人來說，他是個老人，但若以鬼來計算，他大概算是新鬼。」

顏天培道：「妳丈夫叫什麼名字？」

老婦道：「他叫燦伯。」

「燦伯！」顏天培嘻嘻一笑：「他是不是偷渡入境的？」

老婦「哼」一聲，不耐煩地揮揮手，道：「你走罷，別阻着我做生意！」

顏天培沒好氣地一笑，就在這時候，他看見蘇菲亞騎着一輛電單車駛了過來。

雖然蘇菲亞是戴着頭盔的，但顏天培認得她的身材，也認得她所穿的衣服。

顏天培立刻向她揮手。

但蘇菲亞不理睬他，電單車風馳電掣地直標了出去。顏天培感到很不是味兒，他用力跺了跺腳，罵道：「眞是活見鬼！」

忽然間，有人在他背後輕輕拍了一下。

顏天培猛然回頭，只見拍他背脊的是一個十歲左右的男孩。

顏天培一怔，道：「有什麼事？」

這男孩道：「你是不是想見鬼？」

顏天培「呸！」一聲，怒形於色，道：「誰說我想見鬼了？眞是放屁！」

男孩搖搖頭，道：「我沒有放屁，我是燦伯的徒弟。」

顏天培一愕，道：「你叫什麼名字？」

男孩道：「我叫腸仔。」

「腸仔！」顏天培不禁笑了：「好古怪的名字。」

腸仔道：「但你的樣子更古怪。」

「胡說，我是個五官端正的人，又有什麼古怪了？」

「一個人在心情不好的時候，樣子就會有所改變的，難道你沒聽過『相由心生』這句話嗎？」

「笑話，我怎會沒聽過，但你年紀小小，又懂得什麼？」顏天培冷笑着說：「你還是快走罷，別阻着我發財。」

腸仔道：「你想發財？嘿嘿，只怕很難了。」

「混帳！別擋住我的財路，你快快回家溫習功課！」

腸仔嘆了口氣，道：「讀書又有什麼用？在這個社會裡，最重要的並不是學問，而是運氣。」

顏天培「哼」一聲，道：「是誰教你這樣說的？是不是你的老師？」

腸仔道：「我沒有老師，只有一個師父，就是燦伯。」

顏天培一怔，道：「你這個年紀，難道還沒有唸書嗎？」

腸仔道：「沒有，因爲我是非法偷渡入境的，我是個小人蛇。」

顏天培又是一愕，半晌才道：「你在開什麼玩笑？」

腸仔又着腰，道：「我爲什麼要和你開玩笑？難道你不知道，每天都有小人蛇非法入境嗎？」

顏天培一呆，道：「我當然是知道的，但你爲什麼要把自己的秘密說給我知道？難道你不怕我把你抓進警局嗎？」

腸仔道：「你當然可以這樣做，但我師父決不會放過你！」

顏天培眉頭一皺，道：「你是說燦伯？」

腸仔點點頭，道：「不錯，別以爲他死了就沒有力量，事實上恰好相反，你若敢欺負我，他老人家說不定會把你的眼珠子挖出來。」

顏天培哈哈一笑：「腸仔，你不但名字古怪，說話更古怪，你這些恐怖故事，還是說給別的小朋友聽罷，我還有事要辦，再見！」

腸仔卻沉着臉，道：「你不能走，不但不能走，而且還得要跟着我一起上

山。」

「上山？上什麼山？」

「西嶽華山！」

「可憐的孩子，你可知道西嶽華山在那裏？」

「當然知道，華山位於陝西華陰縣。」腸仔不假思索立刻回答。

顏天培冷笑道：「那麼，你可知道，從這裏到華山要多少天的行程？」

腸仔道：「十五分鐘左右就可以到達了。」

顏天培不由大笑道：「腸仔，你以為我們是神仙？還是一個觔斗就可以翻出十萬八千里外的齊天大聖孫悟空？」

腸仔道：「倘若我們去陝西華陰縣的華山，當然不可能在十五分鐘之內便到達，但你可知道，我師父住的地方，也叫西嶽華山？」

顏天培一怔，道：「什麼意思？」

腸仔道：「我師父是住在木屋區的，他在自己的木屋門前釘上一個木牌，上面刻着『西嶽華山』四個字。」

顏天培道：「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腸仔道：「我師父在三十年前曾經到過陝西華陰縣的華山，而且還遇上了一個異人。」

「什麼異人？」顏天培本來早已打算一走了之，但不知如何，聽見腸仔越說越是神奇，顏天培也聽得為之有點出神。

只聽見腸仔道：「那個異人，就是我的師公，他把許多本領傳授給我師父，所以，我師父的本領實在是非同小可的。」

顏天培道：「我明白了，燦伯一直沒有忘記你的師公，所以連自己居住的房子也命名為西嶽華山，對不？」

腸仔點點頭，道：「正是這樣。」

顏天培想了想，道：「你師父有什麼本領？」

腸仔道：「他最大的本領，就是賺錢！」

顏天培一聽之下，不由哈哈一笑，道：「你師父若懂得賺錢，為什麼會住在木屋區？」

腸仔道：「我師父喜歡住在木屋區，這又有什麼不對？」

顏天培又打了一個哈哈，道：「的確沒有什麼不對，總要燦伯自己喜歡。算了，你已躭擱了我許多時間，再見！」

但腸仔卻突然說：「你聽過嚴一帆這個人的名字沒有？」

顏天培一怔，道：「你不是說那個騎師罷？」

腸仔道：「我說的正是那個騎師，你想不想見他？」

顏天培道：「我當然很想見他，倘若我認識這個當紅炸子鷄騎師，說不定可以得到秘密貼士。」

腸仔道：「這個容易，嚴一帆就在西嶽華山裏。」

顏天培詫異極了，他連忙追問：「你說的這個西嶽華山，究竟是在陝西華陰縣裡的華山，還是你師父的那間木屋？」

腸仔道：「是我師父的木屋。」

顏天培搖搖頭，道：「我不相信，嚴一帆是著名的騎師，又怎會在你師父的木屋裡？」

腸仔道：「你若不相信，就不要去好了，反正損失的又不是我，再見罷！」這一次，反而是腸仔說再見。

顏天培眉頭略皺，忍不住叫道：「腸仔，你等一等，我跟你到西嶽華山去！」

＊　＊　＊

腸仔雖然年紀細小，但卻走得很快，顏天培跟着他走，居然也跟得十分吃力。

不久，兩人已來到了一個木屋區，只見區內小徑縱橫交錯，有如蜘蛛網一樣。

若不是腸仔帶路，顏天培恐怕花一兩個小時，還找不到「西嶽華山」所在。

終於，腸仔在一間不算太細小的木屋門前停了下來，顏天培站定了腳步定睛一看，果然看見木屋門外掛着一個木牌，上面刻着「西嶽華山」這四個字。

雖然是在白晝，但木屋內的環境相當黑暗，那是因為窗子太細小之故。

腸仔一推開門，顏天培就看見了一點燭光。

一支白色蠟燭，擺放在一張四四方方的木枱上，旁邊坐着了一個身形相當矮小的人。

雖然燭光並不太明亮，但顏天培還是可以辨認得出那人的樣貌。他看了好一會，不禁深深吸了一口氣，毫無疑問，這個坐在木屋裡的人，的確就是著名的騎師嚴一帆！

對於嚴一帆的臉孔，顏天培是相當熟悉的，只要到了馬季，無論在電視、報章或者馬經雜誌之類的刋物，都很容易會發現嚴一帆的消息。

但顏天培怎樣也想不到，一個如此備受觸目的當紅騎師，居然會出現在一間簡陋的木屋裡。

顏天培呆住了，一時之間也不知道該怎辦才好。

腸仔卻老氣橫秋地說：「坐呀！你已二十多歲了，怎麼見了人還像是小孩子一般害臊。」

顏天培強笑一下，道：「我怎會害臊，只是心裡很高興罷了。」

腸仔橫了他一眼，道：「你又不是遇見了皇帝，有什麼值得高興的。」

顏天培忙道：「遇見了皇帝又有什麼用？正是伴君如伴虎，絕不有趣。」

腸仔一笑，道：「你還不算太笨，坐下來罷，嚴先生有話要對你說，我先走了。」說話完，就離開這間簡陋的木屋。

顏天培坐了下來，當他面對嚴一帆的時候，心情不禁十分緊張。

他為什麼要緊張？這一點，就連他自己也說不出來。

他首先自我介紹，說：「我姓顏，叫顏天培，你叫我阿培便是。」

雖然顏天培臉上堆滿笑容，但嚴一帆卻老是緊繃着臉，全無半點笑意。

這個著名騎師兩眼直視顏天培，過了很久才說：「下一次跑馬日，你不要投注我的馬匹。」

顏天培聽見嚴一帆提起跑馬，立刻精神奕奕，道：「為什麼不投注你的坐騎？」

嚴一帆道：「因為那一天，我會交白卷。」

顏天培連忙道：「不投注你的馬匹，又該投注什麼馬匹？」

嚴一帆道：「你記着，是『巡洋艦』、『快如閃電』、還有『紙手巾』，但千萬不要買三穿七，也不要買三穿四，只買三穿一，連過三關便可。」

顏天培立刻用筆把三匹馬的名字記下來。

嚴一帆說完之後就走了，自始至終，他臉上都是木無表情的。

顏天培呆楞地看着這三匹馬的名字，有點正在做夢的感覺。

＊ ＊ ＊

很快到了下一次的賽馬日。

這一天早上，顏天培買了幾份報章，從報章賠率顯示，「巡洋艦」是半冷馬，有八倍賠率，「快如閃電」更冷，是十五倍。

但尾場的「紙毛巾」却是大熱，賠率連兩倍也不夠，大概是十元賠十六七元左右。

根據顏天培的賭馬心得，這些大熱門就算再可靠，也是不值得投注的，而且他對這匹馬印象不佳，認為牠已連升兩班，到了這個班次根本已佔不到什麼便宜。

如此大熱門，棄不足惜。

結果，他買二穿三，「巡洋艦」搭「快如閃電」，每條一千元，合共三千元下注。

他下注之後，暗自祈禱：「阿彌陀佛老天保祐，爭氣點中個孖寶，斬斷窮根，立刻還清所有賭債和高利貸！」

「巡洋艦」是第三場出賽的馬匹，牠的賠率十分穩定，直至開賽前還是一賠八。

這一場賽事，出馬十一匹，也可算是强手林立，若照顏天培的「心水」，他是不大喜歡「巡洋艦」這匹馬的。

但這是嚴一帆所給的貼士，他可不想失去機會，所以還是照樣下注了。

這是一場短途賽事，很快就有了結果。

「巡洋艦」由頭放到尾，直趨終點大勝八個馬位！

這匹馬會勝出，那是不足為奇的，但以毫無對手姿態下勝出，却使無數馬評家也大為詫異，甚至有人說是「奇蹟」！

顏天培可不管它是不是「奇蹟」，總之，「巡洋艦」贏了，他以二穿三投注，起碼已中了八千元回來。

倘若「快如閃電」也爆了出來，這條數就很「和味」了。

以十五倍賠率計算，這一個自製孖寶最少超過十二萬元！

所以，到了第五場「快如閃電」出賽的時候，顏天培緊張得臉青唇白，連香烟倒轉着啣在口中也懵然不知。

「快如閃電」是插班馬，質素新，實力未見底，但向來表現平平，所以才有十五倍賠率。

到了臨開賽之際，牠的賠率更高，由十五倍變成二十倍！

顏天培更緊張了，只要「快如閃電」跑了出來，他就可以「斬斷窮根」。

這是一場中距離賽事，出馬十匹，「快如閃電」出閘很快，一開始就擺在二、三位之間來跑。

顏天培沒有入場，他只是在一間涼茶鋪裏看電視，從螢幕顯示，「快如閃電」的走位奇佳，分明是存心搏馬，走勢和上一仗完全不同。

顏天培情不自禁地在叫：「快如閃電！快如閃電！」

「快如閃電」似乎真的聽見他在呼叫，果然立刻加快速度，直追領前馬匹。

不到二百公尺，牠已越過羣駒，領先跑入直路。

在這短短二三十秒之內，可說是顏天培有生以來最緊張的時刻，他目不轉睛地望着螢光幕，只見「快如閃電」已經勝利在望，但也就在這最後短短十秒八秒之內，忽然有一匹馬從大外檔如飛殺上！

這匹馬簡直有如天馬行空，突如其來，連電視台評述員也大為詫異。

「嘩！一向全無後勁之『火蟻』突然脫胎換骨似的直追上來，一步、兩步、三步，犀利，叮噹馬頭，兩匹馬一齊過終點，要映相定勝負……」評述員在叫。

在這剎那間，顏天培彷佛給一桶冷水迎頭淋下，他咬緊牙關，緊握拳頭，罵道：「火蟻！火蟻的騎師是誰？」

他旁邊立刻有人回答：「是嚴一帆，這匹火蟻是他今天所有坐騎中最冷一匹，最少超過六十倍！」

「六十倍！」顏天培低吼起來，接着，他對那人說：「火蟻只是連贏冷脚，冠軍必然是快如閃電。」

那人却搖搖頭：「只怕未必，照我看，火蟻最後兩步衝刺十分凌厲，而且在大外檔映相總是特別有利的。」

「胡說，大外檔和內檔又有什麼分別？是贏就是贏，是輸就是輸……」顏天培只是說到這裏，忽然間整個人呆住了。

映相已有了結果，「火蟻」後上壓倒「快如閃電」跑第一。

顏天培呆住了，在映相決定勝負之際，他彷佛給一桶冰水迎頭淋下，現在，他更是彷佛給一桶鑊水淋了下來。

嚴一帆說過，他今天會交白卷的，但就在這一場賽事，他爆了大冷，把一匹賽前完全沒有人提及的「火蟻」爆了出來。

獨贏派彩宣佈出來了，是六百五十六元三角。

倘若顏天培那一條二穿三，這一場是投注在「火蟻」身上的話，那麼他可以贏多少錢？

一時間，頭腦昏亂的顏天培實在無法可以計算出來，他只是有着一種被騙的感覺。

是嚴一帆欺騙了他，玩弄他！

就算嚴一帆不把「火蟻」將要爆大冷的貼士告訴自己，也不該拚命衝前，把「快如閃電」的冠軍搶走。

但實際上，這是一而為二，二而為一的事。

不管怎樣，賽果已正式公佈了，後來紅燈抗議，「火蟻」贏出已成事實，「快如閃電」只是跑了一個第二。

顏天培忽然用力一拍自己的腦袋，罵道：「真是個笨豬！笨豬！」

原來這一場的連贏位派彩十分和味，高達三千六百餘元，倘若他用「快如閃電」作為馬膽，吃全餐一拖九，每條一百元下注，也可以收回三萬六千多元。

但他沒有投注連贏，甚至連位置也沒有投注。

＊　＊　＊

到了尾場賽事，顏天培「學乖」了。

他把所有金錢投注在「紙手巾」身上。雖然「紙手巾」是大熱門，但他除了買獨贏之外，還以「紙手巾」作膽射冷脚。

只要「紙手巾」跑出來，他還是有大利可圖的，萬一牠跑第二，拖冷脚構成連贏位，也同樣有不俗的斬獲。

他也曾經考慮過買位置，但由於這匹馬是頂頭大熱門，位置派彩必然少得可憐，所以他不再考慮。

可是，「紙手巾」偏偏跑了個第三。

他輸了獨贏，也輸了連贏，終於宣佈「洗袋」。

本來，他以為嚴一帆的貼士，就算跑不出冠軍，也最少可以跑第二的，但偏偏「紙手巾」跑了個第三。

顏天培輸乾了，倘若他不賭這最後一場，他還有八千元。

但這最後一場賽事，他是傾囊賭的，一旦輸了，他就再也沒有多少錢可以剩下來。

他頹喪極了，在街上漫無目的地蕩來蕩去，也不知道該去什麼地方才好。

漸漸地，天色黑了，他有點肚餓，便在一間快餐店裏胡亂吃些東西，但啤酒卻喝了三四罐。

當他從快餐店走出來的時候，忽然下起大雨來，他用馬經報紙遮着頭，渾渾噩噩地轉入一條橫街，就在這時候，背後有人用一件硬物輕輕拍着他的肩膊。

顏天培回頭一望，臉色立刻就變了。

拍他肩膊的硬物，是一把鐵尺，而握着這把鐵尺的人，是「刀疤」老雷。

「刀疤」老雷是黑社會人馬，他臉上沒有刀疤，刀疤在他的背脊上。

凡是看過他背上那一道刀疤的人，都會為之毛骨悚然。

——一個曾經給西瓜刀砍得那樣深，那樣闊的人，居然還能活着，也未嘗不可算是奇蹟。

老雷在沒有受傷之前，已經是黑道上著名的拚命三郎，大難不死之後，行事作風更加狠辣，是個典型六親不認，見錢眼開的人物。

老雷是貴利洪的下手，但顏天培寧願遇上貴利洪，也不願意給「刀疤」老雷纏住。

但現在，來的正是老雷，他手裏的鐵尺，和他臉上絕不友善的笑容，使顏天培為之心驚膽顫。

「雷哥……」

「不必哥前哥後，老子不吃這一套，錢呢？」老雷惡狠狠地盯住顏天培。

顏天培深深吸了一口氣，說：「遲兩天，我一定會——」

但他還沒有說完，老雷已在他小腹上狠狠的打了兩拳，同時罵道：「什麼遲兩天，不行，馬上要還！」

顏天培給老雷打得面色蒼白，呼吸短促，顫聲叫道：「現在沒有，眞的沒有……」

老雷冷笑：「就算未能本利歸還，最少也得先還利息。」

顏天培苦着臉，叫道：「我的錢，已在投注站輸光了，但遲兩天一定可以還……」

「既已輸光，遲兩天怎能一定可以還？」老雷嘿嘿一笑，「你把我當作是三歲小孩？」說到這裏，又是拳脚交加，把顏天培打得鼻腫臉青。

顏天培哀求道：「雷哥，我現在沒有錢，你打死我又有什麼用？」

老雷冷冷一笑：「這是規矩，要是人人欠債不還，我們吃什麼？」

顏天培道：「給我兩天時間，我一定會想辦法的。」

老雷把鐵尺指着他的鼻樑，冷笑道：「兩天，日子可是你自己說的，要是到時還不兌現，你該知道有什麼後果罷？」

顏天培連連點頭，道：「雷哥放心，我一定可以還錢的……」

老雷又在他的鼻子上扭了一下，然後才冷笑着離去。

＊　＊　＊

捱了一頓毒打，這滋味眞是不好受。

顏天培覺得自己淒慘極了，不但輸掉身上所有的錢，還要面臨貴利集團的逼害。

歸根究底，還是一場賽事使他陷入如此田地的，若不是「火蟻」從大外檔直殺上來，把「快如閃電」壓倒下去，他現在不但可以還清貴利借貸，還有逾十萬元可以供自己揮霍。

但只是短馬頭之差，他的一切希望都落空了。

說來說去，還是嚴一帆害死了他，要是「火蟻」死火，他現在怎會變成這個樣子？

他眞想去找嚴一帆算帳，但回心一想，就算眞的找到了嚴一帆又怎樣？說不定還會禍上加禍，招惹更大的痲煩。

就在他心情極度惡劣之際，忽然有人在他的頭頂上敲了一下。

顏天培吃了一驚，連忙左顧右盼，但四周空蕩蕩的，那裏有什麼人的影子？

他感到奇怪極了，心想：「是怎麼一回事，莫不是他媽的見鬼了？」

但他一向不怎麼相信鬼神之說，這念頭只是一閃即逝，就當作自己心緒不寧所產生的幻覺好了。

可是，當他再向前走出兩步的時候，頭頂之上又是一陣疼痛，這一次，他很清楚感受到，這絕不是什麼幻覺，而是眞的有人在自己頭頂上敲了一下。

但四周還是杳無人跡。

顏天培更吃驚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不再慢步而行，而是用極快速度向前奔走出去。

但他才跑出五六步，忽然就給一件物件絆倒了，他跌了一跤，好不容易才能爬起來。

能夠令他絆倒的物件，若不是一塊大石，就一定是一條繩子，但他爬起來之後，卻發現地上根本沒有任何東西，足以把他整個人絆跌的。

「眞的是活見鬼了。」他失聲叫了起來。

就在這時候，他聽見一個人在耳邊冷冷笑道：「你看見了鬼嗎？鬼在那裏？」

顏天培更是三魂去二、七魄去五，這聲音分明是在自己耳邊响起的，但他卻連

鬼影也看不見一隻。

接着，他心裏又想：「鬼是沒有影子的，就算有鬼，也一定看不見鬼影。」

他心中驚亂，一時間走也不是，獃在地上也不是，只好咬着牙，叫道：「你……你是什麼人……不，你是什麼鬼？爲什麼要纏住我？」

那聲音「咭咭」一笑，道：「還記得我的名字嗎？我叫燦伯！」

「燦伯？」顏天培一聽見這兩個字，就不禁爲之發出一陣呻吟般的叫聲來。

也就在此際，他忽然眼前一亮，只見一個穿着白袍的禿頂老人，正望着自己不斷在怪笑。

「你就是燦伯？」顏天培驚詫地望住這個禿頂老人。

「不錯，我就是燦伯！」老人桀桀怪笑，道：「我是個賭鬼，生前好賭，現在也是一樣。」

顏天培道：「你好賭是你的事，別纏着我！」

燦伯搖搖頭，道：「你錯了，人和鬼之間，往往也是要看緣份，沒有緣份，一輩子也見不着鬼，若有緣份，鬼魂足以影响你的一生！」

顏天培叫道：「我不要和任何鬼魂有什麼緣份，你快走！」

燦伯「呵呵」一笑，道：「緣份這種事，是絕對不可以强求的，不但不能强求，也不能推掉。」

顏天培臉色一變：「這是什麼意思？」

燦伯道：「這意思簡單極了，我和你是有緣份的，所以，我可以影响你這一生，明白了沒有？」

顏天培搖搖頭，道：「不！我的命運，決不可以由一個鬼魂來操縱！」

燦伯嘆了口氣，道：「你這種想法眞是幼稚，唉，人生往往就是這樣的，是福是禍，皆由天註定，正所謂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你又何苦逆天行事，自討苦吃？」

顏天培皺着眉，道：「你想幹什麼？」

燦伯道：「爲求過足賭癮，所以連投胎這等大事也錯過了，但這並不要緊，若再投胎，最少也要十幾二十年後才能賭博，但現在卻不同了，你是我的好拍檔，只要你贏，也就等於是我贏，你懂不懂？」

顏天培眨了眨眼，臉上的表情似懂非懂。過了一會，他忽然說：「你爲什麼敲我的頭殼？」

燦伯「呸」一聲，又再在他的頭上敲了一下，接着罵道：「你眞是該打，該打！」

顏天培叫苦道：「我爲什麼該打？」

燦伯道：「我給你的賽馬貼士，你聽淸楚了沒有？」

顏天培一呆：「你什麼時候給我賽馬貼士來着？」

燦伯冷冷一笑，道：「『巡洋艦』、『快如閃電』和『紙手巾』，你這樣快便忘記了嗎？」

顏天培大吃一驚：「什麼，嚴一帆的貼士，其實就是你提供的？」

燦伯冷笑道：「不錯，若不是我在攪鬼，嚴一帆又怎會到『西嶽華山』去？」

顏天培忽然怒叫起來：「嚴一帆的貼士害得我好慘！他說過今天會交白卷的，但那隻『火蟻』又是怎麼一回事？」他不敢埋怨燦伯，只是把事情推在嚴一帆身上。

燦伯又在他頭上敲了一下，罵道：「跑馬畢竟是跑馬，馬兒忽然轉勇，要贏起來又有誰可以制止得住？」

「嚴一帆可以用手力拉住『火蟻』呀！」

「用手力拉住『火蟻』？」燦伯嘿嘿一笑，道：「你以爲馬會競賽董事小組諸君都是瞎子嗎？騎師在比賽中未盡全力，可不是開玩笑的！」

「其實，他根本用不着拉住『火蟻』，只要騎得不要那麼兇狠，『火蟻』也贏不到這場比賽。」顏天培說。

燦伯哼一聲，道：「你只會埋怨別人，爲什麼不埋怨一下自己？」

顏天培一呆，道：「爲什麼要埋怨自己？」

燦伯道：「嚴一帆對你怎樣說？你是否已忘記得乾乾淨淨了？」

「他怎樣說？」

「他叫你千萬不要買三穿十或者是三穿七，只要買三穿一，連過三關便可！」燦伯沉着臉，道：「難道你這樣快就忘記了？」

顏天培一凜，半晌才道：「我沒有買三穿七或者是三穿四，我只是……只是……」

「只是買了二穿三，對不？」燦伯冷冷一笑。

顏天培吸了口氣：「你怎會知道的？」

燦伯哼一聲，道：「我若什麼都不知道，也就不是個厲害的賭鬼了。」他這「賭鬼」二字，顯然是一語雙關的。

顏天培不敢再隱瞞，只得承認下來，道：「是的，我是買了『巡洋艦』和『快如閃電』的二穿三，每條一千元，合共三千元下注，但這對大局是完全沒有影响的，我……」

「你放屁！」燦伯怒罵道：「你懂個屁！不！你甚至連個屁都不懂！你以爲對大局沒有影响，但偏偏就是出了差錯！」

「怎會的？」顏天培苦着臉，道：「難道我不買直過三關，『快如閃電』和『紙手巾』就會跑不出水準？」

燦伯道：「不錯，事實證明，的確如此！」

顏天培搖頭不迭：「不！我不相信，這根本不合邏輯。」

「邏輯？」燦伯「呸」一聲，「什麼叫邏輯？你懂嗎？你當然不懂！你不懂邏輯，不懂賭馬之道，甚至連個屁都不懂！總之，你若聽信嚴一帆之言，不畫蛇添足，早已大有斬獲，又怎會弄至如今田地？」

顏天培嘆了口氣：「就算是我不對好了，下次賽馬，你又有什麼貼士？」

燦伯冷冷一笑，道：「你以爲每次賽馬，我都一定會有必贏貼士嗎？」

顏天培一怔，不敢再說什麼，但心裏卻在想：「你的貼士也不是一定包贏的。」

但燦伯接着卻說：「下週三夜馬，孖Q場次必爆大冷，但爆那一匹馬，暫時還不知道。」

顏天培忙道：「要什麼時候才能曉得？」

燦伯道：「到時再跟你聯絡好了，至於貴利洪那邊，你要想辦法應付應付才好

，否則給他幹掉了還未到星期三！」

顏天培不由苦笑，正要説話，燦伯忽然消失了影踪。

「眞是活見鬼了！」顏天培揉了揉眼睛喃喃地說。

＊　＊　＊

一連幾天，顏天培都在躲避貴利洪，他東躲西躲，總算到了星期三還沒有給人抓住。

這天早上，他買了一份馬經報章，左看右看，還是看不出有什麼馬是可以必贏的。

他平時刨馬經，總是越來越精神的，但這一天卻恰好相反，他越是看下去，就覺得越是心煩意亂。

「他媽的，每場馬都是均勢，根本沒有重心馬，怎樣賭法？」他喃喃自語地說。

燦伯的說話，他當然是不會忘記的。

他又很小心研究孖Q場次，他也很同意燦伯的看法，但到底那一匹馬會爆出來，却是難說得很。

倘若說越冷越妙，那第三場六號馬「自摸三番」及第四場一號馬「魚翅餐」都是冷過冰水的。

「自摸三番」本來是自購高價馬，但戰績平凡，不，簡直就是表現低劣之極，有人甚至說：「倘若騎師跳下馬鞍和這匹馬兒比賽，還是可以由騎師勝出一條街的。」

這樣的一匹劣馬，就算賠率再好分，也是引不起顏天培興趣的。

至於那匹「魚翅餐」，乃是平價馬，由新馬編入第五班，以至降到第六班，還是庸庸碌碌，連位置也沒跑入過一次。

研究了很久，顏天培總算找到一匹心水馬，那是第四場的九號馬「旗袍」。

「旗袍」質高態勇，賠率也很不錯，有十二個開。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騎師功夫平凡，但勝在肯拚，每戰都十分落力，如今騎上「旗袍」這一匹佳駟，必然會大有一番作爲的。

所以，「旗袍」是他的心水馬。

從前，他有了心水馬，總是以第一時間跑到投注站下注的。

但這時候，他身上只有三十多塊錢，就算不吃飯也沒有多大的作爲。

他在心煩意亂之餘，便到海邊逛逛。海邊有大石，石罅間有些細小的魚兒在游來游去，看來十分逍遙自在。

他甚至彷彿看見魚兒在笑。

「他媽的，連這些海底畜牲也在取笑老子了！」顏天培悻悻然地說。

就在這時候，他看見了蘇菲亞。

倘若他只是看見蘇菲亞一個人，他說不定還會感到有點高興的，但在這時候，在蘇菲亞的身邊，還有一個男人。

這男人看來相當英俊，衣着也很新潮，蘇菲亞並沒有看見顏天培，她和身邊的男人有說有笑，而且兩人甚爲親熱。

若在平時，顏天培一定會大爲氣憤，甚至會立刻上前，和那個男人發生衝突。

但此際，他可說是人窮志短，雖然眼巴巴看着自己的女朋友向別人投懷送抱，也提不起衝勁上前問個明白。

他甚至在想：「根本就沒有什麼好問的。」

他只是輕輕嘆了口氣，轉身就走了。

他在街道上游游蕩蕩，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來到了一間細小廟院門外。

廟院門外有個乞丐，正在拉二胡唱粵曲，顏天培只覺得他咿咿哦哦的，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唱些什麼，但忽然間，他看見在乞丐的二胡上，居然刻着「西嶽華山」這四個字。

若在從前，這四個字對他來說，根本是完全沒有任何意義的。

但現在，這四個字簡直就像四枚炸彈，同時在他心窩裏爆炸起來一樣。

他立刻注意着這乞丐，只聽見這乞丐唱道：「想發財，自摸三番做膽啦，想博冷，魚翅餐做脚啦……」

顏天培不禁呆住了。

他繼續留意着這乞丐，但這乞丐却沒有繼續唱出馬匹的名字，只是唱着一些古老的粵曲。

顏天培心想：「這是巧合？還是另有原因？」

他想來想去，還是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最後，他搖搖頭，轉身離去。

但他才走了幾步，那乞丐已跟了上來，說：「先生，施捨個發財錢啦。」

顏天培皺了皺眉，摸出了一張十元鈔票放在乞丐的瓦砵上。

乞丐連聲點頭稱謝，接着把一個信封遞給他，說：「好心有好報，再見！」

顏天培接着這個信封，一臉愕然的樣子。

他把信封拆開，看見信封內居然有一張五百元的鈔票！

這眞是怪事！世間上怎會有這樣的一個乞丐的？

顏天培立刻回頭，想找那個乞丐問個究竟，但那乞丐已不見了。

他怎會消失得這樣快的？

顏天培詫異極了，他拿着這張五百元鈔票，整個人有着如墮五里霧中的感覺。

很快到了晚上，顏天培進入馬場，第一場和第二場都沒有投注。

到了第三場，賠率顯示，「自摸三番」是八十倍的大冷門，而大熱門則是「空洞」。

「空洞」是名氣十分响亮的自購高價馬，上一次僅以五成狀態出戰，結果跑了個第二回來，僅僅輸給放頭馬「指甲鉗」短馬頭位。

這一次，「空洞」捲土重來，途程更適合，狀態更是勇達巔峯，牠成爲頂頭大熱馬，乃是理所當然的事。

顏天培也很看好這匹馬，他唯一不留意的，就是賠率。

「空洞」只有兩倍，就算牠贏了出來，也只是一賠一，除非是大注碼賭下去，否則贏它三幾百元，又有什麼用處？

現在，他身上就只有五百元，而且是那個乞丐「施捨」給他的。

「眞是世界變啦。」顏天培不禁搖頭嘆息，暗暗道：「居然乞丐也會把大牛『施捨』給別人，嘿嘿！嘿嘿！」

他越想越是莫名其妙，他甚至曾經把那鈔票研究一番，看看究竟是不是僞鈔。

研究結果，他始終看不出這張鈔票有什麼破綻。

這是一張貨眞價實的鈔票，用它來投注賭馬，能否贏出來是一件事，但最少不會給馬會職員告發，說自己行使僞鈔。

雖然開賽的時間越來越近了，顏天培拿着這張鈔票，研究了又研究，終於決定把這五百元投注在「自摸三番」身上。

「自摸三番」的賠率仍然不變，依舊是八十倍！

顏天培剛打了票，不到半分鐘就開跑了。

由於「自摸三番」的賠率是如此驚人，顏天培心裏不免十分緊張，只要這匹馬跑出來，他就可以贏到四萬大元。

但老實說，他對這匹馬簡直是全然沒有信心的，就連他投注下去之後，也有着「傻仔」的感覺。

但不管怎樣，他已投注下去了，是「傻仔」也好，是聰明人也好，現在都不能臨陣退縮了。

閘一打開，首先衝出的是「喜上加喜」，這匹馬戰績彪炳，近況也不錯，是這場馬的次熱門。

在「喜上加喜」後面的，就是大熱門「空洞」。

「空洞」的騎師，正是嚴一帆，他功夫了得，胯下坐騎又有實力，是萬衆觸目的配搭。

只見「喜上加喜」越放越遠，唯一可以咬得住牠的馬匹，就只有「空洞」而已。

至於現時位列居第三位置的，是半冷門馬「勤力有獎」，但距離前面兩匹馬兒最少有十個馬位以上。

那匹「自摸三番」，出閘包尾，沿途走勢看來有點笨拙，電台的評述員已形容牠「輸晒」。

顏天培在看台上，不禁爲之一陣苦笑。

「自摸三番」能不包尾回來，已可算是奇蹟，又怎可能跑出冠軍？

那簡直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但說來奇怪，一轉彎之後，「自摸三番」突然有如飛將軍般從大外欄殺上，瞬即已越過「勤力有獎」，而且直逼領前的「空洞」和「喜上加喜」。

顏天培緊張得跳了起來，不斷揮手大叫：「自摸三番！自摸三番！自摸三番……」

只見「自摸三番」越跑越勁，終於越過了「空洞」和「喜上加喜」這一對，直趨終點。

但在這時候，顏天培却呆住了。

他呆住並不是因爲「自摸三番」跑了出來，而是在「自摸三番」的後面，還有另一匹快馬直衝而至！

那是另一只半冷門馬「荷葉」。

「荷葉」的後勁，顯然猶在「自摸三番」之上！

不必影相，大家都可以看見「荷葉」已贏了出來，「自摸三番」只能跑個第二！

* * *

誠如燦伯所料，這一場賽事果然爆出了大冷「荷葉」搭「自摸三番」的派彩，高達五千餘元。

可是，顏天培却輸了！

「他媽的！」他憤怒地把票子撕掉，然後就離開了馬場。

他離開了馬場之後，也不知道自己該到什麼方去，只是漫無目的地走着。

他又回到了熱鬧的市區。

忽然間，他停止了脚步，在一間士多店門外，接聽着收音機的賽馬消息報導。

第四場跑冠軍的是「魚翅餐」，亞軍是次熱門馬「游泳健將」！

由於「魚翅餐」是大冷門馬，縱然跑亞軍的是次熱門馬，這條連贏位派彩也一定十分可觀。

孖Q場次，果然爆了頭關又再爆尾關！

顏天培跺了跺脚，心想：「倘若『自摸三番』跑出冠軍的話，這匹『魚翅餐』當然也是非中不可的，多不敢說，買它一兩萬元獨贏，現在已變成了小富翁啦！」

當他正在怨恨不已的時候，忽然傳出了紅燈抗議的消息。

原來跑第三名的是大熱門馬「叉燒」，牠抗議「魚翅餐」跑冠軍的資格。

抗議結果，「叉燒」得直，「魚翅餐」由冠軍被貶爲第四，連位置派彩也沒有。

大冷連贏，立刻變成大熱連贏收場，這眞是戲劇化的演變。

顏天培不禁長長吁了一口氣，良久才喃喃道：「眞是人算不如天算……」

就在這時候，有人在他身邊嘆了口氣，道：「人算固然不如天算，鬼算也是一樣的。」

顏天培一呆，轉身就看見了燦伯，不禁失聲叫道：「你怎會在這裡的？」

燦伯「哼」一聲，道：「我爲什麼不能在這裡出現？是不是整條街道都已給你買了下來？」

顏天培吸了口氣，半晌才道：「那個乞丐的貼士，是不是你放出來的？」

燦伯道：「是又怎樣？」

顏天培道：「不太準確！」

燦伯道：「雖然不算百份之百準確，但最少也不是離行離譜，對不？」

顏天培道：「這已夠參了，正是差之毫釐，謬之千里……」

燦伯道：「馬場風雲瞬息萬變，而且跑馬本來就是一種的玩意，你又何必自怨自艾？」

顏天培冷笑着，道：「你弄錯了，我並不是自怨自艾，只是埋怨你的貼士弗靈！」

燦伯笑了笑，道：「別生氣，賭仔格言有云：『有賭未爲輸』，只要有賭局，何愁沒有翻本的機會？」

「翻本？」顏天培揮了揮手，「我現在連賭本也沒有，憑什麼翻本？」

燦伯道：「你要賭本，那是不難的，我可以幫你一臂之力。」

顏天培道：「怎樣幫我一臂之力？是不是我們一起擺檔，一於江湖買藝，向途人索取賭本？」

燦伯又是一笑，道：「江湖賣藝之輩，只有說索取盤川的，那有索取賭本之理？」

顏天培道：「又有誰知道那些江湖賣藝者，究竟是索取盤川，還是索取賭本？」

燦伯道：「你要弄點賭本，那是很容易的，用不着拋頭露面，在街上賣藝討錢。」

顏天培道：「你有什麼好辦法？」

燦伯道：「你不是有一個女朋友蘇菲亞的嗎？」

顏天培吃了一驚，道：「你怎知道的？」

燦伯道：「我怎會不知道？我知道的事情還多着哩，雖然，蘇菲亞是個很漂亮的女孩子，但她這個人實在靠不住。」

顏天培聞言，不禁為之臉色一沉，道：「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燦伯淡淡道：「別生氣，我說的是事實，蘇菲亞既然已月向別人圓，你又何苦繼續戀棧下去？倒不如揮慧劍，斬情絲，以免帶來更多的痛苦。」

顏天培吸了一口氣，道：「這是我的事，你不必理會，而且，她有別的男朋友，和我要找尋賭本，根本就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

「誰說風馬牛不相及？簡直就是大有相干之至。」燦伯說。

顏天培一呆，道：「你不是要我向蘇菲亞的新男朋友索取『賠償費』罷？」

燦伯道：「當然不是這樣，咱們出來做事，無論成敗總要幹得漂漂亮亮，若厚着面皮向別人索取什麼『賠償費』，簡直是有辱國體。」

顏天培奇道：「說是有辱本身人格也就夠了，怎麼說到有辱國體那樣嚴重？」

燦伯瞪着他：「你是不是中國人？」

顏天培一呆，道：「當然是中國人。」

燦伯冷冷道：「你知道就好了，身為中國人，倘若做出有辱中國人體面的事，那還不算是有辱國體嗎？」

顏天培啞然失笑，道：「你喜歡怎樣說便怎樣說，我不反駁便是。」

燦伯高興地笑了起來，道：「這才像話嘛，總之，你聽我的吩咐辦事，保證不會有錯！」

顏天培眨了眨眼，道：「你要我怎樣對付蘇菲亞的那個男朋友？」

燦伯道：「首先，你得要瞭解萬洋的底細。」

「萬洋？什麼萬洋？」

「萬洋就是蘇菲亞現在的男朋友，他是個舞女大班。」

「哼，不是好人！」

「少放屁，誰說做舞女大班的就一定不是好人？」燦伯瞪了他一眼，我以前也曾做過舞女大班，但一樣還是備受各方面的人物尊敬！」

顏天培碰了一鼻子灰，只得閉嘴不語。

過了半晌，燦伯才接着道：「但話得倒回來說，這個萬洋的確不是什麼好人，他既是舞女大班，也是個騙子。」

顏天培抽了一口涼氣，道：「你是說，他會欺騙蘇菲亞的感情？」

燦伯「呸」一聲，同時在顏天培的頭上敲了一下，罵道：「你這個人眞是蠢得不可思議，你以為蘇菲亞是個豬？若要擔心，你倒不如擔心萬洋會給蘇菲亞欺騙感情好了。」

顏天培怒道：「別批評蘇菲亞！」

燦伯道：「好！不批評！不批評！但你最少該明白，蘇菲亞現在的男朋友，並不是個好人！」

顏天培道：「你一說我就已經很明白了，用不着翻來覆去說得絮絮不休！」

燦伯道：「所以，我們即使在萬洋身上弄點錢回來作為賭本，也不是什麼缺德的事。」

顏天培一呆，道：「說來說去，還不是要向他討取『賠償費』嗎？」

燦伯道：「胡說，誰要向他討取『賠償費』了？我們只是要和這個老千賭一手！」

「賭一手？」顏天培一怔，「和他賭什麼？」

燦伯道：「他喜歡賭什麼，你就和他賭什麼！」

顏天培哼一聲，道：「倘若他要賭射尿鬥遠，我怎辦？」

燦伯道：「太簡單了，把褲子一脫便是！」

顏天培怪叫起來：「別開玩笑好不好？」

燦伯道：「這是你自己說的，干我這個老鬼屁事！」

顏天培板着臉，一言不發。燦伯卻又笑了起來，道：「還是說正經事，那個混蛋，向來自誇千術高明，但其實單看他這種囂張的態度，便已經是個不折不扣的呆鴨！」

顏天培還是一聲不出，燦伯繼續說道：「眞正高明的大老千，永遠不會唯恐別人不知道他千術高明似的，做老千最重要的其實還不是千術，而是怎樣扮豬吃老虎。」

顏天培這才說道：「你到底要我怎樣對付萬洋？」

燦伯道：「很簡單，只要你直接去找他，說明來意，他一定樂於奉陪的。」

顏天培嘆了口氣，道：「但說來說去還是那一句老話，我根本沒有賭本，又怎能和萬洋賭？」

燦伯道：「跟別人賭，你的確是沒有賭本的，但和萬洋賭卻又不同了。」

顏天培一楞：「這又是什麼道理？」

燦伯道：「不為什麼，只因為你曾經是蘇菲亞的男朋友！」

顏天培道：「那又怎樣？」

燦伯道：「你可以對萬洋說，你用蘇菲亞作為賭本，那就可以了。」

「怎可以這樣？」顏天培道：「雖然我曾經是蘇菲亞的男朋友，但她是她，我是我，蘇菲亞並不是我的貨物，又怎可能當作自己的賭本？」

燦伯道：「這只是權宜之計，你又何必如此執着？」

顏天培道：「縱使是權宜之計，也得有個譜，怎能胡來？」

燦伯「呸」一聲，道：「什麼叫胡來？這個世界，永遠都是那麼現實的，你沒有錢，別說想賭博大翻身，便是想買一個麵飽也不行！」

給燦伯這麼一說，顏天培什麼話也說不出了。

燦伯說的不錯，他要賭博，首先就得要有賭本，若連最起碼的賭本也沒有，談什麼都是多餘的。

燦伯又道：「你可以對萬洋說，只要這一場賭博他贏了，那麼你以後再也不會去騷擾蘇菲亞。」

顏天培道：「但倘若是我贏了呢？」

燦伯道：「情況也是一樣，你依然不會再去纏蘇菲亞。」

「這算是什麼賭博？」顏天培一怔，道：「贏了也不再纏着蘇菲亞，輸了也不再騷擾蘇菲亞，那麼我爲什麼要和萬洋對賭？」

燦伯道：「像蘇菲亞這種女孩子，雖然外表漂亮，但其實卻是個垃圾，若只是抱着逢場作慶，玩玩的心情，那還不要緊，倘若你想把她娶回來，嘿嘿，只怕這將會是你一生所有決定中，錯得最厲害的一次！」

顏天培叫道：「別把她說得如此不堪好不好？」

燦伯道：「我決不會指黑爲白，指鹿爲馬的，蘇菲亞若是個愛情專一的女孩子她又怎會在你最失意的時候，和別的男人親熱？」

顏天培的臉一陣靑白，無言反駁。

燦伯道：「總而言之，你聽我的話，一定不會錯的，大丈夫何患無妻，只要事業有了基礎，別說一個妻子，就算是一支軍隊也養得起！」

顏天培笑了，雖然笑得有點勉强，但對燦伯的話，已完全表示同意。

他問：「以蘇菲亞作爲賭注，雖然只是我們的權宜之計，但那個萬洋會不會接受？」

燦伯道：「這就得要看看你的口才和運氣了，反正這是賭博，不賭一賭，又有誰知道是贏是輸？」

顏天培想了想，終於毅然點了點頭，道：「好！我就照你老人家的話去做！」

燦伯卻桀桀一笑，道：「我不是什麼老人家，我是個鬼，一個老鬼！」

顏天培笑了，過了一會，他忽然皺眉，道：「我應該到那裡去找萬洋？」

燦伯道：「要找萬洋，實在易如反掌，我有他的地址，你直接去找他好了。」

顏天培一呆，道：「你怎會對萬洋的一切都瞭如指掌的？」

燦伯道：「我若什麼都不知道，也就不是賭鬼一世了。」

「賭鬼一世？」

「不錯，我是賭鬼一世，而你就是我的衣缽傳人，所以該稱爲賭鬼二世！」

「好！賭鬼一世和賭鬼二世鼎力合作，總之務求賭得精精采采，把對手贏個落花流水，殺得片甲不留！」顏天培興奮地說。

燦伯道：「要贏錢並不是什麼難事，但最重要的，還是你再也別做製餅大師傅。」

「製餅大師傅？什麼意思？」

「亞茂整餅！」

顏天培道：「燦伯放心，我以後決不會自作主張，一切都以你老人家的主意行事。」

燦伯滿意地點了點頭，道：「很好，這才是鼎力合作的態度，否則，我行我素，各走各路，還談什麼合作？」

顏天培道：「遵命。」

燦伯微微一笑，道：「要對付萬洋那種人，千萬要鎭定，別以爲他是什麼老大哥，你就當他是個幼稚園學生好了。」

顏天培點頭，道：「我明白，你放心，我一定可以完成任務的！」他說得充滿信心，燦伯眨了眨眼，讚了他一句：「孺子可教也！」

＊　＊　＊

萬洋是個既不老，也不嫩的江湖人物。

他很懂得看風駛悝，吃得下的一口吞掉，吞不掉的擺擺尾巴掉頭便走。

對蘇菲亞這個標緻女郎，他只就有莫大的野心。

但那時候，蘇菲亞正和顏天培打得火熱，萬洋雖然有橫刀奪愛之心，但却一直苦無機會。

直到最近，顏天培在賭場上輸得焦頭爛額，蘇菲亞對他大起反感之心，萬洋才有可乘之機。

萬洋本來就是個機會主義者，一見有機會可乘，又豈會放過機會，立刻向蘇菲亞展開攻勢。

果然，這是他的好機會。

蘇菲亞爲了要向顏天培一顯顏色，而且對萬洋的印象也不是十分惡劣，於是就和這個舞女大班斯混在一起。

這一天晚上，萬洋在一間酒樓的貴賓廳裏請客，但蘇菲亞却沒有份兒。

原來萬洋早已娶妻，蘇菲亞並非不知道，但她抱着玩玩的心情和萬洋週旋，所以還是不顧一切，和萬洋在一起。

這一天，是萬太太的生日，萬洋擺了幾桌酒，爲妻子慶祝慶祝。

到了散席之後，侍應部長忽然走了過來，對萬洋說：「有位顏先生要找你。」

「顏先生？」萬洋一凜，連忙問：「他有多大年紀？」

侍應部長想了想，才道：「大概二十五六左右吧。」

萬洋吸了一口氣，喃喃道：「是不是那個小子？」

就在這時候，萬太太走了過來，對丈夫說：「朱經理的蘭絲生了幾隻小狗，他說要送一隻給我們，你說好不好？」

萬洋有點心不在焉，聞言立刻點了點頭，道：「好的，妳馬上到朱經理的別墅揀一隻回來養好了。」

萬太太高興得跳了起來，說：「我們一塊兒去。」

萬洋搖搖頭，道：「不！我有點不舒服，想早點回家休息，妳坐朱經理的車子好了。」

萬太太想了想，點點頭道：「好罷，你早點回去，洗個熱水澡上床休息吧。」

萬太太離去後，萬洋才離開貴賓廳，在侍應部長的帶領下，他終於和那個姓顏的男人相晤。

那個姓顏的，自然就是顏天培。

顏天培立刻自我介紹，萬洋勉强地一笑，道：「我早已聽過閣下的名字。」

顏天培道：「是蘇菲亞說的？」

萬洋道：「不錯，我是個爽快的人，希望閣下能夠開門見山，有話直說。」

顏天培道：「很好，我這個人也不喜歡轉彎抹角的，太沒意思了。」(未完·一)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金釵令



衣食住行尊貴　意識形態茫然

自從于飛虹帶着譚氏姊妹闖出了翠園紅樓，一路爲各路武林高手攔截追殺，幾經艱辛排除萬難逃至不歸谷，巧遇青年杜秋寒同闖不歸谷，不幸于飛虹和杜秋寒被困在不歸谷中，在一石洞中見到三個江湖高手的遺體，以及他們留下的武功，于飛虹也因此武功增進不少，突然一陣地動山搖，山崩地裂，于飛虹被一對小紅鳥救離脫境，但杜秋寒却留在谷中，生死不明……于飛虹拒絕了南宮慕白的相助，決定自己在江湖上流浪一段時間，以便找出追殺她的敵人，同時她還以二十萬兩銀子向龍鳳鏢局僱請兩名鏢師周杰、姜全，一同行走江湖……在道上忽見一匹青驄追風駒急馳而過，那正是閃電豹的坐騎，看來息隱多年的懶龍、閃電豹、怒獅都重現江湖了，這事確實令人費解……四川唐門擺下生死門阻擋于飛虹等人的去路，唐老太太逼于飛虹回翠園紅樓，于飛虹不答應，後來得知唐門是受神秘組織的威脅，把唐珠兒擄去作人質，要唐老太太逼于飛虹回紅樓，才肯放珠兒回來，于飛虹了解內情之後，甘願受縛，以換回唐珠兒的自由……四先生對于飛虹恭敬有加，願爲她的護花使者，實際上四先生是個能屈能伸，傲中有柔，一個莫可預測的人物，于飛虹遇上這個心機深沉，武藝高强的人物，憑她的聰明伶俐以及一身武功去對付，勝算甚微，所以她決定利用自己的美色，動以風情，引敵爲我用，爲了探明眞相，搜出仇家，任何犧牲也值得，所以當四先生提出娶她爲妻時，她就一口答應……

＊　＊　＊

「四先生，我想找魔郞君西門玉，你聽過這個人嗎？」

「他……」四先生臉上泛起驚奇的神色，說：「姑娘怎會識得此人？」

于飛虹嫣然一笑，而且故意使自己的笑容看起來十分動人，道：「他是不是很壞的一個人？」

她由瑤華口中知曉西門玉，是江湖上有名的色狠。

「江湖末流，聲名狠籍，姑娘可是要取他性命？」

「不！我要見見他的人。」

「這個……」四先生沉吟了一陣，道：「好！在下想辦法找他。」

四先生的拘謹神態，引起了于飛虹心中更多的好奇之念，故作嬌柔的說道：「你怎麼了？」

「在下很好——」

于飛虹忖道：「你想逃避，我就偏偏要說，」接道：「我想過了你說的話……」

四先生皺起了眉頭，接道：「姑娘請先用早點，在下已恭候多時了。」

于飛虹微微一笑，道：「去叫瑤華、若華來，陪我進餐。」

「是……」如得大赦一般，四先生快步退了出去。

兩個侍餐的女婢，擺好了碗筷，垂手而立。

于飛虹一直打量兩個婢女？發覺二人恭謹中一片冷漠，頗有翠園紅樓中啞僕的味道，忍不住問道：「妳們是不是啞巴？」

「不是……」左首一婢低聲應道。

「那爲什麼不說話？」



「婢子們奉命侍候……」

另一個女婢接道：「初度侍候，不知姑娘的口味，如有不合之處，姑娘只管指教。」

「噢！兩位是——」

「咱們今晨剛到——」左首的女婢說：「小婢理厨……」

右首一婢接道：「小婢調味。」

「好奇怪的名字，理厨、調味，都是厨房伺務的事，妳們怎會取了這個名字？」

理厨道：「小婢們的名字，就是以職司而定。名位合一，一目瞭然，姑娘想到什麼，只要點名吩咐一聲就行了，用不着多化心思。」

于飛虹愕然道：「妳們是專門爲我取的名字？」

調味說：「是！小婢們人如其名。在這方面，都受長久的訓練，自信已有甚多的心得，相信很快會找出姑娘的口味。」

于飛虹道：「只有妳們兩個人麼？」

理厨道：「厨下的事務，由小婢和調味負責，其他的人，近日會陸續趕到。」

這時，瑤華、若華、四先生緩步行入。

于飛虹似已和理厨、調味談出了興趣，接道：「妳們知道麼？會有多少人來侍候我？」

調味道：「食、衣、住、行，至少會有八個人來照顧姑娘的生活，至於還有多少人來保護姑娘的安危，聽候差遣，婢子就不知道了。」

于飛虹奇道：「理厨、調味，職有專司，難道衣、行、住宿，也要有專長麼？」

「是的……」調味說：「就婢子所知，她們都是天下最好的老師調教出來的。每人都化了八年以上的工夫去學習，她們也是個千百人中選出來的人，梳妝的能梳出一百多種不同的髮髻，伺服的能調配出百種以上不同的服色，能使姑娘出入閃電，渡水不覺船晃，車行不覺顛動……」

于飛虹吁一口氣，接道：「世上眞有這種人才麼？」

「是的……」四先生突然接口說道：「這些人都是早爲姑娘準備的，設想之週，縱然富有四海的帝王之家，也是無法比擬。」

「爲什麼要這樣對我……」于飛虹說：「單是訓練這些人才豈不就要化費了很多的時間？」

「總要十年的準備吧……」四先生說：「這些準備，目的要使姑娘成爲天下生活最舒服的人，放眼當今之世，再無第二人能和姑娘相比……」

調味接道：「姑娘，請進早餐吧！再冷了，又要回鍋，味道不夠鮮美了。」

經過一番探詢，于飛虹的心中的疑問更多。

但有一點于飛虹心中明白了，四先生一夕間態度大變，判若兩人。是理厨、調味兩個丫環來到的原因。

若華忽然歎一口氣，道：「小姐，我聽了半天，當眞是越聽越不明白了。」

于飛虹淡淡一笑，道：「那就吃飯吧！品嚐一下理厨、調味的手法。」

三人開始食用，果然味道十分佳美。

調味更是雙目圓睜，看着于飛虹的反應，似是要從她的神情中，找出那裏調味不當。

忽然間，一聲低沉的號角聲，傳了進來。

四先生一皺眉頭，飛身而出。

若華放下筷子，正要開口，于飛虹已說道：「吃飯，這麼可口的小菜，豈可不吃？」

若華坐下去，開始進用。

大約幾道小菜，燒的眞好，三個人竟然吃得點滴不剩。

于飛虹放下筷子，調味已躬身說道：「姑娘指教。」

于飛虹道：「很好啊！非常可口。」

調味道：「多謝姑娘，但婢子看到姑娘進餐時，牙箸微頓，可能是那盤拌三絲放醋多了一點。」

「酸味稍重一些……」

「是！婢子記下了。」

但見人影一晃，四先生出現廳中，道：「姑娘，有人入侵，已被在下打退了。」

「噢！四先生瞧出了來的是什麼人麼？」

「來人有意隱密身份，青巾罩面，在下和他對了一掌……」四先生說：「就他武功路數上看，似是南宮世家中人。」

若華大聲叫道：「什麼？南宮世家中人……」

瑤華右手食指輕彈，打了若華一下。

「怎麼？若華姑娘認識南宮世家中人？」四先生兩道目光凝注在若華的臉上。

「南宮世家在江湖上很有名望——」若華已平靜了下來，緩緩說道：「如是和咱們成了敵對之勢，那可是麻煩很大了。」

四先生微微一笑，道：「不錯，近年來，南宮世家的聲譽，尤在各大門派之上，但請若華姑娘放心，區區在下，還不把南宮世家中人放在眼內！」

于飛虹道：「你肯定是南宮世家中的人麼？」

「不能肯定……」四先生恭恭敬敬的回答：「但他用的武功，確是南宮世家的五行掌。」

于飛虹道：「五行掌可是南宮世家的獨門武功？」

「不錯……」四先生說：「五行掌介於少林大力金剛和武當的綿掌之間，是一種剛柔互濟的掌力——」

若華接道：「這種掌力是不是很厲害？」

四先生笑道：「剛猛中含蘊有陰柔之力，一種不易抗拒的掌力。」

「那一定是南宮世家中人了，」于飛虹說：「我在翠園紅樓中時，見過南宮慕白。」

這時，理厨、調味，收拾好桌上的碗盤退了下去。

望着二婢去遠，四先生長長吁一口氣，道：「南宮慕白是南宮世家的少主，姑娘和他很熟吧？」

「我想金百輪已經呈報得很清楚了？」

「是的，南宮慕白在這三年之內，一共四次去了翠園紅樓，」四先生說：「瑤華、若華兩位姑娘，也是他引荐入紅樓之中！」

若華冷笑一聲，道：「別人的私隱，你們倒是打聽的十分清楚。」

瑤華道：「他們派了金百輪守住大門，自然是什麼都知道了。」

四先生微微一笑，道：「兩位姑娘明白就好，以後舉止言談，最好小心一些，需知，人後有人，要當心禍從口出啊！」

于飛虹一揮手，道：「瑤華、若華，妳去準備一下，順便通知周杰、姜全一聲，一刻工夫之後上路。」

「四先生……」于飛虹目送二女出了大廳，低聲說：「我想過了你昨夜的話……」

四先生急急接道：「在下昨夜多喝了一點酒，說些什麼，已經記不起來了，姑娘最好也把它忘去。」

「爲什麼？」于飛虹說：「你這樣朝東暮西，豈是男子漢的氣慨——」

四先生低聲道：「暫請息怒，在下心懷苦衷，日後自當找機會解說明白。」

于飛虹昨夜苦思，一直想不出要如何應付四先生，想不到對方竟是先行收兵，心中暗笑，臉却緊緊綳起，道：「上路，快馬兼程，我要盡快的趕往杭州。」

* * *

一路東上，四先生未再出現，理厨、調味，除了在進餐時奉上菜餚外，也很少出現，但曉行夜宿，却是安排得井然有序。

于飛虹冷靜觀查，發覺一切都在對方精密的控制之下，但圍繞在于飛虹身側的，都是她自己的人，劉星馳車，周杰、姜全雙騎開道，茶花隨行車後。

瑤華、若華陪着于飛虹坐在大車廂中。

于飛虹充分利用了這段時間，習練江湖三奇留下的武功。

這日，到了杭州，一路上未出現的四先生，突然現身，引導篷車直駛入一座青磚圍繞的大莊院中。

于飛虹啓開車上垂簾，只見金百輪肅立在大廳階前，抱拳作禮。

「金叔——」于飛虹快步迎了上去，道：「別來無恙，翠園紅樓中景物如何？」

「一切如常——」

「我爹呢？」

金百輪低聲道：「他自封於密室之中，但有啞奴照顧，飲食供應無缺。」

「沒有騙我吧？」

金百輪道：「姑娘，令尊數十年不肯離開地下密室一步，早已習慣那種與世隔絕的生活……」

「那座鐵門，重逾千斤，既已封閉，只怕爹永遠也不能出來了。」

金百輪微微一笑，道：「控制那門的樞鈕，都在密室之內，室外人如想破門而入，固然困難萬分，但令尊却能開關自如。」

于飛虹沉吟了一陣，道：「你說爹還活着了？」

「是！令尊的一切寄望，都在妳的身上……」金百輪說：「只要姑娘好好的活着，令尊怎會自入絕境！」

談話之間，行入了大廳之中。

這是座豪華的敞廳，雪白的綾壁，鵝

黃的地毯，白玉的茶几，黃緞坐墊，八盞垂在大廳的宮燈，也都是黃綾為罩，整座大廳中的佈置，只有黃、白兩色，氣派尊貴、雅潔，給人一種崇高的感覺。

六個黃裙白衫的少女，垂手肅立，神態間一派恭謹。

于飛虹已逐漸的習慣了接受尊敬，蓮步緩移，行至中間一張太師椅上坐了下來，瑤華、若華不待吩咐，分站木椅兩側。

六個少女身軀移動，排列在瑤華、若華的身旁。

劉星、茶花、周杰、姜全，不知何故，未入大廳。

不待于飛虹詢問，金百輪已搶先說道：「姑娘，周杰、劉星等人暫留廳外，此處乃姑娘治事、會客的地方，除了瑤華、若華兩位親隨可以隨行出入外，其他的人，未得傳喚，均不可自行出入。」

于飛虹目光一掠六個少女，道：「她們呢？」

「她們是姑娘的隨身丫頭，她們年紀不大。但都各有專長，和理厨、調味，分別照顧妳的衣、食、住、行，當然，也負責保護妳的安全……」金百輪說：「她們年紀不大，但受過嚴格的調教，身手都還可以。」

于飛虹目光轉動，仔細的掃過六婢，果然發覺她們和理厨、調味一般，有着一股莫名的冷肅氣質。

看上去，她們五官秀美，身材苗條，都是美人胚子，又正值花樣年華，應該是嬌媚橫生，風情動人的少女，但她們內蘊着一股冷肅之氣，使人有不敢接近的感覺。

「金叔，你說，她們都有着很好的武功？」

「是！尋常的江湖武師，很難是她們手下三合之敵。」

于飛虹冷笑一聲，道：「我可不可以攷攷她們？」

「當然可以……」金百輪說：「她們已撥入妳手下聽命，生死都由妳決定了，不過，先請辦理一件大事之後，再攷她們不遲！」

「大事，什麼大事？」

金百輪臉上閃掠過一抹痛苦的神色，道：「是關於四先生的事。」

于飛虹怔了一怔，道：「他……怎麼了？」

金百輪道：「他對姑娘心存不敬，應當懲罰！」

于飛虹心頭一跳，雙頰上也泛起了一片紅暈，趕忙吸一口氣，鎮定一下心神，道：「他在那裏？」

「廳外候傳。」

「好！叫他進來！」

金百輪高聲說道：「請四先生入廳。」

于飛虹強自壓制着激動的心情，凝目望去。

只見四先生雙手被一條絲索綁起，緩步行入大廳。

他面色蒼白，神情落寞，行距于飛虹身前六尺之處，停了下來，道：「在下有罪，請姑娘處置。」

于飛虹心中忖道：「他武功卓絕，才氣縱橫，什麼力量竟使他心甘自汚，在衆目睽睽之下，束手就縛，這等忍辱的勇氣，比起死還要難受，想他心中，必是痛苦萬分了。」

那一夜四先生表露心跡，四外無人，這件事又怎會洩漏出來呢？

但聞金百輪低聲說道：「請姑娘下令。」

于飛虹回顧了金百輪一眼，道：「要我如何處置？」

「這就全憑姑娘了。」

于飛虹道：「我全權作主？」

「是！姑娘如何決定，悉憑己意。」

于飛虹點點頭，道：「四先生能不能自去手上的索繩？」

四先生道：「這白龍索代表了無上的權威，在下不敢擅自取下。」

于飛虹略一沉思，緩步離位，行近四先生伸手一拉絲頭，絲索自解。

敢情，這綑綁只是一個樣子，以四先生武功之高，就算是重枷鐵索，也未必能綑得住他。

于飛虹把絲索交給了金百輪，輕輕吁一口氣，道：「四先生，你請吧。」

四先生雙眉聳動，神目放光，道：「姑娘就這樣放走在下麼？」

這兩句話，語意雙關，既流露出了感激之意，又替于飛虹開脫，把罪行一肩担起。

于飛虹心中一動，低聲道：「想來，你也是無心之過，你請吧！」

四先生道：「多謝姑娘大度不究，在下告退了。」

金百輪突然抱拳一揖，道：「四先生好走！」

四先生苦笑一下，道：「你在翠園紅樓住了很久，對于姑娘知交甚深，希望你善為照顧。」

金百輪道：「金某遵命。」

四先生目光一掠于飛虹，突然一長身，去如輕烟，消失不見。

于飛虹低聲道：「好高明的輕功！」

金百輪道：「四先生內功深厚，文武全才，放眼武林，也算得上頂尖高手了。」

于飛虹點點頭，道：「但不知派在我手下聽差的八個丫頭，比起四先生如何？」

金百輪道：「這不能比，但她們也堪稱一流高手！」

于飛虹道：「噢！那我就要眞刀眞槍的試試她們了。」

金百輪道：「可是，沒有對手啊！」

于飛虹道：「我！我要親自試試她們！」

金百輪道：「她們對妳，心懷畏懼，如何敢和妳動手？」

于飛虹道：「這就奇怪，我和她們不過是剛剛見面，怎麼對我心懷畏懼呢？」

金百輪歎口氣，道：「她們雖然各有專長，但却是死士，妳有任何損傷，她們就要以身相殉！」

于飛虹呆了一呆，道：「素無淵源，她們為甚麼對我如此的忠心？」

金百輪道：「她們受了天下最好的訓練，受命從主，既終身如一，姑娘，這些人，就是專門替妳訓練的啊！她們由千百

人中，選出這八個來，訓練了十年以上。」

于飛虹心中不禁有點感動，忖道：「什麼人對我如此之好，化了十多年的工夫，替我訓練了八個女婢？」

這是她心中之言，却未說出口來。

但聞瑤華說道：「小姐，由婢子和她們過招如何？」

于飛虹道：「好！我攷驗她們，也試試妳們，叫劉星、茶花進來！」

瑤華應了一聲，還未及行動，理厨、調味，已帶着劉星、茶花行了進來。

金百輪低聲道：「姑娘，八龍女受教甚深，劍法凌厲，要她們點到為止。」

「八龍女，她們叫龍女？」

「是！對姑娘她們是從婢，每人都學了一個專長來伺候妳，但在武林中，她們却是不折不扣的八條小龍女，不是一般江湖人物能夠抗拒的！」

「她們比金叔如何？」

「我不敢掠美，真要放手而戰，我不是她們的敵手。」

「那我更要認真的試試她們了……」于飛虹說：「我要看到她們真實的本領！」

金百輪急道：「她們學的殺人劍法，兇厲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我担心瑤華、若華……」

于飛虹接道：「我已經決定了，金叔不用再多說了。」

金百輪急得滿臉通紅，却是不敢多言。

于飛虹目注理厨、調味，道：「妳們侍我飲食，也是龍女？」

理厨道：「是！」

于飛虹道：「什麼龍？」

理厨道：「婢子主紅。」

調味道：「婢子白龍女。」

于飛虹道：「如何証明？」

調味道：「鬢花顏色。」

于飛虹仔細看去，果然發覺理厨右鬢髮上，插了一朵小紅花，調味鬢髮上，有一朵小白花，花朵很小，不留心，很難看得出來。

點點頭，于飛虹緩緩說道：「誰照顧我穿戴衣物？」

「小婢奉衣。」

「小婢畫眉。」

于飛虹仔細看去，發覺奉衣戴的藍花，畫眉戴的黃花。

「兩位的能耐是……」于飛虹對這些秀麗小婢並非討厭，但却不喜歡她們那種冷厲的氣質和木然的表情，有此飄飄的說。

奉衣道：「小婢善長燙衣、配色。」

畫眉道：「我會調粉梳妝。」

于飛虹道：「還有麼？」

奉衣道：「為姑娘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畫眉接道：「小婢能梳出各種髮式，又快又好。」

于飛虹輕輕吁一口氣，目光一掠另外四個女婢，道：「你們自已報上名字吧。」

「小婢馭車。」

「小婢飛馬。」

「小婢雍被。」

「小婢抱枕。」

于飛虹道：「妳們管我的衣、食、住、行，也要保護我的安全？」

「是……」理厨道：「有人如想傷害姑娘，先得殺了我們八人。」

于飛虹道：「瑤華，你先攷試一下理厨。」

瑤華應了一聲行向理厨道：「理厨這名字，太難聽了，你們八條龍女，應該改過名字才好。」

理厨道：「咱們只要姑娘一聽名字，就知主理何事！好聽不好聽，那有何要緊。」

瑤華忖道：「聽到她口氣，對小姐倒是一片忠誠，一個人能夠訓練到這等跡近愚痴的忠誠，恐怕也要一些特殊的方法才行，真不知訓練她們的人，用的是什麼手段？」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妳厨下的手藝，相當不錯，但不知武功上能否和厨下的手段一樣高明？」

理厨道：「這十幾年來，我只作兩件事情，一件燒菜，一件練劍。」

「好！那就亮劍……」瑤華說：「我領教妳的劍法！」

「慢着！」理厨轉向于飛虹說道：「姑娘，婢女練的劍法以殺人為主，不適合比武試招，我怕收手不及，傷到了人。」

瑤華冷笑一聲，接道：「妳盡管施展，殺了我不要償命就是。」

「不！我要姑娘下令才能下手……」

于飛虹暗暗忖道：「這些時日，瑤華習練不歸谷中武學，應該已有很大的進境，就算不能取勝，自保應該可以，如不要她們全力施展，看到她們真正的技藝，就無法瞭解她們的實力。」

衡量過輕重得失，于飛虹立刻下令，道：「理厨，妳盡管全力施展，傷了人與妳無關！」

理厨道：「婢子遵命！」右手一探柳腰，手中突然多了一把三尺長短的軟劍。

原來，軟劍扣在腰間。

這種兵刃，施用時，十分困難，必需先以深厚的內力，貫滿劍身，才能發揮凌厲的攻勢。

瑤華打鬥的經驗不多，但她對軟劍一類兵刃的特性，却不陌生，劉星的細鐵軟刀，和軟劍是同一型的類似兵刃。

對付這等軟、硬由心的兵刃，瑤華不敢大意，吸一口氣，短劍出鞘。

理厨的軟劍長逾三尺，瑤華的短劍，却只有一尺五寸，看上去很不調和。

「瑤華姐姐，請恕小妹放恣了！」

玉手一振，三尺軟劍，筆直的立了起來。

于飛虹忖道：「看來理厨人性仍在，能分出長幼之序。」

瑤華道：「不客氣，請出手吧！」

理厨道：「恭敬不如從命！」軟劍突然飛起，從斜裏斬來！

這一劍說不上什麼招式變化，但却隱隱有「玉帶圍腰」「泰山壓頂」的影子在內，取其精要，合二為一，是那種道道地地的殺人手法。

瑤華舉劍上撩「野火燒天」，如封似閉，橫截軟劍。

但理厨軟劍突然折轉，劍芒一閃，直點向瑤華的咽喉，變化詭異，出人意外。

瑤華吃了一驚，急急閃身退開七尺，才避過一劍。

周杰、姜全雖未入廳，但却站在廳外，看雙方動手搏殺，他們經驗豐富，目睹軟劍招術變化，大異正常的武功路數，心中大感震驚，原來，武功到了一定境界之後，招術的變化，已不受常態限制。

理廚一劍逼退瑤華，亦未收手，反而乘勢一劍，直刺過去，劍如毒蛇，直點前心。

瑤華揮劍一擋，嬌聲說道：「果然是殺人劍法，惡毒得很。」人隨劍轉，忽然逼近理廚，左手點出一指。

理廚微微一笑，道：「瑤華姐好身手。」左手化個半圓，反扣瑤華左腕。

但她右手長劍，並未停下，暗勁馭劍，劍身忽轉，襲向後背。

瑤華亦感覺利刄破空，一提氣，吁的一聲，由理廚的身側，直衝過去。

劍勢詭異莫測，應變全憑心機。

但顯然，幾招交接下來，瑤華落在守勢。

于飛虹目睹理廚劍勢，心中實有所悟，一些熟記於胸的武功變化，總覺脈絡不通，此刻却恍然大悟，運用存於一心，不能受一招一式的限制，其間的連貫方法，必須要自行融滙一爐，那才是眞正的技擊精萃之術。

她天資聰慧，穎悟過人，能見一反三。

瑤華閃避開兩度兇險，心中驚痛交集，對手年齡比自己還小一點，其藝業的造詣，難道眞的強過自己很多不成，爲什麼一出手就把自己逼得險象環生，于飛虹的細心傳授，自己的刻意苦學，竟然是全無成就麼？

一股強烈的爭勝意願，由瑤華的內心中泛生起來。

手中短劍突然揮出。

這一劍奇幻凌厲，正是不歸谷中留下的武功招式。

前賢絕學，威力震人，理廚軟劍突然在前胸劃成了一個圓圈，叠起一片劍影。

雙劍觸接，響起了一片金鐵交鳴之聲。

但重叠的劍影，却阻止不了瑤華那凌厲的一擊，穿破了重重的劍影，直逼向理廚的前胸。

理廚呆呆的望向瑤華，臉上是一片佩服的神色，道：「瑤華姐劍法高明，小妹甘拜下風！」

輸了就承認輸了，倒是一片坦然胸懷，瑤華心中對她們的厭惡之氣，消退了不少。

于飛虹目睹瑤華發揮劍上的威勢，心中更是高興，不歸谷中絕學，果有神奇之處。

金百輪看的雙目圓睜，暗暗忖道：「這一劍完全不是無影門中武功，破壁穿雲，氣聚一點，凌厲異常，這丫頭從那裏學到的武功？」

瑤華武功大進，于飛虹自是更有成就，難道她們眞的由不歸谷中得到了傳說中的武學？

理廚已收起軟劍，退到一側，臉上平靜，既無羞愧的神色，亦無激忿之情，似乎勝敗是兵家常事。

瑤華看得大爲佩服，忖道：「看她年紀，似乎還小我一些，修養功夫却是高我很多了。」

但周杰却看得心頭震動，暗裏吃驚，小小年紀，被訓練得七情不動，這確是作殺手的重要條件。

這一戰，光陰簡短，交手兩三招，已是生死兩度交關，沒有刀光劍影的纏鬥。

于飛虹微微一笑，道：「理廚！問問她們，那一個心中不服，不妨出來和瑤華動手一戰。」

理廚應了一聲，行出兩步，高聲說道：「姑娘有令，妳們那一個心中不服瑤華姐姐的武功，不妨出來向瑤華姐姐挑戰。」

她連叫數聲，無人答應。

于飛虹冷眼旁觀，發覺了這些女孩子，辦事的能力，大大的超過了她的年齡，而且冷靜、沉着，完全革除了一般少年男女的衝動易怒的個性。

「回姑娘……」理廚說：「無人敢和瑤華姐姐動手。」

她不但冷靜，而且，還深懂自持身份，討人歡心。

于飛虹冷笑一聲，道：「既然沒有人向瑤華挑戰，那就要把妳們撥在瑤華手下，以後，妳們都要聽從瑤華的令諭行事，那一位不願意，可以提出來！」

八女婢個個神情平靜，躬身應道：「我等聽從姑娘的令諭。」

「好！由現在起，妳們一起都聽瑤華的調度，我有事，自會傳見妳們！」

這道令諭，下得很嚴，也就是說沒有于飛虹的令諭，她們都不准擅自入內。

抱枕道：「姑娘，婢子和雍被，負責小姐的起居侍候，難道也要聽傳才能晋見麼？」

「對……」于飛虹道：「有事情，我會要若華傳妳們。」

于飛虹一招手，道：「金叔，請裏面坐！」

轉身行入內廳。

若華跟隨身後，金百輪只好跟在若華身後，行入內廳。

內廳佈置得十分豪華，一色淡綠，連八張檀木太師椅上，都放着淡綠色的坐墊。

于飛虹已習慣受到尊重，自動在主位上坐下來，道：「金叔請坐！」

「是……」金百輪完全改變在翠園紅樓時的以老賣老形態，竟然表現出無比的尊敬，道：「姑娘，有何吩咐？」

于飛虹道：「四先生呢？」

「四先生……」金百輪輕輕咳了一聲，盡量使自己變得平靜，道：「他已經走了。」

「走？」于飛虹道：「到那裏去了？」

「這個……我不太清楚，他已離開杭州！」

「金叔……」于飛虹說：「四先生自己走的，還是被迫離開了這裏？」

金百輪道：「姑娘，這件事很重要麼？」

「不一定很重要……」于飛虹冷冷的說：「但我想知道爲什麼，他離開的時候，

也不來說一聲？」

「這個……」金百輪說：「姑娘要原諒他，他奉命離開，十萬火急，沒有時間來和姑娘告辭了！」

于飛虹心頭一震，暗暗忖道：「難道他對我存的非份之想，已經洩漏了出去？」口中說道：「這就不能怪他了，金叔，你從小看着我長大，希望你多多照顧我。」

「是！姑娘放心，在下會全力以赴。」

「好！那就多謝金叔了。」

「不敢，不敢，姑娘如果沒有別的事，我先告辭了。」金百輪站起身子。

「金叔請去休息……」于飛虹站起身子，微微躬身作禮。

金百輪抱拳一禮，退了下去。

若華低聲道：「小姐，現在金百輪好像很怕妳？」

于飛虹苦笑一下，道：「老實說，我也有點糊塗了，但事出常情，必有非常的原因，這不是我們的經驗所能瞭解的。」

若華道：「要不要找周杰來商量一下？」

于飛虹道：「好！妳去請他們來……」語聲一頓，接道：「要劉星、茶花守住門口，任何人都要先傳報再進來。」

「婢子明白……」若華舉步而去。

周杰和姜全行入內廳，竟也躬身作禮，道：「姑娘，有何指教？」

于飛虹嗤的一笑，道：「兩位不用如此，我還是原來的于飛虹，性格上有些改變，也是爲了應付這突然改變的情勢、環境。」

周杰道：「是啊！姑娘隨機應變，十分得體，在下等好生佩服。」

「周鏢頭……」于飛虹說：「我希望借重兩位的江湖經驗，告訴我一些事情……」

姜全四顧了一眼，接道：「這裏方便麼？」

于飛虹道：「我已要劉星、茶花，守住門房，沒有什麼不方便的，兩位只管暢所欲言，就算有什麼變化，我也不在乎了。」

「好！有姑娘這句話，我們就可以放胆直言了……」周杰微笑着說：「在下行走江湖，見過的奇人奇事不少，但却從未遇到如此詭異變化，江湖上竟有這麼一股隱密的力量？」

于飛虹道：「我先請教，他們這般對我，用心何在？」

周杰道：「眞正的原因，在下不敢斷言，但就個人的觀察所得，應和姑娘的美麗有關。」

于飛虹點點頭。

姜全道：「這是處心積慮的安排，八龍女婢，至少要花十年以上的時間，才能訓練出那等身手，這些人，也似是爲妳準備的。」

于飛虹道：「我想不通的也就在這裏了，以她們的力量，逼我就範，並非難事，爲什麼要這樣大費心思？」

「姑娘是仙謫人間的仙子……」周杰說：「他們希望是個完美的結局，擁以名器，尊以富貴，他們給妳天下最好的東西，使妳覺得名、利、尊貴，盡在掌握……」

于飛虹接道：「先征服我的心？」

姜全道：「就是如此，一個人如被捧上了天，一旦要跌落下來，那份痛苦的懊惱，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得了。」

于飛虹道：「我明白了，現在，我應該如何應付？」

「這個……」周杰沉吟了一陣，道：「要姑娘自作主意了……」

姜全接道：「古往今來，有幾人能夠逃過名韁利鎖的羈絆，何況集富貴尊榮於一身？」

周杰道：「一般的人，化上了數十年的血汗，冒百戰凶險，搏得名利，已是鬢髮斑白，這還是最好的結果，十之八九，都是出師未捷身先喪，像姑娘這樣忽然間利祿湧來，全不費吹灰之力，就區區所見的八龍女婢，個個身手了得，她們雖是艷如春花一般的姑娘，但她們的武功，却是江湖中一流高手，何況，在暗中還不知道有多少高人相助，在下相信，姑娘很快即將名滿江湖……」

于飛虹歎息一聲，道：「這也值得高興麼？」

周杰道：「在下只是陳明利害，以供姑娘參攷。」

于飛虹道：「這一切都是假象，我只不過是他們一個傀儡，他們把我捧上首位，只怕是別有用心？」

周杰微微一怔，道：「姑娘的意思是……」

「兩位也見過八女婢的劍法了，不知道有何看法？」

周杰道：「劍出如風，招術詭異。」

姜全道：「招招取命，劍劍奪魂。」

于飛虹道：「她們不是來保護我安全的保衞女婢，而是八個冷酷無情的殺手！」

周杰道：「不錯，劍劍取命，殺人如蔴，縱然成名江湖，也是惡名卓著。」

姜全道：「這一點，在下竟未想到。」

于飛虹道：「我的名氣越大，殺人越多，結的仇家也越多，像懶龍、怒獅、閃電豹一樣，他們成了人人畏懼的殺手，一旦出現，震動四方，不是逼得人退避三舍，就是結伴頡頏，想想看，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局面？」

周杰道：「姑娘高見！」

于飛虹微微一笑，道：「我想到這些，也是由兩位的分析中得到啓發的。」

周杰道：「對！用權勢尊榮，把姑娘造成人人害怕的羅刹魔女，滆得武林各方豪雄聯手對付姑娘……」

「那時候，我必須要仗憑他們作爲奧援……」于飛虹道：「只有聽從他們的擺佈了，愈陷愈深……」

周杰接道：「姑娘思慮深遠，我等難及，但在下想不通的是，他們這等處心積慮的用心何在？」

于飛虹道：「他們要徹底的降服我，要我兩手血腥，滿身罪惡，依附他們的保護之下！」

周杰道：「既然洞悉陰謀，姑娘定有打算了？」

于飛虹道：「周兄的看法呢？」

周杰暗暗忖道：「這丫頭年紀不大，但行事老練，每次都先讓我們說出意見，

她在心中思量，予以裁決，省却了不少的思考，借了我們的江湖經驗，也表現了她卓越的才華。」

心中轉念，口中說道：「既然知曉了他們的陰謀計劃，那就不能陷入他們的圈套。」

于飛虹道：「以我們幾人之力，和他們正面抗拒？」

周杰道：「實力相差太多，不宜力敵。」

于飛虹道：「那要智取了？」

周杰笑一下，道：「姑娘，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借敵之力，養己之力——」

于飛虹接道：「很高明的辦法，我也正有此意！」

周杰道：「不過，以對方的精明，此事很難不被發現，姑娘要作最壞的打算才行！」

于飛虹道：「唉！周兄說得不錯，不論我們如何小心，只怕也很難保得秘密不洩，兩位今日賜教很多，飛虹感激不盡，兩位可以早些走了……」

「走……」周杰訝然說道：「姑娘要我離去？」

「是……」于飛虹說：「秘密一旦洩漏，難免放手一戰，敵勢強大，勝機渺茫，兩位又何必留此作無謂的犧牲呢？」

周杰笑道：「我們自知幫不上大忙，不過我和姜兄早已抱定了必死之心，姑娘不用為我們的生死担心！」

于飛虹道：「兩位義薄雲天，既然不計生死的留下來，飛虹衷心歡迎，但此後兇險重重，兩位可否願以閑暇之時，習練一些武功呢？」

周杰、姜全聽得心頭大喜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于飛虹嫣然一笑，隨手取出一本手錄絹本，道：「這上面，我記載了一些武功，兩位請仔細看看，照上面練習，過幾天，飛虹再找時間和兩位切磋。」

周杰接過絹本，道：「多謝姑娘厚賜。」心中却道：「這丫頭早有準備，似是我們如何反應，都在她預料之中了。」

* * *

瑤華很忙碌，她費盡心機和八婢相處，既要瞭解她們的武功，又要瞭解她們的心理狀況。

八龍女被一種嚴酷的教育，訓練得性情大變，完全失去了青春少女的天真，一個個變得少年老成，沒有笑容，沒有嬌媚，一副冷冰冰的表情。

瑤華和她們傾心相交，引導她們相互談笑。

少女情懷總是詩，八個姑娘在瑤華誘導之下，逐漸的春風解凍，慢慢再恢復少女天性。

于飛虹也很忙，和若華研究裁製火龍甲，化了四五天的工夫，製成了一套衣褲，和一件背心。

天地間精華之氣孕育成靈異之物，果然神奇，不但可避利刃，而且質地柔軟，穿在身上冬暖夏涼。

于飛虹計劃得很精密，爭取每一寸的光陰，若華、茶花、劉星除了守候門戶之外，都在閉門練武，于飛虹也在全力求進。

她明白，現在處境，表面上風平浪靜，一旦鬧翻，立即便是一個八方風雨，生死相搏的局面。

她必需盡最大的力量，充實自己的力量。

半月時光，匆匆而過。

于飛虹似是忘記了來杭州的目的，也忘記了數里之外，就是天下聞名的西湖。

這是座深大的宅院，金百輪住在第一進中，他有些怕見于飛虹，總是逃避碰見，于飛虹數日未召見他，他心中頓覺輕鬆，但一連半個月不聞訊息，却有些沉不住氣了，他巡行宅院，暗中觀察，發覺了一切都出奇的平靜，但隱隱中又覺得每個人都很忙，除了理厨、調味忙着燒飯炒菜之外，大都閉門不出。

平靜的樣子，幾乎和翠園紅樓中一樣。

金百輪也發覺了八龍女有些不對，但一時間却說不出那裏不對，她們容貌如昔，舉止依舊。

當然，如果他能觀察得仔細一些，他會發覺，八龍女最大的不同是她們神情開朗了一些，不像過去那種神色冷漠的樣子。于飛虹也開始和八龍女接近，不像初見那種嚴厲，和她們有說有笑。

初時，八龍女很不習慣，就算想笑，也都咬着牙，繃着臉，表現出一副恭謹受教的樣子，但五六天相處下來，八龍女也逐漸適應了，和于飛虹之間那道恭謹的藩籬，逐漸的撤除。

于飛虹正要如此，她要和她們相處如春風化人，化掉她們外面的那片冰層，收服她們的心。

若華生性活潑，更是很快的和八龍女相處融洽，情如姊妹。

即是茶花、劉星也都和她們相處得很接近。

當然，這是于飛虹的要求，看似自然，其實每個人都化了很大的心思，想盡辦法去接近八龍女。

但若華和茶花投入的，也是真正的情感、友誼，並無半點機詐手段。

這就使八龍女內心中起了很大的變化，她們學的為人處事方法和遇上的人人事事，完全不同，再加上于飛虹和瑤華刻意的安排，使八女心扉大開，人性由壓抑中爆發出來，她們彼此接納下十幾年相處的情意，也接納了于飛虹和瑤華等人。

四先生太過接近于飛虹，被調離開，金百輪有意的逃避，却給了于飛虹從容的佈置時間。

直至金百輪接到了詢問的令諭，那已給了于飛虹近一月的時間。

這一月中有了很大的改變，周杰、姜全練會了不少絕奇的武學，兩人都有了習武二十年的基礎，這些武林絕學，給了他們很大的啟發，也引起他們的狂熱，投注了全部的心力。

金百輪急急求見，于飛虹微笑問道：「金叔有什麼大事，一早就要見我？」

「我是關心姑娘的生活！」

「很好啊……」于飛虹說：「八個善解人意的丫環，各有專長，把我照顧得太好了，唉！起初時，我還是有些不太習慣，現在，却是不能少了她們！」（未完．卅）

上文提要：

阿歷山大和老杜經過洋古玩家鑑定殭屍皇帝穿的是金縷玉衣，二人便在偏廳內察看殭屍祖宗動靜，認爲茅山堅胡說八道，不信其有，其實殭屍已番生，向他們撲來，他們還以爲蘇姍在搗鬼，正在危險關頭，堅叔帶了徒弟及時趕到，因爲是老殭屍，很難對付，堅叔出到了銅鈴搖晃，亦未能鎮壓這條成精的老殭屍……



詭異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中國第一具殭屍

趕走殭屍皇帝　又來厲鬼將軍

阿麥一見大驚失色，轉身便跑，眼看跑不掉，凌空一躍而起，倒踢一腳，正好將銅鈴踢飛。

那個銅鈴「叮噹」聲中飛摔在那邊照壁旁邊的牆壁上，一彈再飛進牆壁與照壁之間的通道中，再落在地上，聲响終於停下來。

殭屍祖宗與之同時向那邊牆壁走去，轉進了牆壁照壁之內，才停下來。

堅叔仍然爬在柱子上，看着連忙吩咐：「快去拿黑狗血治屍符。」

阿麥阿光雙雙搶出，衝到那邊的桌子，探手將黑狗血治屍符拿起來。

蘇姍同時走過去，看見阿光只拿走那罐黑狗血，忙叫住：「還有一瓶呢？」

阿光立即一句：「要大不要小了。」

他與阿麥緊接衝過去，堅叔那邊柱子上再吩咐：「一個在左一個在右，拿符貼他，黑狗血洒他。」

話還未說完，阿歷山大已上前。「這兒我是主，由我吩咐。」

阿光阿麥這時候已來到照壁前面，一個在左手執治屍符，一個在右捧着那罐黑狗血，只等殭屍祖宗現身便迎頭潑去。

阿歷山大老杜正好補上兩人當中的空位，眼看大局已定，阿歷山大更顯得威風，隨即吩咐：「喏，一個在左，一個在右，貼死他，潑死他。」

阿光阿麥沒有理會，一心只等殭屍祖宗現身。

殭屍祖宗沒有在左面現身，也沒有在右面，彷彿知道阿歷山大就在照壁當中，雙手一插，疾向照壁當中撞去。

「嘩啦」一聲，照壁被撞開一個大洞，殭屍祖宗從洞中穿出，張牙舞爪。

阿歷山大老杜雖然沒有被塌下來的磚石壓着，亦已被揚起的塵土弄得灰頭土臉，驚嚇的回身便逃。

殭屍祖宗緊追而出。

阿歷山大還未衝出大堂便已摔翻，趕緊爬起來，再往外逃。

出了大堂，却又到老杜摔翻，殭屍祖宗緊追而出，踏着老杜的身子跨過去。

老杜給這一踏，身子再撞回地上，叫苦連天，殭屍祖宗沒有理會，追向阿歷山大。

阿光那邊手捧黑狗血連隨衝上，老杜才挺身欲起，又被阿光一脚踏下去，阿光也就借這一踏之勢凌空拔起來，雙手捧着那罎黑狗血照頭砸下。

阿歷山大這時候又摔倒地上，殭屍祖宗方欲撲下去，黑狗血已砸到，「嘩啦」一聲，罎子碎裂，狗血爆開，那個殭屍祖宗立時血流淋漓。

殭屍祖宗呆一呆的緊接停下，雙手也垂下來，阿光地上一骨碌爬起，看着鬆一口氣。

阿麥這時候亦奔到，看見殭屍祖宗不動，手中治屍符亦沒有貼出去。

阿光繞着殭屍祖宗一轉，來到阿麥身旁。「看，不動了。」

阿麥點頭。「當然了，這是什麼東西？黑狗血啊。」

那邊阿歷山大這時候亦已爬起來，一轉到了阿光阿麥面前。「你們幹什麼的，這時候才拿黑狗血來？」



他驚魂一定，官架子又來了。

阿麥拳頭一握，隨即作出要打人的姿勢，他也是驚魂方定，却完全忘記了阿歷山大是什麼身份。

阿歷山大一見連忙陪上笑臉。「我是說你們遲既不遲，早也不早，來得正是時候。」

阿麥這才收住拳勢。

他們都背着那個殭屍祖宗，完全不知道那個殭屍祖宗這時候又充滿活力，雙手舉起，轉過身來。

蘇姍正好從大堂出來，一眼瞥見，驚呼失聲：「殭屍又復活了！」

阿光三人回頭一望，失聲驚呼，殭屍祖宗這邊撲上，阿麥那邊亦衝前，手中治屍符不偏不倚正落在殭屍的面上。

殭屍祖宗立時混身一震，停了下來，雙手亦垂下。

阿麥看着打一個「哈哈」。「看，還是我的治屍符厲害，倚賴你的黑狗血，拿命來開玩笑呢！」

阿光搖頭。「我也不知道這黑狗血對這東西沒有作用的。」

「這只怕根本就不是黑狗血。」阿麥衝口而出。

阿光立時省起九叔的神態，叫出來。

「那一定是黃狗血。」

說話間，那貼在殭屍祖宗面上的治屍符突然化作一團青色的火焰消散。

阿麥一眼瞥見，呆一呆，殭屍祖宗已又向他們撲來，雙手一插，阿麥低頭避過，轉身便跑。

阿歷山大走得更快，連滾帶爬，躲到那邊的欄杆後面，再也不敢抬起頭來。

殭屍祖宗轉而追撲阿光，雙手插掃，阿光總算眼快手急，一一避開。

阿麥走到那邊的木桁的旁邊，藉着木椿的橫木，迅速上了木椿頂，再一滾上了瓦面。

阿光跟着走到木椿旁邊，要跳上橫木，殭屍祖宗已追到來，急忙閃到木桁後面，殭屍祖宗緊追不捨，一人一屍繞着那條大木桁團團疾轉，當然是驚險萬分。

蘇姍那邊看見，抓着那瓶黑狗血便要擲，旁邊老杜不由叫住：「沒有的，那又不是眞的黑狗血。」

蘇姍聽說一陣猶疑，那邊阿光聽得說，叫出來：「那瓶黑狗血是眞的。」

說話間，殭屍祖宗已接近，阿光一閃再閃，總算找到機會，躍上木桁的橫枝，阿麥也算反應快，連隨伸手抓住阿光伸上來的手，一提便要把阿光拉上上面的瓦面，殭屍祖宗就在這時候雙手一推，將那條木椿推倒地上。

阿光一失重心，立時倒下去，阿麥抓着他的手，冷不提防，亦被拉下了瓦面，摔在地上，正好壓住阿光，那條木椿同時向兩人倒下來，壓住了他們。

殭屍祖宗緊接向他們迫近，阿光慌忙大叫：「黑狗血，快——」

蘇姍也知道形勢危急，看準了，那瓶黑狗血便向殭屍祖宗扔去。

她看得很準，就是用力大了一些，那瓶黑狗血往殭屍頭上飛過，摔碎在瓦面上，黑狗血在瓦面濺開，順着瓦面淌下來。

阿光阿麥看着那瓶黑狗血飛過殭屍祖

宗的頭頂，一顆心不由直往下沉。

「完了——」他們齊歎一聲，眼看殭屍祖宗迫近，木樁又那麼重，不可能迅速推開，唯有等死。

殭屍祖宗繼續接近，也就在這時候，黑狗血已淌過瓦面滴下，正滴在殭屍祖宗的頭上。

一股濃烟立時冒起來，殭屍祖宗發出一陣恐怖已極的叫聲，雙手亂抓，瘋了也似的往外疾撲了出去。

他嘶叫着撲在大門上，那兩扇大門「轟」地倒下，掀起了漫天塵土。

殭屍祖宗繼續衝出，亂叫亂跳，眨眼間已跑得無影無踪。

阿光阿麥掙扎着從木樁下爬出來，灰頭土臉，那邊阿歷山大亦冒出頭來，看見殭屍祖宗負傷也似的逃去，胆子又再大起來，喝一聲：「老杜，追——」

老杜也不知是不清楚發生什麼事，應聲衝出，向大門那邊追去，來到了門前才省起，脚步一頓，一個轉身。「老闆，就是我一個追下去?」

阿歷山大還未答話，阿麥已一聲冷聲。「好胆量，我們也不敢追，你竟然一個追下去。」

語聲甫落，大堂那邊突然傳來一聲巨响，還有一聲驚叫。

阿光阿麥一聽連忙向那邊衝去，阿歷山大老杜也不慢，緊跟在後面。

入到大堂，堅叔已然從地上爬起來，阿麥阿光上前連忙扶住。

蘇姍亦走上前，看着堅叔。「堅叔，你怎麼摔下來了?」

堅叔苦笑。「能夠在柱子上支持到現在已經不容易的了!」

阿光接問一句：「師父，沒事吧。」

「你從那麼高摔下來看看怎樣?」堅叔冷笑。

那邊阿歷山大隨即表關心的來一句：「堅叔，你老人家沒摔着吧。」

堅叔只是冷笑，移步到桌子旁邊坐下。

阿歷山大連忙上前在堅叔旁邊坐下，皮笑肉不笑的打一個「哈哈」。「堅叔，那個殭屍可眞厲害啊!」

「你也知道厲害了!」

「堅叔，這一定要解決的，是不是?」阿歷山大聲音放得很柔。

「當然要，否則被他四出為害人間，後果不堪設想。」

「這樣好了，」阿歷山大又打一個「哈哈」。「我們合作把他抓起來。」

阿杜接一句。「那個東西身上穿的金縷玉衣很值錢的。」

阿歷山大連忙一個肘撞，將阿杜下面的話撞回去。

堅叔隨即一下奸笑。「官民合作我當然贊成，只是合作彼此一定要眞誠相對。」

「對啊——」阿歷山大阿杜齊應一聲。

堅叔接問：「那，你們有沒有偷鷄?」

阿歷山大阿杜很自然的一聲：「沒有啊。」

「偷屍呢?」堅叔接問。

阿歷山大想想。「偷屍是有的，偷鷄可眞的沒有啊。」

「眞的沒有。」阿杜幫腔。

堅叔又一聲奸笑。「哦，有一樣東西你們一定喜歡的。」隨著從袋中掏出一把白米，洒在桌子上。

阿歷山大阿杜立時雙眼發光，伸長了脖子，嘴唇跟着變成鷄嘴那樣尖長起來，阿杜急不及待，向桌上的白米啄去。

阿歷山大連忙伸手攔住，一攔再阻，總算將阿杜前衝的身子擋着。

堅叔看着直笑。「啄啊——」

阿光緊接一句：「被殭屍鷄傷了，鷄性大發了。」

阿麥亦一句：「見米便啄，鷄性出來了。」

阿歷山大强壓抑住要啄米的那股衝動，跟着反辯。「我們可是吃米的民族，看見米了，當然特別興奮，自然而然要啄了。」

「還不承認啊!」堅叔悠然站起來，行向那邊柱子，隨手將一塊白紙貼在柱子上，再打開一個墨硯，抓起毛筆往墨汁一點，然後簡單的在紙上畫了兩座山，幾點飛鳥，再在山與山間畫了半輪旭日。

阿歷山大老杜呆望着，不知道什麼回事，阿光阿麥也一樣不知道，蘇姍當然也是，都奇怪的看着堅叔，看他胡蘆裏賣的到底是什麼藥。

堅叔從旁回到桌旁坐下，笑笑，往那張畫一指。「你們看那邊。」

阿歷山大老杜已看着，聞言更入神，堅叔左手隨即在他們眼前一抹。

那刹那他們只覺得眼前一快，再往那邊望去的時候，只見白紙上所畫的旭日突然往上升起來，然後在白紙上的天空散發出旭日的光芒。

在他們那完全是清晨的感覺，潛伏在體內的鷄性不由又發作出來，頭一仰，發出了一陣一陣的鷄啼聲。

堅叔他們看着有趣，亦不由失笑，然後堅叔才抬手往他們眼前一抹。

阿歷山大、老杜同時覺得眼前一清，一齊打一個冷顫。

堅叔這才笑說：「天亮了，鷄啼了。」

阿歷山大也這才省覺出了什麼事，回頭看着堅叔，尷尬已極。

堅叔笑看接問：「啼夠了?」

阿歷山大苦着臉。「我承認偷鷄了」

「老闆，這樣啼着也蠻好玩的。」老杜旁邊却來這一句。

「好玩?」阿麥忍不住發笑。「好玩啊，天亮便作鷄啼，夜間看不見，發鷄盲。」

阿光接上口：「很快便長鷄眼，發鷄瘟哩。」

阿歷山大不知道阿光是存心嚇唬，聽着大驚。「堅叔，你老人家做做好心，救救我。」

「還有我——」老杜也害怕了。

堅叔頭一仰，只是冷笑，蘇姍看見阿歷山大、老杜可憐，心軟，上前求情：「堅叔，你救救他們吧。」

堅叔看着蘇姍。「好，看在妳面上，我姑且救他們一命。」

阿歷山大、老杜連忙一齊上前，老杜要搶先，突然省起自己的身份，連忙退一步。

「怎樣怎樣？」阿歷山大接問。

「糯米解屍毒，吃糯米飯好了。」堅叔話還未說完，阿歷山大已急不及待的推老杜一把。「快，快去煮糯米飯。」

老杜應聲便要走，旁邊阿麥突然問：「你們知道要吃多少的了？」

阿歷山大這才省起，回頭問：「多少——」

堅叔正想回答，阿麥已搶着：「當然是越多越好。」

阿歷山大只顧解除鷄毒的威脅，那裏還顧得這許多，急步往廚房那邊跑，老杜連忙亦跟上去。

蘇姍這時候亦省起自己的裙子也給拉破了，一聲：「我回房間換衣服。」

阿麥、阿光這才留意到，探頭一望，看見蘇姍兩條玉腿破布中掩映，眼睛立時亮起來。

阿麥脫口一句：「我也要換一件衣服。」便要舉步行前去，阿光脚步亦同時舉起。

堅叔一眼瞥見，喝一聲：「站着——」阿麥、阿光如夢初醒，一齊回過身來，堅叔冷笑：「你們什麼也忘記了？」

「有什麼要記着的？」阿麥抓着腦袋。

「那個殭屍祖宗這一次跑掉，必是會爲禍人間，我們一定要……」

「師父，你不是要我們這時候去追尋他的下落吧。」阿麥面有難色。

堅叔沈吟着：「他顯然已傷在黑狗血之下……」

「萬一突然又沒有事呢？」阿光的反應突然快起來。「我看我們還是白天才去找他。」

阿麥却另有建議。「這件事還是交給這兩個新官好了，他們可以調動軍兵、百姓。」

「這也是——」堅叔點點頭。

阿麥、阿光隨即一句：「那我們進去換衣服了。」轉身便要走。

「你們這裏那來的衣服？」堅叔冷笑着問。

阿光、阿麥怔住在那裏，堅叔再看看他們，搖搖頭。「你們這些小伙子打的是什麼主意，瞞得過我老人家。」

阿光抓着頭。「師父，原來是過來人。」

「胡說——」堅叔喝住。「還不跟我回去？」

「回去幹什麼？」阿麥接一句：「留在這裏不是很好，反正明天我們又要跟姓曹的商量捉殭屍的事情。」

「這裏有捉殭屍的材料嗎？」堅叔冷笑。「到現在你還未疲倦？」

阿麥向蘇姍離開的方向望一眼。「有些——」

「再說，那個殭屍祖宗說不定會回到這兒來。」堅叔忽然這一句。

阿麥吃一驚。「回來幹什麼？」

「他從這裏跑出去，跑回來這裏也不是沒有道理的。」阿光呆應一句。

阿麥立時回過身來。「師父，我們還是回去好好的休息一番，明天才有精神應付那條殭屍。」

「好主意。」阿光馬上接上口。

堅叔冷笑着轉身往外跑。

阿麥、阿光左右看一眼，連忙跟在後面，那條殭屍祖宗的厲害，他們到底已見識過。

出了將軍府，阿光才輕聲問：「你看師父是否騙我們？」

「他騙我們幹什麼？」阿麥很奇怪。

「殭屍若是會回來這兒，他怎麼不留下來解決？」阿光聲音更輕，唯恐被堅叔聽到。

「方才他已嚇得逃到柱子上，什麼應付殭屍的東西也沒有，不離開留在這裏幹什麼？」

「萬一殭屍眞的跑回來，蘇姍他們豈不是很危險？」阿光担心起來。

「你這樣關心他們，留下來好了。」

「我留下來有什麼用？」阿光反問。

「那你還來這許多廢話。」阿麥突然又省起什麼來。「會不會殭屍會在半途出現，襲擊我們？」

「你怎麼這樣想？」

「師父要我們侍候左右，我看就是準備殭屍來襲擊的時候，也有我們應付。」

「不會吧。」阿光又担心起來。

堅叔這時候也正留意到他們在後面竊竊私語，回過頭來。「你們在說什麼？」

「沒有什麼——」阿光、阿麥一齊回答。

堅叔再看看他們，悶哼一聲，再舉步前行，阿光、阿麥緊跟在後面，自然提心吊胆的了。

在他們離開大堂同時，鬼將軍父子又出現了。

他們更早之前便想現身，因爲殭屍祖宗的關係，才沒有出來。

殭屍祖宗那股陰寒之氣，實在太凌厲，他們一現身，便感覺到，連忙縮回去。

他們不知道那陰寒之氣對他們有什麼影响，但總只覺得不舒服。

經過一番調查，鬼將軍被阿歷山大那三股陽火傷害了的雙手，已經恢復正常。

他們在迴廊牆角出現，看見阿歷山大、老杜二人走來，鬼將軍便怒火中燒。

在他的眼中，阿歷山大身上的三股陽火已經非常微弱，他也知道是什麼原因。

「小寶，這個新官中了殭屍鷄毒，陽火已弱，我們可以跟他算賬的了。」鬼將軍架式跟着擺開，突然又停下。「剩下這少許陽火對我們到底有沒有威脅？」

鬼公子沒有回答，雙眼發直的望向另一個方向。

鬼將軍終於發覺，目光一轉，呆一呆。

蘇姍正從那邊走來，一雙玉腿在破碎的西洋裙中掩映。

鬼公子看得雙眼發直，忍不住一句：「啊，好漂亮——」

鬼將軍看看鬼公子，再看看蘇姍。「你喜歡她？」

「喜歡極了——」鬼公子不由自主的點頭。

「你喜歡便成了。」鬼將軍打一個「哈哈」。

鬼公子這才省起鬼將軍在旁邊，知道有什麼結果，脫口叫出來。「不，不——」

鬼將軍沒有理會，只是看着蘇姍。

「這個媳婦也不錯。」

蘇姍在他們身邊走過，並沒有看見他們，鬼是常人看不見的，除非他一定要給常人看見。

* * *

回到房門前，蘇姍伸手將房門推開。

鬼將軍父子當門出現，蘇姍看不見，走進去，經過鬼將軍父子的身邊，一直走向衣櫃。

將衣櫃門打開，鬼將軍父子又在衣櫃內出現，蘇姍還是看不見，探手揀了另一套衣衫，隨即將身上的衣裙脫下來。

鬼公子連忙回頭，看見鬼將軍仍然在看着，一句：「爹啊——」

鬼將軍「哦」的一聲。「是，非禮勿視。」轉過身去。

蘇姍聽不到這鬼聲，換過了衣服，走過去妝台那邊，探手拿起梳子，舉起還未梳向頭髮，突然停下。

她看見妝台上多了一個古雅的箱子。

「那兒來的？」她很奇怪，順手將箱子打開。

箱子內舖着金紅色的緞子，上面放着一隻龍鳳金鈪，燈光下閃閃生輝。

目光接觸這金鈪，蘇姍眼神便一陣迷惑，有些不由自主的拿起那隻龍鳳鈪套進手腕。

她的眼神隨即變得更迷惑。

一股白色的烟霧與之同時從箱子內噴出來，正噴在蘇姍的面上。

蘇姍身子一陣搖搖晃晃，但跟着又回復正常，只見雙眼已發直。

* * *

老杜乾柴烈火，迅速將一保糯米飯煮熟，分下來總有二十碗，他只分得一碗。

也所以他吃得很小心，連掉在桌上的幾顆也小心翼翼的挾起來送進嘴巴裏。

阿歷山大却是狼吞虎嚥，很快便將十九碗糯米飯倒進肚子裏，唯恐不足的，目光落在老杜尚餘的半碗糯米飯上，虎視眈眈的。

老杜似有所覺，到他發覺阿歷山大的企圖的時候，阿歷山大已伸手向他那碗糯米飯抓來。

他連忙伸手按住，阿歷山大馬上沉下臉，手一伸：「拿來——」

「老闆，我才只吃得一碗——」老杜苦着臉。

「拿來——」阿歷山大語聲更沉。

老杜打一個冷顫，無可奈何的將手中那碗糯米飯遞前去，也這才看清楚阿歷山大，突然一呆。「老闆，你的眼睛回復正常，沒事了。」

阿歷山大呆一呆，「眞的？」

老杜手指着阿歷山大的眼睛。「方才還是綠色的，現在不是了。」

阿歷山大再一聲：「是眞的？」眨着眼睛周圍一看。

他看得很清楚，不由打一個哈哈。「茅山堅果然有幾下子，現在吃過糯米飯，沒事了。」

老杜連忙放下那碗糯米飯，臉容更苦。「老闆，你可就快樂了。難爲我只吃得這碗糯米飯。」

阿歷山大又打一個哈哈，突然一呆，他是看見老杜的一雙眼睛也不再是綠色。

「怎麼你的眼睛——」他怔在那裏。

「我的眼睛怎樣了？」老杜叫出來。「是不是變得更壞了？」

他完全誤解阿歷山大說話的意思，阿歷山大也沒有心情跟他開玩笑，沉着臉。「不可能，你的眼睛怎可能回復正常？」

「對啊！我的眼睛怎會這麼快回復正常？」老杜大搖其頭。「老闆就是喜歡拿我開玩笑。」

然後他揉揉眼睛，左一望，右一望，雙手突然停下來，他總算發覺看東西很清楚。

「眞的沒事呢，怎會這樣的？」老杜大驚小怪地。「我才吃了半碗糯米飯。」

阿歷山大一張臉即時板起來。「那個茅山堅，難道是有心作弄我？」

「是茅山堅的徒弟呢！」老杜倒也公正。

阿歷山大一拍桌子站起來，隨即雙手捧着肚子，那許多糯米飯倒進去，又怎會舒服。

「保重保重——」老杜連忙上前扶住。

才轉過身子，兩人都呆住，廚房門那邊，站着一個少女，鳳冠霞珮，完全是古代新娘子打扮，一張臉白得就像是白紙的。

「蘇姍——」他們居然認得出來。

「哎唷，怎麼回事？」老杜抓着腦袋。「完全是新娘子打扮。」

「這個時候還來跟我們開玩笑。」阿歷山大嘆一口氣，對蘇姍暫時已提不起興趣的了。

蘇珊也沒有理會他們，白痴也似的往前行。

阿歷山大老杜亦呆呆的望着她。

來到了爐灶前面，蘇姍呆滯的目光緩緩落在放在旁邊的一柄菜刀上。

鬼將軍父子也就在這時候一角現身。

「對，拿起菜刀。」鬼將軍笑笑點頭。

阿歷山大老杜聽不到這聲音，但看見蘇姍那樣子拿起菜刀，亦不由左右上前。

鬼公子也就在這時候縮到鬼將軍身後，一再招手。「上啊上啊——」

鬼將軍似有所覺，轉過身子。「你在幹什麼？」

「沒有啊——」鬼公子連忙搖手。

鬼將軍打一個哈哈：「一會她拿刀自殺，一切便完滿解決。」

鬼公子嘆一口氣。「爹你眞的要殺她？」

鬼將軍搖頭：「你怎能這樣說，是她要自殺。」

「爹，這可是——」

「我不會親自下手的，這有傷天理，會永不超生。」鬼將軍又搖搖頭。

「可是那龍鳳鈪——」

「也是她自己拿來戴上，怪不得別人。」鬼將軍又打一個哈哈。「戴上那只龍鳳鈪她便會着迷，不知死活，自尋死路的了。」

鬼公子垂下頭來。

「這杯媳婦茶我是喝穩了。」到這個地步，鬼將軍當然胸有成竹。

說話間，蘇姍已將菜刀放在磨刀石上，左一下右一下的移動。

阿歷山大老杜一旁看着，實在不明白，一直到蘇姍的菜刀舉起轉向脖子，他們

總算手急眼快，左右將蘇姍握刀柄的雙手抓住。

蘇姍掙扎後退，氣力大得驚人，將阿歷山大老杜兩個也拖到後面。

阿歷山大老杜左右仍然抓穩了蘇姍，但蘇姍左一轉，右一轉，還是將他們拉得東倒西仆，脫手跌在地上。

蘇姍菜刀隨即又轉向脖子，幸好阿歷山大老杜兩個反應也算得敏捷，着地又爬起來，緊接一個虎撲，將蘇姍打翻地上。

蘇姍拚命的掙扎，阿歷山大一面按着她一面大叫：「她一定是撞邪，按着她，把她的刀搶掉。

老杜也想這樣做，可是一再糾纏，還是不能夠將刀搶到手，險些便死在刀下。

阿歷山大亦是手忙腳亂的。

鬼公子看着生氣。「怎麼兩個大男人也對不了一個女人，氣死人了。」

鬼將軍卻只是冷笑，鬼公子隨即要衝前，但看看鬼將軍，忙又停下。

老杜那邊這時候已成功將蘇姍手中的菜刀搶去，阿歷山大跟着大喝：「快將她綁起來，帶去茅山學堂。」

鬼將軍一聽勃然大怒，正要上前，那邊鬼公子已着急地叫道：「爹，快要天亮了。」

鬼將軍回頭往窗那邊一看，果然已看見曙光，冷笑一聲：「好，今天晚上我到茅山學堂去。」

鬼公子連忙搖手。「不行，那個茅山堅很厲害的。」

「那一個厲害到時候才知道！」鬼將軍顯然並未將堅叔放在眼內。

到現時為止他還未跟堅叔較量過，那一個厲害，當然是沒有人知道，連他這個鬼也一樣不知道。

* * *

天亮之後阿歷山大老杜便將蘇姍送到堅叔那兒，以堅叔經驗當然看得出蘇姍是被鬼迷，也知道將軍府那些鬼魂的厲害，立即準備符水治病，先替蘇珊驅去身上的陰氣。

將龍鳳鈪脫下，蘇姍才醒轉，堅叔卻並未放心，只因為蘇姍戴過龍鳳鈪的手腕上，現出了一道燒焦了也似的龍鳳烙紋。

必須將烙紋除去，蘇姍才能夠解除魔魂的要脅，在堅叔來說，消除這烙紋也不是一件難事。

將烙紋消除，堅叔仍然未放心，他知道將軍府的鬼魂入夜必會找到來，到時候勢必有一場惡鬥。

所以他忙又準備一些對付鬼魂的東西，這一切弄下來已經是接近黃昏。

阿歷山大這時候正與老杜以及大羣軍兵在山野林間搜索那個殭屍祖宗的下落。

他們當然都是象徵式行動，所以即使那個殭屍祖宗躲藏在山野林間陰暗處，他們也未必能夠找出來。

找着找着老杜突然省起一件事，追上阿歷山大。「老闆，說不定那個殭屍會跑向那山洞的老家。」

「說不定——」阿歷山大也不知是不是。

「山洞就在那邊，我們過去看看怎樣？」

一聽老杜提出這個主意，阿歷山大便打一個冷顫。隨即破口大罵：「你眞他媽的笨，這是殭屍，你以為是人，有人那麼狡猾，再說山洞裏陰森森的，要去你去看好了。」

老杜連忙搖手。「我不去，不去。」

阿歷山大接一句：「搜——」喝令一聲軍兵往另一個方向搜去。

他們當然想不到那個殭屍祖宗眞的就回到山洞的老巢內。

山洞的頂壁不停有水珠滴下來，正滴在他的頭上，將他頭上的黑狗血沖洗乾淨，將黑狗血弄掉，殭屍祖宗便恢復正常。

距離夜已很接近，入夜之後殭屍便可以出來活動，這時候，阿歷山大老杜他們還是帶着一羣軍兵進來，即使不能夠將殭屍祖宗殺掉，也可以通知堅叔一句，看如何解決。

現在殭屍祖宗當然安全了。

* * *

夜漸深，茅山學堂內燈火通明，堅叔門下的弟子可以召集得到的都已趕到來，當眞是陣容鼎盛。

他們除了對付鬼將軍的工具還要準備殭屍祖宗的工具，忙碌得很。

堅叔手仗桃木劍獨自立在院子裏，看見時候差不多，也乘機鬆鬆筋骨，游走了一路劍。

他雖然已經年紀一大把，可是劍走下來，當眞是氣勢萬千，臉不紅，氣不喘。

劍一收，他很自然的奸笑一聲：「看你這個鬼將軍厲害還是我這個茅山師父厲害。」

話口未完，一陣掌聲已傳來，堅叔回頭一看，只見阿麥一臉奉承的表情。「當然是師父你厲害了，那個鬼將軍除非不來，否則必定在你老人家劍下灰飛烟滅。」

堅叔聽着心裏舒服，表面却若無其事。「廢話什麼，還不回去看着那個衰神。」

蘇姍是洋名，在他口中說來立時就變了衰神，阿麥方要辯護，看着堅叔那樣子，連忙將話嚥回去。

阿光這時候正在將治鬼符以糯米糊成一個圓圈，那圓圈之內另外有一個硃砂漆出來的圈子，蘇姍也就坐在這個圈子當中。

她腕上的龍鳳鈪烙印已消失，人也完全清醒，所以她實在不明白為什麼還要坐在這個圈子內。

她並不懷疑那個鬼將軍夜間會找到來的說話，但她同樣相信堅叔的本領，有堅叔坐鎮應該不會再有任何事發生的了。

堅叔却堅持，她雖然不大明白其中道理，也只好坐着，看情形如何。

小三子也在一旁幫忙，他胆子並不大，但在茅山學堂，堅叔又在附近，還是很放心。

在入夜之前他們其實便可以將硃砂符圈弄好，堅叔卻必須在入夜之後才能確定方位，這在阿光小三子來說，當然又是一個疑問。

他們甚至不明白堅叔為什麼要選擇他們兩個負責這硃砂符圈。

追隨堅叔到現在他們不明白的事情實在太多，堅叔也沒有一一說清楚。

（未完・八）

上文提要： 姬夫人盛錦花和盛世民帶鉄衞追踪丁少秋二人，在嶽麓分院截門，衆寡懸殊，二人無法脫身，突來一青衣人用鑠金掌擊退盛世民兄妹，讓丁伯超、少秋趕去玉皇殿尋親，往山下走，忽來一頂軟轎，見青衣人向轎內女子滙報有關風雷寶笈之事，因此盛錦花才霸佔雷嶺和丁家莊。再行又遇到桃花雙妖和獨角龍王也是找寶笈而來……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護花門

接盒犯疑搶物　捉人誣告接贓

他左手這一外揚，飛雲羽士登時感到不對，因爲自己拍出去的一道勁急掌風，陡然間因對方的左手外揚，隨着向右外洩出！（他的右方，正是丁少秋的左方）

他這一掌雖然只用了六成力道，但江湖上已很少有人能接得下來，對付一個毛頭小伙子，應該綽綽有餘，却沒想到居然會被對方掌勢引了出去，而且去勢極快，一時要待收回，已是不及，心頭方自一楞！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丁少秋左手外揚，緊接着而來的就是右手朝前直劈！

這是老道長教他的一記掌法——「鶴舞空庭」。

也就是說你（飛雲羽士）直劈過來的一掌，我（丁少秋）用左手向左引出，接着我也可以右手向你直劈過去。

說來就是這麼簡單，但飛雲羽士右掌一下被人引出，心中感到萬分驚異之際，丁少秋直劈的一掌已經到了他身前！

這對飛雲羽士來說，眞是數十年來從未有過的事，但他經驗何等老到，一見到丁少秋右手居然朝自己直劈過來，左手衣袖立即朝前揮出，口中喝道：「去罷！」

他這一記衣袖縱然臨時揮起，但在心中驚怒之際，出手自然不會輕到那裡去，以他數十年修爲，這一拂，至少也會把丁少秋震飛出一兩丈外，就算不被當場震斃，也會被震成重傷，踣地不起，所以他這聲「去罷」，可以說是有十成把握的。

那知衣袖堪堪拂出，飛雲羽士又感到不對了！因爲對方這一記掌勢居然十分沉重，自己已用了八成功力的一記衣袖，竟然無法把對方震出！

「蓬！」丁少秋一掌劈在他揮出的衣袖上，發出一聲蓬然大震，丁少秋上身好似被人推了一把，腳下浮動，身不由己的往後退出了一大步。

飛雲羽士在這聲大震中，同樣感到對方掌力過重，震得他左臂微微痠麻，雖然沒被震退，也看得他心頭大爲凜駭，暗自忖道：「這小子使的會是什麼掌法，竟能接下自己八成力道的一拂！

這一段話，說來嫌長，其實只是雙方乍然一接的事，丁少秋小小年紀，一招之間，居然和飛雲羽士平分秋色，這可把站在一旁的獨角龍王敖天佑凌波仙子凌巧巧兩人看得大爲驚異。

試想飛雲羽士秦飛雲已是當今幾個名震寰宇的一流高手，一身武功何等精湛，但對方却僅是武功門的一個後生小輩，看他年紀絕不會超過二十，就是打從娘胎裡就練功，也不過區區二十年，還不到飛雲羽士的一半。

尤其他出手的一記手法，只是左手外揚，右掌直劈，招式簡單，毫無玄奧之處，居然能把飛雲羽士的掌勢引出，還接下飛雲羽士一記衣袖，僅僅被逼退了一步，豈非奇迹？

丁伯超眼看丁少秋一記「鶴舞空庭」就接下飛雲羽士的一掌一袖，心頭也自暗暗高興，但高興之餘，又不禁替小侄兒躭起心來，飛雲羽士秦飛雲並不是正派人物，第一招上被你接下來了，他豈肯就此甘休？

飛雲羽士果然不肯甘休，臉色鐵青，厲笑一聲道：「好小子，普天之下能接得

下本眞人一掌的，已經不多，你小小年紀能接下本眞人一掌一袖，也足可自豪了，你還敢再接本眞人一掌嗎？」

獨角龍王忽然洪笑一聲道：「秦道兄，算了，這位小兄弟年未弱冠，和道兄少說也差了五十年，江湖上難得出了這麼一個練武的奇才，道兄盛名滿天下，又何必和一個後生小輩認眞？」

他見多識廣，雖然看不出丁少秋這一招有何玄奧之處，但越是平凡的招式，能接下飛雲羽士一掌一袖，就越顯得不平凡，足見此子必有來歷，趁此機會，能給他們叔侄解圍，對自己來說，未必不是好事，這正是他老謀深算之處。

凌波仙子也嬌笑一聲，接口道：「敖道兄說得不錯，飛雲，別和孩子一般見識了，咱們還有事去哩！」

一面含笑朝丁少秋問道：「小兄弟，你叫什麼名字？」

丁少秋臉上一紅，抱抱拳道：「小可丁少秋。」

凌波仙子又道：「是武功門下？」

丁少秋道：「小可白鶴門下。」

飛雲羽士經兩人一攔，倒也不好發作，大笑一聲道：「好、好、白鶴觀松陽子調教得一個好徒弟！」

獨角龍王朝丁伯超抬抬手道：「二位請吧！」

丁伯超早已聽出他們口風，似是爲「風雷寶笈」而來，自然不願自己二人多留，這就拱拱手道：「舍侄無知，開罪秦道長，多蒙敖前輩解說，在下叔侄無任感紉，三位前輩恕在下叔侄告退。」

說完，朝丁少秋道：「少秋，咱們走吧！」

一手拉起丁少秋的手，急步往山徑上走去。

走了一段路，丁伯超才道：「少秋，江湖上人上有人，天外有天，你以後千萬逞強不得，方才這一場，如果沒有獨角龍王替咱們解圍，飛雲羽士修爲功深，你決不是他的對手。」

丁少秋俊臉一紅，說道：「侄兒是氣不過他，說什麼沒他點個頭，我們就別想走。」

丁伯超點着頭問道：「你知道這三人來歷嗎？」

丁少秋道：「不知道。」

丁伯超道：「紅臉老者叫獨角龍王敖天佑，是出名的怪傑，人還正派，和你動手的道士和那道姑，合稱桃花雙妖，住在東海桃花島上，男的叫飛雲羽士秦飛雲，女的叫凌波仙子凌巧巧，都有一身極高的武學，據說女的更厲害，你別看他們不過四十出頭，實際年齡已超過七十了呢！」

他們邊說邊走，一路奔行，道：「大伯父，我們不休息了嗎？」

丁伯超道：「今天一天，就遇上這許多事情，由此看來，武功山上，風雲日亟，這些事情你爺爺和師祖都還不知道呢，咱們早些趕回去也好。」

兩人展開輕功，一路奔行，四更不到，就已趕到玉皇殿。

四更到五更，是黑夜裡最黑暗的時光，山林間一片黝黑，玉皇殿宏偉的建築，矗立在黑夜之中，幾乎看不到一點規模。

丁伯超走到一棵大樹下面，脚下一停，說道：「少秋，咱們就在這裡坐下來休息一回，等天亮了再進去。」

丁少秋道：「大伯父，這爲什麼呢？」

丁伯超含笑道：「這時候大家正在睡覺，咱們這一闖進去，不是把大家都吵起來了嗎，不如等天亮了再去，大家也都起來了。」

丁少秋道：「大伯父說得是，侄兒就是急着要去看爺爺和大伯母，沒想到這一點。」

兩人倚着樹身坐下，丁伯超感慨的歎了口氣道：「老三眞好福氣，有你這樣一個好兒子！」

丁少秋抬臉問道：「大伯父，我從小到現在沒見過爹娘，他們在北方鏢局裡，要什麼時候才會回來呢？」

丁伯超給他問得一怔，一手掩着咀，故意打了個呵欠，才道：「你從師學藝，已有六年沒回家了，也許老三他們已經回來了也說不定……」

「啊！」丁少秋忽然低啊一聲道：「大伯父，玉皇殿左側的邊門，有人出來了！」

他們距玉皇殿少說還有二三十丈，黑夜之中，一片黝暗，根本看不到人影！

丁伯超問道：「有幾個人？」

丁少秋道：「一個，哦，這人東張西望，擧動鬼鬼祟祟的……」

丁伯超總究是老江湖，聞言突然心中一動，低聲道：「你看仔細，他出來做什麼？」

丁少秋凝目看去，只見那人三脚兩步從玉皇殿側門奔出，雙目不住的左右顧盼，走到大門前面的平台中間，一隻高大石香爐前，又朝左右迅速一瞥，伸手把一件東西放入香爐之中，就急匆匆的退入側門。

丁少秋低聲道：「大伯父，他行動鬼祟，好像把一件東西放入石香爐中，才進去。」

丁伯超頷首道：「這時快四更了，天色最黑的時候，不易被人看到，此人把東西放入香爐之中，可能是傳遞什麼信號，咱們守在這裡，不需多少時間，一定有人會來取的了。」

丁少秋道：「這人行動鬼祟，一定不是好人。」

丁伯超笑道：「你師祖和爺爺都在這裡下榻，這人要在四更天起來，把消息傳出去，可見武功門有了內奸，內奸還會是好人嗎？」

丁少秋矍然道：「會是內奸，他把消息傳遞給誰？哦，大師伯，我們要不要把這傳遞消息的人截下來？」

丁伯超道：「自然要把他截下來，但咱們不可魯莽，必須等他取到東西之後再行出手。」

丁少秋道：「侄兒省得。」

丁伯超道：「咱們先到樹上去。」

兩人縱身躍上樹柯，隱蔽好身形，過沒多久，果見一條人影施施然走來，從樹下經過，一直朝玉皇殿走去。

此人一身黑衣，面目黧黑，因在黑夜裡，根本看不清他的面貌。路也走得不快，但可以從他沉穩的脚步，看得出他身手

似乎不弱。

現在他已經走近石香爐前面，躬身拜了下去，這一情形，就是有人看到了，也只當他是虔誠拜神的了。

但他却在躬下身去的時候，頭向左右一偏，迅快打量着兩邊確實沒有人，才一下直起身來，伸手朝香爐中掏去，然後極快的塞入懷中，舉步朝西首一條小徑揚長而去。

丁伯超叔侄隱身之處，是在玉皇殿的東首，以丁伯超想來，此人既然從東首來，取到東西，一定仍然會從原路回來，自己兩人只要等他走近樹下再現身不遲，那知黑衣人却狡猾如狐，不但不從原路回來，方才走得施施然，並不快速，這來回走上西首小徑，突然撒腿飛奔，身法極快！

丁伯超暗暗罵了聲：「好個狡獪的東西！」一面低喝一聲：「咱們快追！」

一下飄身落地，縱身朝西首小徑掠去。

丁少秋聽了大師伯的話，吸氣騰身，一連幾個起落，就已追上黑衣人身後，再足尖一點，凌空越過那人頭頂，一下落到他面前數尺光景！

黑衣人只覺頭頂疾風颯然，一道人影已在面前瀉落，心頭猛吃一驚，連念頭也沒轉，迅快的身向後轉，正待拔腿飛奔！

丁伯超就站在他身後丈許來遠，含笑道：「朋友不用逃了。」

「在下爲什麼要逃？」

黑衣人眼看自己被人家前後堵住，脚下一停，理直氣壯的道：「兩位是什麼人？攔住在下去路，意欲何爲？」

丁伯超含笑道：「也沒什麼，只是剛才有人從玉皇殿偷出一件東西，藏在石香爐裡，朋友把它撿來了，你只要交出東西，就可以走你的路。」

黑衣人聽得臉色一變，沒待丁伯超說完，一聲不作，右手抬處，精光乍現，手中已多了一柄短劍，迅疾無儔朝丁伯超胸前劃到。

丁少秋也不慢，他出手比黑衣人稍後，但後發先到，一下就點了黑衣人「肩髃穴」，笑道：「好了，大伯父，他已被侄兒制住了。」

丁伯超伸手從他懷裏取出一個寸許長，拇指粗的一節竹筒，往手掌上一倒，立時倒出一個小紙卷來，這時天色黝黑，自然看不清紙條上寫些什麼？

丁少秋問道：「大伯父，這紙卷是什麼？」

丁伯超道：「自然是極重要的消息了。」

丁少秋道：「給侄兒看看。」

丁伯超隨手遞給了他。

丁少秋打開紙卷，口中唸道：「少林仲子和、六合李瘦石、及丐幫南昌分柁白仰高均於今晚趕來玉皇殿。」

丁伯超喜道：「你都看得清楚？下面可有具名的人？」

丁少秋搖搖頭道：「沒有。」

丁伯超一手夾起黑衣人，說道：「咱們到小山上去。」

飛身縱掠而起，丁少秋也跟着掠起。

登上小山頂，丁伯超道：「我要解開他穴道問話，你小心他逃走。」

丁少秋道：「侄兒不會讓他逃走的。」

丁伯超抬手拍開黑衣人背後穴道，却點了他雙臂的穴道，才道：「朋友落在咱們手中，只要好好回答，自會放你回去。」

黑衣人望了丁伯超一眼，一聲不作的閉上了眼睛。

丁伯超哼道：「朋友這樣不合作，莫怪丁某對你不客氣。」

黑衣人依然沒有作聲。

丁伯超道：「我再問你一遍，是什麼人派你來的？」

黑衣人還是沒有說話。

丁伯超冷笑一聲道：「你以爲丁某不敢對你用刑？」

右手抬處，食中二指朝黑衣人喉下「雲門穴」上點落。

這一指出手不輕，黑衣人身軀一震，突然猛咳不止，隨着咀角緩緩流出血來！那是黑血，比墨還黑的血！

丁少秋道：「大伯父，情形好像不對，他咀角間流出來的竟是黑血！」

丁伯超急忙舉手推開他「雲門穴」，黑衣人身軀一歪，應手倒地！

丁伯超蹲下身去，用手指探了下鼻息，怒聲道：「這廝竟然服毒死了。」

丁少秋道：「他手都沒動一下，怎麼會服毒的呢？」

丁伯超道：「江湖上某些黑道幫派，爲了怕有人被擒，洩漏機密，凡派出去辦事的人，口中都預先隱藏一顆毒藥，一旦被擒，只要咬破藥丸，就會立即毒發身死，大伯父沒有想到這人口中也會預先含了毒藥。」

口中說着，伸出手去，迅快的在黑衣人身上搜索了一遍，身上居然什麼也沒有。

丁伯超緩緩吁了口氣，站起身來，說道：「他身上什麼也沒有，可見這幫人心思縝密，防範極爲週到。」

丁少秋問道：「這人是南天莊的人了？」

丁伯超微微搖頭道：「還很難說……來，少秋，咱們一起動手，把他埋了。」

丁少秋輕咦道：「大伯父，這人的屍體上正在冒着嫋嫋黃烟呢，他……啊，他一顆腦袋已經不見了。」

丁伯超拉着丁少秋迅快退後幾步，站到上風頭，他平時雖能在夜間看清一些事物，但此刻星月無光，又和屍體站得較遠，就看不到了，一面問道：「少秋，你看得到嗎，屍體是否正在逐漸腐蝕，逐漸在消失？」

丁少秋舉目看去，點頭道：「現在已經腐蝕到胸口了，這黃烟很毒嗎？」

丁伯超道：「這是化血丹一類毒藥，只要洒上少許，就會毛髮無存，這也好，省了咱們許多手脚。」

兩人找了一塊大石坐下，丁伯超忽然笑道：「咱們在這一天一晚，所經過的事，眞比大伯父保十年鏢還多！」

丁少秋問道：「保鏢很少遇上事嗎？」

丁伯超含笑道：「鏢局通常是和各地的黑白兩道人物，都有交情，保車所過之處，一路自會有人照應，所以保上十年鏢，也難得會遇上一件事。」

接着又補充道：「大伯父說的黑白兩道人物，其實只是江湖上二三流的人物，譬如像今晚咱們遇上的桃花二妖和獨角龍王，那可說是一等一的高手了，平常十年八年也難得見上他們一面。」

說到這裡，忽然站起身道：「東方已現微明，你看，玉皇殿大門前面，已經有人掃地了呢！」

丁少秋低頭看去，果見兩名灰衣道人正在大門前面掃地，這就問道：「我們是不是可以下去了？」

丁伯超頷首道：「你爺爺一向起來得很早，我們可以進去了。」

說着，當先舉步走下小山，朝玉皇殿大門行去。丁少秋自然緊跟在大伯父身後而行。

正在大門口掃地的兩名灰袍道人看到兩人筆直朝大門行去，其中一個口中「喂」了一聲道：「二位一清早就進觀去，不知要找誰？」

丁伯超脚下一緩，抱抱拳道：「二位道兄請了，在下丁伯超，是找丁老爺來的。」

那說話的道人聽說來人是丁伯超，連忙稽首道：「原來是丁總鏢頭，請恕小道眼拙，丁老爺子和邵掌門人都住在第二進東首的偏院之中，丁總鏢頭請進。」

丁伯超拱手說了聲：「多謝。」就率同丁少秋往觀中行去。

到得第二進，就朝右首一道腰門走去。這座偏院，一排五間，還有一個小院落，極爲清靜，敢情是玉皇殿平日接待貴賓的精舍了。

此刻院中正有一個白髯老者雙目微闔，雙足微蹲，面對東方吸氣行功。這人正是丁老爺子丁南屏。

丁伯超、丁少秋不敢驚動，就悄悄站定下來。

丁老爺終究內功精純，耳目敏銳，聽到輕微的脚步聲，立即緩緩睜開眼來。

丁伯超看爹睜開眼來，急忙叫了聲：「爹！」急步趨了上去。

丁少秋也跟着叫了聲：「爺爺，孫兒回來了！」隨着大伯父朝爺爺奔去。

丁老爺子一怔，陡露喜容，叫道：「是伯超、少秋、你們都回來了！」

這一瞬間，他悲喜交集，一張老臉由喜而悲，雙目之中，不禁泡了兩眶淚水，一把摟住丁少秋，顫聲道：「你們一清早就來了，是不是趕了一夜的路？快到裡面去。」

領着兩人往屋中走去。接着又道：「大師兄和三師弟也都在這裡，唉，咱們武功門這回是全砸了……」

他們剛跨進中間一間寬敞的廳堂，只見武功門掌門人邵南山和三師弟況南强也聞聲走出。

丁伯超急忙走上幾步，朝邵南山噗的跪了下去，說道：「弟子丁伯超叩見掌門人，弟子眞是罪該萬死。」

丁少秋也跟着上去，跪拜道：「徒孫給師伯祖、師叔祖叩頭請安。」

邵南山道：「伯超，你回來了就好，快起來再說。」

丁伯超依言站起。

況南强一把拉着丁少秋站起，含笑道：「少秋，六年不見你已經長大了，若是在路上遇到，只怕認不出來了！」

丁老爺子抬手道：「掌門人請坐。」

邵南山落坐之後，目光一抬，說道：「伯超，你們兩個也坐下來，慢慢的說。」

丁伯超應了聲「是」和少秋一同在下首一排椅子落坐，然後由丁伯超先行報告六年前由自己率兩名鏢師和八名趟子手，由南昌起程，第五天傍晚在東峯界山麓間遇上十幾個蒙面人，個個武功極高，自己正在和領頭的蒙面人動手之際，被人襲中背後穴道，落入對方手中，幽囚在一處暗無天日的地室之中，直到前晚少秋削斷門上鐵鎖，才得脫困……」

邵南山問道：「那兩名鏢師和八個趟子手呢？」

丁伯超道：「弟子和劫匪動手之際，因對方人數較多，幾乎是一場混戰之局，後來弟子被賊人制住穴道，結果就不得而知了，他們沒被囚禁在地室之中，如果沒有回轉鏢局，只怕已是凶多吉少了！」

丁老爺子問道：「這些劫匪究是什麼人？」

丁伯超朝丁少秋含笑道：「少秋，現在該你說了，你把經過情形，詳細的說出來，稟告掌門人、爺爺。」

丁少秋答應一聲，就從老道長要自己下山說起，自己趕回丁家堡，總管公孫軒如何把自己留住，暗施迷香，囚禁地室，一直說到自己如何破門而出，發現隔壁門上鎖了鐵鎖，當下削斷鐵鎖，推門而入，才知囚禁的竟是大伯父。

其中只有自己和姬青萍相識一段，略過不提，從頭到尾，詳細說了一遍。

邵南山矍然道：「如此說來，投鏢劫鏢，都是天南莊的陰謀了？他們所圖謀的究竟是什麼呢？」

丁伯超道：「掌門人是否曾聽江湖傳說，崑崙派風雷寶笈的事嗎？盛錦花覬覦寶笈，認爲寶笈就藏在雷嶺山中，所以他要把咱們武德堂掠奪過去……」

邵南山沒等他說完，突然哈哈大笑道：「荒唐，眞是荒唐透頂！」

丁伯超續道：「天南莊此一舉動，如今已引起江湖上極大的震撼，連多年不出的人物也都紛紛趕上武功山來了。」

丁老爺子問道：「你說多年不出的人物，是那些人物？」

丁伯超道：「桃花二妖，獨角龍王，還有一兩個神秘組織，孩兒也弄不清他們是什麼人。」

丁老爺子奇道：「你前晚才脫困，怎麼知道的？」

「這些人都是孩兒和少秋親眼目覩的。」

丁伯超接着又把自己和少秋從太行山天南莊一直說到雷嶺武德堂的幾番激戰，以及昨晚遇上一頂黑色軟轎，兩個蒙面女子，以及桃花二妖、獨角龍王等人，詳細說了一遍。

丁老爺子看了丁少秋一眼，心中又喜又驚，皺皺眉道：「少秋，你小小年紀，怎好和飛雲羽士動手，他號稱桃花雙妖，着實厲害，昨晚要是沒有獨角龍王替你排解，你武功再高，總究年紀還小，功力就不如人家太多了，行走江湖，千萬不要如

此逞强。」

丁少秋紅着臉，垂頭應了聲「是」。

況南强抬頭道：「聽兩個蒙面女子的口氣，風雷寶笈是崑崙降魔神功，無怪有這麼多人垂涎了！」

邵南山「咄」一聲，才道：「風雷寶笈只是符籙勅勒之術，並非武功祕笈。」

況南强道：「掌門人怎麼知道呢？」

邵南强嘿然道：「此笈確在咱們武德堂後進一棵老桂樹下出土，外有石函，經先師打開，內有上下兩册，均是道家勅勒之術，乃親自送上白鶴觀，交與元初道長，這是五十年前的事，那時師弟尚未入門，自然不知道。」

丁老爺子望了掌門人道：「大師兄，你看此事該怎麼辦？」

邵南强沉吟道：「江湖上為了爭奪武功祕笈，而掀起血雨腥風，這一類的事，已是屢見不鮮，天南莊覬覦寶笈，遂有投鏢劫鏢，進而藉機侵佔武德堂和丁家莊兩處，如今伯超回來，証實了他們的陰謀，咱們自該索回本門基業，但如今江湖謠傳，寶笈尚未出土，致有這許多人聞風趕來武功山，這就不能等閑視之……」

丁老爺子道：「大師兄認為這又是一個陰謀嗎？」

「愚兄正是此意！」

邵南山道：「爭奪寶笈，免不了會掀起一場爭戰，又不知道要有多少人濺血荒山，如果有別具心機的人，正好坐收漁人之利，因此愚兄認為要消敉這場是非，是咱們應該做的事。」

況南强道：「大師兄的意思，是……」

邵南山道：「目前少林仲老哥，六合李老哥，和丐幫白分柁主都在這裡，咱們再邀請松陽道兄前來，然後由咱們聯名出面，解說風雷寶笈只是道家勅勒之術，與武功無關，他們如果不信，有寶笈為証，總可解釋羣疑，爭奪寶笈之事，自可消敉於無形了。」

丁老爺子道：「仲老哥他們昨晚突然連袂趕來玉皇殿，雖未明說來意，只怕和寶笈在雷嶺的謠言，不無關連。」

邵南山笑道：「那也沒有關係，謠言止於智者，等愚兄把此中情形和他們說出來了，他們自然會全力協助，共同為消解這場無謂的紛爭而努力。」

丁老爺子點頭道：「大師兄說得是。」

邵南山站起身道：「仲老哥他們大概也起來了，三師弟，你隨愚兄來，咱們這就找他們去。」

一面朝丁老爺子道：「二師弟和伯超，少秋，祖孫三代已有多年不曾見面了，你們好好敘敘。」

說着，率同況南强走出廳堂，朝走廊行去。

丁伯超問道：「爹，咱們都搬到這裡來了嗎？」

丁老爺子微微搖頭道：「這裡只有為父一人。」

丁伯超咀唇微動，還沒問出口。

丁老爺子一雙炯炯目光，忽然間有茫然之色，徐徐說道：「三年前，你媳婦（姚淑鳳）因你押鏢失事，下落不明，心裡惶急，堅要前去找你，為父無法阻止，只好要顧孟雄、丁福兩人隨她同往……」

丁老爺子續道：「那知她去了一個月沒有一點消息……」

丁伯超急着問道：「他們是朝那一條路上去的？」

「自然是循着你走的那條路，一路尋下去的。」

丁老爺子接着道：「為父心裡十分着急，就由四師弟（耿南華）率同芮璜、全義興追蹤找去，竟然也一去沒有消息……」

丁伯超急急問道：「四叔他們一直沒有回來嗎？」

「沒有。」丁老爺子神色微黯，說道：「最糟糕的是小鳳為了找她娘，也瞞着為父偷偷的走了，為父前後派出幾撥人四出找尋，也始終沒有小鳳的下落……」

丁伯超聽得腦袋轟然作响，一個人幾乎昏了過去，自己還以為幽囚了三年，脫困歸來，可以和老父、妻、女重逢，却沒想到愛妻、嬌女為了找尋自己，也已三年不知下落！

他心頭又急又怒，虎的站起，瞋目道：「盛錦花，妳害得我妻離子散，我和妳勢不兩立……」

丁少秋連忙跟着站起，勸道：「大伯父，大伯母雖然三年沒有消息，但不會有事的，侄兒一定會把她找回來的。」

丁老爺子也道：「伯超，你沒有事回來了，妳媳婦也不會有事的，有這許多人失踪，可見事非尋常，本來為父和掌門人還摸不着頭腦，現在經你這一說，可見事情全出在江湖傳言風雷寶笈藏在雷嶺所引起，由此推斷，他們就不會有什麼危險了。你先坐下來，找人之事，咱們要謀定而後動，慢慢的來，說不定掌門人聯合松陽道兄、仲老哥等人，揭穿此一陰謀，証實風雷寶笈並非武功祕笈，四師弟和你媳婦也都會平安回來了！」

＊　＊　＊

邵南山，丁老爺子和仲子和、李瘦石、白仰高三人商討的結果，仲子和認為崑崙「風雷寶笈」落在武功雷嶺，業已傳遍江湖，要使大家明瞭真相，非有一個公開的場合，向大家說明原委，始能取信，那麼只有聯合江南武林同道，召開一次會議，同時也可以把天南莊投鏢劫鏢的事實在會上公開，向天南莊討回公道。

他這番話，立即獲得李瘦石、白仰高的贊同，事情就這樣決定：

名稱：江南武林同道聯誼大會。

時間：五月五日端陽佳節。

地點：玉皇殿。

發起人：由少林南派掌門仲子和、六合掌門李瘦石、黃山世家萬天聲、白鶴掌門人松陽子，武功門掌門人邵南山、丁南屏、丐幫白仰高、八卦門謝傳忠等人具名。

大會由況南强，丁伯超和玉皇殿主持松風三人負責籌備事宜。

第一件工作，就是把召開此次大會的前因後果，密函白鶴觀主松陽道長、黃山世家萬天聲、八方鏢局謝傳忠等人徵求意見，迅即獲得松陽子等三人的同意與支持。

籌備工作就這樣積極展開。況南强是負責籌備工作的總負責人，但這不過是名義而已，實際上整個籌備工作，諸如擘劃

、佈置等大小事務，差不多全由丁伯超一人負責。

玉皇殿主持松風道人（白鶴門松陽子的師弟）負責的是配合工作，把玉皇殿很多殿宇，劃分爲幾個區域，何處是貴賓招待所，何處是一般來賓的休息之處，都派了專人負責接待。

況南强呢？他的工作是在暗中進行，遴選武功門身手較高的門人弟子，担任迎賓、執事、以及各處明崗暗卡的警戒事宜。松陽道長也遴派了八十名白鶴觀的弟子前來玉皇殿，聽候況南强指揮。

江湖上傳說「風雷寶笈」，已有數年之久，但傳說僅是傳說，大家都沒頭沒腦，只知道這回事，而不知寶笈的下落，到了近來，忽然傳出寶笈藏在武功山的雷嶺。

雷嶺本是武功門的發祥之地，如今已拱手讓人，抵給了天南莊，於是天南莊已成爲江湖衆目所矚。

如今江湖上又傳出武功門邀集白鶴、六合、丐幫、黃山世家發起「江南武林大會」，地點也在武功山的玉皇殿，大家就意識到着這次大會頗不尋常！

大江南北各門各派和武林知名人士，都收到了大會的請柬。而且大江南北大小城中，也都張貼了大會的通告，略謂江湖上能人輩出，有許多前輩高人不求聞達，視名利如敝屣，大會請柬未能一一奉達，屆時務請光臨等語。

這一條，本來是對像獨角龍王、桃花二妖、以及軟轎中人、青衫人、蒙面女子等在雷嶺附近出現過的人而言，但這一來，也等於有請柬的人固可準時出席，沒有請柬的人，也一樣歡迎參加，份子難免就複雜了。

大會日期接近了，玉皇殿前面一片近百畝的空地上，早已搭蓋起高大的涼棚，棚下也放好了百來張八仙桌和長櫈，中間留出一條相當寬闊的走道，直達玉皇殿大門。

如今離大會已只有三天，一些比較遠道的武林人物，已經陸續抵達玉皇殿。

凡是以「來賓」身份，能夠住進玉皇殿賓舍的人，自然都是江湖上層次較高的知名人物。次也者，只好自己找附近農家借宿了。

離會期雖然還有三天，但是請柬上聯名的自然都是主人，自然應該在會期前早些趕來，少林南派俗家掌門仲子和、六合門掌門人李瘦石、丐幫白仰高三人，早就在玉皇殿，丁少秋也早就認識了。

八卦門的名宿謝傳忠，原是八方鏢局的總鏢頭，五年前宣告退休，他今年已經七十有五，瘦高清癯，花白鬍子，看去腰骨依然挺得筆直，步履沉穩。

他和丁老爺子，還是總角之交，後來祝秋雲（丁少秋之母）還拜他做乾爹，和丁季友成親那天，花轎就是從謝家抬出來的。

因此丁老爺子要丁少秋叫他乾爺爺，還磕了三個頭。

謝傳忠想不到乾女兒生下來的孩子，已經這麼大了，老懷自然彌慰，拉着丁少秋的手，問長問短。丁少秋也把從去白鶴觀投師學藝，說到跟老道長練功，一一說了。

謝傳忠聽得特別欣慰，連聲說着：「太好了，你這娃兒眞是福緣不淺。」

第二個給丁少秋印象最好的，是黃山萬松山莊莊主萬天聲，他是四十開外的人，方面大耳，相貌堂堂，不愧是武林世家出來的冠冕人物。

他對丁少秋似乎特別投緣，也含笑向丁少秋問了不少話，還約丁少秋會後務必到黃山去玩。

現在只有白鶴觀主松陽子還沒來，白鶴觀就在武功山中，距離最近，是以不需太早趕來。

賓舍有一座寬敞的客廳，八位主人到了七位，大家都是多年老友，自然是談笑生風，甚是熱鬧。

丁少秋因廳上都是些大人在談話，枯坐無聊，就偷偷的溜了出來。他輩份最小，如今每一個人都有職司，各自忙着，就沒人和他說話，更沒有人和他作伴了。

丁少秋獨自出了玉皇殿，但見觀前一條寬闊的走道兩旁，排列了四排桌椅。目前雖然離會期還有兩天，但從遠道趕來的武林中人，在附近住下之後，總會到玉皇殿來瞧瞧會場，或許正好遇上熟人，就在八仙桌旁坐下來寒暄，因此這四排桌椅上，疎朗朗的有人坐着聊天。

丁少秋信步走去，左首是一片山嶺，林木茂密，蜿蜒小徑，順着山麓向西，正行之間，瞥見一條人影迎面疾奔而來。山徑並不很寬，那人來勢急如奔馬，丁少秋只好在路旁站停下來。

不過轉瞬之間，那人業已奔近，只見他臉色蒼白，一路奔來，似有惶急之色，看到丁少秋站在路旁，忽然把左手拿着的東西，塞在丁少秋手中，說道：「還給你們。」一下子擦身而過！

丁少秋只覺此人身形瘦小，年紀不會很大！尤其這句「還給你們」想來一定認錯了人，低頭看去，他塞給自己的是一隻小巧的錦盒，急忙回身叫道：「喂，兄台……」

話未說完，只見那人已急匆匆的朝一片樹林中投入，連想追上去還他都來不及。

一時怔立當場，心想：「他如果認錯了人，很可能還會回頭來找自己的。」

正在思忖之際，瞥見迎面山徑又出現了三條人影，起落如飛，奔行而來。

這三人一身青色勁裝，手中還執着長劍，最前面一個年約三十五六，堪堪奔近，目光一注，突然洪喝一聲道：「好小子，原來東西在你手裡！」

左手一探，朝丁少秋手中錦盒抓來。

丁少秋手裡拿着的東西，自然不會被他輕易奪去，身形一側，避開對方一抓之勢，口中說道：「兄台這是做什麼？」

那勁裝漢子一抓落空，冷喝道：「小子，你倒滑溜得很！」

右手一翻，刷的一聲，長劍迅疾無儔朝丁少秋咽喉點來，這一劍，使得有如毒蛇出穴，又準、又狠、又快！

丁少秋當然更不會把他刺來的一劍放在心中，但對方不問青紅皂白，出手如此毒辣，心頭也不禁有氣，身形又輕輕一側，就避開劍勢，憤然道：「在下和你素不相識，你怎的這般不講理，不問青紅皂白

，舉劍就刺。」

那勁裝漢子劍招又落了空，心中更是憤怒，大聲喝道：「好小子，你還咀硬，難道你和那小子不是一黨的嗎？」

在他說話之時，另外兩個勁裝漢子從路旁越過丁少秋，截住丁少秋身後的退路，其中一人喝道：「小子，你已經無路可逃，乖乖的束手就縛，隨咱們去見師父，聽候發落。」

「笑話，在下為什麼要逃？」丁少秋劍眉微攏，問道：「三位到底是什麼人，在下又有什麼地方得罪了你們？」

先前那個為首勁裝漢子眼看丁少秋已被三人截住，不怕你逃走，就冷笑一聲道：「好小子，你還裝蒜，你手裡拿的是什麼東西？」

丁少秋一怔，哦道：「在下也不知道這錦盒是什麼東西，這是方才那位兄台交給在下的，大概是他認錯了人……」

為首漢子冷哼道：「這話有誰能信？好，你把東西拿來，隨咱們走。」

丁少秋道：「這錦盒是那兄台交給在下的，他既然認錯了人，自會回頭來拿，在下怎好交給閣下？」

身後兩個勁裝漢子一言不發，突然同時出手，長劍劍尖朝丁少秋後腰抵來。

迎面為首漢子眼看兩個師弟已出手，也沉笑一聲，左手五指如鈎，使了一記擒拏手法，閃電朝丁少秋拿着的左手脉門就抓。

丁少秋一個輕旋，從三人品字形的包圍中旋了出去。

為首的漢子不知他如何脫身出去的，心頭不禁大怒，喝了聲：「師弟，別讓他跑了！」

口中喝着，右腕一振，欺身直撲而上，刷刷刷一連三劍，急如星火，搶攻過來。

另外兩名勁裝漢子更不答話，一左一右揮劍攻上，三個人又是品字形把丁少秋圍在中間。

三支長劍聯手合擊，舞了個風雨不透，劍光像電閃般劃來劃去，簡直密如風雨，不透絲毫風隙。照說丁少秋應該早已被他們長劍刺上十七八個窟窿了，但他們每一個人心裡有數，自己沒有一劍刺得中對方的身子，甚至連對方的衣角都沒沾上一點。

三個勁裝漢子越打越氣，三支長劍也越使越快，每個人心頭都恨不得一劍穿心，把丁少秋刺倒地上，因此各展所學，幾乎把平日最拿手的絕活都使了出來。

但三支長劍使得再快、再凌厲，丁少秋施展開老道長教他的避劍身法，身如游魚，忽順忽逆，在劍與劍的縫隙間閃動，看去雖然驚險無比，但在一俯一仰，一側一閃之間，從容游走，雪亮的劍尖，就只毫釐之差，忽前忽後的擦身而過。

就在此時，只聽一個蒼老的聲音傳了過來：「徒兒住手！」

三個勁裝漢子劍發如風，還是無法得手，聽到這一聲沉喝，如响斯應，一齊收住劍勢，托着往後躍退。

他們雖然住手，但為了防範丁少秋乘機逃跑，因此縱然後退，還是品字形的把丁少秋圍在中間。

他們劍勢一停，丁少秋也隨着停住，舉目看去，只見兩丈外站着一老一少兩個人。

老者鬚眉蒼蒼，扁臉微黑，個子不高，穿着一件灰布長衫，雙目精光炯炯，只是盯着丁少秋打量。

老者身邊是一個紅衣少女，眉目如畫，風姿嫣然，看去不過十六七歲，睜大了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也只是盯着丁少秋直瞧，她似乎不相信在三位師哥的這一陣快劍圍攻之下，丁少秋竟然能夠安然無事！

三個勁裝漢子看到師父，不覺一起躬下身去，口中叫了聲：「師父。」

為首漢子一指丁少秋道：「這小子……」

扁臉老者沒有待他說下去，就擺了下手，頷首道：「這位小哥好身手，你叫什麼名字？是何人門下？」

丁少秋連忙抱抱拳道：「小可丁少秋，是白鶴門下。」

扁臉老者微哂道：「白鶴門下能接得下老夫三個劣徒快劍圍攻，實在難得難得很！」

言下之意，白鶴門下弟子是絕不能接得下他三個門人快劍圍攻的。接着又道：「丁小哥可知你手中錦盒，放的是什麼嗎？」

丁少秋道：「不知道……」

為首漢子截着道：「師父，這小子明明和那小子是一夥的，那小子被徒兒三人追急了才交給他的……」

丁少秋氣憤的道：「在下已經說過，這是剛才有一位兄台匆匆奔行而來，塞給在下的，在下並不認識此人，也不知道錦盒所藏何物，可能是他認錯了人，只好站在這裡等他，好親手交還給他，在下若是和他同黨，早就把錦盒收入懷裡，不拿在手裡，你們如何看得到？」

扁臉老者含笑道：「老夫不妨告訴小哥，這錦盒中藏的乃是敝門治傷『至寶丹』，為敝門上代師尊採擷百餘種罕見靈藥煉制而成，至今已只留下三顆，敝門視同至寶，三天前被人所盜，老夫率同小徒一路追踪下來，此人大概被老夫門下追急了，一時無法脫身，正好遇上小哥，就把錦盒塞給了小哥。」

丁少秋聽說這錦盒之中藏的是人家僅存的三顆靈藥，只要看他們師徒都追了下來，顯見這三顆在他們眼中，是何等寶貴之物了！

再証以方才那瘦小個子把錦盒塞給自己的時候，曾說：「還給你們」，可見他把自己當作扁臉老者的門下。

想到這裡，忙道：「這錦盒既是貴門失竊之物，那就請老丈收回去吧！」

把手中錦盒朝扁臉老者面前遞去。

扁臉老者並未伸手來接，只是示意為首勁裝漢子收下。

為首勁裝漢子從丁少秋手中接過錦盒。

扁臉老者道：「錦堂，你打開來看看，有沒有被人掉了包？」

為首漢子答應一聲，打開錦盒盒蓋，裡面空空如也，那有『至寶丹』的蠟丸？這就把錦盒送到扁臉老者面前，說道：「師

父請看，盒中並無至寶丹。」

扁臉老者目光掠過錦盒，轉臉朝丁少秋嘿然道：「丁小哥，這是怎麼一回事？」

丁少秋一呆，他沒想到錦盒中的三顆「至寶丹」業已被人取走，那人塞給自己的只是一隻空盒，由此可見那瘦小個子是有意利用自己轉移目標，他却拿着「至寶丹」從容的走了。

這眞是給人背了黑鍋，有理也說不清！

他望着扁臉老者急道：「老丈請相信小可，方才那人急奔而來，把錦盒塞到小可手中，就匆匆往林中投去，小可只叫了聲『喂，兄台』，他已掠入林中，接着三位令高徒就追踪趕來，小可既未打開過錦盒，也不知道盒中是什麼東西，那人遞給小可是一隻空盒，小可也這樣原物奉還，盒中『至寶丹』不是小可拿的，老丈問小可的話，小可就無從回答了。」

「嘿嘿！」扁臉老者沉嘿了兩聲，才道：「小哥這話，有誰能信？」

丁少秋聽得一愣，說道：「老丈……」

他剛叫出「老丈」二字，陡覺右腕一緊，扁臉老者業已一把扣住自己脉門，緊接着但感勁急凝重的指風，迅疾無儔的點落，直透肌骨，身形至少有三數處穴道被他制住！

扁臉老者深沉一笑，揮揮手道：「把他帶走。」

三個勁裝漢子中的一個口中應了聲「是」，走了過來一把挾起丁少秋，師徒五人像一陣風般往山徑上奔行而去。

丁少秋被點封了胸前幾處大穴，口中不能言語，四肢動彈不得，心頭却依然清楚。他被一個勁裝男子擁在肩上，放腿疾奔，大概跑了頓飯光景，就進入屋中，勁裝漢子就把自己放在地上。

只聽扁臉老者沉聲說道：「你們出去休息，為師要問問他。」

三個勁裝漢子和小師妹一起退了出去。

扁臉老者過去掩上門，然後返身走到丁少秋面前，右掌連拍帶按，替丁少秋解開穴道。

丁少秋發覺他解穴手法十分奇特，手掌按下，等他收回之際，似有股吸力，從骨骼間吸起一縷極細的陰氣，從穴道冒出，穴道便解開了。

他睜開眼來，看到這間房子十分幽暗，扁臉老者緊閉着咀唇，兩道烱烱目光注視着自己，深沉的道：「丁小哥，老夫已替你解開三處穴道，你可以坐起來了。」

丁少秋掙扎着坐起，發覺自己四肢無力，依然被他制住了穴道，這就說道：「老丈把小可擒來，到底要待如何？」

扁臉老者沉笑一聲道：「老夫問你，那盜走本門至寶丹的小子，可是你的同門師兄弟？」

丁少秋道：「小可已經一再聲明，並不知道那人是誰，老丈要如何才能相信？」

扁臉老者微哂道：「老夫再問你一句，你究竟是何人門下？」

丁少秋道：「在下白鶴門下。」

扁臉老者森笑道：「老夫就因為你自稱白鶴門下，才知道你是在撒謊，只要証明你有一句謊言，其餘的話，還可信嗎？」

丁少秋道：「小可確是白鶴門下……」

「嘿嘿！」扁臉老者乾笑了兩聲才道：「小哥，白鶴門下從無俗家弟子，現在你明白了吧？」

丁少秋道：「老丈說得極是，白鶴門從沒收過俗家弟子，但小可是例外的。」

扁臉老者道：「你如何會是例外的？」

丁少秋道：「因為師父和我爺爺有數十年交誼，所以才破例收小可為弟子的。」

扁臉老者問道：「你爺爺是誰？」

丁少秋道：「爺爺名號上南下屏。」

「你是丁南屏的孫子？」扁臉老者微微頷首道：「老夫想起來了，江湖盛傳着你年方十五歲，就一招擊敗南天一雕盛世民，可有其事？」

丁少秋點點頭。

扁臉老者沉笑道：「嘿嘿，這也是老夫不相信你是白鶴門下的理由之一，試想你今年不過弱冠年紀，老夫大弟子史錦堂隨老夫學武已有三十幾年之久，方才他們師兄弟聯手圍攻，連發二十餘招，你小哥既沒亮劍，又沒封架，只是東閃西躲，就能閃得開他們的劍勢，白鶴門何曾有這樣的身法？」

丁少秋心中暗道：「這位老丈目光如炬，不好瞞騙，自己已說出是白鶴門下，更不能告訴他老道長的事。」

心念一動，就道：「小可使的乃是白鶴門身法，老丈不信，那就沒有辦法了。」

扁臉老者沉吟了下，頷首道：「好，小哥既然堅持是白鶴門下，老夫和松陽子乃是素稔，你把白鶴身法說出來讓老夫聽聽，即可證實，只要你確實是白鶴門下，老夫立時可以放你出去。」

他說了半天，原來是要丁少秋說出「避劍身法」來，但他這話說得相當技巧，丁少秋毫無江湖經驗，自然聽不出他志在「避劍身法」的居心。

差幸老道長在傳丁少秋「避劍身法」之時，曾一再叮囑，不可向任何人洩漏。

丁少秋聽了扁面老者的話，面有難色，遲疑的道：「老丈原諒，白鶴身法是敝門秘傳，沒有家師同意，小可不敢從命……」

扁面老者臉色一沉，哼道：「老夫和松陽子相識數十年，要小哥說出白鶴身法，只是証明你確是白鶴門下，別無他意，小哥不肯說，是不是怕露出馬脚來？」

他句句緊逼，故意拿話相激，若非老道長叮囑在先，丁少秋就非中了他的激將之計不可。

丁少秋道：「老丈如若不信，可以到玉皇殿去找我爺爺，就可証實，家師近日也會趕來，老丈要小可說出白鶴身法，小可實在礙難遵命。」

「哈哈！」扁面老者沉笑一聲道：「老夫一向言出如山，既然說出來了，就非從你口裡說出來不可，盜走本門『至寶丹』觸犯本門禁律，就可把你處死，就是你爺爺丁南屏和松陽子趕來，也莫想救你，小哥仔細考慮考慮。」

（未完・八）

俠情風趣小說／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賭命浪子



前文提要：浪子劉三利用趙御史之女兒趙雅芝的婚事作餌，誘得九門提督胡風及禁衞軍指揮馬永成先後前來捐献，浪子繼而從中挑撥離間，務要促成兩股勢力作一殊死戰，自己則坐收漁人之利。計劃進行如儀，決鬥日期及地點亦已決定，馬上爆發火併場面，而雙方預先埋伏的人亦湧殺上來，正要拚個你死我活的時候，太監劉瑾帶着衞隊趕到，喝令馬永成立即撤退……浪子劉三收到八荒神君上官嵩與兵馬大元帥胡鶴圖二人聯名的帖子，兩雄宴請浪子，事出突然，但又怕中了二人的奸計，後經與文儀公主朱雅蘭商議，還是決定趁此大好機會一探虎穴……

英雄本色　誓不低頭

「我們是在大同認識的，這個公子說跟二哥很熟，所以就結伴而來。」天香公主道。

「是的，我們是好朋友。」冬冬說。

「既是好朋友，就請他在這裏住下來吧，結婚時希望他能做我們的介紹人。」

男友要結婚，新娘不是自己，反而要她當介紹人，何其慘酷？

冬冬却處之泰然，她是誠心誠意的想爲劉三物色一個意中人，也好減輕她自己心靈上的負担，笑道：「公主，在下不打算住在這裏，不過一定會來喝妳的喜酒，甚至當伴娘——」

樹不開花截口道：「當伴娘？」

傻妞道：「莫非是女扮男裝？」

冬冬急忙否認道：「不不，在下是道道地地的男子漢大丈夫，我的意思是說可以當伴郎，一字之差，剛才說錯了話。」

招呼一下鐵牛、小猴子，又道：「喂，兩位小兄弟，人家久別重逢，想說的親密悄悄話一定很多，別當電燈泡，我們走吧。」

鐵牛恍然道：「是啊，是啊。」

小猴子亦道：「對呀，對呀。」

哥倆擠擠眼，扮了一個鬼臉，携手而出。

反倒是冬冬未能如願以償，被劉三堵住了，鄭重其事的道：「妳現在可以離開，咱家也可以替妳保守秘密，但妳必須答應我一件事。」

佟玲的眸子從傻妞、呆妹、天香公主的臉上一掃而過，道：「什麽事？」

劉三道：「答應我，住下來，再也不要離開我。」

「不行，那件事我必須要查清楚，怎麽可以死守在一個地方？」

「最低限度，三天兩頭要來一趟。」

「來幹什麽，我不想打擾了你們小兩口。」

「咱家堅持！」

「好吧，盡力而爲就是，但我也有一個要求。」

「說說看。」

「馬上跟天香公主結婚。」

「可以，但要一箭雙鵰。」

「一箭雙鵰？」

「是的，三個人一起拜堂。」

「還有誰？」

「冬冬。」

「冬冬不會答應的。」

「她非答應不可。」

「你這是何苦？」

「咱家擇善固執。」

「也是強人所難。」

「海可枯，石可爛，我決定的事絕不更改。」

冬冬聽到這裏，眼眶裏已含滿了淚水，道：「請勿逼人太甚，這樣冬冬說不定馬上便會落髮為尼。」

劉三的情緒同樣顯得相當激動，含淚道：「冬冬若是去當尼姑，那我就去當和尚。」

冬冬思緒如麻，剪不斷，理還亂，喉中如有物堵塞，已經說不出話來。

浪子劉三狀似狂瘋，理智完全失去控制，粗獷的道：「或者，咱家會採取更激烈的手段，先將冬冬強暴，造成既成的事實！」

終於，冬冬哭了，背着天香公主等人，猛擦眼淚。

這些話，似明非明，聽在傻妞、呆妹、天香公主耳中似懂非懂，簡直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三個人面面相覷，莫知所措。

就連待在門外的鐵牛、小猴子也如墜五里霧中，弄不懂老大為何會對邋遢公子亂發神經。

完全瞭解狀況的只有鹵蛋一人，忙上前拉住冬冬的手，淚流滿面的道：「事情已經到了這步田地，冬冬姐別無選擇，就答應老大的要求吧，這樣大家都好，否則，一個當和尚，一個做尼姑，叫我們這些小兄弟今後依靠何人？嗚嗚，哇哇！」

這小子感情豐富，說至最後，竟放聲大哭起來。

冬冬沉思片刻後，道：「好吧，這件事我會轉告冬冬，叫她慎重考慮的，請讓我走。」

推開劉三，不顧一切的奪門而去。

天香公主馬上說道：「駙馬，你們的話，亂七八糟的，本番婆怎麼一句也聽不懂，這位公子到底是誰？冬冬又是你的什麼人？」

劉三作了一個深呼吸，使情緒稍稍穩定一些，道：「此事說來話長，以後有時間咱們再慢慢的談，現在咱家且問妳，公主一共帶來多少人？」

天香公主道：「還有二十名塞外的勇士。」

「人呢？」

「在外面。」

「選兩個能幹的，再跑一趟大漠。」

「有事？」

「是的，請他們去接一個人。」

「誰？」

「驍騎將軍劉文龍。」

「我曉得這個人，在漠北牧羊。」

「這樣更好，咱家這裏有一份文件，」劉三取出聖旨，交給天香公主，道：「可轉交劉將軍，請他即刻起程回國。」

「是什麼文件？」

「聖旨。」

「聖旨？這——」

「別大驚小怪，只是赦免他的罪，無關兩國紛爭，但為免節外生枝，最好是秘密進行，而且越快越好，若有半點差錯，我們之間的事就吹啦。」

「好嘛，好嘛，小事一樁，全包在本番婆身上了，反正父王現在幾乎已經忘記了這個俘虜的存在——」

以下的話就打斷了。

客廳的門外，出現一位不速之客。

是錦衣衛指揮谷大用。

浪子劉三愕然一愣，衝出去急聲道：「谷大用，你好像有事？」

谷大用規規矩矩的道：「是有一件事，想勞動一下劉董的大駕。」

「有屁快放。」

「我乾爹想見見你。」

「劉公公想見咱家？」

「是的，想跟二爺談一談。」

「談什麼？」

「谷某不知。」

「何時？」

「就是現在。」

「何地？」

「就在五福樓的龍鳳廳。」

浪子劉三心想：「媽的，劉瑾老奸巨滑，準沒有好事，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胡來那個老混蛋奈何不了老子，姓劉的又能把咱家怎麼樣。」

心念三轉而決，答應谷大用，結伴而去。

× × ×

又到龍鳳廳。

又見酒宴。

劉瑾之外，還有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九州一霸司徒鰲。

禁軍指揮馬永成則侍立在旁，身上也掛了彩，大傷未癒，印堂發黑，一臉的倒霉相。

大家分賓主坐定，酒筵隨即開始，廢話也不多，很快便轉入正題。

原來，劉瑾和胡來有志一同，談的是同一樁事兒。

而且，司徒鰲的消息靈通，連三龍聚歸順劉三的事情也得到一些風聲。

不用說，劉瑾和司徒鰲，與胡來，上官嵩的目的完全相同，欲將以浪子劉三為首的第三勢力拉到他們這一邊來。

這事，劉三已有經驗，駕輕就熟，以應付胡太師的方法跟劉公公打太極拳。

一頓鴻門宴，草草收場，並沒有談出一個具體的結果出來。

浪子劉三僅僅答應，代為從中說項，却絕不承認自己眞的擁有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劉瑾的表現，則較胡太師客氣得多，只有利誘，沒有威脅，亦未定下最後的期限。

大家就在相當愉快的氣氛中，杯酒交歡而散。

× × ×

酒筵是散了。

事情却並未結束。

會偷吃的貓不叫，劉瑾笑裏藏刀，不知何時，在劉三的酒裏下了毒。

委實太意外了，飯莊是自已開的，酒菜是自家供應的，居然會中毒，豈不叫人跌破眼睛，氣破肚皮。

也很丟臉，等於是在陰溝裏翻船，用麵條上吊，臉盆裏淹死人，劉三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一頭栽進米田共裏。

毒發的時間是在他回到客廳以後。

並沒有死。

頭腦也很清醒，會說話。

只是，好像全身的骨頭被人全部抽走，僅剩下一堆皮肉，不能走，不能站，坐着像一個肉團，倒着只比死人多了一口氣而已。

此刻，天香公主不在，被安置到客棧裏去了。

現場只有鐵牛、鹵蛋與小猴子。

三個人嚇傻了，也氣壞了。

鐵牛暴跳如雷的道：「媽的，劉瑾眞不是東西，不抽他的筋，剝他的皮，喝他的血，難消我的心頭之恨！」

鹵蛋的臉色一陣青一陣白的道：「司徒鰲更可恨，毒藥八成是這條老狗提供的，非要將他搗成肉泥，磨成血漿不可。」

小猴子大吼大叫道：「走，咱們找他要解藥去。」

鐵牛與鹵蛋同聲道：「不給解藥就要他的命！」

猛聽一個蒼勁有力的聲音道：「不必去找，老夫自已送上門來了。」

說話的人正是九州一霸司徒鰲，話未完時，人已跨步而入。

「殺了他！」

「宰了他！」

「送他上西天！」

初生之犢不畏虎，盛怒之下，忘了自己吃幾碗飯，三個人一起上，想給司徒鰲一點顏色看看，那知，招出一半，只見九州一霸袍袖一拂，便倒退回去，差點做了倒地葫蘆。

司徒鰲臉一沉，道：「不知死活的娃兒，憑你們還不配和老夫動手，最好乖乖的站在那兒別動，免得擾了劉二的情緒，加速惡化。」

劉三就癱在椅子上，恨聲道：「老匹夫，毫無疑問，毒是你們下的！」

司徒鰲坦白的說：「完全正確。」

「提供毒藥的人是你那位老鬼師父五毒叟黃泉？」

「你很聰明，一猜就中，可惜常常會做些糊塗事。」

「是那一種毒藥？」

「它的名字叫『軟骨散』——」

「軟骨散？難怪——」

「起先只是骨頭軟軟的，仿若無骨，往後就會慢慢腐爛，最後更會變成一灘血水。」

「有沒有解藥？」

「當然有。」

「在誰的手裏？」

「這不重要。」

「重要的是看咱家肯不肯接受你們的敲詐勒索？」

「劉二，你果然是個人物，是個識時務者。」

「什麽條件？你說吧！」

「你簡直就是明知故問，在龍鳳廳時，劉公公已經說得很清楚，將你手下的這一股勢力，完完全全的投靠到我們這一邊來。」

「辦不到！」

「辦不到就只有死路一條。」

「咱家寧願死，也不會跟你們狼狽為奸。」

「腐骨蝕肉，痛徹心脾，比你那位流氓弟弟砍頭的滋味要痛苦得多，最好不要拒絕得太早。」

劉三聲色俱厲的吼出來三個字：「滾！滾！滾！」

鐵牛、鹵蛋、小猴子更絕，連掃把、水桶、鷄毛帚子都拿出來了，虛張聲勢的猛趕司徒鰲。

其實，用不到他們來撵，司徒鰲本來就要離去，臨走的時候還說了一句話：「想通了，或者是忍受不住痛苦時，可以隨時跟老夫連絡，再見！」

司徒鰲走了，鐵牛、鹵蛋、小猴子衝着他的屁股罵翻了天，老匹夫、老狐狸、老烏龜……等等，所能想到的罵人的話，全部出籠。

然而，就算把老天給罵得塌下來，對劉三而言，根本帮不上半點忙。

不久，天香公主、傻妞、呆妹已聞訊趕來。

一進門，樹不開花就為這種景象嚇呆了，半晌始蹲在劉三身旁，拉着他的手，淚流滿面的道：「這是誰下的毒？」

鹵蛋道：「是司徒鰲。」

鐵牛道：「也是劉瑾！」

天香公主忽然呼地站了起來，惶急的道：「是劉公公？好，我要馬上去找他算賬。」

劉三心頭猛一震，道：「番婆，妳認識劉瑾？」

「不認識，但知道此人。」

「能見得到？」

「本番婆有管道，可以見着。」

「能取得解藥？」

「應該可以。」

「妳所謂的管道是指間諜吧？」

「嗯。」

「如此說來，難道劉瑾與韃靼國早有勾結？」

「是呀，假如劉公公曉得二哥是駙馬爺的身份，打死他也不敢下毒陷害。」

望了傻妞、呆妹一眼，又道：「你們兩個好好的照顧駙馬爺，我去找劉瑾拿解藥。」

才行得兩步，文儀公主朱雅蘭恰巧人在雅人齋，也得到消息跑過來，劈面就說：「公主去也沒有用，劉瑾是個鐵算盤，最會精打細算，此時此地，在他的心目中，劉公子的這一股力量，遠比與韃靼的關係重要。」

天香公主愛劉三至深，索藥不成，馬上又有了新主意，道：「那本番婆以飛鴿傳書，請父王發十萬精兵來，看他屈不屈服。」

文儀公主淡淡一笑，道：「公主此言差矣，一則遠水救不了近火，再則豈不要

派起兩國的大戰，塗炭生靈？」

朱雅蘭雍容華貴，言談舉止，溫文爾雅，天香公主不由的多看了她幾眼，轉問劉三道：「這位姑娘好美好高貴，可是二哥以前所說的意中人？」

浪子劉三忙厲色道：「番婆，不知道的事少亂說，這是我們大明朝的文儀公主朱雅蘭。」

兩國仍然是交戰的狀態，天香公主一聽此言，反應好快，立即伸手握住劍柄。

傻妞、呆妹的反應更強烈，已亮出傢伙，搶立在樹不開花的前面，蓄勢待發。

鹵蛋急忙衝上來，攔住他們，罵道：「蠻子就是蠻子，野性難改，簡直反應過度，我們公主姐姐最是仁慈寬厚，只要你們不亂來，保證平安無事，說不定還會成為好朋友哩。」

朱雅蘭馬上伸出了友誼之手，握住了天香公主的手，笑道：「公主好漂亮，健美勇敢，標準的北國佳麗！劉公子能娶到這樣的媳婦，是他前世修來的福。」

天香公主是個直性子的人，朱雅蘭主動示好，敵意立消，態度隨即一百八十度大轉變。

但一見到劉三痛苦的神情，便感同身受，又鎖起了眉頭，道：「二哥的事，現在可如何是好？」

文儀公主朱雅蘭胸有成竹的道：「先請太醫來會診一下再作定奪。」

「那就快去請呀。」

「已經派人去了。」

「何時可到？」

「大概也該到啦。」

果不其然，約莫頓飯工夫之後，來了三位名重一時的老太醫。

將劉三移往臥室，讓他躺着，三位名醫，輪番上陣，立即展開診察。

經過一陣望、聞、問、切後，三個人一臉迷惘的聚在一起開小組會。

文儀公主朱雅蘭焦急的問：「可曾查出結果？」

一名年齡最長的老太醫代表發言道：「是中毒。」

鐵牛火道：「簡直是廢話，本來就是中毒嘛。」

天香公主問道：「知道中的是什麼毒嗎？」

老太醫扶正一下老花眼鏡，小心的道：「一種足以使人的骨頭變軟甚至腐蝕的毒藥。」

鹵蛋道：「嗯，老太醫還眞有一點名堂，是用毒的專家五毒叟黃泉所配的『軟骨散』。」

文儀公主道：「有藥可解嗎？」

老太醫搖頭道：「不知道軟骨散的成份，就無法下藥解毒。」

天香公主道：「那麼能否減緩毒勢的蔓延？」

另一名太醫道：「下毒的人十分高明，除他本人之外，別人恐怕無能為力。」

朱雅蘭道：「無論如何，必須設法減輕他的痛苦。」

老太醫道：「這倒可以試一試。」

三個人聚在一起，又開了一次小組會，極端愼重的開出一張處方，留下三帖藥後便即告辭而去。

傻妞跟呆妹，正好派上用場，逕去生火煎藥。

鹵蛋突然大叫一聲，道：「俺忽然想起一個人來，一定可以救我們老大。」

鐵牛道：「你娘，什麼時候了還賣關子，誰？」

鹵蛋道：「冬冬。」

小猴子道：「這話等於白說，冬冬行蹤如謎，到那兒去找她？」

朱雅蘭道：「就算找到也不見得管用，連太醫都無能為力的事，冬冬姑娘又能怎樣？」

鹵蛋振振有詞的道：「公主姐姐有所不知，冬冬是司徒鰲的徒弟，五毒黃泉的徒孫，當初司徒老魔下毒陷害丐帮唐帮主等人，就是冬冬救的。」

天香公主道：「本番婆來的時候，駙馬曾一再對邋遢公子提到冬冬，他們究竟是何關係？」

鐵牛道：「是一對初戀的情人。」

小猴子道：「冬冬的遭遇很不幸，曾遭人強暴，色魔至今仍逍遙法外。」

鹵蛋道：「但是，我們老大愛情專一，始終不變，仍然決心要娶她為妻，希望番婆公主千萬不要吃醋。」

天香公主聽得好感動，以異乎尋常的語氣說道：「偉大，好偉大的愛情啊，本番婆保證不會吃冬冬的醋，她為大，我為小。」

「番婆」一詞，本來是劉三取笑她的話，天香公主不明就裏，眞的誤以為是一種尊稱，故而常常掛在嘴上，鐵牛、小猴子、文儀公主初聽乍聞，都覺得怪怪的。

尤其，朱雅蘭暗戀劉三已久，但礙於自己尊貴的身份，一直沒有適當的機會表白，今聞浪子非但早已「名花有主」，而且還是「一馬雙鞍」，不由的芳心為之一沉，暗自唏噓不已。

天香公主又道：「最重要的是，冬冬人在何處？」

鹵蛋道：「哎呀，你們都是呆子，難道看不出來，冬冬就是邋遢公子，邋遢公子就是冬冬呀。」

一語驚四座，大夥兒齊皆大吃一驚，但[illegible]一下耳聞目見之事，又均有脈絡可尋，不禁莞爾。

鐵牛打一下自己腦門子，自己罵自己：「娘哩，是很呆，簡直鬼迷心竅，老朋友啦，我應該認得出來才是。」

小猴子亦自責道：「是嘛，不論音容笑貌，言語行動，明擺着是佟玲的化身，老子就是沒有想到這一層，笨啊，還不是普通的笨。」

朱雅蘭道：「自責於事無補，咱們趕快去分頭找人才是最重要的。」

鐵牛、鹵蛋、小猴子齊聲應是，與文儀公主一起往門外衝。

浪子劉三及時說道：「你們千萬要注意一件事，不管在任何情況下，她自己不說，絕對不可將她女扮男裝的身份揭穿，不然，她一定會翻臉，掉頭而去。」

大家頷首稱善，分頭而去，室內僅僅還剩下劉三和天香公主兩個人。

沒多久，傻妞與呆妹已將藥汁煎好，由天香公主親自服侍劉三服下，關愛之情溢於言表，儼然一對新婚燕爾的夫婦。

患難見眞情，直到此刻，劉三眞正的爲她的眞情所動，滋生出愛的苗芽來。

浪子劉三以充滿感情的話語道：「謝謝妳，從現在起，咱家不再叫妳番婆，叫妳香香。」

天香公主半躺半坐的偎在劉三身邊，無限温柔的道：「二哥，隨便你怎麽叫都可以，駙馬高興，我就喜歡。」

劉三道：「香香，咱家叫妳派人去接劉將軍的事辦了沒有？」

香香道：「已經派了兩個得力的心腹去了大漠。」

劉三悽然一笑，道：「去了就好，劉將軍是個人才，縱然咱家不幸撒手西歸，第三勢力有他領導，仍然可以有一番作爲，只是苦了冬冬和妳——」

天香公主連忙摀住他的嘴，不許他再說下去，道：「二哥，吉人自有天相，我不許你胡說，冬冬姐一來，就可以平安無事了。」

× × ×

可是，冬冬却如石沉大海，音訊全無，下落不明。

鐵牛、鹵蛋、小猴子，乃至文儀公主朱雅蘭派出去的人，再加上劉三手下的那一幫小弟兄，找了半天一夜，差不多找遍了半個北京城，竟無消息半點。

詎料，第二天的上午，當小猴子他們俱已返回指揮中心，一個個精疲力盡，垂頭喪氣，正無計可施間，冬冬竟如天兵天將般飄然而現。

一照面，冬冬還沒有來得及開口，鹵蛋便搶先道：「我的老祖宗，妳可來了，要是再不來我們不集體自殺，也會活活累死。」

冬冬惶聲道：「聽說三哥中毒啦，可是眞的？」

鐵牛道：「當然是眞的，情況相當嚴重。」

冬冬道：「人在那兒？」

小猴子以行動代替了答覆，拉着佟玲，衝走劉三的臥房去。

臥房裏，香香正在餵劉三服藥，一見冬冬來到，急忙起身讓開。

天香公主的意思是，把位置空出來，好讓冬冬跟劉三親近親近，但佟玲此時仍然是男裝，而且她心裏有疙瘩，隨時在警惕自己，要與心上人保持距離，是以，並未如香香預期的，出現親密的鏡頭。

關心的程度却絲毫不減，正全心全意的審視着劉三的傷情毒勢。

天香公主焦急萬分的問道：「有沒有救？」

冬冬戚容滿面的道：「奇怪，怎麽看不出來他中的是什麽毒？」

鹵蛋插言道：「司徒鰲說那是『軟骨散』。」

鐵牛道：「可有軟骨散的解藥？」

冬冬的臉色蒼白如紙，聲音比哭還難聽：「根本沒有聽說過有軟骨散這種毒藥，一定是新發明的。」

小猴子倒抽一口寒氣，道：「這是說，妳也沒有解藥？」

冬冬實在不忍心說：「是的！」這兩個字，又不能自欺欺人，只好痛苦的點點頭，沒有開口。

「我的天哪，完啦，完啦！」

「我的媽呀，慘啦，慘啦！」

「所有的希望，全部化作泡影！」

這是鐵牛、鹵蛋、小猴子的心聲，他們對冬冬寄以莫大的期望，結果却是一場空，霎時間如冰水澆頭，從頭涼到脚。

香香比他們更痛苦，如墜入萬丈深淵，淚流滿面，已是泣不成聲。

最痛苦的應該是冬冬，她滿眶的熱淚，強自往肚子裏吞，儘管在她的心底深處，恨不能和劉三抱在一起，痛哭一場，却又自慚殘花敗柳之身，怕「玷汚」了心上人。

尤其，下毒的人是她的師父、師祖，更令她痛不欲生。

流淚眼對流淚眼。

斷腸人對斷腸人。

沉默許久後，鹵蛋說道：「難道一點辦法都沒有？」

冬冬道：「事到如今，可能只有一條路可走。」

鐵牛立即追問：「快說是那條路？」

冬冬道：「去找他們。」

小猴子道：「對，可以找司徒鰲要解藥。」

冬冬苦笑道：「這是異想天開，絕對要不到。」

鹵蛋作了一個扒竊的手勢，賊頭賊腦的道：「必要的時候可以偷！」

冬冬道：「這大概是唯一的途徑。」

天香公主抹了一把淚，哽咽着說：「拜託拜託，救人如救火，請速去速回。」

佟玲同樣急得不得了，以極端哀傷的語調道：「至遲今晚子夜之前我一定會趕回來，否則就是發生了意外，不必再等，必須當機立斷，另行設法。」

鐵牛打了一個冷顫，道：「聽妳的口氣，好像在訣別，好可怕啊。」

冬冬含着眼淚，拉一拉劉三的手，道了一聲：「珍重！」一面向門外走，一面說道：「成功的機會只有十分之一不到，有可能這是我們最後的一次見面。」

劉三忍不住大聲吼叫道：「不要走，不要走，咱家寧願死也不能讓妳去冒此風險！」

口說不算，還想以行動來阻止，那知根本站不起來，要不是香香眼明手快，一把將他抱住，準會滾下床去。

好堅強的佟玲，頭也不回，已邁步出門。

小猴子追出來道：「祝妳好運。」

鐵牛接踵而出，雙掌合十的道：「佛祖、媽祖、土地、城隍、觀音大士、玉皇大帝，以及過往的神明，一定會保佑妳平安無事，手到藥來。」

鹵蛋的說法與鐵牛恰恰相反，咀咒道：「所有的神公神婆都聽清楚，要小心護駕，廣施法力，冬冬姐如果扒不到解藥，甚至有個三長兩短，俺鹵蛋保證會砸扁所有的神像，燒光天下的廟宇！」

× × ×

鐵牛的禱告無效。

鹵蛋的詛咒也沒有發生作用。

此刻已是翌日中午，可是佟玲仍遲遲未歸。

而劉三的狀況則更形惡化，連翻身都

感到困難，跟活死人差不了多少。

所幸太醫的藥頗見神效，並不覺得怎樣疼痛，神智亦甚清醒，只是嘴皮子有些僵硬，說話漸感吃力，有時候根本聽不清楚他說些什麽。

疾風知勁草，患難識忠奸，人在危困的時候最易見眞情。

文儀公主朱雅蘭或親身或派人，已經不知道來過多少次。

八臂神捕王鐵漢、九千歲冷九、烏面龍黑貴、翠雲山的小頭目王平、丐帮北京分舵主飛毛腿燕青等人，均已得到消息，先後到達，這會兒正聚集在指揮中心，大小通吃卜再來正忙裏忙外的招呼着。

這還是劉三再三交待，不許將消息傳到京城以外去，不然，唐帮主師徒、青面龍馬千里、赤鬚龍古人、吳法、吳天兄弟也準會兼程趕到，來個第三勢力的精英首腦大會串。

人多，意見也多，飛毛腿燕青望一望天色，道：「我看不必再等了，應該速謀良策。」

九千歲冷九道：「城裏有一個『囘春堂』，據說對疑難雜症，不明奇毒的治療很有心得。」

八臂神捕王鐵漢道：「囘春堂很有名，老夫也有個耳聞，主持人是一位老郎中，一帖見效，着手囘春，所以大家都叫他一帖先生。」

小猴子道：「但是，我們老大中的不是普通的毒，是五毒叟黃泉的軟骨散，一帖先生能解得了嗎？」

大小通吃卜再來道：「好歹應該試一試，不要放過任何機會。」

鹵蛋急不擇言的說道：「俺贊成，死馬——」

本想說「死馬當作活馬醫」，話到口邊，覺得不妥，自己打住，沒敢說出口。

事實上，毒發至今，已經不知道用過多少靈藥，試過多少偏方，一概無效，事情發展至此，幾乎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除非接受劉瑾、司徒鰲的條件，恐怕只有死路一條。

大小通吃的話沒錯，不要放過任何機會。

鹵蛋說的也是事實，死馬當作活馬來醫。

於是，經過一番熱烈的討論，徵得浪子劉三本人與未婚妻香香的同意，並向文儀公主朱雅蘭報備後，决定將劉三送往囘春堂。

不料，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指揮中心來了一位不速之客。

是八荒神君上官嵩。

後面還緊跟着三個人，是他的次子上官瑜、女兒上官小雲、以及徒弟杜少秋。

上官小雲眞是痴得可以，到現在還不死心，不管三七二十一，猛往劉三的房裏衝，被鹵蛋、鐵牛強行擋住，同聲喝道：「你們來幹什麽？」

八荒神君上官嵩語出驚人：「是送解藥來的。」

小猴子聽得一呆，道：「你也曉得我們老大中毒的事？」

上官瑜的眸光死盯着天香公主健美的身體，道：「絲綢大王劉三中毒的事，在北京城是頭條大新聞，盡人皆知。」

鐵牛道：「可知中的是那一種毒？」

杜少秋如數家珍的道：「五毒叟黃泉的最新發明軟骨散。」

天香公主迫不及待的道：「你們眞的有解藥？」

上官小雲醋勁十足的瞪了她一眼，道：「我們就是爲送解藥來的。」

鹵蛋把手一伸，道：「拿來！」

八荒神君上官嵩哈哈一笑，道：「所謂解藥，事實上只是一條絕妙好計。」

九千歲冷九道：「是何妙計？」

上官嵩的兩隻眸子，像是探照燈，橫掃全場一眼，道：「只要你們肯集體投靠到老夫與胡太師這一邊來，咱們同心合力，將劉瑾、黃泉、司徒鰲門垮，何愁取不到解藥。」

小猴子破口大罵道：「媽的，說了半天，原來是一堆騙人的鬼話，咱們走，沒有必要跟他們浪費寶貴的時間。」

上官嵩碰了一鼻子灰，自覺無趣，自找台階的道：「老夫的話你們可以考慮考慮，隨時樂意與諸位通力合作。」

招招手，立與上官瑜、上官小雲、杜少秋掉頭離去。

找來一頂轎子，抬着浪子劉三，鹵蛋他們也隨即離開指揮中心。

× × ×

囘春堂。

在城東。

房子不算很新。

規範也不很大。

但生意却特別好，看病的患者排成一條長長的龍。

將劉三抬下來，放在一張椅子上，由天香公主小心照顧着。

看病的大夫是一個七老八十的老頭，一副金絲眼鏡架在鼻樑上，瘦巴巴的，在他的臉上可能刮不下四兩肉來，給人一種陰森恐怖的感覺。

鹵蛋是個鬼精靈，一看人這麽多，心生一計，跑過去說道：「請問老先生可是名醫一帖先生？」

「嗯！」

一帖先生沒有抬頭，冷冷的「嗯」了一聲，沒有多說一個字。

鹵蛋道：「我們掛急診。」

一帖先生好像吃了炸藥，一開口就是傷人的話：「囘春堂只有慢診，並沒有急診，不怕死的就排隊等，怕死的可以到別家去。」

八臂神捕王鐵漢上前數步，道：「老夫王鐵漢，刑部總捕頭，這位劉公子病情危急，可否請破例先給他診斷一下？」

總捕頭的身份不低，原以爲亮出了官銜，一帖先生非買帳不可，那想到照樣打囘票，道：「這是囘春堂，不是巡捕房，你官再大也管不到我老人家，想看病就排隊。」

九千歲冷九不死心，上前說道：「在下冷九，承江湖上的朋友抬擧，送了一個九千歲的諢號，敝友劉二的病況實在拖不得，務請高抬貴手，通融通融。」

沒有用，白搭，一帖先生軟硬不吃：「九千歲有什麽了不起，就是萬歲爺也只能在他那個圈圈裏耀武揚威，若是來到囘

春堂，照樣要排隊。」

鐵牛、鹵蛋、小猴子再也忍不住冲天的怒氣，同聲叫罵道：「你娘，別給臉不要臉，擺什麽臭架子，識相的乖乖的給我們老大看病，如有半個不字，小心拆散你的老骨頭！」

說話同時，人已衝上去，打算將一帖先生強行拉過來。

傻妞、呆妹古道熱腸，也上前帮忙湊熱鬧！

「滾！」

孰料，五個年輕人竟然門不過一個老頭子，連人家的邊兒都沒有摸到，便被一道剛猛強勁的暗力所阻，如強風，似巨浪，不但近身不得，而且紛紛後退。

軟的，請不動，硬的，又打不過，王鐵漢、冷九、卜再來等人碍於身份，自然不便以多爲勝，況且是來看病的，又不是尋仇打架，一時間，你瞧瞧我，我看看你，皆傻呼呼的呆住了，不知如何是好。

緩一緩，想一想，回春堂是劉三的唯一希望，大家只好忍氣吞聲的留下來。

大凡脾氣火爆的人，辦事的效率也不慢，奈何長龍太長，等啊等的，約莫等了個把時辰，終於輪到了浪子劉三。

鹵蛋與鐵牛合力將劉三抬到前面去，一帖先生僅僅展目望了他一眼，既沒有把脈，也不曾問話，一開口便說：「你中毒啦。」

浪子劉三點點頭，沒有說話。

一帖先生又道：「感覺全身軟弱無力，彷彿筋骨被人抽走，站不住，坐不穩，連說話都感到吃力，對不對？」

劉三勉力說道：「確是如此。」

一帖先生鐵口直斷道：「你中的毒是軟骨散。」

小猴子楞了一下，道：「雖然對閣下的爲人不敢恭維，但我小猴子還是要說，你的醫術很高明。」

鹵蛋道：「如能將我們老大的毒解掉，一定送你一塊特大號的匾額，用九九九的純金，打造『天下第一神醫』六個大金字。」

天香公主道：「老先生有沒有解毒的藥？」

一帖先生粗聲大氣的道：「沒有解藥我這回春堂早就關門大吉，我老人家也不配稱一帖先生了。」

八臂神捕王鐵漢道：「那就請先生開個方子吧。」

一帖先生道：「不必處方，有現成的解藥。」

他有現成的解藥，頗使九千歲冷九感到意外，道：「可否請老先生即刻取解藥出來，給敝友服用？」

一帖先生面無表情的道：「可以，但你們必須答應我老人家一個條件。」

診病抓藥，通常都是收診費藥錢，沒聽說有人會提條件的，大小通吃卜再來一臉疑惑的道：「一帖先生有何條件？」

一帖先生道：「這件事劉公公、司徒鰲已經說得很清楚。」

浪子劉三聞言大吃一驚，費力吼道：「你是誰？」

一帖先生神氣十足的道：「軟骨散的發明人，司徒鰲的恩師，武林三老之一、你們猜我老人家是誰？」

是誰？大家心裏雪亮，全部嚇呆嚇傻了。

鐵牛道：「你娘，難怪你會瞭如指掌，原來是五毒叟黃泉！」

鹵蛋道：「媽的，衰！衰透啦，什麽地方不好去，竟誤打誤撞的一頭栽進賊窩來。」

以最快的速度，將劉三搬退三身之地，以防不測。

香香問明了司徒鰲所開的條件爲何後，對五毒叟黃泉道：「條件免談，銀子倒可以考慮，你說吧，想要多少銀子？」

五毒叟黃泉乾笑兩聲，陰陽怪氣的道：「老夫的銀子早已多得用不完，我那徒兒司徒鰲單單看中了劉小子手下的那一撥子江湖好漢。」

浪子劉三鼓足餘力，吐出來兩個字：「做夢！」

五毒叟黃泉陰冷的聲音道：「小子，你如胆敢拒絕，不出三天，便會變成一灘肉泥血水，死定啦！」

「死不了！」

語聲來至回春堂外。

應聲闖進一位白髮蒼蒼的老頭來。

正是大家企盼已久的風塵俠隱張子樵大俠。

好似屁股着了火，頭上掉下一顆炸彈來，黃泉猛地站了起來，楞愣而又驚喜的凝視着張老頭，以破鑼似的嗓門吼道：「老鬼，該有十幾年沒見了吧，你死到那裏去了？」

風塵俠隱張子樵橫掃了全場一眼，淡淡一笑道：「閉門思過。」

五毒叟冷哼一聲，道：「什麽閉門思過，想必是閉門練功吧，老鬼，走，咱們找個地方去較量較量。」

伸手就要去拉張子樵，被風塵俠隱躲開了，道：「老毒物，多年不見，名利之心還是這麽重，想當年咱們大小爭戰，何止百餘次，一直分不出一個高下勝負來，今日再戰也不可能出現奇蹟，何必多此一舉。」

黃泉不以爲然，道：「十幾年的苦修，彼此的進境不盡相同，說不定已經出現差距。」

張子樵冷然一哂，道：「未見得，張某與那個老太婆，從再來賭坊打到玉泉山上，打打停停，斷斷續續的鬥到今天早晨，依舊半斤對八兩，一寸對十分，她吞不了老夫，老夫也吃不了她，最後還不是宣佈停戰，不了了之。」

黃泉的老眼陡地一亮，摩拳擦掌的道：「有這等好事，你們竟獨食，太不够意思了，怎不通知黃某一聲？」

言下對爭強鬥勝之事，似是十分熱衷，幾乎已經到了瘋狂的程度，早將未診的患者趕出門外去，決心想與張老頭比劃比劃！

風塵俠隱喜笑怒罵道：「這要怪你老毒物自己，誰曉得在回春堂賣野藥，騙吃騙喝的一帖先生就是你這個老不死的。」

「那你今天又是如何得知？」

「歪打正着，老夫只是爲劉小子而來的。」

「對了，老鬼，你說這個臭小子死不

了？」

「沒錯，他死不了！」

「莫非你有解藥？」

「張某可沒有解藥，但你老毒物却是有的。」

「嘿嘿，黃某不給，你老鬼能把我怎樣？」

「老毒物，你非給不可！」

「張子樵，你憑什麼？難道你想還打架？」

張老頭望了浪子劉三一眼，道：「老毒物，十幾年前，當我們最後一次排名而爭戰完畢，仍然不分勝負時，你，我，還有七寸婆婆冷如冰，當場曾有一個協議，你還記不記得？」

黃泉道：「這是一件大事，老夫不會忘記。」

「現在是否依然有效？」

「當然有效，老夫恨不能立即付諸實現，讓小一輩大戰三千合，打一個天昏地暗。」

「張某已與老太婆取得協議，地點就選在前門外的天壇。」

「時間呢？」

「時間由你老毒物決定。」

「自然是越快越好。」

「這恐怕有困難。」

「爲什麼？」

「那是因爲老夫的徒兒目前正生命垂危。」

「老鬼，你——你——你的徒弟莫非就是劉二這個臭小子？」

「我們以前是朋友，現在是師徒。」

「老鬼，你好陰險，設下圈套來引誘黃某來上你的當。」

「老毒物如果對你的徒兒司徒鰲沒信心，怕打不過上官嵩，甚至乳臭未乾的劉二，可以撕約毀諾，就當作當年僅是放了一個響屁啦好啦。」

五毒叟黃泉暴跳如雷的道：「住嘴，住嘴，你把我黃泉當作了什麼人，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你老鬼陰謀得逞，姑且便宜這個臭小子一次，待他日再叫我那徒兒司徒鰲來取他的性命！」

事情一波三折，處處充滿驚濤駭浪，處處出乎意料之外，任誰也不曾想到，竟然會在這樣的情況下，結束了這一場中毒風波。

黃泉言而有信，當場交給了張老頭一包解藥，厲聲道：「老鬼，解藥在此，三天後咱們在天壇見。」

張老頭目注浪子劉三，道：「放屁，你休想投機取巧，檢便宜，我徒兒傷勢沉重，已是奄奄一息，沒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將養，如何跟司徒鰲、上官嵩爭一日之長短？」

「放心，老夫的解藥神效無比，保證藥到毒除。」

「起碼要有一段恢復功力的時間。」

「老鬼，你說吧，什麼時候幹？」

「三個月之後如何？」

「太久，太久啦，這樣老夫準會急光了頭髮，急瘦三斤肉，兩個月吧，絕不再延。」

「好吧，只要你老毒物的解藥，果如你自己所說，可以藥到毒除，張某就答應啦。」

「老太婆那兒別忘招呼一聲。」

「張某自當知會。」

「如此，咱們天壇見！」

「後會有期！」

× × ×

五毒叟黃泉沒有說謊，眞不愧爲是用毒的老祖宗，當眞藥到毒除，不到三天的時間，浪子劉三便恢復了功力與體力。

高興，整個指揮中心，以及關係企業的人，莫不欣喜若狂，鹵蛋、鐵牛、小猴子、傻妞、呆妹、天香公主等人，更是喜極而泣，流着淚，紅着眼，大吼大叫，手舞足蹈。

文儀公主朱雅蘭自然也分享了這一份歡愉，在她的心目中，不僅僅是挽回了一位朋友的生命，同時也使岌岌可危的第三勢力重獲蓬勃生機。

體力恢復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請風塵俠隱張子樵端端正正的坐好，浪子劉三在大家的親眼目睹下，規規矩矩的行了三跪九叩的拜師大禮。

張老頭仍然不改他詼諧風趣的性格，道：「小子，你現在總該明白我老人家爲何一直不肯收你爲徒的原因了吧，打敗司徒鰲，贏了上官嵩，談何容易，你小子如今這一拜師，責任可大啦，若是再像過去那樣，以爲自己有點小聰明，點子多，可以事事得心應手，處處佔盡便宜，吊兒郎當，馬馬虎虎的不肯痛下苦功練功夫，你把小命丟掉是活該加應該，我老人家也跟着你倒大霉，從此要淪爲二流貨色了。」

浪子劉三嬉皮笑臉的道：「好啦，好啦，老頭師父，師父老頭，別再嘮嘮叨叨，囉七八嗦，武學一道，三分努力，七分天才，只要咱家咬一咬牙，狠一狠心，拚老命苦練上個把月，何愁打不敗司徒鰲，砸不爛上官嵩，到時候老頭師父的臉上一定會搽滿胭脂花粉——增光哪！」

這一對寶貝師徒，一向胡說八道慣了，改不過來，似乎也不想改，鐵牛、鹵蛋他們見怪不怪，已習以爲常，香香主僕却覺得很鮮，一忽兒皺眉頭，一忽兒又竊竊偷笑不止。

風塵俠隱不同意劉三的說法，道：「小子，你錯了，是三分天才，七分努力，你壞就壞在這上面，偷工減料，努力不够，這個毛病再不改，小心我老人家把你趕出門牆去。」

劉三口沒遮攔的道：「哼，臭美，誰稀罕當你的徒弟，老實說，拜你老頭爲師，是想好好的鬥一鬥上官嵩、司徒鰲，爲了這個原因，咱家姑且委屈一點，再加四分努力就是。」

「嗯，這還差不多，小子，你可知上官嵩最厲害的功夫是什麼？」

「大概是老太婆傳給他的『玄冰掌』吧。」

「司徒鰲呢？」

「一定是老毒物黃泉傳授給他的『烈陽掌』。」

「這兩種功夫，乃是武林絕技，一陰一陽，一冷一熱，十分難纏，想要取勝，單憑吹牛說大話是沒有用的。」

「這倒是事實，咱家曾經吃過他們的虧。」

「你小子是如何死裏逃生的？」

「多數都是利用老頭的『移花接木』功，化險爲夷。」

「這只是防衛之術，想要取勝就必須攻擊。」

「老頭的『擒龍伏虎』掌，『浩然正氣』功，成嗎？」

「可以保持不敗，但是勝不了。」

「那要如何才能大獲全勝？」

「我老人家另有秘密武器，正是老夫十幾年窩在武威侯府閉門苦修的結晶。」

「媽的，你藏私，怎麼從來沒聽你老頭提起過？」

「怕你嘴滑溜出去。」

「爲何不傳授咱家？」

「不到最後關頭，絕不輕易授人。」

「現在是時候了吧？」

「時機是已成熟。」

「那就將你的秘密武器亮出來吧。」

「既是秘密，就不能公開，咱們到武威侯府去關起門來練。」

「那個鬼地方破破爛爛的，又有墳墓，吃住也不方便，我不去，換個地方再練吧。」

風塵俠隱張子樵突然換了一張陰冷的臉孔，道：「小子，你非去不可，再者，爲師的尚有一事要問，你可曾找到驍騎將軍劉文龍？」

劉三返京至今，僅與張老頭見過兩次面，而且俱在危急之中，是以，有許多事情，風塵俠隱尚不甚了了，於是，將凡是老頭不知之事，全部詳細說了一遍，最後道：「劉將軍剛正堅貞，根本沒有投降韃子，如今正在大漠牧羊，香香已派了兩名親信，帶着皇上老子的聖旨，到漠北去接他。」

張子樵聞言大喜，以異乎尋常的語氣道：「好，很好，太好啦，很難得你有這一分孝心，許是天意使然吧。」

劉三聽出他話中有話，忙道：「老頭，你說什麼？孝心？」

風塵俠隱肅容滿面的道：「你小子沒有聽錯，我老人家是說孝心，你知道驍騎將軍劉文龍是你的什麼人嗎？」

「什麼人？」

「是你親爹！」

「劉將軍是我爹？這——」

「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當年是我老人家親手從劉閹、胡賊的爪牙手中將你搶救出去，是劉家唯一大難不死的人，是武威侯劉謙的親孫子，大明開國軍師劉伯溫的後代，你以爲文儀公主朱雅蘭會那麼糊塗，隨隨便便找一名死囚犯，一個江湖小混混，將勤王靖國的大事交付給他，事實上爲師的早將你的身份報告公主，皇上也早已赦免了你們劉家的罪。」

喘了一口氣，繼又說道：「小子，你是小侯爺的身份，不要妄自菲薄，要爲你們劉家的列祖列宗爭一口氣，先打敗上官嵩、司徒鰲，再剷除劉瑾，胡鶴圖，爲朝廷除害，也爲你們劉家報仇！」

這一番話，好似無數的焦雷，轟在劉三身上，儘管在武威侯府，老頭帶他去祭墓，在漠北，與老父相聚時，已經有相當程度的感應，聽完師父的話，還是不免有點怔愕、訝異。

當然興奮，有了家，有了根，找到了水的源頭。

而且還是侯門世家，達官貴人。

但是，從而也更加重了他的責任與使命感！一切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 × ×

因此，他毫不考慮，再也沒有討價還價，立即跟着張子樵老頭，重回到武威侯府！

祭拜完祖先後，馬上以苦行僧的心態，全心全意的展開練功的工作。

老頭所謂的秘密武器，是一種指法——乾坤指。

據張子樵的解說，這一種指法練至爐火純青的境界時，就像電鑽一樣，有洞石穿金之效，是專門爲鑽破「玄冰掌」與「烈陽掌」而設計。

但，練功的人最好是童子之身，同時年齡越小越好，這樣方可速成。

先講解口訣，再示範架式，然後張老頭還當場露了一手，咻！咻！咻！三聲響，連彈三指，但見三縷勁風飛射向面前石階。乖乖，好厲害的乾坤指，指風過處，石粉紛飛，五寸厚的花崗石，立被張子樵的指風穿透，現出來三個洞。

劉三看得一呆，脫口而呼：「哇啦，好棒啊！有這麼好的本事，爲何不主動出擊，將五毒叟、七寸婆婆打垮，奪得天下第一之尊？」

風塵俠隱感慨兮兮的道：「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功名富貴，何異浮雲流水，老夫從來沒把這些鬼東西放在眼內，何況都已是七老八十，風燭殘年的人了，實在不忍心壞了他們的名頭，若非老太婆欺人太甚，老毒物下毒害你，我老人家原打算終老在此，根本不準備履行前諾，叫你們一決雌雄。」

「老頭，你們三人之間，除爭名之外，好像還有些別的糾葛？」

「嗯——你猜對了，年輕的時候在感情上也有一些問題。」

「這可是滿網的花邊新聞，咱家願聞其詳。」

「陳年老醋，已經酸不起來，也沒有必要再提這些老掉牙的臭事，簡單的說，是一道解不開的三角習題，最後却變了樣兒，彼此積怨甚深，形成水火不容的局面，非要分出一個高下來不可。」

「司徒鰲、上官嵩都不是省油的燈，師父老頭練了十幾年才有此成績，徒兒咱家只有兩個月不到的時間——」

「無妨，老夫說過，練這種功夫，年紀越輕越好，最好是童子之身，你小子已有相當深厚的基礎，人又有點鬼聰明，只要肯下苦功，不難在短期內有所突破。」

是的，劉三的毛病就是聰明有餘，努力不足。

此刻却突然大徹大悟，頓知昨非而今是，眞的拚了小命練起來了，同時亦加緊服用他老爹送給他的靈丹妙藥。

老頭也扳起了臉孔，擺起師父的架子來，對劉三的起居作息要求極嚴，非但禁足不准他外出，連鹵蛋、鐵牛、小猴子、傻妞、呆妹，天香公主等人來探班，皆有嚴格的限制，時間不得超過五分鐘，且須在他休息的時刻。

貴爲公主的朱雅蘭同樣没有例外，執行的相當徹底。

效果却如立竿見影，一月苦練下來，已有具體的成績表現，一指彈出，可在花崗石上戳出一個寸許深淺的洞孔來。

在此期間，傳來一道捷報，常勝將軍徐良，與副將張軍、李彪，率領着五萬精兵，已極其秘密的駐紮在京城四週。

神丐唐威那一夥丐幫高手，則仍在三龍分寨練兵。

唯一令劉三牽腸掛肚的是，冬冬仍如泥牛入海，下落不明，派去大漠接老父劉文龍的人也沒有消息。

這日上午，劉三正在練功，是老頭禁止會客的時間，鹵蛋不知趣，竟跑來採班，還帶來兩位客人。

一位是石頭。

一位是冬冬，身上仍然是邋遢公子的打扮。

兩位都是劉三想見的人。

却遭到張子樵的擋駕，鐵面無私的道：「現在不准見客，等到吃飯的時候再說吧。」

鹵蛋聞言火冒三丈，沒大沒小的道：「老頑固，老古板，沒有十萬火急的大事，誰會跑來這裏找釘子碰，別死腦筋好不好？」

風塵俠隱道：「究竟有何緊急事故發生，值得你如此大驚小怪？」

鹵蛋故示神秘的道：「多，好多好多啊，必須與老大當面研究才能解決。」

浪子劉三已發現他們，不顧老頭的責罰，大步行來，先跟石頭打個招呼，問佟伶：「這一陣子妳跑到那裏去了？眞急死人。」

冬冬歎息一聲，道：「別提了，盜藥不成，被他們發現，挨了一頓毒打不算，還被關了起來，昨天夜裏才逃出來，那知，一到指揮中心，便與石頭不期而遇，大家於是結伴趕來這裏。」

老友重逢，劉三喜不自勝，重重的打了石頭一拳，表示歡迎之意，道：「石頭，你的胆子好大，人死不能復生，也不怕司徒鰲那邊的人抓住你的小辮子，惹出麻煩來？」

石磊正容道：「三哥，小弟是因爲有急事報告，偷跑出來的。」

「請快說，免得老頭發神經。」

「我懷疑已經找到強暴冬冬的人了。」石磊說。

「請把話說清楚。」

「我無意中偷聽到別人的一段談話，說的都是強暴一位少女的事，至今仍念念不忘，不過，二人自己表示，最近常常做惡夢，夢見那位少女前來討命，又害怕得不得了。」

「可曾提到冬冬的名字？」

「沒有。」

「這兩個傢伙是誰？」

「我的師兄上官瑜和杜少秋！」

劉三驚「哦」一聲，鹵蛋說道：「老大，你的點子一向很多，能否想一條計策，逼他們自己招認？」

談到點子，劉三的確不少，庫房裏的存貨多得是，眉頭一皺，便計上心來，道：「石頭，咱家有一計在此，但你身爲上官世家的徒弟，是否方便？」

石磊冷笑一聲，道：「算啦，打從小弟被你們用棺材抬進師門後，師父就對我另眼相看，師兄們也格格不入，有一次師父師兄們計議，本來要將我殺掉，以絕後患，據我事後得知，是被師娘阻止的，嚴格的說，跟他們早已恩斷義絕，只要那一椿冤獄獲得平反，我隨都時準備離開上官世家。」

劉三道：「你這樣想，咱家說話方便了，可以利用他們睡覺的時候以耳語傳話，也可以製造謠言，甚至可以直接了當的當面告訴他倆，說你聽人傳說，在當初強暴冬冬的那一座山上，近來出現一個女鬼，常常徹夜嚎哭，令人聞之鼻酸，據附近的百姓表示，少女必有奇冤未雪，久之必會尋仇人討債索命，想要化解厄難，必須當事人親至現場燒紙祭拜方可云云。」

石磊不假思索的道：「這事不難，我可以負責辦到，至遲今天夜裏就可將消息傳到他倆耳中，但不知以後的事應如何處理？」

劉三道：「這你不要管，咱家與冬冬自有安排，不會冤枉好人，也不會放過色狼，另外，關于那一輛鏢車的下落，可有綫索？」

冬冬搶先道：「車的下落，也有一些眉目，十之八九是司徒世家的人幹的，在我被囚禁期間，曾聽到看管的人談起刼鏢的事。」

浪子劉三精神一振，道：「在司徒世家可曾發現鏢車或贓物？」

佟玲搖頭道：「可惜一無所獲。」

劉三道：「不要緊，先解決掉兩頭色狼，再追查鏢車的事，一樣一樣來。」

鹵蛋衝着風塵俠隱翻了一個白眼，道：「老頭，這些事重不重要？急不急？該放我們老大三天假吧。」

風塵俠隱張子樵罵了一句：「油嘴滑舌的渾小子……」轉對劉三道：「明天准你放一天的假，工作時仍不要忘記練功，須知多一分努力，就多一分勝算。」

× × ×

旭日東昇。

陽光普照。

一大早，浪子劉三和冬冬便來到他們當初約會野餐的西山上！

冬冬已恢復女兒身，婀娜多姿，充滿了女性的成熟美，但依然愁眉深鎖，心事重重，手裏面還提着一個包袱。

劉三手裏也有一個包袱，全部是今天這一場戲必備的道具。

佟玲被強暴的地方是在一座小廟裏，二人先到廟內察看一下地形，便即隱身附近的亂石叢樹之中。

自然，來的人不止他們兩個，鹵蛋、鐵牛、小猴子、傻妞、呆妹、天香公主也到了，他們皆隱藏在各個不同的地方，準備隨時傳遞訊息，或出手馳援。

因爲，上官瑜是上官嵩的兒子，杜少秋是他的徒弟，都不好惹，劉三沒敢小看他們，他明白，低估了敵人，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故而，定下了奇策妙計，佈下了十面埋伏。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

南宮白喝了虬龍胆汁和元嬰入體，使母親孫寒香很高興，司馬英是同父異母兄弟，他爲了報毀容之仇，決定帶同武林當舖一些高手投靠綠毛幫，孫寒香母子也需要偵知綠毛幫的虛實，以便參加論劍大會，到他們的巢穴伏牛山，偷窺當舖叛徒要經過比武定職位，司馬英也在內，以少主人身份和綠毛幫護法朱麗葉比武，她雖幪面却被南宮白認出……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魔傘風雲

投靠供出眞相　下令奪取銅人

司馬英不敢大意，也施出第二式「火傘大壯」。

「轟隆」一聲，土台又震塌一角，黃塵捲起七八丈之高。

這一招下來兩人仍然退了三大步，誰也沒佔到半點便宜，但南宮白却急得全身不是勁兒。

司馬英大喝一聲，施出第三式「萬傘朝天」。

朱麗葉集十成功力，依樣葫蘆，也推出第三式。

「轟隆」一聲，土台又塌下一角，此刻整個土台被震塌了一半。

朱麗葉這一次却多退了半步，不由暴怒，立即施出第四式「雷傘普照」。

那知司馬英毒念已起，他不出第四式，却推出第五式「傘蓋八荒」。

「天魔傘」絕學一招比一招厲害，而且下一招正好克制上一招。

只聞「轟隆」一聲，土台又倒了一大片，一干觀衆紛紛暴退，黃塵下落如雨。

朱麗葉竟被震出五步，但司馬英却僅退了三步。

「惡賊！你簡直是沒有廉恥之人！」

「對手過招，殺敵致果！如果自認不行，就趁早退下去！」

「哼！你有本領就使出來吧！」

顯然朱麗葉也不願先出手，以免再給他取巧。

司馬英也知道不出手的原因，但他不在乎，大喝一聲，竟施出第六式「一傘擎天」。

朱麗葉不願取巧，雖然她知道自己在內力方面不如對方，也施出第六式，那知她剛剛推出，司馬英立即陰笑一聲道：「妳再看一招——」語音未畢，又變爲第七式「傘分陰陽」。

朱麗葉不由大怒，心道：「既然他三番兩次不要臉，我又何必墨守成規？」

她集十成功力，推出第八式「鬼傘神開」。

「轟隆」一聲，黃塵石屑瀰漫數十丈之地，直上雲霄，整個土台全部倒塌。

兩人身形飛起，朱麗葉倒飛了一丈，而且司馬英倒飛了一丈七八，連打三個寒雞步，才拏穩樁步。

「嘿嘿嘿！妳身爲護法，原來也會暗算於人！」

「你既然不守信用，本護法何必和你這種人講道義！」

「好！咱們再拚過最後一掌！」

「拚就拚，誰還怕你不成！」

兩人全都不敢大意，都把全部功力納足，開了門戶，驚天動地的一搏，就在頃刻之間暴發。

南宮白躍躍欲上，「大力神」道：「你千萬不要出手，不然的話，『冬眠大法』的復活之法就無法到手了，還是讓我……」

他語音未畢，只見兩人同時暴喝一聲，緩緩推出一掌。

「大力神」大喝一聲，有如地動山搖，四谷暴響迴應，震得一干觀衆耳膜奇痛。

司馬英掌勢剛剛推出一半，「大力神」已經到了他的背部，伸手一抓，就把他舉了起來。

朱麗葉不由一怔，連忙收回掌力，却

向「大力神」沉聲道：「你是誰？竟敢擾亂本護法之事？」

「大力神」心想：「妳簡直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我來幫妳，反而不討好。」

他把司馬英摔了下來，司馬英一個鯉魚打挺站了起來，厲聲道：「樓雨層，你混入本幫，還想活命麼？」

樓雨層哈哈大笑道：「沒吃三天素，就想上西天，你司馬英剛來這幫，連個名銜也沒有，竟敢說別人的壞話！」

司馬英大喝一聲「捉奸細！」

刹那間數十個高手一湧而上。

「大力神」大聲道：「你們聽我說呀！我是來投降的！」

司馬英獰笑一聲道：「誰信你的鬼話！拿下！」

「大力神」悶了半天，也早想活動活動筋骨，舉手投足之下就躺下了四五個高手。

朱麗葉厲叱一聲：「住手！」

她身為護法，令出如山，一干高手一齊停住。

但司馬英卻大聲道：「難道妳想放走奸細？」

朱麗葉厲聲道：「你是幹什麼的？本護法處理事務，你有資格過問麼？」

司馬英張口結舌，因為他這時確沒有資格說話，但他卻十分焦急，知道樓雨層是當舖主人的心腹，說不定當舖主人也出來了。

朱麗葉沉聲對樓雨層道：「你是那一派的人？」

「武林當舖！」

「你來幹甚麼？」

「投降！」

「不要聽他胡說！他是當舖主人的心腹！」司馬英說。

朱麗葉道：「你呢？」

司馬英被問得張口結舌，因為他和當舖主人的關係更深。

朱麗葉轉向「大力神」道：「你要說實話，不然可沒有好處！」

「大力神」道：「當然要對妳朱姑娘說實話……」

「甚麼？你怎知道我姓朱？」

「是……是！」

「是甚麼？」朱麗葉急急地問。

「大力神」道：「請妳過來，我要告訴妳一個人！」

「有話你就說吧！」

「不行，這話不能讓別人聽到！」

司馬英趁機挑撥道：「不要信他的鬼話！這次本人帶了數十人來此投靠之時，當舖主人曾鄭重聲明，不願留下的可以自由退出武林當舖，他卻聲明願意留下的，如今又說要來投靠本幫，哼！鬼才相信！」

朱麗葉厲聲向「大力神」問道：「你到底是誰？」

「『大力神』樓雨層！」

「你要幹甚麼？」

「投靠『綠毛幫』！」

這時南宮白在一旁急得搓手，「大力神」回頭看了一眼，又向他丢了一個眼色。

司馬英早就懷疑不僅「大力神」一個人，因為「大力神」總是和南宮白在一起，而且他不相信「大力神」一人能混入「綠毛幫」。

「護法！咱們的事如果你不介意，留待以後再比試，我要告訴妳一件大事！」

「哼！你還有什麼好事！」

司馬英道：「妳可聽說上次排名大會上出了一個新盟主？」

「聽說過！」

「妳可知道他是誰？」

「知不知道與你無關！」

「哼！他就是南宮白！」

「怎麼？你不服氣不是？」朱麗葉續道：「據本護法所知，你是敗在他的手中！」

「不錯！但妳知道他與武林當舖是甚麼關係？」

「甚麼關係？」朱麗葉不由一震，顯然她有點吃驚了。

「母子關係！」

「你胡說！」朱麗葉大聲斥呵，但她心中卻像被戳了一刀，因為她愛南宮白，而她卻又和武林當舖主人仇深似海，因為她已經遇見了她的媽媽「魔傘神女」朱芳芳，朱芳芳告訴她當年將她打傷搶去「天魔傘秘笈之人正是武林當舖主人。

所以她這時十分震驚，卻又不希望這是事實，而是司馬英說謊，南宮白不會是武林當舖主人的兒子。

司馬英冷笑一聲道：「妳不相信是不是？嘿嘿！證人就在面前！」

「誰？」

「『大力神』樓雨層！」

「大力神」樓雨層不由一怔，他十分為難，因為司馬英說的全是實話，不知自己是否應該照實出來，如果實話實說，不知會有甚麼後果？

朱麗葉道：「樓雨層，他說的可是眞的？」

樓雨層有意無意地看了南宮白一眼，希望他能暗示於他，那知南宮白這時也拿不定主意，並不是怕事，而是怕把事情弄僵，露出馬脚，取不到「冬眠大法」的復元之法，他父親南宮柳也就無法復活。

「大力神」見南宮白沒有表示任何態度，立即大聲道：「他信口胡說！護法不要聽他的話，他才是當舖主人的兒子呢！」

朱麗葉冷笑一聲，對司馬英道：「聽到沒有？我知道你是個卑鄙下流之人，我相信南宮白絕不會是武林當舖主人的兒子！」

此言一出，南宮白不由熱血沸騰，他絕不容許任何人侮辱他的母親，立即沉聲道：「妳錯了！據在下所知，南宮白與當舖主人正是母子關係！」

朱麗葉和「大力神」兩人同時一震，朱麗葉厲聲道：「你是誰？」

南宮白道：「在下也是武林當舖之人，這次與『大力神』一塊脫離了武林當舖——」

司馬英獰笑一聲，對朱麗葉道：「他就是南宮白！」

其實朱麗葉也聽出南宮白的口音很熟，只是還不敢認定是他，司馬英一說，朱麗葉立即大大地愕住。

司馬英陰笑道：「人家自己都承認與

當舖主人是母子關係，護法妳還不相信麼？」

朱麗葉嬌軀索索顫抖，沉聲向南宮白問道：「你是南宮白？」

「不錯！」

「你和當舖主人是母子關係？」

「不錯！」

司馬英狂笑一陣道：「護法相信了麼？」

朱麗葉的嬌軀更加顫抖得厲害了，她心中不停地交戰，在這種情形之下，應該怎樣辦呢？

當舖主人和她有不共戴天之仇，而她却偏偏又和他有白首之約，天哪！你為甚麼要這樣安排，你為什麼要這樣殘酷！

「大力神」一看情形不對，立即大聲叫：「當舖主人並不是壞人，我樓兩層可以作證！」

「大力神」不說這句話還好，這句話正刺到朱麗葉的痛處，由於當舖主人當年打傷她的母親，使她的母親在虬龍腹中受苦十餘年，而且使她們母女分離。

朱麗葉一咬銀牙，厲喝一聲：「拿下！」

司馬英自告奮勇，首先向南宮白撲去。

*　*　*

南宮白之名近月來不脛而走，一干「綠毛幫」之人早有耳聞。此刻見司馬英與南宮白對面峙立，場中立刻緊張起來。

而這時心情最矛盾的莫過於朱麗葉了，她與南宮白已有白首之約，今生已不作第二人想，然而，如果南宮白確是她的仇人之子，她將無法原諒南宮白。

南宮白沉聲道：「葉妹，妳必須聽我解釋一下！」

朱麗葉自從在泰山石縫中窺見南宮白和百里香親暱之態後，就恨上南宮白，以為他是一個用情不專之人。

後來又遇上她失踪了十年的母親，才知道父母的仇人正是當舖主人，而如今又知道南宮白是當舖主人之子，而南宮白又親口承認，更加怒不可遏。

司馬英獰笑道：「南宮白，我司馬英所受之毒刑，你馬上就要試一試，看起來老天爺還算公平！」

朱麗葉芳心已碎，她知道這件事與南宮白無關，但南宮白已經承認當舖主人是他的母親，使她無法容忍。

樓兩層大聲道：「朱姑娘，這件事妳必須弄明白——」

朱麗葉羅袖一揮，厲聲道：「司馬英，你還不動手！」

司馬英聞聲，一上手就是「天魔傘」第六式，南宮白冷哼一聲，也以第六式相接。

兩蓬傘狀罡勁一接，方圓十丈之內形成一股狂潮，整個土台，夷為平地。

南宮白退了三步，司馬英却退出七大步。

南宮白沉聲道：「司馬英，母親一手將你扶養長大，愛護備至，並未把你看成外人，你不思報答，反而恩將仇報——」

司馬英大喝一聲，施出第九式，剎那間天地茫茫，有如末日來臨。

南宮白已自孫寒香處獲得「天魔傘」第四式至第九式，且又喝了一口虬龍膽汁，內力雄渾。也施出第九式迎去。

「轟」地一聲，司馬英再次踉蹌退出一丈，呼呼牛喘。

樓兩層大聲道：「朱姑娘，他是妳的未婚夫呀！」

朱麗葉冷笑道：「你問問南宮白，他還有臉承認這件婚事？」

南宮白少年氣盛，也不願再事遷就，大聲道：「在下好話已經說盡，妳既然要撤銷婚約，可別後悔！」

朱麗葉嘻嘻狂笑道：「笑話，難道天下只有你一個男人？」

南宮白冷笑道：「成也是妳，敗也是妳，當初在下並沒有求妳！」

朱麗葉不由大怒，她以為南宮白故意揭她的瘡疤，厲聲道：「賊子，就憑你這句話，你就和當舖主人差不多，還不納命來！」說著，疾撲而上，施出「天魔傘」第七式。

「蓬」地一聲，兩人各退了兩步，事實上，南宮白僅用了六成功力。

朱麗葉情仇恨加在一起，已是勢不兩立，再次撲上，竟施出第九式。

南宮白仍然讓著她，僅施出八成功力，雖然如此，朱麗葉仍然被他震退五六步之遠。

這一下更是恨得切齒，道：「南宮白，我和你拚了！」

南宮白道：「對不起，我還不想陪妳一道死！」

司馬英獰笑道：「別作夢了，你今夜休想逃出本幫！」

說著，在朱麗葉推出第九式的同時，司馬英集吮奶的力氣推出「天魔傘」第九式。

南宮白功力再高，也接不下兩個絕世高手聯手一擊。

只聞一聲大震，黃塵蔽天，地下震出一個深坑，南宮白身形飛出一丈五六，還沒站穩，四條人影已經同時疾撲而上。

那是司馬英、「黑燈追魂」、「雲煙叟」和「八臂雷公」史不秀。

但南宮白被震得頭昏眼花，而且黃塵蔽天，並未看清，他還以為朱麗葉還在其中呢！

「轟」地一聲，又是一聲大震，這一次南宮白又退出一丈多遠。

但他並未受傷，不由殺機陡起，厲聲道：「朱麗葉，妳只知道妳的父母遭人擊傷，妳可知道我的父母昔年遭遇更慘，嘿嘿，妳既然毫不留情，我南宮白就放手大幹一下——」

說畢，取下虬龍角，向朱麗葉撲去。

朱麗葉知道他沒有看清，但他也在氣頭上，不避不閃，推出一掌。

而司馬英等人也一齊撲了上來，樓兩層大喝一聲，撲了上來。

「砰砰」！「八臂雷公」和「雲煙叟」被樓兩層震出七八步之遠。而朱麗葉和司馬英在南宮白虬龍角配合「天魔傘」絕學之下，逼退尋丈之遠。

司馬英振臂一揮，大喝一聲「大家上！」

剎那間一干「綠毛幫」的高手一擁而上，朱麗葉雖然不屑這種打法，却也沒有攔

阻。

南宮白和樓兩層負隅頑抗，暫時雖能支持，心知時間一久，必定無法脫身。

樓兩層小聲道：「少爺，你快走吧！這些雜碎交給我好了！」

南宮白道：「咱們要同生死、共患難，我南宮白豈是怕死之人！」

慘嘷之聲此起彼落，在南宮白虬龍角之下，「綠毛幫」的嘍囉當者披靡，屍體一具具地倒下。

而在「大力神」的巨掌之下，也死了不少，但「綠毛幫」人多勢衆，前仆後繼，而且一流高手尚未出手。

樓兩層急了，大喝道：「少爺，你還不快走！」

「那裏走？」一聲陰惻惻的聲音疾瀉而至，只見一個綠髮覆面的怪人大袖一揮，道：「你等退下去！」

司馬英等人立即退下，南宮白和樓兩層都有些氣喘。

南宮白沉聲道：「尊駕何人？」

來人獰笑道：「『綠毛幫』首席護法——『厚黑尊者』秦同！」

南宮白倏然一震，聽說此魔早在數十年已是一流高手，如今竟在「綠毛幫」當了一任護法，至於副幫主和幫主就可想而知了。

南宮白把心一橫，沉聲道：「尊駕是否有意羣毆？」

「厚黑尊者」道：「老夫親自出手，何必羣毆？，只要你能接下老夫二十招而無敗象，就算你厲害！」

這簡直是廢話，南宮白知道此人皮厚心黑，根本不講武林道義，沉聲道：「本人和你賭二十招，你若能不敗，下次論劍大會上再見！」

「厚黑尊者」獰笑道：「好小子，你還想走嗎？」語音未畢，一口氣劈出三掌。

南宮白冷笑道：「果然名不虛傳！」

「蓬蓬蓬」！兩人各退了三步。

南宮白心道：「不過如此！」立刻又施出「三合一」掌法，却以虬龍角施出。

「厚黑尊者」雖然較朱麗葉功力深厚，却和司馬英差不多，十八九招下來，僅略佔上風。

司馬英大聲道：「秦護法，還有一招！」

「厚黑尊者」大喝一聲，彼肩綠髮根根蝟立，露出猙獰的面孔，集平生功力推出一掌。

南宮白力貫虬龍角，施出「天魔傘」第九式。

「轟」！地殼震裂，全場嘩然，「厚黑尊者」悶哼了一聲，竟被震出一丈多遠。

但南宮白也沒全勝，也退了三大步。

樓兩層大聲道：「秦同老雜碎輸了，少爺，我們走！」

「厚黑尊者」獰笑道：「那個叫你們走，要走把人頭留下！」

南宮白冷笑道：「老樓，你怎能信他的話？這老賊是武林中最卑鄙之人，他的話焉能算數！」

「厚黑尊者」獰笑道：「不錯，老夫字典中沒有『人格』和『道義』那些字眼，兄弟們一齊上，本護法要活的！」

一聲令下，司馬英首先響應，接著，一干魔頭一擁而上。

只見朱麗葉站在一邊沒有動，她雖然恨南宮白，却不屑這種打法。

但南宮白已不領她的情，冷笑道：「朱麗葉，妳又何必假惺惺，上呀！本少爺不差妳一個人！」

朱麗葉氣得嬌軀猛顫，厲聲道：「我要親眼看著你倒下去！」

南宮白一邊搏殺，一邊狂笑道：「我南宮白一條命能換數十條，死了也值得！」

慘呼之聲不絕於耳，在南宮白和樓兩層拚命招呼之下，那些二三四流角色，肉碎骨折，血肉飛濺。

但兩人却被幾個高手逼得連連後退。

突然，遠處傳來一陣怪笑之聲，每笑一聲，在場高手必震顫一下，好像無形的錘子敲在他們心坎上似的。

南宮白聽出是發自那座高樓之上，不由吃了一驚，就憑此人的笑聲，就知此人的功力不在自己之下。

「嘎——嘎——嘎——嘎——」

最後一聲未畢，場中站定一個身如竹杆，綠髮及腰的怪人。

一干「綠毛幫」的高手，一齊躬身施禮，緩緩退出一丈。

南宮白不由駭然，同時也看出，此幫之人，綠髮越長，身份越高。

怪人自綠髮縫隙中看了南宮白一眼，及腰綠髮紋風未動，又怪笑起來。

南宮白沉聲道：「尊駕何人？怪笑能駭倒人麼？」

「嘎——嘎——嘎——嘎——」

幾個功力稍弱的人物，混身發抖，蹲了下來，因爲這笑，有如刮竹，震人心弦。

「老夫黃奮，武林同道賜號『五花肉』！」

南宮白先是一震，繼而聳肩一笑，而「大力神」不知厲害，扯著嗓子狂笑道：「想不到你老雜碎的名字比老樓還怪！」

南宮白這時才看出，這「五花肉」身體及臉上生有紅白花斑，原來綽號是由此而起，但此人名頭之大，幾可與昔年的「魔傘神女」及「烏雲追月」黃哲夫齊名。

「五花肉」道：「小子，你只要能接下老夫五掌，本幫上自幫主，下至走卒，排隊相送！」

樓兩層大聲道：「我先接你五掌！」

南宮白伸手一攔，道：「老樓，你不行！」說著塞給他一個箭筒。

他邁上一步，將所有的功力納足，道：「老魔，出手吧！」

「五花肉」也不客氣，「嘎——」怪笑一聲，同時劈出一掌。

這種打法前所未見，南宮白微微一怔，無儔暗勁已經山壓而來，感覺胸前好像一堵牆擋住，不由大駭。

「五花肉」上身沒動，直著身子跟上三步，又是「嘎——」地一聲怪笑，按著劈出第二掌。

南宮白施出第六式「天魔傘」絕學。

又是一聲大震，不多不少又退了三大步。

接著「嘎——」！「嘎——」「蓬」！兩掌下來，南宮白口角隱見血絲，退出一丈多

遠。

最後一掌，「五花肉」「嘎——嘎——」之聲怪笑四谷暴響，「轟」地一聲，南宮白的身子像一片敗絮，飛出五六丈之外，「叭噠」一聲摔在一個花圃之中。

樓兩層大驚，怒吼一聲，全力橫掃一掌，一千魔頭根本未防，骨折肉碎之聲不絕於耳，立即向花圃撲去。

而司馬英等人也疾撲而上。

南宮白五臟翻騰，吐出一道血箭，昏了過去，就在一千魔頭未撲近花圃之時，一條紅影自花叢中一閃而至，挾起南宮白疾掠而去。

樓兩層掠進花圃一看，不見南宮白，他也不傻，心知若非南宮白的母親把他救走，一定是南宮白自己溜走，立即脚底揩油，鑽進花叢中，拚命狂奔，且射出一支訊號箭。

一千魔頭見南宮白失踪，不由大怒，尤其是司馬英更加失望，他恨不得南宮白死得比他更慘，想不到仍被逃走。

此刻，只有朱麗葉心情矛盾，她說不出是高興還是忿恨。

她默默禱告，希望南宮白脫險，然後她再找他算帳！

且說那條紅影挾著南宮白疾掠，不久來到一座翠樓之上，她把南宮白放在繡榻之上，立刻掩上重重房門，然後爲他服下幾顆藥丸。

南宮白悠悠醒來，混身發抖道：

「冷……冷！好冷啊……」

這女人乃是「血嫦娥」于眞，她早已發現南宮白喬裝易容，却不能出面援手，最後才趁機救出南宮白。

她把錦被蓋在他身上，道：「白弟，還冷麼？」

南宮白神智不清，閉著眼道：

「冷……冷啊！」

于眞又把所有的錦被都爲他蓋上，但南宮白仍然嚷著冷。

于眞愛他至深，慌了手脚，她知道這是「五花肉」的掌力之毒攻入心肺所致，但屋中沒有火爐，實在沒有別的東西可以取暖。

「冷……啊……」

南宮白牙齒打戰，索索顫抖，俊臉上起了雞皮疙瘩。

「血嫦娥」急得團團轉，又怕被人發覺，不由出了一身大汗。

突然，她微微震顫了一下，雙頰酡紅，美眸中盪漾著水似的柔情，喃喃地道：「白弟弟，姊姊乃是清白處女之身，此番赤身爲你取暖，你可別輕視姊姊！」

她的嬌靨又紅了，她長了二十四歲，雖與一干黑道人物相處，仍能守身如玉，這是常人所不及之處。

她猶疑了一下，南宮白越來越冷，她終於下了決心，吹熄了燈，脫了衣衫，鑽入被窩之中。

但她必須把南宮白的衣衫脫下，才能傳過熱力，然而，要她脫去一個男人的衣衫，不禁芳心狂跳起來。

她終於脫了南宮白的衣衫，露出一副碩健的胴體，陣陣男子身上獨有的氣味，使她陶然欲醉。

南宮白仍然叫冷，她不敢再躭擱，立即把他摟緊，這一肌膚相接，她的一顆芳心，幾乎脫腔而出，感覺混身發燒，沒有一處不癢。

尤其南宮白仍然顫抖，他那鐵一般的胸脯，在她那高聳的雙峯上磨擦，搓揉不已，更使她春情泛濫。

南宮白覺得摟著一團熱的東西，更加抱緊，却仍然顫抖著。

于眞無法，只得口對口向他運輸熱力，不久，南宮白已經好轉，冷意漸消，神智就逐漸清醒。

他緩緩睜眼一看，不由大大地一震，立即跳了起來。但他立即又發現自己赤身露體，立刻又蜷伏在被窩中，厲聲道：「我……我早就知道妳是一個無恥的淫婦，想不到妳竟如此下流！」

他對「血嫦娥」有了壞印象，不問青紅皂白就責罵於她。

于眞羞忿難當，幽幽地道：「白弟弟，你聽我說呀……」

「住口！妳說到天亮我也不信！賤人！妳眞是世上最無恥的女人！」

于眞不由悲從中來，以她的個性，對方若不是她所傾心的人，早就下毒手了，然而，她不願再撩撥他，含淚道：「白弟弟，你先把事情弄清楚再罵人！姊姊雖然誤入歧途，還不是亂來之人……」

「不要說了！」

突然，室外一聲冷哼，道：「于眞，妳難得有一份菩薩心腸，可惜人家不領情，咭咭！妳身爲壇主，却私藏敵人，還不出來領死！」

于眞和南宮白同時一震，已聽出是朱麗葉的聲音。

于眞連忙穿上衣衫，對南宮白道：「白弟弟，你中了『五花肉』的毒掌，千萬要小心，我出去一趟，回來再對你詳細說明！」

她穿窗而出，南宮白只聞朱麗葉一聲冷笑，接著窗外一片死寂。

南宮白已服了兩顆療傷之藥，而且經過于眞口對口運輸眞力，傷勢已見好轉。他此刻急欲知道母親及樓兩層的安危，一刻也不想久留。

他穿好衣衫，自後窗穿出，此刻星河耿耿，萬里無雲，朱麗葉和于眞早已不知去向。

但他不必仔細觀察，就發覺明樁暗卡到處皆是，每個黑暗角落中，都有一個綠髮披肩的高手隱伏著。

那座高樓射出燈光，對南宮白是極大的誘惑，他知道「綠毛幫」幫主住在上面，而他的母親，也可能潛伏在那座高樓之上。

他想起母親和樓兩層，就忘了自己的重傷未癒，直向高樓掩去，他雖然受傷，却被「血嫦娥」于眞運氣治好一半，輕功仍然驚人。

他上了高樓屋面之上，並未發現守衛之人，事實上這是「綠毛幫」重地，那護法以下之人，若非有事相召，都不敢接近此樓。

此樓是寶塔式三層建築，南宮白站在第二層屋面上，向三層大窗上望去。只見一排排的人影，靜靜地映在大窗上，樓中鴉雀無聲。

南宮白不敢大意，深知「綠毛幫」副幫主「五花肉」功力深厚，幫主不問可知。

他在窗紙上戳開一個小孔，向內望去。不由心頭大震。

只見一張鏤金雕花大型的太師椅上，半臥著一個長髮拖地，身著綠袍、足登綠色快靴的怪人，由於綠髮太密太長，將他的面孔掩住，別人無法看他的面貌，而他那一雙電目，却在綠髮中射出冷電似的光芒。他半倚金鏤太師椅上，兩足高蹺，放在太師椅之前一個特製的脚架之上。

他的左邊第一個是副幫主「五花肉」黃奮，坐在一個繡墩上，第二位是首席護法「厚黑尊者」秦同。他站在那裏，連個座位也沒有。

第三位是衣裝奇特，頭戴尺餘長的尖帽，上面有「一見生財」四個字，死眉死眼，面色慘白，身著麻布孝袍，腰上插著哭喪棒。

南宮白立即想起，此人是「活無常」牛七，想必是三大護法之一。

幫主右面第一位，竟是「火山仙子」朱麗葉，此刻，她仍然戴著面紗。顯然，朱麗葉身爲第三護法，却極得幫主寵愛。

突然，幫主的身子動了一下，一雙電目望了朱麗葉一下，道：「帶人！」

朱麗葉嬌叱一聲道：「帶叛徒！」

接著「帶叛徒」之聲，此起彼落，傳出樓外。

不久，「八臂雷公」史不秀和「蟹面老祖」皮厚押著「血嫦娥」于眞進入樓中。

兩個魔頭沉聲道：「跪下！」

「血嫦娥」卓立如故，道：「本姑娘觸犯幫規，自願接受本幫酷刑，但本姑娘有個原則，不是我崇拜之人，絕不跪拜！」

兩個魔頭正要動手，硬將她拉跪下來，幫主突然一揮手道：「不必用强！」聲音是那麼柔和，好像怕聲音太大，驚壞了于眞似的，道：「妳爲甚麼要窩藏本幫大敵？」

「血嫦娥」于眞沉聲道：「因爲我喜歡他！」

南宮白暗哼一聲，心道：「無恥的蕩婦！」

朱麗葉冷笑一聲，充滿了無邊的妬火，道：「可惜妳弄巧成拙，一片好心，他却不領情！」

「血嫦娥」黯然地道：「領不領情是他的事，本姑娘只要對得起他就行了！」

幫主欠欠身子，仔細端量了于眞一會，點點頭道：「果然生得不錯！妳今年幾歲？」

「二十四歲！」

「妳是怎樣救他的？」

「肌膚相接，使他感覺溫暖，然後再口對口運輸眞力，爲他療傷！」

南宮白微微一窒，心道：「我寃枉她了！」

朱麗葉高聲道：「妳可知道身犯何罪？」

「血嫦娥」道：「不知道！」

幫主側頭對首席護法「厚黑尊者」道：「秦護法，宣佈罪狀！」

「厚黑尊者」道：「與敵人通姦者，應施『驢中腿』之刑！」

此言一出，南宮白不由一愣，不知道是甚麼刑法，但「血嫦娥」却不由粉面失色。而朱麗葉也不由震顫了一下，顯然此刑非同小可，必定慘絕人寰。

幫主柔聲道：「看刑！」

他輕描淡寫地命令著，一點火氣也沒有，但南宮白却看出此人心腸之毒，無與倫比，這才不愧爲殺人不眨眼！

「厚黑尊者」大聲道：「看『驢中腿』大刑侍候！」

不久，兩個「綠毛幫」嘍囉抬著一個奇怪刑具進入樓中，放在樓房中央。

此刑具頗似「老虎櫈」，却更加慘酷，一個鐵架之上有一個活櫈，活櫈中央有一個茶杯粗的圓孔，圓孔之下有一根鐵棒錘，長逾一尺，刑如驢子陽具，對準小櫈中央那個圓孔。

小櫈前面左右兩側，有兩個脚踏，正好放入女人兩隻小脚，脚踏上又有鋼鍊。小櫈之上左右兩側，有兩個把手，上面也有鋼鍊。

南宮白恍然大悟，不由切齒不已，像這種酷刑，必是專門對付女人的。

那小櫈圓孔之下那個尺餘長的鐵棒，可以操縱昇降，向圓孔中戳去，而當一個女人赤著下體坐在櫈上，兩腿分開，兩足扣在脚踏的鋼鍊上，那下面的鐵棒錘往下一戳，即進入女人陰戶之中。

這種酷刑，官家也有，是懲罰淫婦的奇刑，但那鐵棒却不會這麼粗。

「血嫦娥」于眞乃是一個處子，乍見此刑，面色大變，額頭見汗。

幫主柔聲道：「秦護法，先試試看，此刑是否運用自如！」

「厚黑尊者」大步而出，一按鐵架下端一個機鈕，只聞「錚」地一聲，那根鐵棒，自圓孔中猛戳而上。

幫主微微點頭道：「不行！此櫈不用久矣，本幫主今夜要親自觀刑，剝衣！」

一聲「剝衣」，「厚黑尊者」立即走到「血嫦娥」面前，伸手向她胸前抓去。

「血嫦娥」那能就範，一閃讓過。

「厚黑尊者」獰笑一聲，道：「妳敢違抗幫主之命——」

語音未畢，出手逾電，「刷」地一聲，「血嫦娥」胸衣一裂爲二，粉搓玉琢的酥胸和新剝鷄頭，一覽無遺。

「嘻……」幫主怪笑一陣，一雙電目停在于眞的雙峯之上。

一干魔頭的目光，也像被磁石吸住一般，幾乎想透肉而入。

「血嫦娥」兩手掩著酥胸，厲聲道：「狗賊！你身爲一幫之主，行爲卑鄙，猪狗不如——」

「刷！」「厚黑尊者」再次出手，于眞的下衣，也被撕破，玉股肥臀，在燈光映照之下，有如瑪瑙浮雕，撩人心弦。

「血嫦娥」立即蹲了下去，「厚黑尊者」正要再次出手，朱麗葉厲喝一聲：「住手！」

「厚黑尊者」似乎不敢違抗，收手退了一步。

朱麗葉道：「幫主！固然幫有幫規，會有會法，但對一個女人用此酷刑，有傷女性尊嚴，本護法建議改用他刑！」

幫主點點頭道：「也好，姑娘所請，此刑暫緩——」

突然，有人在樓門之外大聲道：「辣手書生司馬英求見幫主！」

幫主柔聲道：「讓他進來！」

司馬英推門進入樓中，走到幫主面前，深施一禮，道：「在下有極大的機密稟陳，請幫主摒退左右！」

幫主道：「這幾位都是本幫主心腹，任何大事他們都可與聞，你且講無妨！」

司馬英道：「此事非同小可，在下絕非危言聳聽，請幫主……」他欲言又止，看了左右一眼。

朱麗葉哼了一聲，道：「武林當舖的叛徒，你能有甚麼機密大事？」

幫主一揮手，道：「先把她帶下去，除了朱護法之外，請各位暫時迴避！」

「厚黑尊者」押著于眞出樓而去，副幫主「五花肉」等人也都瞪了司馬英一眼，相繼走出。

南宮白眼看著自己的哥哥奴顏婢膝之態，心中大爲忿恨，心知他必有重大之事說出。

幫主一招手，道：「司馬英，你過來！」

司馬英受寵若驚，走到幫主身側，低聲說了一陣。

幫主和朱麗葉不由大大地一震，幫主道：「你怎知此事？」

司馬英道：「因爲其餘五人是我自己親手處理的，其中只有『血手財神』眞被銅液澆死！」

幫主霍地坐了起來，大聲道：「來人！」

一干魔頭紛紛進入樓中，幫主道：「副幫主挑幾個高手，隨司馬英到武當當舖，盡一切可能，搶回七個金人！」

此言一出，南宮白心頭大震，差點昏倒。他知道司馬英一定說出爹爹「風雷客」未死，僅是以「冬眠大法」暫停活命之秘密。

但他却十分懷疑，他們既知除了「風雷客」和「逍遙先生」是以「冬眠大法」暫停活命，其餘之人都已被害，爲甚麼還要搶回七個金人？

司馬英一揮手，道：「各位且慢，此事非同小可，所以在下已經擅自作主派人去了！」

幫主微微一震，道：「你派那些人去？」

司馬英笑道：「『鐵板櫈』胡不開，『鐵掃帚』金九，『無雙刀』洪寬，『黑燈追魂』冷清秋，『雲煙臾』和另外兩位得力高手，共爲七人！」

此言一出，幫主呵呵一笑，拍着他的肩胛道：「司馬英，你辦得眞好，本幫主當衆宣佈，改任你爲第四名護法！」

南宮白心胆皆裂，也不顧得母親和樓雨層生死如何，因他們兩人畢竟還有抵抗之力，而「風雷客」和「逍遙先生」被施以「冬眠大法」，一旦落入他人手中，定是凶多吉少。

他疾拔而起，狂奔而去，一路上阻攔之人，都被他震出四丈多遠。

三日後來到武林當舖的秘密山谷之中，只見棄屍遍地，一片悽㥄，却不見一個人影。

他首先奔向那個秘密山洞，因爲七個金人藏在山洞之中，此時，他心中狂跳，希望自己能搶在敵人之先，早到一步。

然而，當他到達山洞之處，不由驚呼一聲，原來洞中石門已被震得粉碎，他一掠而入，順着地道往裏狂奔。

到達地頭，只有一具銅人倒在地上，那是「血手財神」吳興，其餘六具早已不知去向。

極端的悲慟，使他怔在當地，他恨！他恨司馬英，若非他說出這個秘密，不但銅人不會被竊，而且可能獲得冬眠復原大法，更不會與母親和樓兩層失去聯絡！

他不禁搥胸跺足，咬牙切齒，大喝一聲，向「血手財神」那具銅人推出一掌。「蓬」地一聲，那具銅人竟被擊扁，飛出三丈之外。

他出了石洞，檢視每具屍體，「陰陽八奇」全部死亡，南宮白雖然不接受「裙帶風」石榴紅的愛，却對她的㥄死，引爲極度的悲痛！

留守的高手，除了「陰陽八奇」之外，就是「海天雙醜」，但都不知去向，也未見到他們的屍體。

南宮白掩埋了所有屍體，急奔出谷，四下一看，發現了六輛大車的車輪痕跡，方向正是朝著「綠毛幫」而走。

南宮白心中一亮，彷彿還未完全失望，如果他們確是用車載運，讓他們先走兩三天，憑自己這份功力，還能追得上。

他立即循著車輪印痕全力疾追，第二天初更時分，已發現六輛大車在一片樹林中休息。押車的「黑燈追魂」及「無雙刀」等魔頭，正在吃用乾糧。

南宮白隱在一棵大樹之上，籌謀搶奪之法，因爲每具銅人都有千斤多重，他必須搶去兩具銅人，以他的內力，捧著兩個銅人雖難不倒他，却必須瞞過這一干魔頭。

但這些魔頭都圍在六輛大車四週，要想瞞過他們，實在不大可能。

就在這猶疑不決之時，一條人影疾瀉而至，向一干魔頭推出一掌，刹那間，㥄呼和樹枝殘折之聲混在一起，黃塵瀰漫，一片混沌。

南宮白不由大驚，心想，此時不動手更待何時！

他一掠下樹，向第一輛大車落去，掀開車幃一看，不由一怔，原來車中竟空無一物。他又掠上第二輛，也是空無一物，就在此時，一干魔頭發現了他，一齊撲上。

其中一個大聲道：「糟了，少了兩個銅人！」

「黑燈追魂」悚然收手，大聲道：「少了那兩個？」

那人道：「『風雷客』南宮柳和『逍遙先生』呂逸民！」

此言一出，不但一干魔頭大吃一驚，連南宮白也無意再纏鬥下去，疾掠而起，站在最高的一棵大樹椏上，手打涼篷，向四下一看。

他立即看到數里之外，有一條人影挾著兩個龐然大物，疾奔而去。

他踏著樹椏，一掠就是二十餘丈，有如騰雲駕霧一般，追了一程，已隱隱看出前面那人身材瘦小纖細。

南宮白再暗暗加勁，已近在三五十丈之內，發現前面之人，確是一個女人，她挾著兩個銅人，奔行仍然極快。

南宮白不由駭然，深信當今武林中的女性高手，除了她母親之外，尚未聽到其他有這等功夫之人。

南宮白大喝一聲，道：「前面人站住！」

那女人充耳不聞，轉入一個山坳之中。

南宮白跟踪而入，不由暗暗叫苦，原來這山坳中怪石嵯峨，犬牙交錯，曲折迂迴，歧路萬千。

他不知往那面走，却聽到一陣女人冷笑之聲，漸去漸遠，終於不可復聞。

南宮白仍然循聲趕去，但轉來轉去，早已不知那人去向，不由懊喪已極。

南宮白頹然一嘆，坐在大石上發楞，這些天來，他遭遇了千奇百怪之事，他想起母親的話，像「絕戶神偷」百里空和「神手狀元」尚鳳池等人，竟是一些偽君子。

他這才知道，「神手狀元」尚鳳池要他喬裝進入大羅山莊盜取「天魔傘」秘笈，並非為報師父「逍遙先生」呂逸民的血仇，而是想逞他的私慾，獨霸武林。

還有那百里香，她雖然對他不錯，而且他曾因「絕戶神偷」之死負疚在心，如今他已不再有此愧疚，他和百里香之間恩怨相抵，互不相欠，當然他們之間的婚事，已經沒有成功之可能。

至於周茜茜和朱麗葉，也都是他的仇人之女，周至剛昔年曾企圖强姦他母親，而朱麗葉已和他勢不兩立，關於這件事，他略感不安，因為他的母親為了救他爸爸，搶了朱麗葉父母的秘笈，且將朱母擊傷，落入了虬龍腹中，受苦十餘載。

他知道他和朱麗葉之間的婚約也告瓦解，無法挽回，至於「毒手貂蟬」柳飛燕和「血嫦娥」于眞，他却十分憶念，因為她們對他有一份深情！尤其于眞甘冒奇刑為他療傷。

他大力地搖搖頭，感覺有點昏眩，站起來正要再探「綠毛幫」，看看母親和樓兩層是否脫險。

突然，有人一手搭在他的肩上，道：「小子，你要到那裏去？」

南宮白悚然一震，閃身暴退三大步，但那一隻手仍然搭在他的肩上道：「一個人心神不屬，最易被人所乘！」

說著就鬆了手，南宮白回頭一看，原來是一個土頭土腦的鄉下佬，慈眉善目，一身土布衣衫，坐在大石之上。

南宮白記得這老頭曾在酒樓指點過他，知是一位前輩高人，立即拜了下去道：「前輩大名可否賜告？」

老人道：「你就叫老夫鄉巴老好了！」

南宮白道：「前輩剛才有沒有看到一個女人挾着兩個銅人？」

老人道：「看是看到了，不過老夫也不便攔阻！」

南宮白道：「如此說來，前輩是認識她了？」

老人道：「不錯，正因為認識她，所以不便也不忍攔阻！」

南宮白哼了一聲，心道：「我還以為你是一個好人呢！原來是她的同路人！」

老人喃喃地道：「老夫雖然不算好人，却不是她的同路人！」

南宮白倏然一震，心道：「莫非這老人會算？擅長佛道兩家的『他心』神通？」

老人又喃喃地道：「老夫雖然不通卜易之學，却知道別人是不是在駡我！」

南宮白俊臉羞紅道：「晚輩怎敢對前輩不敬！」

老人哈哈大笑道：「好小子，你敢睜着眼扯謊！」

南宮白低下頭，無言以對。

老人道：「不要難過，小子，我告訴你，這女人不但老夫認識，我相信你和她也有一面之識，只是你想不到是她而已！將來你們還可能扯上一點關係呢！」

南宮白不由一怔，道：「晚輩不曾見過她，放眼當今武林中的女流高手，就連家母也算在內，似尚無人能高過她！」

老人道：「不錯，但你確曾見過她一次！」

南宮白道：「她搶走兩個銅人作甚？」

老人道：「那是兩個銅人，又不是金人，搶走也就算了，你又何必急成這個樣子？」

南宮白道：「前輩有所不知，那銅人……」

他霍然打住，他認為這老人身份詭秘，如果據實相告，當今武林中又多了一個知道爸爸被施「冬眠大法」之人，那實是冒險之事。

老人道：「這樣才對，話到口邊留半句，這是武林中作人的道理，因為人心難測！」

南宮白暗暗叫絕，心知這老人可能已經知道此事，然而，他是誰呢？只得訕訕的道：「前輩既然已知此事，晚輩也不用贅述了！」

老人哈哈大笑道：「好聰明的娃兒，無怪每一個丫頭見了你，就像着了魔似的，告訴你吧！這女人搶走銅人，暫時並無危險，但這件事牽涉當年一件情仇，你媽媽和那女人見了面，非拚命不可！」

南宮白一頭霧水，道：「前輩別打啞謎了，晚輩為此事幾乎急死了！」

老人道：「你千萬可別急死，不然老夫可擔待不起，幾個丫頭非和我要人不行，喏！你看，那不是來了……」

南宮白恐怕上當，並未轉頭，側耳一聽，果然有衣袂飄空之聲疾馳而來，回頭一看，竟是周志剛夫婦和周茜茜。

就在這一回頭工夫，老人已失去踪跡。

南宮白一見周志剛，就想起母親的話——他曾企圖强姦媽媽——不由大怒。

周茜茜叫了一聲「白哥哥」，投懷送抱，疾撲而上，南宮白待她身臨切近，閃身讓開，周茜茜衝出三大步，差點栽倒。

周茜茜道：「白哥哥，難道你還不原諒小妹麼？小妹和司馬英雖有口頭上的婚約，那是因為他冒充我的表哥，連我的母親也被騙了，其實小妹還是愛你……」

南宮白冷哼一聲，道：「從現在開始，咱們一刀兩斷，互不相識！」

周志剛不由大怒，道：「好小子，你喬裝我媳，入莊待產，把大羅山莊攪得天

翻地覆，而且殺了我的兒子周一東，老夫還沒找你算帳呢！」

南宮白冷峻地道：「現在一起算也不晚，你不找我，我也要找你！」

周夫人沉聲道：「慢來！你小子和茜兒一向不錯，她近日茶飯不思，差點得了相思病，難道你小子是喜新厭舊之人？」

南宮白突然驚咦一聲，退了一步，道：「周志剛，你不是已被當舖主人殺了麼？」

周志剛狂笑一陣，道：「好小子！你現在才知道！被孫寒香暗算的黑白道高手，又何止老夫一人，嘿嘿！可惜她的心機白費了！七個銅人，又增加兩個，可笑她百密一疏，被司馬英作了手脚！」

南宮白不由一怔，道：「司馬英作了手脚，他沒有用銅液澆死你們？」

周志剛道：「九個銅人，死了一個『血手財神』，失踪了兩個，其餘的都活了！」

南宮白這才知道司馬英早就懷有貳心，母親交給他處理這幾個仇人，他都沒有照做，暗中作了手脚，不用問，和爹爹及師父一樣，都是以銅皮裹起，瞞住了母親，一到『綠毛幫』就把他們放了。

但『綠毛幫』也不是省油之燈，能放了這些人，必定控制了他們。

南宮白冷笑道：「周志剛，你現在有了靠山囉？」

周志剛乾笑一聲道：「不錯，老夫已投入『綠毛幫』，但却仍在幫外担任外堂堂主。」

周夫人道：「小子，你還沒有回答老娘的話呢！」

南宮白道：「我南宮白雖是重諾守信之人，却不能要仇人之女！」

周夫人厲聲道：「我們有什麼深仇大恨？」

南宮白一指周志剛道：「妳問這老賊！」

周志剛突然一震，道：「老夫和你有何深仇？」

南宮白恨恨的道：「周志剛，你在武林中也算一號人物，你昔年對我母親可曾生過卑鄙之念？」

周志剛臉上閃過一絲慚愧之色，道：「老夫對她有何卑鄙之心——」

南宮白忍無可忍，大喝一聲，推出一掌，周夫人畢竟是夫妻連心，也和周志剛同時推出一掌。

「轟」地一聲，土石橫飛，南宮白退了一步，周志剛夫婦退了三大步。

周茜茜淚光閃閃，大聲道：「白哥哥，你……別傷我父母呀！」

「轟」！周志剛夫婦又推出一掌，南宮白不再留情，集八成眞力，施出「天魔傘」第七式。

只聞兩聲悶哼，周夫人功力極高，退出一丈多遠，才拿住樁步，而周志剛却被震出兩丈之外，跌坐地上，胸前衣屑紛飛，面色慘白。

「白哥哥……你看在小妹份上，饒了我父母吧！」

南宮白大聲道：「好，看在你女兒面上，暫饒你一命，下次遇上，你可要小心點！」

說畢，連看也沒看周茜茜一眼，回身疾掠而去。

＊　＊　＊

到了河南邊境一個鎭甸，剛一入鎭，只見一個廣場上圍滿了人，只聞中間有人扯着嗓子道：「本人家財萬貫，且是書香門第，只因喜歡遊歷天下名山大川，所以離開北京！」

南宮白不由一震，聽出是「大力神」樓兩層的聲音，心道：「這小子在這胡吹些甚麼？」

只聞樓兩層續道：「各位千萬不要誤會，在下不是缺乏路費在此求助，而是興之所至，想炫露一手絕技，讓各位開開眼界！」

有人問道：「你會甚麼絕技？」

「大力神」道：「在下這手絕技，現在已經失傳，據說昔年的張天師也能玩這一手，不過比在下可差得遠了！」

南宮白不由暗中好笑，也鑽入人叢，向內望去，只見「大力神」面色發黃，好像幾天沒有吃飯。

「大力神」道：「在下要表演的絕技有兩種，一種是『一鼓兒牛飲』和『風捲殘雲』功！」

有人問道：「什麼是『一鼓兒牛飲』和『風捲殘雲』功？」

「大力神」道：「這是一種玄功，各位今天能看到失傳絕學！眞是眼福不淺！」

他吞了一口唾液，道：「所謂『一鼓兒牛飲』，就是把一桶百斤重的老酒，一口氣喝下去，而且不能超過盞茶功夫！」

此言一出，觀衆嘩然，有的說他胡吹，有的說他會邪法，但大家認爲他不是江湖賣藝的，反正也不收錢，樂得看上一看。

有人道：「『風捲殘雲』功呢？」

「大力神」又吞了一口唾液，道：「這一手更難，就是在半個時辰之內，吃下五十個饅頭，十五籠蒸餃，六大碗滷麵，十二個八寶飯和五碗酸辣湯！」

一陣嘩笑之聲過後，有人冷笑道：「你胡吹什麼？一個人有那麼大的肚子？」

「大力神」道：「這就叫著玄功，當然和普通人不一樣，如果各位不捨得花錢試一試，在下可要走了！」

說著，就作出要走的樣子。

南宮白心道：「別看他渾渾噩噩，心眼還不小呢，分明是幾天沒有吃飯，想出這個辦法，大飽一頓！」

不過南宮白也十分佩服他，如果是黑道之人，那能讓肚皮受苦，早就在附近作案了。

突然，有一個闊綽的年輕人排衆而出，道：「如果你輸了呢？」

「大力神」道：「如果在下輸了，願賠償雙份！」

那少年道：「口說無憑，你拿出東西作押才行！」

這一下可難倒了樓兩層，他身上從不帶錢，不由楞住了。

那少年人冷笑道：「原來你想欺詐？」

突然一聲嬌叱，一個少女排衆而出，道：「我敢作保！」

說着，自懷中取出一塊銀子，丟在地上。

（未完・十）

上文提要：

千帆幫在東海聚義，準備與統一盟決一死戰，統一盟主持例會听取滙報，鬼秀才獻策，在未成氣候或使聚而殲滅，都有點份量……秦君燕、冷霜梅喬裝到杭州，會同丐幫、崆峒派直剿清統一盟駐地餘黨，下一步在合肥撮鎮會合，攻破合肥分舵，殺了廖慶棠，分批喬裝小販，農夫，小商趕到閣集，已離統一盟甚近，打尖住店……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簫劍情仇

獨霸武林成妄想　何如泉下結鴛盟

羣豪要與對方爭取時間，因此次日白天休息過後，便在深夜分批離開，趕去許昌。大隊人馬仍然分由裘致遠和鄒不遜掌領，並分兩路進發。

時已入冬，夜裏寒風呼呼，但羣豪面臨正邪生死大戰，人人均熱血沸騰，只求摧毀統一盟，個人生死全不放在心上。

幾日之後，羣豪已分批到達許昌附近的鄢陵，一邊安排住宿，一邊派人進許昌城打探消息。

次日午前，去許昌打探的探子先後回來報告，他們的報告都大同小異，許昌十分平靜，似乎統一盟對一切都不知道。

這個消息大出人意料，羣豪反而有難以置信之感，鄒不遜道：「老裘，你說他們在弄甚麼玄虛？」

裘致遠道：「很簡單，如果他們不是眞的不知道，便是故弄玄虛，引咱們上當！」

鄒不遜瞪了他一眼，道：「誰不知道，問題是咱們如何判斷他是眞的不知道，還是假的？」

裘致遠對這位情敵之性格，瞭如指掌，也不以爲忤，轉頭問道：「所謂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希望大家集思廣益，提出一個切實的辦法來！」

展劭道：「咱們根本沒有可能在短時間內調查清楚，以愚見大可以立即展開迅雷不及掩耳的偷襲！」

鄒不遜搖搖頭，道：「萬一人家早已準備妥當，正等咱們去呢？」

展劭聳聳肩，道：「這個晚輩可想不出好辦法來！」

秦君燕接道：「統一盟最大的可能性只是匿在暗處，待咱們進去時，方施展暗箭殘毒等等下三濫的技倆而已，但咱們也可以迫他們現身！」

鄒不遜冷哼一聲：「誰不知道，你有何好辦法？」

「用火攻！」秦君燕道：「既然他們匿起來，叫咱們用火迫他們現身，假如他們在明處還有人，但相信實力與數量亦不足以抵禦咱們的攻勢……」

他還未說畢，鄒不遜已連聲叫好：「就[illegible]辦，老裘你看怎樣？」

裘致遠考慮了一下，覺得無他法，便毅然作出決定，「就依秦少俠的辦法進行，不過人手的分配和細節，還得研究，原則上某家也希望盡早實行，葉副幫主，煩你立即派人採購引火物和暗器！」

一夜的研究，羣豪決定在第三天晚上進攻統一盟總舵，次日開始，大家立即準備一切應用物品。

三更未到，羣雄已分批來到統一盟總舵外面，那是一幢巨大的院子，看來建造已有一段日子，與一般富豪之家，沒有多大的分別，打探到的消息，統一盟是用巨款向當地的一個破落戶購來改建的。

深夜，長街寂靜，統一盟總舵內外亦一片平靜，羣雄甚至懷疑所探到的消息是否正確。

鄒不遜咬牙道：「就算找錯了也要試一試，第一二組的人進去！」

第一組是秦君燕、冷霜梅、林啓之、凌雪蓮和三位勇士，第二組是展劭、莫紫薇、元琦、徐艮玉和另外三位壯士，他們

接令之後，便分頭躍上圍牆，鄒不遜和龔致遠立即分頭佈置接應人員和負責放火的人員。

且說第一二組人員一躍上圍牆，巨宅之內便飛來一陣箭雨，這一來反而暴露了這宅子的「身份」，而羣豪早有準備，連忙揮舞兵刃，將箭撥開。

秦君燕與冷霜梅携手躍下去，他倆刀簫合擊，格飛了大部份的箭雨，減少後面的人的困難，一落地便向院子中的假山撲去，同時互相叮囑不要分離得太開。

箭雨一出現，鄒不遜便放下一塊心頭大石，右拳擊在自己的左掌上，道：「第三四組，快進去！」與此同時，龔致遠亦與千帆帮的司徒安海和葉峯帶人準備放火。

司徒安海和葉峯各率領一隊人員，一組是負責潛進屋內潑油和洒琉璜，另一組則爬上附近的民房或大樹上，準備施射火箭。

展劭那一組人亦通過箭雨，安全躍落院子中，與第一組一樣，立即與統一盟的弓箭手接戰起來，那些人怎是他們的對手？紛紛倒地，不過勝在人多，一時之間亦殺不了。

展劭與莫紫薇一左一右，並肩作戰，一口氣斬倒了七八個大漢，要想喘一口氣，冷不防有幾枝冷箭射過來，莫紫薇連忙拉着他走開，道：「小心，他們還有暗箭！」

不料那幾枝冷箭射不到他們，則向後面的徐艮玉和元琦飛去！徐艮玉正好面向這邊，急忙揮劍擋格，同時提醒元琦小心，但元琦倉猝抵禦，刀網不緊，肩上中了一箭，幸好這箭入肉不深，只痛得他大喝一聲：「直娘賊，老子將他們全殺光了！」他忍痛拔下長箭，單獨一人衝進人羣，寶刀一陣猛攻，徐艮玉恐他有失，連忙上前接應。

那幾枝冷箭，也提醒了秦君燕他們，他抬頭一望，只見大廳屋頂似有人影，連忙提醒衆人小心。

統一盟第二線的弓箭手，露面之後，不顧下面同伴的生死，不斷發箭，羣豪因此大受牽制，一邊要抵禦地面上的敵人，又要提防暗箭，上下受敵，連忙集中在一起。

第三組是由昔年的武當派的棄徒「嵦首獅王」黃葉率領；第四組則是由黃山派掌門石松師徒率領，黃葉帶着十個人，躍進圍牆內，與院子裏的第一二組人員聯手厮殺，石松那一組則悄悄爬上屋頂，準備消滅對方的弓箭手，不料他們一上屋頂，便遇到强敵，統一盟的幾位堂主！

司徒安海那一組亦不順利，他們一潛入院子裏，便頻頻遇到暗箭，「出師未捷身先死」，轉眼間已倒下了六七個人。

利那間，大院內傳來一陣陣震耳的喊殺聲，鄒不遜緊張得緊握拳頭，忍不住道：「老龔，老夫先闖進去，你在此坐鎮！」

龔致遠忙道：「別急，你是大將，如今還未到出擊之時，萬帮主，煩你去協助各掌門，清理暗樁和放火！」他轉頭笑道：「老鄒，人家的大將還未出場，你便如此沉不住氣了！」

鄒不遜尷尬地一笑道：「老夫就是這方面不如你！」話音剛落，遠處忽然傳來一陣人聲，龔致遠吃了一驚，連忙派人去打探消息。

未幾，探子帶着一羣人來，爲首那人面龐俊秀，但手臉全是焦疤，觸目驚心，那人自報姓名：「在下江南徐天飛，帶了四十名江南子弟，聞訊趕來，願聽令指揮，共同消滅統一盟！」

龔致遠微微一怔，道：「江湖上有傳聞，謂徐游俠在杜家莊一役，已經殉難……」

徐天飛輕嘆道：「在下當時匿在瓦礫內，僥倖逃過統一盟的耳目，此後在下即在江南一帶活動，終於秘密聯絡到三四十個志士，龔掌門，他們武功都有一定的造詣的！」

「好漢子！」鄒不遜讚了一句，「你怎知道咱們的行動？」

徐天飛道：「咱們早已偵查統一盟的總舵在此，所以一直在此附近秘密行動！」

龔致遠精神一振，忙問：「徐游俠可否探到甚麼秘密？」

「咱們曾經來這附近探過許多次，覺得由這裏出入的人並不多，所以咱們曾經懷疑此處不是他們的總舵！」徐天飛皺着眉頭道：「不過咱們又見鬼秀才在此出入過，更見過銀月娘娘的鳳轎，由此抬進去！」

鄒不遜道：「你越說老夫越糊塗，這裏到底是不是統一盟的總舵，咱們有沒有端錯窩？」

「應該沒有，不過在下大胆假設，這巨宅下面也許有地道通到別處，更有可能下面另有天地！」徐天飛指一指地上。

龔致遠長長吸了一口氣，道：「徐大俠來得眞及時，你們既然久在此活動，對地形當然比咱們了解，便請你們到附近散開埋伏，注意情況變化，提防對方的實力突然出現，使咱們腹背受敵！」徐天飛應了一聲，立即帶人去了。

鄒不遜忽然輕呼一聲：「那是誰？」

龔致遠循他手勢望去，只見一道灰影，在斜對面的屋頂上一閃即沒，快如閃電，他亦暗吃一驚，那人輕功之高，只在自己之上，不在自己之下，在未知敵友之前，只好吩咐大家小心提防。

此刻，院子裏的羣豪，已將統一盟的嘍囉掃清，而司徒安海亦完成放火的任務，後堂火勢一起，濃烟冲天，全城居民都被驚醒，紛紛出來觀看，亦在此時，匪宅內，忽然響起幾道尖銳的嘯聲。

鄒不遜喜道：「他們來啦，老夫先進去！」言畢便飛身躍進圍牆內，龔致遠見他年紀雖不小，但性格和以前並無改變。不禁搖頭微笑。

* * *

後堂火勢一起，宅內便飛出幾道人影來，此時四周已光如白晝，秦君燕眼尖，一眼已認出前面幾個人便是鬼秀才、風五娘、葛丹丹、司馬彤還有統一盟的數名高手。

鬼秀才獰笑道：「咱們正想出海找你們，想不到你們自己送上門來，省却區區一場奔波，眞正求之不得！」

話音剛落，鄒不遜已出現在牆頭，大

聲道：「賊酸丁，老夫早就想將你挫骨揚灰了！」

風五娘格格笑道：「老鬼，你不怕風大吹閃了舌頭？你認爲咱們被你們蒙在鼓內麼？哈哈，你們還未到，咱們就知道啦，今日設下天羅地網，正要將你們這些不知進退的漏網之魚，一網打盡！」

鄒不遜瞿然一驚，但他是有來無回的性格，聞說即躍了下去，向他們直衝過去，喝道：「廢話少說，今日大家便可見個高下吧！」他不喜與女人打架，直奔鬼秀才，但鬼秀才老謀深算，怎肯立即與他動手，向旁邊打個了眼色，旁邊的兩個一級堂主翁皓及鐵冠道人，立即上前將其截住，鄒不遜**也不打話，劈面就打！**

黃葉大喝一聲：「兩個打一個，還要不要臉？吃洒家一劍！」他標前幾丈，長劍遙指翁皓的後背。

不料在旁的司馬彤鋼叉一擧，將劍格開，道：「你要尋死，還怕沒人打發你上路麼？」

葛丹丹一見到秦君燕目光立即一亮，踏前幾步，方道：「秦君燕，你們今日絕無一絲生機，你還是速速投降吧，有你的好處！」

秦君燕道：「妖女，今日有你無我！」他向冷霜梅打了個眼色，兩人雙雙上前，刀簫齊擧，攻向葛丹丹！

葛丹丹見他們來勢洶洶，喝道：「兩個打一個，秦君燕眞令人失望！」她身旁的兩位堂主立即上前替她應戰！

盤虎莊莊主周仁美，因爲風五娘提拔，已升至總舵任職，此刻爲了討好她師徒，乘機道：「這小子不知好歹，待屬下替你出氣！」

周仁美剛走近，秦君燕紫竹簫一圈，已將他全身上下全罩住，此刻他吃了一驚，知道自己強出頭，抓着的是個燙手的山芋，只好拚盡全力與對方周旋。

秦君燕與冷霜梅都知道今日不宜虛耗體力，便採取速戰速決之策，展開合擊之術，只三招，便將一名堂主擊殺，這一着不但使其餘兩人大驚，連風五娘也不禁對他們刮目相看！

說時遲，那時快，另一個堂主手脚一慢，亦被秦君燕簫管戳中「華蓋穴」，氣絕倒地，周仁美大聲叫道：「副盟主快救我！」

葛丹丹圓月劍一揮，架住秦君燕的簫管，道：「秦君燕，你跟姑娘單打獨鬥麼？」

秦君燕道：「管你來多少個人，咱都是兩個人一齊應戰！」

司馬彤忽然撇下黃葉，飛身過來，道：「丹妹，咱們兩個聯手與他一鬥。」

風五娘忙道：「那兩個小子似乎練有合擊術，你們想辦法將他們分開，自有取勝之機！」

司馬彤年少氣盛，自稱是年輕一輩的第一高手，才不將秦君燕放在眼內，當下勇往直前，秦君燕與冷霜梅沉着應戰。

鬼秀才看了一陣，親手殺了幾個人，便又發出嘯聲，嘯聲忽長忽短，似是暗號，未幾，裏面又湧出一羣生力軍來，爲首那個是「玉面飛狐」東方瑜，乃統一盟「南六省總巡堂」堂主。此人武功不在廖慶棠之下，但論詭計和手段，則猶在其上。

東方瑜目光一瞥，首先向黃葉飛去，他使的兵刃，十分罕見，乃用白鋼打造的一對似人臂的「鬼爪」，黃葉當年已是武當高手，經過數十年的苦修，更是精益求精，也不害怕長劍翻飛，與對方殺在一起。

統一盟將火撲熄，所有的人，全都加入戰場，羣雄這邊的形勢，立即吃緊起來，裘致遠沒奈何，只好率東海散人師徒和葉峯所率領的人，加入戰圍，此刻戰場已不局限在巨宅內，宅外和街道上，到處都傳來喊殺聲。

宅內不斷湧出統一盟的高手，秦君燕見己方死傷甚大，低聲對冷霜梅道：「梅妹，快一點！」兩人立即加速攻勢。

葛丹丹和司馬彤雖然要經常合作，但如何比得上秦君燕和冷霜梅簫刀合璧之力，只聞「嗤」的一聲響，葛丹丹肩上已着了冷霜梅一刀，司馬彤鋼叉一陣揮舞，關心地道：「丹妹，你覺得如何？」

葛丹丹又妬又恨，忍不住譏道：「秦君燕，你如今不再痴戀師妹了麼？」

秦君燕簫管撥開鋼叉，直戳葛丹丹的喉頭，喝道：「秦某痴戀誰，與你何關？」葛丹丹上身向上一仰，堪堪避過了簫管，冷霜梅的柳葉刀又已斬到。

這刹那，葛丹丹魂飛天外，幸好周仁美鋼刀及時趕至，將柳葉刀格開，冷霜梅柳葉刀一翻，反砍周仁美的胸膛！

秦君燕簫管一圈，亦將司馬彤籠住，司馬彤大喝道：「少爺跟你拚了！」

秦君燕冷笑道：「今時不同往日，只怕你無此本領。」他連攻幾招，與冷霜梅失去配合，冷霜梅以一敵二，立現險象環生，她忙道：「秦大哥，沉住氣！」

秦君燕瞿然一驚，立即配合冷霜梅的攻勢，與對方三人周旋，他倆以二敵三，仍然十分輕鬆，未幾，已將周仁美斬殺，葛丹丹這一驚非同小可，忍不住叫道：「師父！」

風五娘已被東海散人纏住，鬥得正在激烈處，不能分身助葛丹丹，連忙叫道：「老四，快助你侄兒侄女！」

未待他說畢，鬼秀才早在假山上見及，飛身飄下，秦君燕已將得手，連忙叫道：「展兄，請阻擋他一下！」

展砌和莫紫薇亦被一位統一盟堂主和一羣大漢圍住，正自顧不暇哩，與此同時大廳屋頂忽然響起一道沉實宏亮的嘯聲，只見一道灰影自上急飛而來，人未到，一道寒氣，已指向鬼秀才的後背。

鬼秀才聞聲轉身，摺扇一敲，只聞「噹」的一聲響，扇劍一分，兩人同時後退，鬼秀才目光一及，先是一怔，繼而哈哈大笑：「我道是誰，原來是武當派漏網的牛鼻子，黃葉，你來得正好，省得區區四處找你！」

來的果然是前武當派掌門師弟黃葉道人，只見他手臂一揮，屋頂上又跳下幾個道士。「鬼秀才，滅門之仇，今日與你清算，閒話少說，看劍！」他長劍向心便刺，劍光浮動，已封住鬼秀才胸前的幾個大穴。

鬼秀才怪叫一聲：「果然有進步！」摺扇一展，手腕運動，劍光突斂，兩人各自退了一步，鬼秀才再向前，展開攻勢，黃

葉毫不退讓，與對方着着爭先。

天漸漸亮了，殺聲未止，巨宅內外，血流成河，羣豪雖然驍勇，但統一盟始終人多勢大，羣豪逐漸難支，但這時候，又來了一枝救兵，便是由少林掌門慧光上人的師弟慧靈大師率領了十多位少林弟子，趕來助陣！

這支生力軍來得正合時，登時站住了羣豪的陣脚，而這時候，秦君燕與冷霜梅亦已解決了葛丹和司馬彤，可惜，冷霜梅手臂亦受了司馬彤臨死前一擊受傷，血流如注，秦君燕匆匆替她包紮好，揮簫護住她，游目觀察戰情。

展砌與莫紫薇雖然殺了好些敵人，但莫紫薇同樣受了傷，秦君燕連忙護着冷霜梅殺過去，讓莫紫薇與她作伴，互相照顧。

四人剛喘了一口氣，忽聞一聲大喝，只見黃葉滿身浴血，解決了東方瑜，跟蹌地向黃竹走過去。「師兄，小弟與你聯手殺敵如何？」

黃葉以前犯了色戒，被逐出師門，師兄弟間早已不相認，但此刻，黃竹早已捐棄前嫌，何況已被鬼秀才殺得只有擋架之力，而無法反擊。當下大聲道：「師弟仍念師門之恩，愚兄高興還來不及！」

黃葉大喜，瘸着腿，大步走前，長劍急刺，鬼秀才摺扇一撥，冷笑道：「牛鼻子，你自顧不暇哩！也罷，讓區區一齊送你們上路吧！」

展砌和秦君燕再殺入人叢中，如兩頭猛虎，擋者披靡，他們殺了一夜，精力消耗極大，但仍鼓起餘勇，奮力殺戮，到後來，雙眼全紅了，身上的血跡也分不出是自己的還是人家的！

倏地院子裡響起一道霹靂，秦君燕轉頭一望，原來東海散人與風五娘鬭了二百多招，逐漸不支，最後只好與對方拚內力，兩股掌風相觸，罡風四濺，兩人亦同時分開；風五娘一退即進，東海散人不甘示弱，亦向前迎上去，同時再度發掌！

風五娘雙掌接實，不料倏地閃開幾尺，再印出，就在此刻，她袖底突然飛出幾枝蜂尾針！

東海散人眼前一花，倏地失去風五娘的踪影，急忙轉身，雙掌依然迎上去，兩股掌風尚未接實，東海散人猛覺小腿一痛，一口眞氣洩了大半；刹那間，但覺對方的掌風如波濤般湧至，體內一陣疼痛，高大的軀體，如斷線風箏，向後猛退；撞翻了幾個人，躺在地上，嘴角鮮血直淌，眼看離死不遠了！

羅友直和羅友諒兩兄弟見狀大叫一聲，雙雙撲前，却讓對方尋到空隙，在他們背後各加了一記！

展砌大喝一聲，奮起神勇，飛身過去，揮劍護住他們！

風五娘殺了東海散人，自己內腑亦微受震盪，暗叫一聲僥倖。這刹那間，鬼秀才亦殺死了黃葉，只剩黃竹苦苦支撐，秦君燕急忙殺過去，叫道：「鬼秀才，你有種的，便與少爺決一死戰！」

眼看秦君燕即將迫近鬼秀才，忽然外面傳來一陣尖銳的哨聲，哨聲此起彼落，鬼秀才尖喝一聲，突然拔身躍起，脚尖在假山上一點，飛上圍牆，大聲喝道：「退！」

與此同時，風五娘等人亦紛紛離開，鄒不遜正想追趕，忽然圍牆上多了一個和尚，却是少林寺的慧靈大師，只聽他道：「阿彌陀佛，窮寇莫追！」

鄒不遜怒道：「和尚你說什麼？今日讓他們溜掉，也不知幾時才可以再找到他們！」

慧靈袖子一展，將他攔住，道：「鄒掌門請細思一下，賊子可不是溜走！」

龔致遠亦忙道：「大師說得有理，老鄒冷靜一點，說不定這是他的詭計！」

黃竹喘了一口氣，道：「奇怪，他們明明佔了上風，爲何會倉猝而退？」

龔致遠道：「若龔某沒有料錯的話，唯四海和銀月娘娘至今尚未出現，他們一定會再來，咱們殺了一夜，人疲馬乏，也趁這時候大家休息一下！」

萬山受傷甚重，失去了一條胳臂，臉無血色，低聲道：「快請司徒副幫主清點死傷人數，令葉副幫主帶人去找飲食的！」

一個手下悲聲道：「啓稟幫主，司徒副幫主已犧牲了，而葉副幫主亦受了重傷！」

秦君燕說道：「萬幫主，清點死傷人員，由咱們來負責！」

徐天飛接道：「咱們對附近一切比較熟悉，購買飲食一職，便由咱們擔當！」

當下分配妥當之後，龔致遠又派了些人埋伏外面，監視統一盟的動靜。羣豪受重傷的都有人照料，受輕傷的互相包紮傷口，沒有受傷的則搜索大宅以及清點人數。

一炷香之後，基本上已將情況弄清楚，羣豪一共殺死統一盟二十一位堂主，其他香主和閒雜人等無數，但羣豪這邊的死傷比例上亦甚嚴重，已死的有東海散人、黃葉、司徒安海、石松師徒、「東海神蛟」江凌波父子、少林武當的幾位高手，受傷較重失去戰鬥能力的亦不少，包括葉峯、萬山、羅氏兄弟、元琦和徐良玉，尚堪可戰的，只剩慧靈、黃竹、鄒不遜、龔致遠、秦君燕和展砌，另外冷霜梅、莫紫薇、林啓之和凌雪蓮，四個人只能當兩個人用，比較完整的是徐天飛帶來的那一批人。

秦君燕與展砌進屋搜索，終於在大廳找到一個地道的出入口，可惜已被鐵板封住，沒法打得開。

展砌道：「秦兄，不知他們等下會否由此出來？」

秦君燕道：「咱們在上面堆放些椅桌，下面的鐵板一打開，咱們聽到聲響，自然知道！」

展砌稱善，兩人合力將廳裡的椅子堆放在鐵板上，弄妥之後，再到內屋搜索。這宅子雖大，但傢具和佈置甚是一般，炊房裡還有些食物，却不知是否有被人下毒。中院有一口井，井水甚爲充足，兩人試吊了一桶上來，用銀針試過，並無異狀，遂回前面通知羣豪。

就在這時候，徐天飛派人回來報告，謂全城的商店今日都不開門，至今尚未找到食物！

鄒不遜道：「他們不開店，可以出重金購物回來自己動手弄！」

正說着，一位千帆幫幫徒走過來道：「啓稟袭掌門，統一盟派人送信來！」

袭致遠連忙接過來拆閱之，只見上面寫着：

字諭袭致遠等人：爾等斗胆找上門來，某家佩服之至，上午勝負未分，下午必來領教，請勿借故離開；又及，炊房裡食物，不曾下毒，恐汝等買不到食物，特函此通知，盡可放心食用，某家不想與「餓兵」決戰，蓋勝之不武也！唯四海、銀月娘娘頓首，即日。

袭致遠唸畢，羣豪立即咒罵起來，大都表示唯四海的話不能深信，否則會吃虧！

慧靈大師合什道：「唯四海眼高於頂，相信他不曾用毒，咱們單看統一盟上下，極少人使毒便知道其心意！」

袭致遠道：「有理，所有的食物先用銀針試過，若無異狀再煮之。爲了迎接下午的血戰，請諸位抓緊時間休息。」

他選派了千帆幫的十來個幫徒去準備午飯，又召回徐天飛等人，其他人都紛紛覓地休息。

唯四海果然有其霸王氣慨，沒有在食物中下毒，羣豪飽餐之後，開始緊張起來，因爲上午一戰，對方最厲害的兩大高手尚未出現，羣豪這邊的實力已被削減了大半，下午這一戰之艱苦，可想而知。旁人但求盡力而爲，但作爲一軍主帥的袭致遠，便多了幾分擔憂，與慧靈和黃竹商量退路。

慧靈首先喧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貧僧已將敝寺三名武功較高的弟子送到海外孤島，爲少林留下一脈！」

黃竹接道：「敝派亦有此安排！」

袭致遠噓了一口氣，道：「如此袭某再無後顧之憂，不過愚見秦少俠和展少俠，此兩人俠骨丹心，且武功已有成就，若能留下來，對將來東山復起大有幫助！」

黃竹問道：「袭掌門之意是要讓他們離開？」

袭致遠道：「如今勝負未定，即作出此安排，對上下之鬥志均有影響，待咱敗局已成才讓他們離開。」

「老衲贊成，只恐屆時他們不肯！」

「請大師動之以大義，料他們是聰明人，當會明白！」袭致遠道：「如今咱們先來作個安排，稍後由袭某鬥風五娘，其他强敵由誰接戰，請大師指示！」

慧靈道：「老衲剛到，對情況不詳，還是由施主安排，比較妥當！」

袭致遠沉吟道：「由老鄒對付鬼秀才，大師跟道長則對付唯四海及銀月娘娘！」

「這四場，咱們可以勝幾場？」黃竹問道：「假如唯四海自揣身份，不肯下場呢？」

袭致遠吶吶地道：「某家連一場的信心也沒有，假如唯四海不肯下場，便由大師和道長合鬥銀月娘娘。」即見他倆臉有難色，忙又道：「只要銀月娘娘有難以應付之態，唯四海必會下場；其實到此地步，也不必斤斤計較武林規矩。就算咱們肯與他們單打獨鬥，對方也未必按江湖規矩行事！」

黃竹頷首道：「這也有理！貧道沒有意見……由咱們先出手，再視情況而決定展少俠和秦少俠的行止，甚是妥當！」慧靈自然不加反對，言畢立即盤膝入定，黃竹和袭致遠亦運功調息，以恢復體力。

大戰前夕的苦候，最令人難受，羣豪之內只有少數人能心平氣和地爭取時間休息。

未時將近，巨宅內外一片死寂，徐天飛已多番派人到外面討取消息，但統一盟似仍未有動靜。羣豪正在說着之際，忽然後院，傳來一片慘呼聲！

鄒不遜輕嘯一聲，一個轉身，向後堂飛去！袭致遠要呼之也來不及，連忙道：「請大家不可自亂陣脚！林侄子，請你到後面看看情況，立即回來報告！」林啓之去後，袭致遠又令大家分開匿藏。

此際尚可應戰的大都集中在前廳，受重傷的都躲在房內，後面只有十來個千帆幫的人防守，以防對方偷襲。未幾，後堂的喊殺聲，越來越近，袭致遠仍然沉住氣。俄頃，林啓之回來報說，後面出現一批統一盟的人，但只由幾個堂主率領，未見鬼秀才。

袭致遠道：「快叫鄒掌門引敵過來！」

林啓之去後，徐天飛的一位兄弟便跑來報告，謂唯四海率人來了，羣豪聽後，精神都是一振。袭致遠、慧靈和黃竹，站在大門口迎接，未幾，果然見到唯四海帶着一大羣人來到。

唯四海目光一掃，哈哈笑道：「袭掌門何不把貴友請出來？今日此戰，乃武林盛事，人生難得一見，希望大家盡興！」言畢又是一陣大笑。

他神態從容不迫，說話間，睥睨四海之慨溢於言表，相比之下，袭致遠大爲失色。他輕吸一口氣，沉聲道：「道不同不爲謀，有手段的儘管施展出來，何必多言！」

唯四海目光一凝，袖管一拂，道：「既然如此，咱們也無須多說，就在院子裡一見高下吧！」

「請！」袭致遠立即讓開，任由統一盟的人進去，但他們却留了一半在外面，分散在四周，大概是防止羣豪有人逃脫！

袭致遠心頭打鼓，目光一掃，見對方人雖多，却沒有銀月娘娘的芳踪。當下立即道：「袭某久聞風五娘大名，有心領教一下高招，尚請不吝賜招！」

風五娘看了唯四海一眼，見唯四海頷首，便盈盈走出來，道：「袭掌門既然看得起奴家，奴家敢不從命麼？」

袭致遠神色凝重，抱拳道：「請！」當下立了個門戶。

風五娘笑嘻嘻地道：「袭掌門你又何必客氣？這架式可嚇不了奴家！」

袭致遠不再打話，展開鐵掌向風五娘攻去。他外號「鐵掌震西北」，掌上功夫自有過人之處，何況是一派之長，風五娘不敢怠慢，小心翼翼應付。

慧靈見他們動手，亦抱拳道：「老衲不問武林事久矣，唯施主大名依然不絕於耳，久有求教之心，望請施主賜招！」

唯四海不斷地冷笑着，鬼秀才知他不屑出手，便打了個哈哈，道：「和尚，你要跟敝盟盟主過招，尚未有資格，還是等區區打發你吧！」

裘致遠沒奈何，正想走前，誰知秦君燕已一跳而去，道：「殺鷄焉能用牛刀，大師，你是一代高僧，這酸丁還是由晚輩來對付他吧！」言畢紫竹簫已戳向鬼秀才的胸膛！

鬼秀才一躍而開，喝道：「小子，你憑什麼資格與區區較高下？」

「就憑在下手中這管簫！」秦君燕如影隨形，緊貼在鬼秀才之後。「一年前木劍道人也是死在我簫下的，我還有沒有資格？」

鬼秀才突然轉過身來，摺扇將簫撥開，詫聲問道：「眞的？」

秦君燕傲然一笑。「木劍道人又不是什麼了不起的高手，殺死他何足爲奇？你縱然比他稍高，也難逃一死！」

鬼秀才幾曾受過這種侮辱！大喝一聲：「區區將你碎屍萬段！」說着已展開凌厲的攻勢。唯四海挺立如山，把手一揮，他手下那些堂主，便一哄而上，那邊廂的展劭等人亦迎了上來。

冷霜梅心掛愛郞的安危，不斷拿眼望秦君燕，見他跟鬼秀才有來有往，這才稍稍放心！

鬼秀才見對方武功之高，身法步法之美妙，大出自己之意料，忍不住問道：「小子，你這身武功跟誰學的？」

「郭丹青郭前輩，你聽過沒有？」

話猶未說畢，唯四海已輕咦一聲，問道：「他如今在何處？」

「你勝得了我手中這管簫，他自然會出現！」

唯四海冷哼一聲，一對眼睛，只瞪着秦君燕，默默觀察其招式進退，看到精采之處，不覺聳然動容。

鬼秀才盡展平生所學，但仍佔不到一絲便宜，心頭有點驚慌，他數十年來，除了與唯四海和司馬長勝印證過武功，使他俯首稱臣之外，從未試過單打獨鬥，激戰百來招，仍未能爭到便宜的，因此心底深處驚恐之意，越來越深，衆目睽睽之下，又不便叫人來助威，有損顏面，只好苦苦支撑。

又鬥了百來招，秦君燕反而信心倍增，着着迫人，鬼秀才越發沒有信心，心中忖道：「這小子如此勇悍，如不想個妥切辦法，誘他出錯，今日如何殺得了他？即使殺不了他，也得令他受傷，方可保住顏面！」

忽然心頭一動，又忖道：「這小子武功雖高，但內力進展必有所限制，我何不……」主意打定，見對方簫管戳至，摺扇倏地輕輕將其架住，左掌挾勁向秦君燕當胸印去！

這一掌去勢極快，但秦君燕反應也快，身子如紙張一般，向後退飛，鬼秀才那裏肯放過他？標前一丈，原式不變，內力加强，刮得沙塵蔽天，聲勢好不嚇人！

秦君燕亦提足眞氣，緩緩將左掌推出，剎那間，天崩地裂似的一道巨響在院子裏炸開，兩旁的人紛紛被迫開，而秦君燕和鬼秀才則同時退了兩步！

這一掌居然平分秋色，令得鬼秀才微微一怔，秦君燕冷冷地道：「閣下尚有什麼本領？」

話猶未了，鬼秀才已將摺扇收起，抬步奔前，雙掌齊出，這次他用了九成眞力！秦君燕雖然不懼，但他尚欲留力與唯四海決戰，當下展開「飛鳳身法」，擰腰移步，斜飛八尺！

鬼秀才一掌落空，第二掌又至，秦君燕再度閃開！鬼秀才怒喝道：「秦君燕，有種的便停下來，與區區一鬥！」

秦君燕充耳不聞，不但利用巧妙的身形步法閃避鬼秀才的掌法，而且還不時抽空給統一盟的堂主一記虛招，把鬼秀才氣得哇哇大叫！

此刻，羣豪死傷逐漸增多，鄒不遜滿身浴血蹌踉自後堂奔過來，立即又投入戰場，黃竹今晨與鬼秀才一場激戰，消耗精力頗巨，與統一盟兩個一級堂主交鋒，竟然佔不到一絲便宜！

裘致遠與風五娘惡鬥，亦落在下風，幸好鄒不遜趕了過來，道：「老裘咱哥兒倆，從不聯手合鬥，今日破一次例吧！」

風五娘見他受傷不淺，亦不畏懼，道：「很好，省得奴家多費手脚！」她袖管一捲，將鄒不遜圈住，右手在腰上一摸，抽出一柄軟劍來，刺向裘致遠的胸膛。

與此同時，唯四海亦看得心癢癢，慢慢走下場，向慧靈迫去，展劭揮劍來阻，却讓慧靈推開。「展少俠，待老衲不成，你再來！」今日此戰，他早已立下必死之心，亦無信心勝得了唯四海一招半式，只盼能消耗他一些精力，爲同伴製造勝機，因此一上陣便拚命進攻，拳脚展開時，風聲呼呼，每招都用足了勁。

唯四海神態輕鬆，揮洒自如，這一仗勝負，不言而喻，羣豪見己方傷亡越來越重，連對方的正副盟主，一個也解決不了，心頭甚是焦慮！

忽然屋頂上多了一條人影，輕輕縱下，手上一把柳葉刀閃閃生輝，來人雖然臉上蒙着紗巾，但冷霜梅仍一眼認出來，驚喜地叫道：「娘！」

來的正是虞雪練，她在人叢中來回奔突，由於她精力充沛，舉手投足間已殺了幾個人，後來才有幾個人上前將她團團圍住！

冷霜梅忙道：「娘，你快走吧！」

虞雪練鎭定地道：「外面全是他們的人，只准進不准出，要跑也不容易！」

徐天飛「死」過一次，最是驍勇，大聲呼道：「兄弟們，既然要跑也跑不了，大家跟他們拚了吧！」於是喊殺之聲再起。

斜陽照在地上的血灘上，更加觸目恐怖，映在人身上，人人均似滿身沾血。北風吹來，撲鼻腥氣，刀光映日，耀眼生輝，斷殺中的正邪雙方，都似瘋狂了。

風五娘本來以爲很容易打發鄒不遜，但料不到，此人鬥志旺盛，全不顧死，反使她有所顧忌。可是裘致遠也只能扳回上風，要想殺死風五娘可也不容易！

鄒不遜傷口未經包紮，不斷淌血，他知道久戰之下，對自己甚是不利，是以一鼓作氣，企圖與對方同歸於盡，不料數十招之後，竟然毫無進展，心頭大急，不由大聲道：「老裘，你怎地這般飯桶？快抓緊機會！」

裘致遠悶聲不響，靜候機會，風五娘故意道：「姓鄒的，你趁早自我了結吧，

省得等血流盡才死，弄污了地上的石板！」

鄒不遜忽然大叫一聲：「老袁！」倏地張開雙臂，不顧風五娘的軟劍，挺了上去，雙臂如同鐵箍，緊緊摟住風五娘的腰肢！

這一着大出風五娘的意料，當軟劍刺進鄒不遜的右胸，腰肢已被他緊緊箍住，劍既抽不出來，亦掙脫不開鄒不遜，急切之間，無暇多思，左掌就望鄒不遜的頭顱擊下！

「噗」的一聲響過後，袁致遠的長劍亦幾乎同時斬至！鄒不遜腦漿迸裂，但雙臂仍未鬆開，風五娘大驚之餘，左臂連忙揮過去阻擋，但依然慢了半步，袁致遠的劍刃已劈飛了她的腦袋！

與此同時，風五娘袖管內突然射出一蓬細小的毒針來！袁致遠反應雖快，向後倒飛，但仍讓七八根蜂尾針射進體內！

風五娘外號「蜂尾針」，由此可知道這種針之厲害，何況大戰當前，特別換上最毒的針，只見袁致遠中針之後，身子抖了一抖，臉色迅速轉黑，他欲走前搜索風五娘，希望找到解藥，不料只走了兩步，便已撲倒地上，氣絕身亡。

風五娘剛與對方同歸於盡，那邊廂的唯四海亦已殺了慧靈，同時上前去殺黃竹，展劭再不能等待，拚命殺開一條血路，與黃竹並肩作戰！

虞雪練與冷霜梅母女情深，不斷靠攏，連帶莫紫薇亦要跟隨冷霜梅行動，終於三人靠在一起，成三角形，聯手抵禦！

冷霜梅和莫紫薇心懸愛郎安危，心緒紊亂，只覺腹內的腸子都扭在一起，恨不得立即飛到愛郎身邊，不過統一盟的人殺了一層又一層，使她們難越雷池半步，只能隔遠瞻望。

秦君燕與鬼秀才苦鬥了三百多招，仍然未分勝負，這時候雙方的心情又起了變化，鬼秀才看清楚大局之後，反而冷靜下來，沉着應戰；秦君燕則不耐煩起來：「我連鬼秀才也打不下，又怎能殺得了唯四海？」心情煩亂間，目光一瞥，見到旁邊一個統一盟的人，手持單刀，正在圍攻徐天飛，他心頭一動，暗暗找尋機會！

適在此時，鬼秀才打開摺扇，迎面推來，左掌却自扇底下拍出，這一招連虞雪練也幾乎着了道兒，是以鬼秀才頗有信心得手，誰知虞雪練已將當日與鬼秀才苦戰的過程仔細告訴秦君燕，是故鬼秀才一掌拍出，他立即乘機倒飛！

一飛丈餘，秦君燕突然一肱向後撞出，直取那使刀的統一盟香主，那香主虞不及此，待得有所覺時，已閃避不開，尖叫一聲，向前蹭蹬！

鬼秀才與秦君燕同時前進，秦君燕伸手一撈，恰好抓住那香主的手腕，再飛脚向他踢！那香主大驚，連忙掙扎，秦君燕乘機奪下他手中的刀，站在鬼秀才身前。

鬼秀才見他雙手右簫左刀，微微一哂：「小子，任你玩什麼花樣，今日也逃不出去！」

秦君燕簫管向他喉頭戳去，鬼秀才摺扇剛一動，秦君燕的刀已斬至，取的正是他的手法，就像是鬼秀才自己將手湊上去似的。

鬼秀才這才吃了一驚，趕緊退後一步，可是秦君燕右手暴長，簫管掃他的腦袋，鬼秀才這次不用摺扇，揮掌用內力將其震開，秦君燕簫管劃了半個弧圈，再度擊出！

鬼秀才摺扇蓄勢以待，却仍舉掌向簫管拍去，他手剛一抬，秦君燕雙臂同時舉動，簫管下沉擊摺扇，單刀迎向其左掌！

這一着蘊含了刀簫合璧之妙，鬼秀才一時不知就裏。「刷」的一聲，左掌已被單刀切掉，痛得他大叫一聲，身子暴縮，秦君燕手中的鋼刀忽然甩手向他拋射過去，人亦隨之撲上！

鬼秀才驚魂未定，狠狽地閃開單刀，秦君燕的簫管已戳住他「氣海穴」上，氣海穴乃人身大穴，鬼秀才只覺身子麻了一麻，丹田內的一股真氣，登時散了，說時遲，那時快，秦君燕左脚倏地飛起，踢在其胸膛上！

「砰！」鬼秀才身子如斷綫風箏，直向大廳飛去！他真氣已洩，肋骨斷了幾根，倒插在內臟，直挺挺的摔倒在石階上！

匿在大廳裏的元琦見狀，顧不得危險，奔了出去，一刀將他的頭顱劈飛，哈哈笑道：「鬼秀才做了無頭鬼了！」

話猶未了，唯四海已殺了黃竹，猛一聲大喝，如同在院子裏爆了個霹靂，把旁邊的兩個手下的耳鼓也震裂，其他人都不由自主地住了手！

唯四海目光如刃，落在秦君燕臉上。「小子，快叫郭丹青出來！」

秦君燕只覺心頭發毛，但嘴上仍挺硬地道：「在下剛才已說過，只要你殺得了我，郭前輩自會現身！」

唯四海仰頭一陣大笑：「要殺你，又有何難哉？」說着抬步向秦君燕走過去，霎時間，殺氣瀰漫，教人心頭似壓着一塊大石！

秦君燕如弓上弦，全身肌肉綳得緊緊的，眼睛不敢稍眨，展劭吸了一口氣，從旁掠前，與秦君燕並肩而立，道：「秦兄，咱們說過要聯手鬥一鬥他的！」

秦君燕不置可否，唯四海只輕哼一聲，忽然站在他倆身前八尺之處，沉聲道：「點火！」

天色已經向晚，但對高手來說，根本與白晝沒有分別，不過唯四海令出如山，他手下還是點了幾根火把，唯四海見他倆淵停嶽峙，心頭微微一懍，忖道：「今日若不將他倆除掉，異日必成禍害！」心念一動，殺氣更盛。

秦君燕忽道：「唯四海，你何不叫你的手下出戰，須知你未必能勝！」

唯四海冷哼道：「小子，你無須施激將法，某家要殺你等還不困難！不過，可惜可惜！」

展劭道：「閣下有何遺憾？」

「可惜你倆乃罕見奇才，却要英年早逝！」唯四海道：「某家素來惜才，若你倆肯投降，明日便是統一盟的副盟主，從此之後，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秦君燕和展劭却陡地大笑起來，唯四海臉上肌肉微微抽搐了一下，冷冷地道：「某家讓你倆三招！」

展劭恐秦君燕反對，忙道：「我們兩個年紀加起來，還不如你大，讓三招倒也

合理，如此咱們便多謝了！」他邊說邊拉動秦君燕的衣袖。

虞雪練本欲讓女兒與秦君燕聯手鬥唯四海，奈何冷霜梅手臂受傷，料不能發揮出平時的水準，因此只好作罷。

唯四海好整以暇地站着，冷冷地道：「那還不動手？莫等老夫改變主意！」

展劭與秦君燕互換了個眼色，兩人分開，一左一右將唯四海圍住，秦君燕問道：「閣下是要讓咱們每人三招，還是合共三招？」

唯四海微微一呆，隨即道：「自然是每人三招！你們無須顧慮，三招未滿之前，老夫絕對不會出手攻擊！」

展劭趁他說話分神，首先展開攻勢，長劍斜挑唯四海的肩膊。秦君燕簫管蓄勢不發。唯四海待得長劍臨身，方偏身讓開，但展劭這一招亦未使完，唯四海剛一動，他手腕一抖，長劍如影隨形，改刺其腰際。

與此同時，秦君燕亦方展開攻勢，簫管洒下漫天影子，將唯四海緊緊籠住。

猛聽唯四海輕嘯一聲，也不知是何原因，只見他在劍光簫影之中，拔空而起，簫劍一齊落空！

今日之秦君燕與展劭，已非昔日之吳下阿蒙，兩人只慢半步，亦同時躍起，分左右攻出第二招！一般情況，人在半空，沒處着力，比較不利，而後躍起的，因氣盛勢疾，大佔優勢，是故秦君燕與展劭此刻都暗暗高興！

這一擊即使未能得手，也可以取得絕大之優勢！可是他倆也將唯四海看得太過簡單了！

簫劍將合時，猛見唯四海一曲腰，下身翻起，向後斜打了個沒頭觔斗，落在假山上，秦君燕與展劭只覺眼前一花，已失去唯四海之踪跡，待他倆落地之後，方見他穩穩當當地站在假山上，就像什麼事也未發生過！

「只剩下一招，你倆可要妥善使用這最後的一個機會！」

展劭向秦君燕打了一個眼色，雙方走前，一左一右圍住假山。他倆在黃山上聯手鬥過木劍道人，心意頗能相通，**當下秦君燕突躍起，簫管洒下漫天影子，**吸引唯四海的注意力，須知秦君燕之功力已和鬼秀才相若，他實在不敢大意！

就在此刻，展劭的長劍突然翻起，悄沒聲息地斬向唯四海的雙足！與此同時，秦君燕身子又畢直墜下，唯四海此際方發覺展劭的長劍已至，急忙跺足，向後倒飛！展劭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身子隨之標出，長劍淩空急絞；而秦君燕雙足落地之後，貼地飛出，配合展劭的攻勢！

展劭去勢之疾，幾乎貼着唯四海，使他吃了一驚。說時遲，那時快，展劭的長劍已扎至，唯四海閃無可閃，急切間只好運起護體神功。但見他一襲紫袍，如皮毬般鼓漲起來！

「噗」的一聲，長劍刺在唯四海的胸膛上。如擊在皮革，兩道人影微微分開，展劭只覺手腕發痲，定睛一望，唯四海的胸衣只被刺破了一個洞！

唯四海亦同時覺得胸膛如撞巨木，內臟隱隱生痛，連忙借勢退後八尺，尚未站穩脚跟。秦君燕亦已趕至，紫竹簫掃其頭部！

唯四海猛吸一口氣，低頭讓過簫管，不料秦君燕這一招實在奇妙，唯四海頭剛一低，他手腕立即沉下，簫管擊在唯四海的左肩上！

「啪！」響聲一過，唯四海輕嘯一聲，左掌立即向秦君燕的胸膛印去！他吃過大虧之後，此刻再無一絲憐才之心，恨不得一掌將秦君燕擊斃於掌下，是以這一掌，力道之猛，速度之快，一時無兩！

秦君燕剛得手，心頭剛自一喜，乍見對方巨靈之掌印至，大懼之餘，不敢抵擋，連忙頓足後退！

唯四海如何肯放過他？立即吸氣飄身，跟着他前進，左掌原式不變，而且還增加一成功力！

說時遲，那時快，展劭恰在此刻趕至，他見秦君燕勢危，長劍直取唯四海的頭臉，劍刃揮動時，嘶嘶作響，懾人心魄！

唯四海心頭一懍，左掌倏地一劃，掌風過處，已將長劍震歪！而直至此刻，秦君燕方可喘一口氣！

場中三人兔起鶻落，形勢幾番變動，在場觀戰的人，心裏都似過了漫長的歲月，但實際疾如閃電。不過眨眼間事而已！一直到三個人如石像般站立着，才能鬆一口氣，而冷霜梅和莫紫薇更是心頭怦怦亂跳，但覺後背全是汗水，兩人不知不覺間，互相握緊了手。

秦君燕喘息既定，亦有再世爲人之感，但武林白道之興衰全在他倆肩上，也顧不得危險，默默計算如何取勝。

唯四海一時託大，幾乎陷入萬刦不復之境，表面上雖然鎮定恒常，但掌心已沁出了汗水，他目光一掠間，殺氣重新瀰漫空間，冷冷地道：「三招已過，老夫出手再不會留情，你倆好自爲之！」

展劭道：「這個咱們早已有所準備，閣下無須担心！」

唯四海臉色微微一變，更對他恨之入骨，當下冷哼一聲，立即向展劭迫去，而且走勢甚速！展劭不敢怠慢，長劍運足氣勁刺出！

誰知他長劍刺出，唯四海突然倒飛，半路一個風車大轉身，已至秦君燕身前。秦君燕見他攻打展劭，剛好欲上前助他，不料眼前一花，唯四海已至，他無路可退，紫竹簫依然擊出，唯四海袖管鼓風一擋，只聞「卜」的一聲怪響，簫管如擊皮鼓！

說時遲，那時快，唯四海另一隻袖管已拂至！

秦君燕乍逢大敵，已將生死置之度外，見他來得凶猛，連忙施展「飛鳳身法」閃開幾尺，然而唯四海袖管又長又闊，雙脚一搓開，手臂暴長，袖管一捲，依然將他罩住！

此刻展劭趕上來，道：「秦兄小心，小弟來也！」長劍急刺唯四海後背！唯四海雙脚再一移，閃開長劍，袖管一回，反纏展劭的長劍！

展劭不敢讓他纏上，長劍一退又進，自其右袖管下刺其脅下。這一劍無論時間和方位之拿捏，都妙至巔毫。奈何唯四海不愧是宇內第一高手，只見他左手倏地探出，中指一曲一彈，分毫不差地將劍彈

開！

秦君燕簫管迴掃，左手護胸，爭取主動，與展劭緊密配合，將唯四海圍住。三人如走馬燈般，在院子中團團亂轉，只看羣豪眼花繚亂，鬥至激烈快速處，根本不清三人之出手！

眨眼間，三人已鬥了頓飯工夫，秦君燕與展劭雖然功力不如對方，但着着進取下，竟可與對方鬥個平分秋色！

唯四海暗暗吃驚：「今日若不盡快收拾此兩個後生小子，老夫顏面何存？」剛才他被秦君燕擊中一記，雖然只受到點震盪，但已深感丟失臉子，若再拖延時間，就更難以下台，主意打定，出招逐漸加重內力，手足揮動間，風聲颯颯，把秦君燕與展劭的衣褲，刮得獵獵作響。

秦君燕與展劭出招相應要加强內力，體力消耗較大，漸漸覺得應付困難。唯四海爭得上風，忍不住道：「一百招內，老夫必取你倆性命！」

展劭趕緊問一句：「假若一百招屆滿，閣下仍殺不了咱們呢？」

唯四海冷哼一聲：「那就念在你倆讓老夫過足了癮的份上，賜你們一個全屍！」他是老狐狸，才不會上當！

唯四海當衆發出狂言，不管後果如何，只要能捱滿百招之數，已是莫大之榮耀！秦君燕與展劭人同此心，都强振精神，與對方周旋。

眨眼間，百招已過一半，激鬥間，唯四海覷得眞切，右袖疾如閃電地一拂，袖角拂及劍刄，展劭只覺虎口發疵，手臂不由自主地揚起，露出空門；唯四海左掌早已候着他，立即一掌印出！

秦君燕不敢怠慢，簫管齊出，擊向唯四海的後背！

展劭大驚而退，唯四海幾乎與此同時，倏地一個風車大轉身，那一掌改為迎向秦君燕之掌。只聞「蓬」的一聲響，秦君燕借勢倒飛丈餘，唯四海只退了一步便站定，隨即又向秦君燕撲去！

秦君燕剛站穩脚，五內血氣尚在翻騰，唯四海雙掌又至，他不敢再接，連忙錯步閃開，唯四海身子一橫，又向他攔去。展劭大喝一聲：「吃我一劍！」奮力自側攻出一劍！

唯四海身子一側，橫在兩人中間，雙掌齊出，震開長劍，那一掌印向秦君燕的胸膛！秦君燕萬般沒奈，只好也舉起左掌，兩掌按實，秦君燕如箭倒飛，喉頭一甜，嘴角已沁出血來！

展劭手臂一劃，長劍又斜砍過去，唯四海已騰出手來，覷得眞切，雙掌一合，夾住劍脊。展劭大驚，急忙翻腕轉劍，這一道力量，幾乎連吃奶之力也使了出來，唯四海一時夾不穩，雙手一鬆，展劭剛想退後，唯四海一脚飛起，已踢在展劭的小腹上！

展劭一口氣幾乎喘不過來，身子如同斷綫風箏，向後倒飛。唯四海如大鵬般向他撲去！

展劭落地，站不穩，跌倒地上，未待他掙扎，唯四海已至，大驚之餘，長劍胡亂一撩，只聞唯四海一聲大叫，他尚不知發生什麼事情，唯四海一俯身，雙掌齊下，不由大驚，身子連翻帶滾，長劍一陣亂揮！

與此同時，秦君燕亦飛了過來，趁對方心神不定之際，簫管猛力擊在他後背上！「噗」的一聲響過後，唯四海痛得一口眞氣幾乎散了，他一怒之下，撇下展劭，再回身一掌擊向秦君燕！

秦君燕飄身閃開，唯四海正待追趕，忽覺胯下一痛，不由低頭一望，原來展劭第一次長劍亂揮時，割傷了他的大腿，這次却無意中在他胯下加了一劍！

任你武功如何高强，內力如何深厚，那胯下方寸之物，始終跟平常人一般脆弱！

唯四海見胯下一片殷紅，心神大亂，早已紅了雙眼，雙掌猛地向展劭拍出！

展劭早已扭腰滾開，兩股掌風落在石板上，沙塵蔽空，餘風把火把刮得忽明忽暗。唯四海正想再追前，秦君燕見機不可失，簫管一橫，「噗」的一聲，擊在他的太陽穴上！

這一記力道甚猛，幾乎連骨頭也打碎，唯四海又一道大喝，緩緩轉過身來，滿面披血，身子如篩米般抖着，秦君燕心底發毛，不由自主向後退了兩步。展劭也在這時候在地上爬上來，却不敢貿貿然上前。

統一盟上下人等見到情况突變，大多沒了主意，只有一個堂主趕緊上前，要來接應。就在此刻，外面忽然傳來一道吆喝：「娘娘駕到！」那堂主聞言立即退下。

唯四海身子依然不斷地抖動着，好不容易方向秦君燕跨出一步。冷霜梅甚是緊張，虞雪練連忙拉住她，低聲道：「不必緊張，你一出去，對方也有理由以多為勝，且看情況如何再說！」

莫紫薇担憂地道：「銀月娘娘一到，咱們這邊已無人能抵擋！三師哥和展大哥又都受了傷……」

虞雪練心頭同樣沉重，半晌方道：「你們瞧我眼色行事，情況一不對便出去搶人！」

這時候，唯四海才跨出第二步，秦君燕則如石像般挺立着，他將全身的勁力都集中在雙臂上。展劭同樣不敢放鬆，提防對方臨死之一擊，唯四海跨出一步，他亦跨出一步。場內的氣氛比鉛還重！

忽然一乘小轎飛快地抬進來。統一盟的人立即分開，恭聲道：「屬下恭迎娘娘！」

「免禮！」轎內傳來一道柔弱無力的聲音。「盟主在何處？」

唯四海不敢答話，他只覺眼前發黑，體力正在迅速地消失，對銀月娘娘之突然來到，彷似不知，又艱辛地跨出第三步！

一個堂主囁嚅地道：「啟稟娘娘，盟主……他受了點傷……」

銀月娘娘聲音有點焦急，因為她對唯四海的一切瞭如指掌，若非情況嚴重，他絕對不會不與自己打招呼，是以急問：「傷得重不重？」

與此同時，冷霜梅亦低聲對母親道：「娘，咱們快出手！」

虞雪練經驗老到，心中暗道：「這個銀月娘娘，說話有神無氣，與傳說全不一般？」當下連忙緊握冷霜梅和莫紫薇的手，靜觀其變。

那堂主結結巴巴地道：「屬下……不太……清楚……」

「混帳！你眼睛瞎了？依你看，他到底傷得重不重？」

堂主乾咳一聲，壯着胆子道：「屬下之見，盟主傷得非常之重！」

話猶未了，轎帘倏地撥開，旁邊兩個侍婢立即上前，扶出一個女人來。那女人臉上掛着白紗，看不到容貌和年紀，但却滿頭白髮！

白髮女人低聲喚道：「四海，你轉頭讓我看看！」

唯四海身子猛地一震，緩緩轉過身去，白髮女人身子猛地哆嗦了一下，半晌才長長嘆了一口氣，道：「四海，你還爭什麼？咱們一起走吧！」

唯四海臉上忽然激動起來，詫聲道：「阿翠，你……」

「到這時候，我還能不答應你麼？只是咱們的婚禮，不能在這裏舉行了！」這白髮女人果然是銀月娘娘！

唯四海大喜過望，跟蹌地向銀月娘娘走過去。「阿翠，你眞的肯答應我的婚事？」

銀月娘娘也迎了上去，凄然道：「我平日雖然喜歡對你使小性子，但這種事，豈能開玩笑？」言畢兩人已緊緊相抱在一起，旁人見狀都齊是一愣。

唯四海大笑道：「阿翠終於答應嫁給我了，我終於可以跟阿翠成親了！哈哈……」他大笑不止。

銀月娘娘嗔道：「你叫甚麼？要讓全天下的人都聽到麼？」話猶未了，唯四海忽然仆倒在銀月娘懷中，幾乎連銀月也拉倒，她尖叫一聲：「四海！」

唯四海呻吟似的道：「阿翠，我……死而無憾……」言畢閉目氣絕。

銀月娘低聲道：「四海，你等等我！」忽然抬頭厲聲的道：「你們誰是領頭的？」

虞雪練道：「你有何說話？」

「今日之事，就此罷休如何？統一盟自現在起解散，今後他們若不再行凶作惡，以前種種便一筆勾銷，你是否可以作證？」

虞雪練望一望背後的人，羣豪亦已是強弩之末，眞要再與統一盟火併，亦未見得可以穩操勝券，因此都一齊點頭。

銀月娘娘又轉頭對手下道：「你們各自散去，立即行動！」

一堂主向她行了一禮，首先離開，其他人亦樹倒猢猻散，紛紛離去，羣豪見情況又變，都有如在夢中之感。未幾，人已散盡，只剩四位侍婢，銀月娘娘身子忽然抖動起來，低聲道：「你們也可以去了！」

虞雪練忍不住問道：「你們尚有取勝之道，閣下為何肯解散統一盟？」

銀月娘娘道：「當年的七大魔星，今已只剩老身一個，統一盟還能統一武林麼？何況老身因練功不慎，已走火入魔，一身功力盡失，且適才已服下噙在口中之毒藥，亦不久於人世矣！」她又轉頭對侍婢道：「我死後，將我與四海葬在這院子裏！」

羣豪一齊爆出一道歡呼，歡呼聲過後，天上已露出了曙光……

（全文完）



上文提要：關洛奇父子爲了滅音金鐘而私探金頂藏寶之處，遭到青城山主攔截……展雲龍聽到金鐘藏在地，便請慕小寰帶去，正在觀察，不防青城山主出現攔阻，不准參觀，並將其團守在金鐘旁，金鐘頂浮現十二個形象，使展雲龍學到形象招式。小寰將情況稟知父母，由林淑華將機關撤去，通知盲劍客接應展雲龍一起逃離青城山……

新派武俠長篇／逍遙客·文　可飛·圖

金魔血指環

兩小私奔闖禍　父母尋覓遭殃

慕清平緊張的道：「我昔年的一個對頭到了，這個人行踪飄忽，嗜殺成性，我因管了一件事，而和他結怨。」

皇甫一雄目光望着廳外，道：「是高兄到了麼？」

清澈的雲板敲擊聲戛然而逝，只聽一聲怪異的大笑自門外響起，人影晃動，一個豐朗如玉的中年文士，手裏提着一個人大步的走進來。

這豐朗如玉的中年文士將手裏的那個人往地上重重的一摔，冷煞的目光突然落在慕清平的臉上。

他嘿嘿兩聲，道：「慕兄果然來了，小弟爲了令嫒一直追出五里之外方始將她擒到，本來還打算直上青城，現在……嘿……青城這一趟可以免跑了……」

林淑華朝地上那個人一看，幾乎要驚呼出來，原來這人正是她遍尋不着的愛女——慕小寰。

慕清平冷冷地道：「金手書生，你找我有何事？」

高戟哈哈一笑道：「慕兄眞是健忘，三年前在王家大廟的事這麼快就忘了，當時若不是慕兄出手干擾，在下何需一連三年追逐於江湖上，連僅有的一絲安寧都得不到。」

慕清平冷笑道：「高兄說那裏話，當年之事已是昨日黃花，不值得一提，小弟那時雖任性了一點，可是……」

金手書生冷哼一聲道：「胡說，那個李奎乃是殺我姪兒的正兇，他僅爲了一個女人而將我唯一的小姪殺死，這筆血仇如海，你放走了他，我豈能饒你！」

慕清平毫不示弱的道：「高兄在江湖上也是成名露臉的大英雄，怎不將事情弄個明白再來找我，你那寶貝姪兒看上李奎的妻子，李奎雖非出身名門之後，倒也不失爲一條好漢，忍讓數次，令姪非但不知進退，竟公然糾合强徒硬要搶奪李奎的妻子，雙方動手之下，李奎才失手打死令姪。」

「住嘴！」金手書生冷喝道：「我只問你爲什麼要放李奎的事，並沒有向你查問這件事情，閣下不要以爲出身青城便不將天下英雄放在眼裏，要知這皇甫老英雄便是一代宗師。」

皇甫一雄連忙道：「高兄說那裏的話，老夫這白沙塢全靠你來主持公道，小老兒別無所求，只望能將這女娃兒交老夫發落。」

金手書生哈哈笑道：「當然，當然，我的目的是引出慕清平，現在姓慕的已經來了，這丫頭自然已無價值，你要就送給你。」

皇甫一雄一笑道：「高兄雅意，老夫心領了。」

他向皇甫冷風一施眼色，皇甫冷風大步的向慕小寰行去，林淑華神色一變，身形躍起，道：「你要幹什麼？」

皇甫冷風冷冷地道：「妳少吼兩聲，這個丫頭我要了。」

林淑華在心急之下，揮手一掌擊出，那知金手書生輕輕一揮手，便將那渾厚的一擊化解開去，只驚得林淑華連着退了兩步，彷如箭穿雁嘴，鈎穿魚鰓，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金手書生冷冷地道：「有我在這裏，不准任何人輕易動手。」

林淑華冷叱道：「你堂堂一派之尊，竟會拿一個晚輩來要脅，有本事將小女放了，我們好好打上一場。」

金手書生漠然道：「我已答應將這女孩子交給這莊院主人，你們要救人也要等我將人交給皇甫父子之後再出手，那時你們縱是出手傷人，我也不管。」

他抓起慕小寰輕輕一拋，一個柔軟的身子像片棉絮般的向皇甫冷風身前飛去，這時雙方距離太遠，慕清平和林淑華縱然功力神通，也來不及出手搶奪，況且眼前強敵當道，金手書生決不會那麼輕易的讓他們動手。

慕小寰這時知覺全無，身上各處俱被金手書生點了穴道，皇甫冷風輕輕納在懷裏，大步向後廳行去。

慕清平怒沖沖地道：「站住！」他身形向前移動，冷冷地問道：「你要將她帶到那裏去？」

皇甫冷風回頭冷冷地道：「你放心好了，在你和金手書生的事沒有解決之前，我們決不動這丫頭一根毫毛。」

慕清平心頭略定，深知廳中三人俱是當今武林中頂尖高手，這時雙方劍拔弩張，有一觸即發之勢，慕清平長長吸了口氣，轉首對金手書生道：「高兄今日眞要和我過不去麼？」

金手書生冷漠的道：「捨此之外，我再也想不出有什麼更好的方法來解決你我之間的事，跑了一個李奎，追來一個慕清平，這筆生意還不算吃虧，只是你代人受過，也怨不得李奎……」他桀桀一陣高亢的大笑，目光突然一寒，冷冷地道：「我要殺你替我死去的姪兒報仇，今夜你夫妻倆無一個能逃出我手，否則我也不叫金手書生了。」

他截釘斷鐵的說出這些話後，伸手入懷拿出一個小小的金手，輕輕拋在地上，只見在那金手中間手指上，嵌着一個黑體小字「死」！這是金手書生在殺人之前的符令，江湖稱這金手爲奪命手，凡見過奪命金手的人，沒有一個能逃出死亡的厄運。

慕清平神色微微一變，上前道：「金手書生，李奎的事我一力承担，在我們動手之前，我有一個小小的要求，請高兄看在小弟的面上放過李奎，他這人耿直道義，全無半點機心。」

金手書生冷笑道：「你在死前還替人求情，若不是我倆有仇，我倒願意結交像你這樣的血性漢子。」

慕清平冷笑道：「你不要再假仁假義，誰不知你金手書生心黑手辣，殺人如麻，我慕清平但憑一點正氣，也不會和你這樣的人交朋友。」

金手書生怒笑一聲道：「好！我們手下見眞章……」他伸手拔出一條細長的銀色長鞭，鞭身上掛滿了倒鈎，輕輕一抖畢直而起，身形移處，斜揮而來。

慕清平急忙掣出肩上長劍，輕挽六個劍浪，施出一招「陰陽歸一」迎上對方長鞭，交擊在一起。

雙方都知道對方是生平所遇的最強勁敵，出手俱謹慎小心，一時劍光繚繞，鞭影條條，交手已是三十餘合。

林淑華神情緊張的目注着場中的激鬥，她幾次都要想上前幫助慕清平，可是却被一旁的皇甫一雄看住。

金手書生鞭法怪異，詭秘狠辣，居然和他不分上下。

陡地，金手書生沉聲喝道：「着！」

慕清平心中一驚，以爲對方眞的衝破自己劍幕，已攻到自己的身上，他正在驚疑之間，對方那碩大的鞭尖突然響起一聲輕響，一蓬迷濛濛的黑霧飛開來，數十道鞭影漫空罩了過來。

他揮劍佈起一道光幕，大喝道：「你竟放出『牛尾芒』！」

「叮！叮！叮！」

空中響起一連串叮叮之聲，數十道細若牛毛的金針飄洒而落，在慕清平的劍刄上伏滿了無數的銀針，冷寒的劍氣蒸蒸而起。

「呃——」突然慕清平發出一聲低呃之聲，他身形一個踉蹌，握着長劍倒退二步，怒目瞪着金手書生。

林淑華心中大驚，上前問道：「清平，你怎麼了？」

慕清平顫聲的道：「我中了一枚『牛尾芒』，淑華，我可能不行了，妳乘着我還能支持的時候，趕快逃命去吧。」

金手書生晃身搶到門口，道：「想跑麼？沒那麼容易。」

慕清平怒叱道：「金手書生，你連我的妻子都不放過？」

金手書生冷冷地道：「我說過你們夫妻沒有一個能活着出去，奪命金手只要一現，非殺人奪命不可……」他嘿嘿一聲道：「你中了我的『牛尾芒』，在三個時辰中化血而死，我這鞭頭藏絕技，針上都經過淬毒煉過，世上能解針上之毒的人，我敢說沒有一個人。」

林淑華急得眼淚直流，怒叱道：「我們和你有何怨仇，你這樣對待我夫妻。」

金手書生冷冷地道：「這就是管閒事的下場，三年前他放了李奎，使我姪兒的仇人逃脫，這個仇我不能不報。」

驀在這時，門外突然響起一聲呵呵大笑，道：「妳這龜兒子三年前踢了我的小毛驢一脚，這個仇至今未報，現在你要找人報仇，我老漢也要找你……」

皇甫一雄向前連跨兩步喝道：「誰，誰在外面？」

大廳外僅傳來一陣奔跑的蹄聲，再也沒有人答話，金手書生神色在瞬息間連着數變，問道：「皇甫兄，你這裏可有後路？」

皇甫一雄一怔，沒有想到金手書生聽見外面的話聲後，竟打逃走之念，他楞楞地道：「高兄要幹什麼？」

金手書生正色道：「這個人我惹不起，並非是我金手書生長他人志氣，這個黑驢主人是當今江湖上最惹人頭痛的一代高手，爲了避免正面衝突，我只有躲一躲。」

皇甫一雄心中一寒，道：「黑驢老人，他竟到了白沙塢。」

他的話聲未逝，一個破鑼的嗓門唱道：「我家有隻小毛驢，從來也不騎，有一天我高高興興騎了去趕集，唏哩嘩啦摔在大集裡……」

沙啞的歌聲未逝，一頭黑色長毛的大黑驢馱着一個身穿黑衣的老人猛地闖了進來，撞在金手書生身上，直撞得金手書生一交摔在地上。

這神秘的怪老人哈哈一笑道：「草包，連我的一頭小毛驢都不如。」

金手書生在地上連翻兩個滾，方始自地上爬了起來，朝這驢背上的老人一望，不禁駭得魂飛胆破，叫道：「老前輩……」

黑驢老人一瞪眼，叱道：「誰和你這龜兒子攀交情，我又不認得你……喂！你這龜兒子姓什麼？叫什麼？先報名給你黑驢爺爺聽聽，看看我和你老祖宗是不是舊相識。」

金手書生是一代黑道高手，在江湖上聞名喪胆，是有名的天不怕地不怕，只要奪命金手一出，無不俯首稱臣，那知在這黑驢老人之前，竟像老鼠遇見了貓一樣，嚇得在地上連動都不敢一動，畏懼的望着這個神秘老人。

黑衣老人騎在驢背上，瞪着白多於黑的雙目道：「你這龜兒子光看着我幹什麼？惹得你驢爺爺火起，一脚踢死你，那時你死了也沒有人替你收屍。」

金手書生苦笑道：「晚輩姓高名戟，江湖上稱爲金手書生。」

「金手書生？」黑衣老人拍了拍驢頭，道：「小毛驢，上次在黃河渡口踢你一脚的是不是也叫什麼書生，你好好想想，如果找對了人，不妨也踢一脚。」

這隻全身黑毛的小毛驢仿如聽得懂人語似的，唏聿聿的一聲怪叫，豎起了雙耳，點了點頭，咧開長嘴吼了一聲，在地上踩了踩脚。

這老人嘿嘿一笑道：「這是你的事，我可不管。」

小毛驢四蹄一揚，陡地躍空而起，那個黑衣老人身子一傾，自驢背上翻了下來，他哎喲一聲，道：「反了，反了，你這畜牲見了你的龜兒子連老漢都不要了，要不是我學過二天莊稼把式，這一交豈不是要摔死了！」

他像是經不起這一摔一樣，在地上直嚷着痛，揚起乾枯的手輕輕捶在腿上，伸手一擰流出來的二道濃而黃的大鼻涕，輕輕一甩，道：「眞可憐，人老了一點也不中用了。」

這一甩倒眞也巧，金手書生正張口要說話，二道濃鼻正好甩進了他的口中，他張口要吐出來，耳際已聽到一聲大喝道：「嚥下去！」

金手書生還在驚駭之間，背後陡地一震，小毛驢重重地踢了他一脚，這一脚擊得他痛呃一聲，那一口濃鼻涕全嚥進了肚子裏，他幾乎要嘔吐出來，却不敢嘔出聲，唯恐那神秘老人又作弄他。

黑衣老人哈哈一笑道：「我這淸湯掛麵的味道如何？」

金手書生哀求道：「老前輩，你何必三番四次作弄我。」

黑衣老人一瞪眼，道：「我問你這淸湯掛麵的味道如何？」

金手書生顫聲的道：「軟軟的有些……」

「放屁！」黑衣老人叱道：「我這是鷄湯麵，北方有名的家常掛麵。」

「是！是！」金手書生哭笑不得，唯唯喏喏的再也不敢說話，看得慕清平和林淑華暗自好笑。

皇甫一雄上前道：「這位老前輩是誰？老夫……」

黑衣老人一眨眼，道：「你眞渾蛋，老渾蛋，我是誰你也問得麼？」

皇甫一雄氣極的道：「你是什麼東西？竟敢罵老夫……」

黑衣老人哈哈笑道：「你鬍子一大把，年紀也不少了，怎麼越老越糊塗了，我姓你，叫祖宗，你怎麼連你祖宗都不認識？」

皇甫一雄歲數也在百齡之上，什麼時候遭到別人如此戲駡，他怔了一怔，沒有想到這個怪異的老人轉彎駡他，他大吼一聲，喝道：「你眞是想死了！」

他全身衣袍一陣抖動，隆隆的鼓了起來，大喝一聲，手掌斜斜抬起，一股灼紅的熱浪直往那老人身上劈去！

黑衣老人一見大駭，閃身奔跑，大叫道：「救命呀！殺人了……」

他身形連晃三晃，像道輕煙般的躲在小毛驢的身後，右掌輕輕一推小毛驢，嘴裏直嚷道：「你我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現在我危在旦夕，只有委屈你老兄挨上一掌，好在你是人頭驢身，挨一掌也沒有關係……」

「砰——」

皇甫一雄這渾厚的一掌，完全擊在小毛驢身上，空響起砰地一聲，小毛驢紋風不動，穩立在地上。

而皇甫一雄却連着退了五六步方始穩住了身子，胸前起伏，急喘如雷，這裏的人都是武學的大行家，一看之下，全都大驚，沒有想到這個黑衣老人竟練成了『隔山打牛』神技，輕輕一推小毛驢，便有一股如重千斤之力，將皇甫一雄推得幾乎受傷。

皇甫一雄喘聲的道：「閣下果然高明，連「隔山打牛」的功夫都練會了。」

黑衣老人一翻白眼，道：「什麼隔山打牛，這是翻山尋驢，有一年這小毛驢跑進武當山，遍尋不着，我一氣之下，跑進武當山頂上大叫三聲，惹得那些小道們滿山尋找，終於在一個洞裏找着了，小毛驢賴在洞裏不肯出來，只留下黑屁股在洞口，我氣得燒起一把火燙牠的屁股，牠一賭氣跑出八百里外。」

慕清平見這個神秘老人說時口沫橫飛，時笑時怒，知道這種風塵怪客多半是笑傲江湖，浪跡天涯，不受俗禮的束縛，他這時身上毒針發作，時冷時熱，急忙盤膝坐在地上，暗暗運功療傷。

林淑華緊張的挺着長劍守護在慕清平的身傍，見他冷汗直冒，嘴唇蒼白，心裏惶急，凄然淚下，她狠狠的望着金手書生，心中泛起萬千念頭。

她掛念小寶，也憂慮夫君的傷勢，一時惶惶無主，求助無望地看着小毛驢怔怔出神。

皇甫一雄見黑衣老人一招之下，便將自己震退而回，心下駭然，再也不敢輕舉妄動，他冷冷地道：「閣下到底是誰？」

黑衣老人一翻白眼，道：「我爲什麼要告訴你，你問問金手書生好了。」

金手書生全身顫了一顫，道：「晚輩沒得老前輩允許之前不敢說。」

黑衣老人哼了一聲道：「說也無妨。」

金手書生畏懼的嘆了口氣道：「皇甫老英雄，他是怪仙李二拐。」

皇甫一雄心神一震，腦海倏地記起三十年前那段令人心顫的事來，他這時態度陡改，連忙喝道：「冷風，快出來向李老前輩見禮。」

怪仙李二拐冷冷地道：「你那寶貝兒子此刻正在大灌黃湯，我見他執迷不悟，爲了洗盡他身上的清氣，罰他在糞坑裏泡上一陣。」

要知李二拐功力已達何種程度，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行徑怪異，雖有一身傲世睥睨的功夫，一生中都很少用功夫殺人，凡是犯他手裏的人，他也不打你，只是一味的糾纏，想盡辦法作弄你，非將你弄得精疲力盡討饒而已，江湖上提起黑驢老人無一不懼，多避而遠之。

皇甫一雄一怔，道：「這是什麼意思？」

他凝神一聽，只見廳後有沉重的步履傳來，他抬頭一看，不覺駭得倒退二步，只見皇甫冷風一身都是黃澄澄的大糞，一股股惡臭飄進廳裏，林淑華急忙掩鼻而退，金手書生更是奪門欲逃，却讓李二拐又擋了回去。

皇甫一雄揮手道：「冷風，你這是幹什麼，快回去換衣服。」

皇甫冷風憤怒的道：「爹，我和那老小子拚了。」

皇甫一雄暗暗叫苦，急忙向其子施眼色，皇甫冷風忿忿哼了一聲，回身奔去。

李二拐朝慕清平看了一眼道：「你受了什麼傷？」

慕清平正好睜開眼，忙道：「在下中了一枚『牛尾芒』，此刻毒已攻至『巨闕』……」

李二拐冷煞的目光朝金手書生一望，道：「你還不趕快替他將你的暗器拔出來……」

金手書生嚇得連聲說「是！」急忙自懷中拿出一塊橢圓的吸鐵石，按在慕清平的腿上，只見一根細若牛毛的小針連着濃濃的血水流了出來，貼在吸鐵石上。

他又拿出一包黑色的粉末塗在傷口道：「外塗內服，立時可癒。」

慕清平冷冷地看他一眼，將粉末倒在嘴裏，抓起廳中大桌上一杯茶喝了下去，急忙低垂雙目暗暗運功。

李二拐伸手撐開大巴掌，道：「把你條奪命的傢伙拿來！」

金手書生在李二拐之前可不敢露出一絲狂態，他惶悚的將懸在腰際的銀色長鞭，交給了李二拐。

李二拐看了這條製造精細的長鞭一眼，自碩大的鞭頭上拿出一根金針，輕輕一彈，那根細如牛毛的金針插進了金手書生的臂上。

金手書生駭得大叫一聲，道：「你！」

李二拐冷冷地道：「你在西北道上害死了不知多少人，現在我讓你也嚐嚐金針淬毒的味道。」他伸手奪過金手書生手中的吸鐵石，又逼他取出身上所有解毒之藥，道：「現在我命你去前頭清風鎮去尋二個娃娃，那兩個孩子一個姓展，一個姓林，在三個時辰內必須趕回來，誤了時間，你生命不保，可休怪我沒告訴你。」

金手書生長長嘆了口氣，忖道：「我金手書生一生笑傲江湖，何曾這般狠狽，今日讓我碰上這個煞星，只能算霉氣，異日尋着師父再找這個老渾蛋報仇。」

他連忙應喏的道：「是，是，晚輩這就去。」

他正在邁出大廳之外，陡然和跨進來一個女孩子迎個正面，金手書生一見是她，暗中倒吸口冷氣忖道：「她不是讓皇甫冷風抓進牢裏了麼？」

李二拐在驢背上斜着一隻眼，道：「娃兒，我交代的事情辦得如何了？」

慕小寰攔住去路，道：「一切全照您老人家的意思，那塊天下第一的牌子我已砸碎了，老爺子，這個金手書生就是擒我之人，你老來給我作主。」

李二拐呵呵一笑道：「這人心腸甚毒，妳打他二個耳光了事。」

慕小寰格格一笑，撩起玉掌在金手書生的雙頰上劈了二掌，金手書生只覺眼前金星四射，雙頰如火燒般的痛疼，他目光一閃，一股煞氣自眉間隱隱透出。

李二拐冷冷地道：「金手書生，你不要存了不好的惡念，從今以後這女娃兒就是我的徒弟，你若敢對她動歹念，當心我打斷你的狗腿……」他揮了揮手，道：「去吧！」

金手書生一語不發，身形輕飄，消逝而去。

慕小寰眞是聰明伶俐，伏倒在地上對李二拐拜了四拜，李二拐一楞，搖手道：「小丫頭，妳這是幹什麼？」

慕小寰輕輕一笑道：「拜師父呀，你剛才在後堂僅一招便將我從皇甫冷風手中救了起來，這樣大的本事眞是個好師父……」她大眼一眨，非常神氣的又道：「我作了你徒弟之後，再也沒有別人敢欺負我啦！」

李二拐呵呵笑道：「鬼丫頭，這又是爲什麼？」

慕小寰做了一個鬼臉道：「我只要說出黑驢老人四字，誰敢動我……」

接身形輕輕一旋，撲進林淑華的懷裏，輕輕喊了一聲：「媽！」林淑華輕輕撫着她那烏黑發亮的髮絲，慈祥的笑道：「孩子，妳眞把媽給急死了。」

慕小寰臉上的笑容倏地一斂，眸子裏閃過一絲隱隱的淚影，她像是有滿腹的委屈一樣，輕嘆道：「你們不要找我，我的心已屬於他，天涯海角，我也要追尋着他，媽！妳能原諒孩兒的不孝麼？」

林淑華眸中淌下了二滴淚水，道：「青城山所有的人都等着妳回去，尤其妳爺爺，急得連飯都不吃了，妳忍心讓那麼多人爲妳担憂麼？」

慕小寰的心中一軟，幾乎要流出眼淚，她睜大了雙眸望着這個慈祥而又溫柔的母親，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林淑華拂着她的髮絲，輕輕地道：「孩子，爹和媽都需要妳，自妳走後，我們連夜一路追來，唯恐妳年少任性，在江湖上出事，妳是個孩子，還不宜在江湖走動，等妳將功夫練好之後，妳愛到那裏就

到那裏，爹娘是不會再多說一句。」

李二拐這時倒在驢背上呼呼地睡了起來，皇甫一雄一時發作不得，只得忍氣吞聲默默地凝立在地上，大廳上除了這幾個人的呼息外，其他倒顯得非常寂靜。

盞茶時分，遠處突然響起一串風鈴之聲，細脆的鈴聲遙遠飄過來，所有的人俱是一怔，不知道這串鈴聲是何處而來。

李二拐依然是呼呼大睡，對身旁的事全不理會，顯得最不安的還是慕小寶，她豎起耳朵凝神的聽着，心裏怦怦的直跳，鈴聲越來越近，在這莊院之前戛然而止。

慕小寶方待躍出去看看，林淑華緊緊地抓着她的手，輕聲的道：「孩子，妳冷靜下來，說不定這個人不是他。」

慕小寶臉上羞紅，還在猜疑來人是誰之間，沉重步履聲已傳進廳裏，只聽一聲乾咳，道：「喂！這裏的人都死光了麼？」

聲音粗獷，冷酷中透着不善的聲調，慕清平全身震了一震，伸手緊緊握着自己的劍柄，雙目不瞬的望着大門外，臉上頓時顯得緊張無比。

皇甫一雄冷冷地問道：「來者何人，進我白沙塢有何事情？」

「嘿！」只聽門外低嘿一聲，道：「問得好！」

一個虬髯盤髻的紅袍老人大步走了進來，目光朝屋裏的人略略一瞥，緩緩投落在皇甫一雄的臉上，道：「你問我麼？」

皇甫一雄心裏正蹩着一肚子氣，見這紅袍虬髯、不倫不類的怪老人出言無狀，冷冷地笑了笑道：「不錯，老夫是問你的大名。」

紅袍老人嘿嘿一笑道：「你知道我的名字恐怕會嚇死，還是不問的好。」

皇甫一雄冷笑道：「我倒不信，當今江湖上出名的奪命閻王，僅有博老五一人，除了他，老夫再也想不出那個能嚇死老夫。」

紅袍老人嘿嘿笑道：「不敢，老夫正是百毒神君，博雷……」

「啊——」皇甫一雄驚詫的啊了一聲，連着倒退了五六步，他根本沒有想到眼前這個人便是名震天下，混身是毒的百毒神君，他心裏大寒，忖道：「怎麼天下出了名的人都到了我的白沙塢，先來一個黑驢老人，現在又來了一個百毒神君……黑驢老人雖然難纏却不輕易傷害一個人的生命，唯有這個百毒神君殺人於彈指之間，傳聞此人練成了百毒神功，渾身上下無一處不毒，連他沾過的地方，人畜都不敢碰一碰，稍沾一下便會毒死當地，端地是個殺人於無形的玩毒聖手。」他顫聲的道：「老夫不知是博兄駕到，恕罪恕罪……」

百毒神君博老五嘿嘿一笑道：「那裏，那裏，你自命為天下第一，也定是不將我百毒門弟子放在眼裏，百毒門弟子遍天下，都不敢誇口第一，想不到一個小小的白沙塢就敢這般目中無人。」

皇甫一雄顫聲的道：「那是江湖朋友抬愛，老夫那能担當的起。」

百毒神君博老五冷笑道：「客氣，客氣，我博老五倒要領教！」

他身形一晃，飄身躍起五尺，遙空對着皇甫一雄擊出三掌，這三掌輕靈緩慢，沒有一絲勁力，可是皇甫一雄却不敢硬接，嚇得連閃數閃。

百毒神君哈哈一笑道：「你已經中了我五毒功了！」

皇甫一雄嚇得神色大變，道：「你……」

一個龐大的身子陡地向後倒去，正好皇甫冷風趕了出來，目睹這種情形，大叫一聲，抱着皇甫一雄，道：「爹，你怎麼了？」

皇甫一雄顫抖的道：「我不行了！」

他的全身一陣劇烈的抖顫，自鼻子裏流出一股黑血，雙目一垂，氣息全無，只嚇得皇甫冷風目瞪口呆，楞楞地僵立在地上。

慕清平看得神色大變，道：「好厲害的毒功，殺人當眞是無形無影。」

百毒神君博老五聞言哈哈一陣大笑道：「你們能見識一下天下百毒門絕技，雖死也當無憾……」他目中凶光一閃，冷冷地問道：「這裏面那個姓李？」

大廳除了黑衣老人李二拐外，再無一個李姓之人，李二拐這時呼聲如雷，沉睡得有如死去，所以廳中倒無人答他問話。

慕小寶大眼睛一轉，道：「我姓李。」

慕清平和林淑華同時大驚，沒有料到小寶有此一着，他們都知道百毒神君博老五是聞名於世的黑道梟雄，殺人有如踩死一隻螞蟻，不會輕易皺一下眉頭，慕小寶年幼無知，不知道厲害，竟毫無懼意的惹上這個殺星。

林淑華一急，道：「小寶！」

慕小寶充耳不聞，冷冷地看着百毒神君博老五。

百毒神君博老五不信的搖搖頭，道：「不像，不像！」他像是自言自語的道：「妳沒有這個胆子，也沒這份本事，天下誰不知道我百毒神君博老五殺人如麻，有誰敢惹上我……對了，也許是妳，妳請了這麼多幫手來了，在我沒有進白沙塢之前就想到這一點了……」他嘿嘿乾笑數聲，道：「你這丫頭胆子眞大，我饒了你，可是這屋子裏的人却不准有一個活着出去，哈哈哈！」

慕小寶冷冷地道：「約你的是我，與他們沒有關係……」

百毒神君哈哈笑道：「妳這娃兒眞不懂事，我饒了妳正是妳的福份，竟然還要替他們討起命來，嘿——妳難道連我們百毒門的規矩都不知道麼？百毒門天下至尊，門徒所至，路人皆要遙遙相拜，方始能免去一死，否則……哼，中毒而死……」

「嘿——」皇甫冷風大吼一聲道：「博老五，我跟你拚了！」他這時已知道百毒神君是其殺父仇人，登時大吼一聲，亡命的撲了過去。

這人曾在伏牛山連斃七十二巨盜，功力之厚已達裂金碎石之地步，這一掌揮來勁力如刀，渾厚的掌勁如山的壓了過去。

百毒神君冷笑道：「你找死！」

他身形一挫，右掌倏地抬了起來，掌心中透出一股黑濛濛的毒氣，大笑一聲，迎着對方掌勁擊去！

「砰——」

空中響起霹靂般的大響，激旋勁急的掌勁，廻盪成渦，震得屋瓦抖落，屋頂上被那流散的掌勁，撞得露出一個大洞，這

時，天際大黑，稀疏的星光，自破洞透了進來，投落在地上……

皇甫冷風心中一寒，只覺掌心一麻，一縷黑氣自掌上瀰漫而起，佈滿了整條手臂，漸漸呈黑紫色……

他駭顫了一下，道：「這是什麼毒？」

百毒神君博老五冷冷地道：「這是『萬步搖』，你在半個時辰中將要化血而死……」

皇甫冷風喃喃地道：「半個時辰，這時間足夠，我們再會……」

他身形如電，疾如流星殞石，抱起皇甫一雄的身軀向外面射去，化作一縷輕風，消逝在黑夜之中。

慕小寰淸叱道：「你在一剎那間，眼看要毀了兩個絕代高手，博老五，你的心是什麼造的，怎麼會殺人當兒戲——」

百毒神君博老五一怔，道：「妳懂什麼，我興之所至，高興殺誰就殺誰，惹我火起，連妳也宰了，小鬼丫頭，妳的師父是誰？」

「是我！」黑驢老人李二拐這時正好睜開雙目，隨口接了上去，百毒神君博老五心中一寒，回聲喝道：「你又是誰？」

黑驢老人哈哈一笑道：「你這龜兒子吼什麼？你家老祖宗的一身家私全在這裏，你難道看不出我是誰？眞是有眼無珠……」

百毒神君博老五望了那頭黑驢一眼，心中驀地想起一人，他心中大驚，神色微微一變，嘿嘿笑道：「我道是誰敢約我博老五呢？原來是你這個假跛子，嘿嘿，人人都說你是正道的福星，我是黑道支柱，今天正好看看黑白兩道，那個是江湖上的主人。」

黑驢老人怪笑一聲道：「上次在百毒門裏，你那些徒子徒孫佈下百毒大陣都沒奈何我，我僅用一雙肉掌便將百毒門弄得哭爹叫娘，連滾帶爬……」

「胡說！」百毒神君博老五叱喝道：「那次我不在，算你僥倖，現在可沒那麼容易了。」

他說着單掌斜立，目中凶光大盛，注視着黑驢老人就要出手，像是恨極了李二拐一樣。

黑驢老人李二拐見百毒神君博老五目含凶光，透出無限殺機，心中也不敢大意，他雖逍遙無我，暗中却將功力佈滿了全身，望着百毒神君咧嘴一笑，道：「慢來，慢來，現在還不是動手的時候。」

百毒神君博老五怒沖沖地道：「還要等到什麼時候？」

李二拐凝耳聽了一陣，道：「等我請的人來了再動手！」

百毒神君博老五大喝道：「你竟然邀請幫手？」

他深知黑驢老人功力絕代，自己是否能傷了他都是一個絕大的疑問，此時一聽他邀請了幫手，心裏那能不大吃一驚，還以爲對方所邀之人都是當今武林中屈指可數之人，那時衆敵難當，不死也得重傷，

百毒神君心念電轉，揮手一掌劈了出去。

李二拐身形陡飄，全衣黑袍隆隆鼓起，他右掌一抬，硬接了一掌，雙方身形俱是微震，被對方那渾厚的功力所震懾。

李二拐哈哈一笑道：「博老五，你的百毒功對我毫無用處的。」

百毒神君博老五冷笑道：「眞的麼？這我倒不信……」

他輕輕一抖左袖，自袖中拿出一個粗大的竹筒，裏面呱呱呱三聲怪叫，傳來一陣咚咚地躍動之聲，百毒神君博老五嘿嘿一笑道：「這是我自苗彊收集來的金母蟾蜍，你只要敢和這蟾蜍鬥上一鬥，我便算服了你……」

他輕輕一啟竹筒，裏面呱地一聲躍出一隻通體金黃的大蟾蜍，這隻怪異的大蟾蜍身體碩大，居然會發出一聲怪異的叫聲，昂起頭望着李二拐看了一眼，突然划動足趾向着李二拐的身上射去，一股金影疾閃而至，李二拐冷笑一聲，輕揮大袖，將大蟾蜍逼落在地上。

大蟾蜍在地上一躍而起，張口向李二拐的脚背上咬去，那頭黑驢突然揚起前蹄，對着大蟾蜍的身上踏去。

大蟾蜍像是經過長久訓練一般，身軀一縮一跳，脫出黑驢的蹄落之處，拔起身子斜射而去。

李二拐輕輕一笑道：「這種東西也値得一提，倒要笑掉老漢的大牙了！」

他舒指輕輕一彈，一縷指風撩空而出，大蟾蜍身子一顫，在地上翻了一個身，瞪着雙目直吹氣，再也不敢輕舉妄動，只是不瞬的望着李二拐。

百毒神君怒叱道：「沒用的東西！」

他輕輕一拂雙袖，自袖子裏突然滾出十幾隻血紅色的蝎子，一落地上立時排列成隊，向李二拐身前欺去。

李二拐眉頭一鎖，道：「老毒物，天下所有的毒物恐怕都讓你收集來了，這種罕見的大血蝎只有苗彊才有，平常一隻都難找到，想不到你一下竟有這麼多隻。」

百毒神君博老五嘿嘿笑道：「這算什麼？血蝎雖罕有，在我却不値得一提……」

他嘴裏發出一連串的輕嘯，那十幾隻大血蝎子突然移動身軀向李二拐猛撲，李二拐揮掌連着擊斃數隻，正待揮掌再擊之時，那隻金色大蟾蜍突然悄無聲息的發動，朝着他的手臂上咬去。

慕小寰驚叫道：「師父，小心！」

話音甫落，門外突然搶進一個人來，只見那人木劍一揮，迅捷的一劍將金蟾蜍削落在地上，肚中血水一湧，死在地上。

盲劍客身形不停，連揮七劍，在一剎那間又殺死七隻大血蝎子，百毒神君博老五一見大駭，急忙將餘下的蝎子收回雙袖之中。

博老五怒叱道：「小子，你是誰？」

李二拐哈哈一笑道：「他是天劍林鏗之子！」

百毒神君博老五嚇得連退兩步，沒有想到這個青年人是劍神之子，他忿怒的吼了一聲，道：「小子，你敢壞我大事……」

盲劍客冷冷地道：「昨天我接到李老前輩的傳書之後，就想會會你這個玩毒的大行家，現在我和龍弟將單獨鬥鬥你……」

展雲龍聞聲而入，手持金魔神守住牆角，目光不瞬的注視着博老五。金手書生却躲得遠遠的，他心中暗喜，却不敢表露出來，等李二拐拋給他解藥之後，人已亡

命的逃了出去。

慕小寶歡呼道：「龍哥，你來了！」

展雲龍笑了一笑道：「妳也在這裏……」他心中突然有一股莫名的激動，卻不敢表示出來，急忙一正心神，手持金魔神注視着博老五。

博老五暗罵一聲，忿忿地道：「李跛子，你是安排好的要兩個小輩對付我。」他自忖毒功天下無敵，心裏雖驚却也不懼，暗中將功力蓄集雙掌之中，只待李二拐一出手，便施出霸道無倫的百毒神功，以猝不及防之勢，將展雲龍和盲劍客傷在掌中。

李二拐嘿嘿一笑道：「你的念頭少打吧，老漢在關洛道上曾看你施放毒功毀人於一旦，為了武林正義，只得將你毀去。」

他眼往上一翻，對展雲龍和盲劍客道：「你倆專打他左手，使他沒有機會施出危害人世的絕毒功夫，最好想辦法敲斷他的左手。」

盲劍客大喝一聲，揮動木劍，施出一招「上下交輝」直劈博老五的左臂，博老五身形急飄，正待揮掌擊出，背後的展雲龍已冷笑一聲，金魔神向前一推，一股流灩的金光直向博老五的後背砸去。

博老五心中大駭，想不到這兩個青年人功力如此之高，一時心亂竟沒有機會回手，他心念電轉，忖道：「我何不設法將他倆引將出去，發動蛇陣將他們一併毀在我的手裏——」他連着揮出兩掌，身形陡地躍起，一個大盤旋，穿過屋頂的大洞向黑夜裏奔去。

李二拐大喝道：「不好，這龜兒子要溜——」

小毛驢長鳴一聲，馱着他急闖而出，放開四蹄奔去，盲劍客一拉展雲龍，道：「追，這個人放不得……」

茫茫的黑夜裏，只見人影晃動，盲劍客和展雲龍風掣電閃般一連追出五里之外，奔至一個大樹林之前。

林中沉寂如死，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展雲龍方待躍去，盲劍客輕輕一拉他，道：「龍弟，不可造次，當心那傢伙施毒——」

語音未落，林中突然響起一陣細細的笛聲，不多時四處笛聲大作，遙遙相接，在黑夜中只見有五六個白衣漢子手拿長竿，嘴奏小笛，竹竿輕輕敲在地面上，發出篤篤之聲，盲劍客和展雲龍低頭一瞧，不禁驚詫的道：「蛇！蛇！」

在黑夜裏，遍地都是條條昂着頭的毒蛇，藍色的眼睛像小星星似的，遠遠望去茫茫一片。

盲劍客急急地道：「點火！」

他掏出火摺子急忙燃上，伏身拾起一堆枯枝燃燒起來，一股濃烟騰空而起，藍色的火焰跳動，將周圍景物照得清晰無比。

展雲龍藉着火光四下瞧去，只見這蛇羣多不勝數，約有千萬條之多，東西南北四周各站一個白衣大漢，揮動竹竿輕奏風笛，指揮着蛇羣向他倆困來，展雲龍心中大顫，一時倒被這種威勢所駭住了，他手持金魔神，暗中運力逼出一股光華，行至最前的羣蛇竟不敢再行上前。

他悄聲地道：「大哥，要破蛇陣唯有先毀了這馭蛇之人。」

盲劍客揮動木劍，連着劈死七八條五花斑斕小蛇，左掌一揮擊出一股掌風，震得那些蛇羣四射飛起，聞言之後，凝重的道：「不錯，百毒門萬蛇陣武林一絕，現在火光一現，一時之間牠們還不敢衝過來，待回兒蛇陣發動，你我都免不了死路一條……百毒神君博老五眼下不知躲在何處，只驅使他的徒子困住我倆……」他暗暗地嘆了口氣，道：「眞想不到我倆南下青城便會死在羣蛇身上……」話音未落，黑夜裏響起博老五的桀桀怪笑，只見百毒神君博老五穿過蛇陣大步向前行來。

展雲龍大喝一聲道：「姓博的，有種我們鬥個死活，馭使這些臭東西困住我倆不算好漢……」他豪氣干雲的一聲大笑，道：「你有種的話，和我單獨相鬥？」

百毒神君博老五嘿嘿一笑道：「好個貧嘴的小兒，我博老五今夜如果不將你倆餵了毒蛇之口，也枉稱百毒門之尊了……」

他目中寒光一湧，喝道：「發動大蛇陣！」

各守住一邊的白衣漢子答應一聲，揮動長竿敲擊在地面上，笛聲突由緩轉急，這些各種不同的羣蛇發出吱吱之聲，各昂着頭向兩人立身之處鑽來。

這些毒蛇連結成羣，像無數的大軍一樣，排山倒海而來，這種威勢在黑夜中看來，更使人心寒胆顫。

展雲龍大喝一聲，對着撲來的羣蛇發出一掌，道：「大哥，我們可不要分散。」

盲劍客伸手抓起一截燃燒着的枯枝，朝那疾奔而來的羣蛇揮去，只見羣蛇一陣吱吱怪叫，有七八條已燒灼在地上，可是那些蛇都像經過訓練一般，竟然絲毫不畏懼光火，亡命的向兩人身上撲來。

百毒神君博老五遠遠看見兩人在火光中跳躍揮掌，雖然殺死了不下百條毒蛇，却顯得異常狼狽，他嘿嘿一陣高亢的大笑，指着場中，道：「你倆若要投降，我便放了你倆。」

展雲龍大喝一聲道：「放屁！誰會向你[illegible]？」

百毒神君哈哈大笑道：「好個不知死活的小鬼，天下除了你老爺我來救你們外，我敢說無人能破這萬毒蛇陣。」

「嘿——」遠處飄來一聲低嘿之聲，這是黑驢老人李二拐的聲音，他低嘿一聲，拉開嗓門大叫道：「你這龜兒子又在吹牛了！」

黑驢身形一翻，凌空躍了起來，踏在羣蛇身上像一縷輕煙一樣的奔向困住兩人的身邊，火光冒起，李二拐哈哈大笑，盤膝坐在展雲龍和盲劍客之間，道：「好，我們今天就鬥鬥老毒物羣蛇大陣……」

他自黑驢身上解下一個大袋子，裏面鼓鼓的並有撲動之聲，李二拐望着百毒神君博老五呵呵笑道：「老毒物，你的剋星來了！」

他輕輕鬆開大袋子，一道紅影穿空而起，只聽呱呱兩聲，一隻全身紅色羽毛的怪鳥凝立李二拐的頭。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俞劍峯和玄玄郡主別後相見訴苦，突來了游桓打岔，使玄玄郡主拂袖離去。突然又來了游老二勸說兒子游桓回家，俞劍峯懷疑游老二身份，突然又來了躺臥雪地的老漢妙語相關說游老二是五里亭縱火者，又說出陸平，這都和俞劍峯家事有關，只好在旁觀察，恰好丐幫幫主出現，指證他是假冒游老二，他匆忙逃去，老漢盧野老想追被阻……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捨命救愛侶　隻身闖險關

黑暗裏，一把長劍從岑少風的背宮徐徐迫近，劍身去勢非常緩慢，未嘗發出半點聲息。

劍尖逐寸向前移動，距岑少風後背大穴只有四寸不到——

岑少風方才有所警覺，劍尖業已抵住他的後背！

一絲細若蚊語的聲音道：「你若敢動一動，或出聲喊叫，我這一劍立刻穿透你的前胸！」

岑少風瞿然一驚，旋即鎮定如常，低道：「什麼人？」

那細微的聲音道：「你別管老子是誰，若不想喪命在我的劍下，便得依我的命令行事。」岑少風正待開口，突然一聲細微的風力迎面襲到，他不敢妄動，另一支劍子已抵住他的胸口。

他被前後二劍挾住，雖然頗感凜惕，但也未有露出慌亂之象，腦際思潮電轉，暗暗盤算：「禪宗料得不錯，果然有敵人埋伏峽中，可慮的是這裏四面黝黑，壓根兒無法辨出敵人動靜……」

那細微的聲音又道：「只要你乖乖跟咱們走，不生反抗的念頭，咱們保證不會傷害於你。」

岑少風低聲道：「跟你們走到那裏？」

那低微的聲音道：「順着崖下走去，峽岸泊有一艘快艇，咱們坐上快艇帶你去見一個人！」

岑少風心中犯疑，暗自運氣護身，上半身悄無聲息地朝右方斜擺移動。這刻對面傳來老嫗困惑的語聲：「少風，你和誰在說話？」

岑少風悶聲不語，手上食指一扣，一道火舌迅速昇起，原來他又冒險打亮了火摺子——

火光乍亮，岑少風電目一瞥，瞧見兩名黑衣漢子持劍立在他的前後，形成倚角之勢，劍尖依舊不離他身上要害。

那兩個黑衣漢子齊然怒哼一聲，長劍往前一刺一送，岑少風當機立斷，本來微斜的上半身疾向右側傾倒，一面仗着腿腰穩住身形。敵人那兩把長劍同時刺空，劍身交碰發出「叮」地一響。

黑衣漢子們不料在己方穩可得手的局面下，竟會讓岑少風逃出劍下，不禁楞了一大楞。

其中一名黑衣漢子怒喝道：「姓岑的！你敢使鬼！」

喝聲未了，立聞兩聲悶哼亮起，二名黑衣漢子相繼倒地，然後岑少風身前風聲一掠，一人縱掠前來。

大禪宗寧恬的聲音道：「小施主你沒有事麼？」

岑少風道：「沒事，老前輩是你點中這兩人的穴道？」

大禪宗道：「老衲暫時封住他兩人的啞穴，不知峽中還有埋伏多少人馬，老衲須得盡速查明——」

突聞錦袍老者陰惻惻地道：「老夫屬下的兩名劍手，敢情已被你等制住了，是也不是？」

岑少風揚聲道：「不錯，你還有什麼陰謀詭計，何不一併使出來？」

錦袍老者冷冷道：「趙鳳豪的佣人，或許老夫太過小覷於你了，你的少女主人

現在仍在老夫掌握之中，我要你獨自一人過來救她，不知你有無這份胆氣？」

聲音忽近忽遠，令人無法捉摸。

岑少風道：「子午峽到處瀰漫着奇雲濃霧，岑某視綫受阻，如何接近閣下所乘坐的皮舟？」

錦袍老者道：「適才老夫手下已提過，峽岸泊着一艘快艇，艇中有一名舵手等在那裏，你上艇後，那舵手自然會航駛幫你到老夫這邊來。」

岑少風躊躇不決，一時無法決定答應或是不答應的好。

錦袍老者冷笑道：「你還顧忌害怕什麼？待老夫要趙嘉玲向你說幾句話。」

黑暗裏傳來一道細微的呻吟之聲，趙嘉玲輕脆的語聲亮起：「岑大哥，這人要你過來，你千萬不要中計上當……」

話至中途戛然而止，似乎她又再次爲人點中了穴道。

岑少風聽到趙嘉玲的聲音，腦海登時泛起那惹人憐愛的面龐，晶瞳光采陡增，精神大振。

他長吸一口氣，洪聲道：「閣下莫要加害趙姑娘，岑某這就過去了。」

立身另一塊山巖上的老嫗聞言，連忙出聲阻止道：「敵人擺佈這麼一個陷阱，就等待你隻身前往，少風焉可輕率涉險！」

岑少風低聲道：「下佣過去一趟，或能伺機救出少主人，總比待在這兒坐困愁城要好得多。」

大禪宗淡淡道：「讓他去吧，他若不能及時趕到，趙姑娘性命堪虞。」

老嫗無奈只有應允，岑少風一手打亮火摺子，小心翼翼地縱落崖下，「欸乃」一聲，在漆黑一片中一艘快艇迅速駛近。

岑少風更不遲疑，晃身躍落艇上，此刻已屆夜半子時，子午峽上空雲霧飄散，露出半輪彎月，銀色光輝照在水面，映出閃閃光波，更加添了峽中神秘詭異的氣氛。

藉著淡淡的月色，隱約可瞧見船頭坐著一名操舟人，但因光線依然黯淡得很，是以無法看清那人的面容。

岑少風縱身躍落艇上，艇身微微搖動了一下。

操舟人輕搖櫓槳，突然快艇像一隻脫了韁的野馬，朝江心疾馳而去。

岑少風幾乎嚇了一大跳，他注意到那操舟人手上的櫓槳祇輕輕往水面一點，快艇便駛出了老遠，速度之疾，簡直到了聳人聽聞的地步，縱令操舟人內力十分深厚，若無特殊的操舟之術，顯然亦不克臻此。

他下意識感覺到，爲自己操舟的這個人絕非等閒人物。

快艇繼續前駛，破水聲中，傳來操舟人低沉的語聲：「子時將到，峽谷內就快大放光明了。」

岑少風詫道：「月兒不是早就出來了，現在還未到子時嗎？」

那操舟人道：「子午峽谷非至日中夜半不見日月，夜半子時一到，峽裡皓月當空，月光穿透雲霞與水面，金波相輝映，峽谷景物盡收眼底，此刻月兒若隱若現，光線又如此黯淡，離子時至少還有半個時辰之久。」

岑少風聽他言詞不俗，絕非尋常舟子，私心益發感到迷惑。

而且他隱隱間，老是覺得這操舟人的語聲頗爲熟悉，一個人名呼之欲出，但一時却又想不起對方的身份。他忍不住問道：「敢問尊駕與岑某可是舊識？」

那操舟人似乎吃了一驚，支吾的道：「舊識？我……我……不過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岑大俠怎會識得，眞是笑話了。」

言下吞吐閃爍，岑少風心中疑雲更熾。

操舟人運槳如飛，快艇左拐右繞，連轉過幾處險灘，看看已航駛到峽谷中心，艇身忽然緩了下來。

岑少風皺眉道：「尊駕爲什麼突然把船划得慢了？」

操舟人支吾道：「此處水路迂曲，險灘甚多，駕舟稍一不愼，即有觸礁沉舟之險，故須放緩速度，格外提神留意。」

但岑少風却注意到，快艇繼續前駛的航線平直而毫無曲折，舟身在水面上飄浮，亦顯得四平八穩，足見操舟人所說的「水路迂曲，險灘甚多」的理由是虛，然則快艇速度則由疾而緩，就頗耐人尋味了。

岑少風仰觀天色，道：「月光暈糊，峽谷一片漆黑，快艇航道不會偏失嗎？」

操舟人道：「岑大俠毋庸多慮，小人在大漠居住多年，對天上星座位置頗有心得，不可能會迷失了航道方向……」說到此處，生似警覺自己口快失言，忙住口不語。

岑少風心念一動，暗忖：「在大漠居住多年？……這操舟人竟然在大漠居住過，他到底是誰？」

那操舟人索性將櫓槳停了下來，快艇在江心停了下來。

岑少風更覺事態有異，此刻一陣大浪湧至，舟身顚簸了一下，竟在水中打轉不停。

霎時舟身有若陀螺迴繞，在奔瀑急流與滔天大浪衝擊下疾轉不休，岑少風本來就不諳水性，舟身轉邊又疾，一會兒便覺天旋地轉，身軀隨著艇舟搖擺，連坐都無法坐穩。

待得舟身平靜下來，岑少風方始喘了一口大氣。

但他乍一清醒過來，却發覺胸前「中極」要穴隱隱爲一股潛勁罩住，那操舟人一掌抵住他的胸口。

岑少風在快艇轉邊之際，早已料到必有變故發生，祇因當時腦際昏昏沉沉，全然無法運功戒備，故此才輕易落入人家掌握之中。

那操舟人一掌抵住岑少風胸口要穴不放，口道：「你若敢試圖反抗，甚至動一動身子，我立刻斃你於掌下！」

岑少風淡淡道：「尊駕待要如何？」

操舟人見岑少風鎭靜如常，絲毫不爲突生的意外變故所動，他反而怔了一怔，半晌始沉聲道：「姓岑的，你的鎭定功夫算得上相當到家了，可惜你這一條漢子，我却不得不用點手段對付你。」

歇了一下，喃喃復道：「我必須依命行事，否則白丹可就危險了。」

岑少風心頭震了一震，衝口道：「原來你是白姑娘未來夫君錢繼原？」

操舟人身軀一顫，旋即仰天大笑道：「不錯，我是錢繼原，既然你已猜出我的身份，錢某也不用對你相瞞了。」

他儘管縱聲大笑著，笑聲中却透著幾分不自然的味道。須臾，錢繼原笑聲一歛，繼續說道：「錢某一時口快，岑少風你竟能從白丹身上聯想到我，反應不可謂不快了。」

岑少風道：「也不盡然，錢兄提到曾在漠北居住多年，我便懷疑是你，昔日咱們第一次碰面時，錢兄不是無意對我說過，你在塞北落英塔住過五年之久？其後你說到白姑娘名字，更加證實岑某心中所想。」

錢繼原咬一咬牙，道：「此刻你對錢某的行徑一定感到奇怪，甚或覺得我卑鄙可恥是吧？」

岑少風略一尋思道：「正邪分道，我的確不明白錢兄何以要幫著南荒五邪叟那一夥人？」

錢繼原沉吟無語，一掌依舊罩在岑少風穴道之上。

岑少風道：「方才錢兄說過必須依命行事，莫非你是受人要脅而行？」

錢繼原沉聲道：「岑少風你不必多問了，你要救走趙嘉玲姑娘，錢某原不該攔阻於你，祇是趙姑娘若被你救走，白丹一命也就跟著完了。」

語調愈說愈是低沉，也愈顯得痛切：「為了保障白姑娘的安全，我什麼都答應了他們，即連那梵文所錄少林金剛經，由始至終我都一字不漏為他們詮譯了出來，這等事我都做了，還在乎阻撓你去救趙姑娘嗎？」

岑少風猛可問打了個冷顫，失聲道：「金剛經？你為誰詮譯了金剛經？」

他焦慮萬狀地等待著錢繼原的答覆，只因那少林金剛經係為梵文所錄，而天下看得懂梵文之人寥寥可數，但若有人能夠參悟經上所載秘功心法修練而成，眼看便可以睥睨天下，難有敵手了。

錢繼原答非所問道：「那金剛經本為少林藏經閣最寶貴的藏經之一，但少林寺世代的子弟却無人練就經上所載的武功，後來元元僧監守自盜，將金剛經竊走，掌門方丈傾所有的寺僧下山追尋失經，再不過問武林是非，少林寺遂逐漸沒落了。」

語聲微頓，續道：「元元僧在少林寺僧追逼之下，只有轉而投靠俞肇山尋求庇護，金剛經於是落到俞肇山手上。」

岑少風忍不住插口道：「但俞大先生自己不懂梵文，他探知俞劍峯俞兄和錢兄你對西域梵文頗有造詣，乃威脅利誘俞劍峯為他譯經不成，念頭便又轉到錢兄身上，是也不是？」

錢繼原道：「你說得不錯，那俞肇山千方百計要我譯經，我和俞肇山曾一起在落英塔渡過五年歲月，對其人的陰險詭詐早已深痛惡絕，怎會答應於他？於是他便用計擄走白姑娘，錢某與白姑娘山盟海誓，如何能坐看她為人所害，無奈……無奈……」

內心苦痛矛盾之情在話語中表露無遺，語聲一頓，再也說不下去。

岑少風低聲道：「果然錢兄是身不由己的，設若岑某與錢兄易地而處，只怕我無計可施，也只有這樣做了。」

錢繼原默然半晌，厲聲道：「錢某道出內情，並非為了要博取你的同情，我說過為白姑娘的安危，甚麼都顧不了，姓岑的，你的利害既與錢某相衝突，錢某只好對你得罪了！」

岑少風道：「五邪叟向你威脅，如果趙嘉玲被我救走了，他即將對白姑娘有所不利，是不是？」

錢繼原點頭道：「脅迫錢某的並非五邪叟，是和五邪叟在一起的另一個人。」

岑少風微喟一聲，道：「好，你下手吧，岑某絕不怨你——」

錢繼原那罩在岑少風胸口大穴上的掌指，本已運勁欲出，聽得岑少風最後一句話，忽然怔了一怔。

那一句「岑某絕不怨你」，像一隻巨鐘在他心上重重敲了一記，霎時他那一掌再也拍不下去了，岑少風的干雲豪氣與寬大恕人，竟使他心底湧起了百丈波濤，油然產生一種欺人太甚的內疚之感。

錢繼原長長嘆息一聲，道：「罷了，罷了！」

右掌緩緩從岑少風胸前收將回來，「噗通」一響，投身跳入水中。

岑少風那裡知道，因為自己一句話竟使錢繼原改變了初衷，他祇是楞楞的坐在快艇上面，望著黝黑一片的江水出神。

這會子，江面突然傳來一陣急驟的銅鐘響聲，在萬籟俱寂中，鐘聲格外顯得清脆悠揚。

岑少風側耳聆聽若有所悟，忖道：「鐘聲起得突然，敢情敵方正利用鐘聲引導船隻在黑夜中行駛，不致迷失航道。」

當下更不遲疑，手抬櫓槳一划，跟著鐘響起處駛去。

岑少風對操舟一道素無經驗，划槳又不得要領，是以船行極慢，他惦念趙嘉玲安危，心下焦慮異常，加之舟行又緩，不禁手忙腳亂。

走了一會，船又偏了航道，岑少風只好自囊中掏出火摺迎風晃晃，欲藉著火光看清周遭形勢，以便校準方向。

一道火舌迅速繚繞昇起，岑少風舉目四望，突然發現兩艘快艇分自東西兩面馳來。

兩艘快艇破浪而行，夜風呼嘯，非但掩沒了船行聲息，抑且將快艇前進速度推動得更為速疾。片刻工夫已包抄到近處，岑少風凝目一望，却見二艘快艇之上各自站著一名勁裝船伕，搖櫓掌舟。

岑少風情知自己的船隻若被撞上，以雙方速度及衝勁，船身縱不被撞成粉碎，亦絕無倖理。

風急浪險，快艇不住翻騰，浪潮湧向船桅，眼看雙方船隻快將相碰撞，岑少風情急智生，猛可大喝一聲，自船尾拾起鐵錨拋入江底，隨著鐵錨一頓之勢，快艇向前移動了一丈有奇。

雖然才向前移動了丈許，却適好從兩隻快艇的包抄夾縫裡鑽了出來，處境之險，當真是間不容髮。

那兩艘快艇上掌舵船伕不料岑少風機警如斯，在這等甕中捉鼈的情勢下，居然

叫對方的船隻盪出夾縫，一怔之下，欲待轉舵改變航向已然不及，但聞「砰」一聲巨響，二艇互撞，立時化成碎片。

江上捲起千層濁浪驚濤，把無際的江水崩裂開來，滾滾水流奔騰澎湃，委實動魄驚心已極。

良久，江面才恢復平靜，二人二艇早已不見踪影。

岑少風不知不覺已是汗流浹背，暗道若非鬼使神差，船隻不遲不早偏了航道，自己不得不亮起火摺校準方向，這才發現那兩隻疾抄而至的快艇，在那危機一瞬之際，如果反應稍遲，此刻葬身江底的，只怕不是對方那兩名舟子而是自己了！

岑少風驚魂甫定，倏聞水中「嘩啦啦」一大響，快艇右側冒起一個人頭來，竟是那少年錢繼原！

錢繼原一手拉住舟尾舵，上半身飄浮水面，朝岑少風道：「岑兄，你沒有事嗎？」

岑少風道：「兄弟才從鬼門關闖了過來，有謝錢兄關懷。」

錢繼原道：「錢某本已泅到岸邊，聽見這邊巨響震耳，立刻掉頭而回，看來敵人千方百計欲置你於死，你何苦隻身冒這個大險？」

岑少風道：「兄弟無論如何非救出趙姑娘出險不可，即使將這條性命丟在子午谷裡亦在所不惜，目下若要兄弟罷手，實是有所未能。」

錢繼原遺憾地搖搖頭，暗忖：「他說出這句話時，已非僕傭對少主人應盡護衛之責的口吻，敢情他和趙姑娘之間，竟有主僕之外的其他感情存在，就是這種感情迫使岑少風一心一意欲營救趙姑娘，以致忘却自身生死？」

他當下道：「岑兄誤會了，非是小弟蓄意勸阻，實因岑兄此去危機重重，縱不埋骨江底，亦難逃被擒之禍。」

岑少風詫道：「你能夠如此肯定嗎？不是岑某自誇，當日強如紅袍老祖俞一棋都奈何我不得，憑區區一個五邪叟要擒下岑某，恐怕並不那麼簡單。」

錢繼原道：「岑兄神勇蓋世，小弟早已聽人言及，問題在於水面上不比得陸地，一旦舟仰人翻掉落水中，那時岑兄空有一身功力，還不是只有束手就擒嗎？」

岑少風沉吟道：「事實果然如此，岑某最憂慮的正是這一點。」

錢繼原沉下嗓子道：「其實小弟剛剛提到的還不是最迫切的憂患，另有一樁事實更值得岑兄顧慮。」

岑少風楞道：「此言何所而指？」

錢繼原躊躇一下，始道：「敵方除五邪叟外，另有一個主持其事的首腦人物，此人更是岑兄的心腹大患，你萬萬不是他的對手！」

岑少風皺眉道：「這人可是那始終與南荒五邪叟在一起的錦袍老者？」

錢繼原道：「正是此人。」

語聲微頓，復道：「岑兄或許不相信小弟之言，那俞肇山的武功你是見識過了，這錦袍老者一身功夫更在俞肇山之上。」

岑少風道：「錢兄親眼目覩他顯露過驚世駭俗的武功嗎？」

錢繼原道：「尚未見過，但我知道他功力之高，連當今宇內有數的幾位前輩異人，諸如大禪宗，青牛童子等，只怕都要讓他三分！」

岑少風駭然色變，道：「並非岑某不信錢兄之言，委實我從未聽過，武林中有人功力高過大禪宗或青牛童子者。」

錢繼原道：「信不信由你，此人是俞肇山一手調教出來的特級高手，以冀圖與大禪宗等人爭一日之長短。」

岑少風愈聽愈覺離奇，俯首陷入尋思之中。

他半晌始道：「這話更令人不解了，俞肇山武功不及大禪宗，乃是不爭自明之事實，但由他一手調教訓練出來的人，武功反而高於大禪宗之上，豈非太過不可思議了嗎？」

錢繼原道：「我沒有時間解釋清楚了，最後奉勸一句，岑兄及早回頭，猶可免作無謂之犧牲。」

岑少風打斷道：「縱然成功的機會微乎其微，兄弟也有扭轉乾坤之決心，錢兄盛意可感，惜乎岑某無法遵從。」

錢繼原嘆道：「勇者不懼，以岑兄這等氣魄，大約世上再也沒有甚麼事物能令你憂疑恐懼的了。」

話猶未完，陡聞「嗤」的一響，漆黑的天空驀地同時昇起二道彩光閃耀爭目的煙火，左邊的一道爆成一朵梅花形火焰，色呈鮮紅，右邊的是一朵黃色菊花火焰，過了片刻，兩朵火焰方始自行熄滅。

錢繼原急道：「敵方首腦發出訊號了，埋伏在子午峽裡的人手快將出動，岑兄你須得格外謹慎留意。」

岑少風道：「多謝錢兄指教。」

錢繼原自懷中掏出一樣物事，拋在快艇上道：「待會兒你也許用得著這隻煙幕筒，雖是雕蟲小技，或能幫助岑兄渡過一危亦未可知。」

言罷，復投身縱落水中，頃忽不見。

岑少風下意識打量錢繼原所留下的物事一眼，却是一隻竹槓圓筒，自外表觀之，倒像是孩童過節時所燃放的花炮。

岑少風一時無法推究錢繼原留下那隻竹槓圓筒的用意，只有暗暗納悶於心。

他再度划櫓前行，約莫走了有十餘丈遠近，突然出現了六艘快艇，悄悄向岑少風的座船駛近。

那六艘快艇分成東西南三隊，每隊兩艘分由兩名水師駕駛，每一隊相距半里，成一川字形，啣尾乘風疾駛，次漸迫近岑少風的座船，因為是在黑夜之中，故而他們了無忌憚迅疾催行，即使船頭破水的陣陣響聲，亦為風嘯聲所遮掩，不虞被對方發覺。

岑少風雖然無法瞧見敵船的踪影，但一種與生俱來的敏銳察覺本能，使得他隱隱感到周遭發生的緊張氣氛。

他立刻催槳划櫓，加快速度，然而這時他已經陷入了二隊快艇的包圍，僅留下前方一個缺口。

右邊一艘快艇的尾舵上，站起一名身材魁梧的勁裝漢子，運勁從丹田中迫出聲音說道：「姓岑的，你已經陷入了重重包圍，目下你只有依照咱們吩咐你航行的方向掌舵，否則咱們馬上將你的船隻撞沉，

你聽見了嗎？」

岑少風微凜，極目四望，但見東西南水面上依稀出現點點船影，黑暗裡却無法分辨得出敵船的數目。

當下回答道：「爾等準備挾持岑某的船隻到那裡去？」

那魁梧大漢大聲道：「咱主人本身有命令下來，不惜出動全數快艇，把你的船隻撞成碎片，但是方才他又發出訊號，要咱們帶領你去與他會面。」

岑少風心念一動，道：「在下又弄不清楚你們的主人是誰呢，可是南荒五邪叟嗎？」

那魁梧漢子哼了一下，道：「五邪叟配指揮咱們嗎？姓岑的，你未免太小覷黑水幫了！」

岑少風驚道：「足下是江湖水路第一幫派，黑水幫幫主過江龍？」

魁梧漢子道：「正是過某。」

岑少風吸一口氣，道：「岑某正自奇怪，子午峽裡緣何忽然之間出現了這許多水道高手，原來黑水幫也參預此事，又有過幫主親臨主持，那就難怪了。」

口上儘管淡淡說著，心中已忍不住暗暗吃驚，心想敵方那主腦人物，不知用的什麼手段，竟能使黑水幫爲他賣命？而自己到目前，連此人的底細都不甚了解，倒是頗爲可慮的一件事了。

當下故意用譏諷的口吻道：「久聞過幫主乃水道上一時之雄，如何竟也當他人的爪牙走狗來，在下頗感不解。」

魁梧漢子過江龍怒道：「姓岑的，你口頭上客氣一點。」

岑少風笑道：「對不起，是我一時失言，岑某的意思是，以過幫主這等人，居然尚被人網羅而去，此人莫非已到了武功蓋世，足以號令天下的地步？」

過江龍道：「這個倒被你說對了，試想過某是何等人物，設非頂尖拔萃足令過某心服口服之人，我豈會心甘情願爲其效力嗎？」

這刻已到夜半子時，一輪圓月昇到子午峽上空，銀色光輝自雲端平瀉下來，頓使狹長多險的子午峽谷明如白晝。

岑少風拿目四望，發現敵方六艘快艇航行與自己的船隻異常接近，此際右首忽然有一艘脫穎而出，一直迫上前來。

快艇尾舵站著一名氣度不凡的中年魁梧漢子，岑少風料想必是黑水幫幫主過江龍親自坐鎮其上。

說時遲，那時快，兩艇正自並頭齊航，岑少風陡地提身一躍，縱落敵船，艇上四名水手叱喝連聲一擁而上，紛紛揮掌朝岑少風擊出。

岑少風手起足落，當者無不跌開，一名水手穴道受制，再也動彈不得。

過江龍大喝道：「姓岑的，你……」

暴叱聲中，單掌猛可一推，擊出一片狂飈。

岑少風身方立穩，對方掌勢已然發動，他出手之疾，招數之凶險迅猛，强如岑少風也不禁爲之驚心動魄，暗道這過江龍做到水道中數一數二幫派的首領，水上功夫之高，自是毋庸待言，即連對拳脚武功一道亦是一樣在行，自己倒不可小覷於他。

當下使出「趙門五節刀」手法，卸去對方掌力，一面運起丹田內潛力暗勁，俟機待發。

過江龍一掌擊空，立刻掄臂再攻一掌，非常凌厲之極，抑且絕無破綻空隙，人須得先行防禦，方有機會反擊。

岑少風閃目一瞥，早已瞧出對方一掌之奧妙所在，情知目下之戰，非出奇兵不足以致勝。

他口中清嘯一聲，居然不退不避，雙掌翻飛間，以快對快一連搶攻了五招，使的仍是「趙門五節刀」招式。

過江龍不料岑少風在自己發出那等凶悍凌厲而毫無破綻可尋的攻勢之下，不先行防禦退避倒也罷了，竟猶有餘力急攻反擊，吃驚之餘只覺腹下一股强力倒襲而上，當下疾忙收掌後退。

敢情岑少風所以完全放棄防守，乃是早有成竹在胸，他一使出「趙門五節刀」掌式，敵手攻勢頓然受阻。

過江龍大吼道：「好拳法！你再接過某一掌！」

他覓得空隙，迅速攻出一招。

詎料岑少風更先他一步搶先發動了攻勢，他不等過江龍發招，一掌分光錯影搶攻了進去。

過江龍做夢也想不到對方身手之快捷如斯，他欲避不及，「拍」「拍」二響，左右雙手穴道均爲所罩。

當下但感身軀一軟，再也站不住身，一跤跌了下去。

岑少風一掌罩住過江龍背宮，大喝一聲道：「停住！」

原來在岑少風與過江龍動手的當兒，其餘五艘快艇迅速截抄而上來，此刻見幫主已在人家掌握之中，登時將速度減緩下來。

岑少風俯首朝過江龍道：「過幫主，岑某爲形勢所迫，不得不對你得罪了。」

過江龍冷冷一哼，打斷道：「姓岑的你不必多言，過某今日算是認栽了，要殺要剮悉聽尊便。」

岑少風道：「只要過幫主吩咐手下水師領我去見你們的主人，中途莫要再打其他主意，岑某並沒有爲難過幫主的意思。」

過江龍道：「見到咱們主兒，你也是死路一條，姓岑的，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了？」

岑少風淡淡道：「若然岑某連貴上的影兒都未見到，便自葬身子午峽水底，豈不更要死不瞑目了嗎？廢話少說，你命令手下水師領航吧！」

過江龍重重哼了一哼，無奈只有依言高聲指揮部屬。

其餘五艘快艇結連成一縱隊，領先疾進，岑少風親自操舵，啣尾跟在後頭，速度絲毫不遜於敵船。

峽中航道處處險礁暗灘，前面五艘快艇上的水師俱是水道一時之選，自然都能輕而易舉通過險阻。

相形之下，岑少風可就沒有這麼輕鬆了，這等水上功夫非是他所擅長，遂得小心翼翼隨著前面快艇所走過的航線行駛，加上過江龍爲了自身安危，不時出聲指點，才能在多險的子午峽中航行無碍。

饒是如此，岑少風仍被弄得手忙脚亂，狠狽萬狀。

行駛了片刻，忽然又是一陣輕脆悠揚的鐘聲傳入諸人耳際，細聽之下，這次鐘聲却是由西方所傳出。

岑少風心念方動，突聞過江龍大聲呼道：「主船的位置又改變了，立刻轉向西航！」

五艘快艇相繼來個大轉彎，船頭激起點點浪花，迅若電掣般，朝西北方向航駛而去。

岑少風也立即轉舵改航，極目遠眺，只見前方浩瀚煙波上，隱約浮現著一座黑色島嶼，鐘聲便是從該處傳出。

一會工夫，快艇已經逐漸接近島嶼。

岑少風心中激動，難以自己，他運足眼力眺望，只見一隻輕小皮船靠泊在小島岸邊，舟上並肩站著二人，正是那不知名的錦袍老者及南荒五邪叟，而趙嘉玲却已經不在皮舟上面了！

皮舟木桅上吊著一隻銅鐘，錦袍老者伸手一拉繩索，鐘聲戛然而止，前方五艘快艇分左右兩面散開，將岑少風這一艘船隻圍在中央。

錦衣老者冷冷地注視了岑少風好一忽，說道：「岑少風，你若不是毫不畏死的勇夫，便是天下第一號傻瓜！」

他未見提氣聚音，但却字字清晰，聲浪數丈空間猛震得岑少風耳膜「嗡」「嗡」作響，岑少風不禁暗暗心驚。

岑少風道：「勇不畏死絕對談不上，至於要岑某當成傻瓜倒也未必，只是岑某若連少女主人都保護不了，來日如何對家主人交待？」

錦袍老者道：「你不肯罷手，乃理所當然之事，但你隻身深入虎穴，却是非得有點膽氣不行，衝著姓岑的你這條漢子，待會兒老夫給予你一個公平較量的機會就是。」

岑少風道：「足下好說了，岑某雖則明知不敵，仍然願意放手一拚！」

錦衣老者視線落在躺在快艇上一動不動的過江龍，道：「姓岑的，你本事也算不小了，竟然連破錢繼原及黑水幫的截攔。」

岑少風道：「聽說你以白姑娘的性命要脅錢繼原錢兄爲你賣命，看來足下對綁架女人一道，倒是十分在行的了。」

錦衣老者沉聲道：「敢情錢繼原將事情始末原原本本的都對你訴說了，他與你英雄相惜，故此暗中違抗老夫之命，放你一馬是嗎？」

岑少風暗道不妙，自己只說出白丹被擄之事，他就據此推測出錢繼原曾經暗助自己，那錦衣老者當眞是機警過人了，岑少風懍惕之下，益發覺得有小心應付的必要，首先須得設法使錢繼原及白丹，不因自己而受累。

當下故意冷笑道：「錢繼原想暗算於我，反被岑某先發制人，不得不對我透露身受脅持之事，我恨他先前欲加害岑某的手段太過卑鄙，一掌把他劈落河底了！」

他厲聲說著，又不時夾雜著一兩聲冷笑，竟使得錦衣老者相信了他信口所撒的這個謊言。

錦衣老者道：「以你一身功力，錢繼原果然不是你的對手，但未必見得就如此葬身河底，怎未見……」話未完了，陡聞「嘩啦啦」一響，水底冒出一人，却是那少年錢繼原！

岑少風惟恐錢繼原一開口，與自己信口所撒謊前後相違，致爲錦衣老者聽出破綻，連忙道：「足下推算無差，錢兄雖然被我劈落船下，仗著精通水性，依舊能夠安然泅回此處。」

錢繼原掛著濕淋淋的身子攀上皮舟，悶聲無語。

錦衣老者面無表情，道：「姓岑的，你在此等時刻之下，還要說這種多餘的廢話，老夫相信若非你故意沒話找話說，以拖延時間，就是設法欲出言爲錢繼原搪遮掩護，老夫只要小試一番，便知你的用意。」

他心思轉動之快，實在太過驚人，岑少風情知自己多言反致敗事，一時猜不出對方又要施展什麼詭謀奇計，內心登時感到緊張萬分。

錦衣老者朝錢繼原揮一揮手，道：「錢繼原，你立即躍上快艇，與岑少風動手過招，記住如果你取不了他的性命，白丹姑娘一命也就跟著完了！」

錢繼原怔了一怔，趦趄不前。

岑少風瞧出他的爲難之情，情急智生，以脚對準過江龍的頂門，厲聲道：「錢繼原你若敢過來，我馬上把過幫主頭顱踏成粉碎！」

錦袍老者睛瞳連轉數轉，揮臂吩咐錢繼原退下。

敢情岑少風情急所使的這一著當眞厲害無比，可說正中對方要害，錦袍老者若不管過江龍死活，坐視黑水幫幫主被殺，足令其餘幫衆水師寒心，甚或迫使他們倒戈相向亦有可能。

錦袍老者冷冷道：「你最好趕快拍活過幫主的穴道，把他放了！」

岑少風道：「足下說得好不輕鬆寫意，岑某辛辛苦苦擒到一個人質，憑你一句話說放就放嗎？」

錦袍老者道：「莫非你打算以過幫主之命要脅老夫？就像老夫用趙小妮子的性命挾持你一樣？」

岑少風道：「岑某正有此意。」

話鋒微頓，復道：「岑某先要問你，趙姑娘又被從皮舟移到了何處？」

錦袍老者沉吟不答，那一直立在他身側，未曾開口說話的南荒五邪叟忽然啓齒放大聲音道：「小子你別多問，今日你已陷於必敗之地，老夫警告你還是盡快將過幫主給放了，否則你會後悔莫及！」

岑少風瞧他一眼，道：「敢問五邪叟亦是綁架趙姑娘的主持人物嗎？」

南荒五邪叟道：「是又怎樣？」

岑少風道：「是的話，岑某倒要對你另眼相看了。」

一言甫畢，突見錦袍老者眼睛一轉，朝南荒五邪叟打了個眼色，岑少風頭方動，對方身形已若狂風一般，自皮舟躍起疾撲過來。

岑少風厲聲道：「你……你要迫我向過幫主下手嗎？」

南荒五邪叟冷笑一聲，理也不理岑少風之言，身在半空猶未落到快艇上面，雙

掌一翻便自激罩而下。

岑少風萬萬料不到五邪叟居然毫不遲疑猛攻過來，急切裡他那裡還顧得了傷那過江龍，伸掌封迎而上。

他封掌相迎之際，不知不覺用上了全身功力，詎知掌勁到了中途忽然一空，對方倏然在兩掌即將相交的一忽裡收回內力，岑少風力道一發便無可收拾，身軀一傾，向前衝出二三步。

他身子方才衝到船頭，立時止步回過身來。

這一霎時，南荒五邪叟身形平展掠過快艇上方，却不降落，手臂一舒，蒼鷹抓小鳥也似的一把抓住過江龍，然後又是一個扭身，堪堪縱落及皮舟之上，皮舟祇是略略晃動少許。

岑少風語氣咄咄，道：「五邪叟好快的身手！」

南荒五邪叟抓住過江龍衣領的五指一鬆，「碰」地一響，過江龍那龐大的身軀平直落到舟底。

南荒五邪叟沉聲道：「姓岑的小子，你幾時將過幫主給謀害了？」

岑少風瞿然一驚，凝目望去，只見過江龍直挺挺躺在皮舟上面，四肢僵硬，七竅流血不止，顯然業已暴斃氣絕！

岑少風乍覩過江龍死狀，半晌作聲不得。

錦袍老者陰惻惻地道：「岑少風，你暗地裡下手震斃過幫主，未免太過心狠手辣了吧。」

周遭的氣氛陡然變得緊張起來，峽中同時出現十餘艘快艇，載滿舵手水師，往島嶼疾駛過來。

頃忽裡，那十餘艘快艇便將岑少風的船隻團團圍住，舟上舵手個個怒目圓睜，盯在岑少風身上。

岑少風心知包圍住自己的黑水幫衆，已經認定自己就是殺害他幫主的凶手，眼下若一個答覆得不好，黑水幫衆很可能會不計一切後果，先撞沉他的船隻，他一旦掉在水中，那就是有死無生之局了。

他力持鎮定，道：「足下一口咬定過幫主之死，是岑某下的毒手，請問你手頭有握著什麼根據嗎？」

錦袍老者陰笑道：「分明是你辣手殺人，你還要狡賴不成！」

他未待岑少風答話，搶著又道：「適才南荒五邪叟不顧一切，衝上你的船隻救人，孰知救回來的却是死人，可見你早已在暗中施展辣手，趁人不覺裡殺死了過幫主，事實擺在眼前，老夫也不用細表了。」

岑少風下意識感覺到，自己正一步一步走進對方預爲設置的圈套陷阱，下一步錦袍老者就該抽緊活扣了！

他心念一轉，高聲道：「足下步步進逼，可有令我辯白的餘地沒有？」

錦袍老者道：「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岑少風道：「岑某問你一句，我陷入這等境地，無端端背上謀害過幫主的黑鍋，成了黑水幫千百幫衆不世之敵，想必也在足下的算計之中吧？」

錦袍老者楞道：「怎地？」

岑少風道：「我至目下方始明白過來，敢情足下處心積慮，早有除去過幫主之心，使黑水幫成了羣龍無首的狀態，到時你挺身一呼，千百幫衆勢必轉而爲你效力，聽憑你驅策差遣，足下不費吹灰之力，即可將水道上第一大幫接收過來！」

語聲微頓，續道：「但是你又不能明目張膽，公然殺死過幫主，否則反會招致黑水幫衆之叛，適巧我擒下過幫主欲作爲人質，正予你可乘之機。」

南荒五邪叟插口道：「你這話到底是甚麼意思？」

岑少風道：「五邪叟你接到此人的眼色指示，馬上向我這隻船猛撲過來，表面上似乎欲打救過幫主，其實你在提起過幫主身軀之際，便自做了手脚，暗施內家眞力將他心脈震斷，然後便以言詞嫁禍於我，這一石兩鳥之計，眞是高明極了，呵呵，高明極了！」

南荒五邪叟面色一變，道：「說得好，還有呢？」

岑少風道：「我擒下過幫主之後，只是暫時制住他的分水穴，絕不會七竅流血死亡，除此之外，又無他人接觸過過幫主，是以我能夠肯定是五邪叟你施出的毒手。」

他侃侃道出對方陰謀奸計，環目察看四周形勢有無變易，却見十餘艘快艇的舵手視線齊然盯注岑少風身上，面上露出茫然的神情。

岑少風不禁大感奇特，心道自己一語揭破錦袍老者與南荒五邪叟的毒計，黑水幫衆縱使不相信自己，至少亦該露出激動之色才對，眼下那近百名舵手却個個一臉茫然，不由人心中不疑。

反觀錦袍老者却任得岑少風將話說完，面上不帶任何神情，只是默默立在皮舟上。

岑少風腦際思潮電轉，俄爾恍然若有所悟，暗忖：「是了，瞧錦袍老者的神情，分明在運集什麼功力，不暇他顧，否則焉有悶聲不響，由南荒五邪叟一逕開口之理。」

他仔細觀察錦袍老者以及黑水幫衆的面上表情，更加證實心中所料不差，他繼續忖道：「往日我聽趙老爺子提過，有一種功夫喚著『銷聲大法』，施展出來後能擾亂說話者的聲音，使四周諸人壓根兒聽不到任何聲響，莫非錦袍老者正在施展這種『銷聲大法』？」

岑少風沒有猜錯，錦袍老者果然正在運施這種銷聲的神奇功夫，是以四周快艇上的黑水幫衆只看到岑少風嘴唇一張一閉，却未曾聽到有什麼聲音從他口裡發出，自然更無從得悉錦袍老者殺害過江龍的陰謀。

岑少風一停止說話，錦袍老者也跟著停止施展那「銷聲大法」，他縱聲陰陰一笑道：「你說夠了沒有？」

岑少風道：「看來我是枉費一番說話的力氣了，想不到足下竟會精通少林的『銷聲大法』，旁人不明就裡，或是以爲岑某是在做啞劇哩。」

錦袍老者冷冷道：「所以我說，你還未動手便已陷於必敗之局，老夫根本無須親自出手將你收拾。」

說著伸手一拉木梔吊鐘，「噹」「噹」響聲亮起，劃破了長夜的靜寂，岑少風表面

上不動聲色，內心却是焦灼萬分。

十餘艘快艇載滿舵手隨著鑼聲驟響，分從四面八方朝岑少風這艘船隻衝刺疾追而至。

子午峽裡殺聲震天，更加添了這一場水上爭戰的氣勢。

在近百黑水幫衆的心目中，岑少風乃是謀害過幫主的元凶，是以人人氣湧如山，恨不能溺岑少風於江中而後已。

眼看岑少風被困在快艇包圍網之中，插翅難飛，這當口，皮舟上忽然傳來錢繼原沉重的喝聲：「岑少風，你厄運難逃，不要妄想再玩弄什麼花樣了！」

岑少風心念一動，當此一瞬之際，錢繼原之言，聽似爲明告岑少風難逃殺身之禍而發，其實在岑少風這等有心人聽來，隱隱中却蘊含有雙關之意，這叫做一語驚醒夢中人。

他本是心思剔竅之人，一點就透，立刻記起刻前錢繼原所贈，所謂雕蟲小技的竹槓圓筒來。

指顧間敵方十餘快艇追得更近了，艇上舵手催槳更急，速度有增無減，以圖一舉將岑少風的船撞成粉碎。

快艇羣堪堪衝入三丈之內，波浪滔天而湧，若是情勢繼續不變，不消片刻之久，必可將核心中的船隻撞沉。

岑少風無暇多慮，迅速拾起丟置船尾的圓筒，一手拉開引線，「嗤」地一響，筒口噴出數十股白煙！

濃厚的白煙馬上散佈開來，有如大霧迷濛，視線完全受阻。

快艇上舵手一時手忙脚亂，吆嚷不休：「白霧突降，是怎麼回事？」

「這不是咱們黑水幫的迷江噴煙筒麼？如何被他竊去了？」

「五號快艇，快轉過舵去！你要撞上自己的船隻了！」

煙霧籠罩峽谷，方圓數十丈內，伸手不見五指，待得煙消雲散之後，再也尋不到敵船的踪跡了。

錦袍老者眼色陰晴不定，霍地轉首冷冷注視著錢繼原，鷹隼般的雙目射出兩道陰厲寒芒，錢繼原身子無端端顫一大顫。

錦袍老者寒聲道：「錢繼原，你暗中幫了姓岑的一個大忙，實是十分不智之舉，你就要嚐到忤逆老夫的惡果！」

話聲中拂手一揮，直拿錢繼原腕脈。

錢繼原投鼠忌器，全然不敢閃避，當下只覺腕間一麻，已被錦袍老者右手五指緊緊扣住！

此刻，在小島的另一端，正有一艘乘著黑夜航駛而行，船頭坐著一人默默地掌舵划槳，不是岑少風是誰？

小舟悄悄泊在岸邊，岑少風一躍上岸，他足踏實地，水上那種虛浮不穩的感覺立即消失。

想起適才艇上追逐之險，不由暗道一聲僥倖，自然他十分明瞭，自己所以能逃過那一場禍劫，除了幾分運氣之外，全賴錢繼原存心相助，他却不知錢繼原這時在錦袍老者手中，正在熬受各種錯骨分筋的毒刑。

岑少風默默對自己道：「峽谷附近只有這一座孤懸的島嶼，趙姑娘既被從皮舟移走，敵人想必就地將她藏匿於島嶼，只要我用心搜尋島上每個角落，必有結果。」

於是他沿著一處岩石爬上去，展開在眼前的是一整座崖壁上剝離的懸崖，兩旁山脈急瀉以斜面伸進深水裡去，崖壁削離的缺口，仍不時有熔岩流溢而下，捲起縷縷的淡煙。

岑少風可以肯定，這座島嶼必是數不清年代以前火山所留下的殘骸。

他打量了一下周遭地勢，頭上的山勢更見陡峭，仗著絕頂的輕功，漸漸他已爬到了那塊剝離的懸崖中腰。

驀然，他停步出聲喊道：「什麼人？」

沒有任何回應，小島上寂靜得駭人，除了嗚咽的風聲掠過耳際之外，便沒有其他聲響。

他暗暗忖道：「奇怪我什麼都沒有聽到，怎會感覺到，除開自己外，還有另一個人也在附近行走？」

岑少風尋思了許久，不得要領，懷著一顆忐忑不定之心繼續前行，才走過一段路，不知如何，方才那怪異的幻想依舊在腦際縈迴不去。

他幾乎已能確信，近處必有一個神秘人物悄悄行走著，然而他又始終未嘗聽到有人走動的聲音。

岑少風再次停下脚步，靠在樹影暗處側耳傾聽，四周仍是靜寂無聲，不禁百思不得其解。

他忍不住又忖：「我的直覺告訴自己，必然另有一個神秘之人也在附近行走，然而又沒有任何徵候足以支持我這個直覺，奇怪的是，我如何會無端端生出這種莫明所以的感覺來？」

到此地忽然一陣砭骨的奇寒襲身，令他機伶伶打了個寒顫。

這會子，彎月從密厚的雲層後面露出半截面孔，迷濛的光線洒在島嶼一角地上。

岑少風無意俯首一瞥，倏然發現一簇陰影斜投在左前方崖壁上，霎時之間，他心中呼呼狂跳不已。

他下意識裡在心中向自己狂呼：「果然有人！」

睜大眼睛再看時，那一簇陰影却已消失了！

崖壁上只有高處山林靜靜的投影，沒有其他異樣，岑少風伸手揉揉眼皮，幾乎以爲自己眼花了。

須臾，岑少風似乎又瞥見一個黑影一晃即逝。

岑少風更不遲疑，展開輕功從斷崖缺口繞過去，不時小心脚下，不使發出一丁點聲息。

走近缺口時，發現缺口凹處竟是一個山洞！

那山洞正當剝離崖壁缺口的凹入之處，上面雜草叢生，位置甚爲隱蔽，是以不易爲人發覺。

當他到達缺口上端時，一個人影首先映入他的眼簾。

那人背著岑少風而立，身著一襲大紅長袍，負手在山洞當口來回走動數匝，那紅色令人看了立刻全身發毛。

岑少風心中震一大震，暗忖：「紅衣人也來到子午峽裡了，剛才我所感覺到在

附近走動的人，必定是他無疑，但不知他是俞一棋？或是他的哥哥俞肇山？」

那紅袍人轉過半個身子，岑少風電目一閃，瞧清了他的側面，赫然是那俞肇山俞大先生！

俞肇山停止走動，喃喃自語道：「子時早過，他也應該來了！」

岑少風惟恐被察覺，慌忙閃躲到暗處的山石後面。

岑少風方藏好身子，就在同一時刻裡，山洞內，步履聲起，一個人踏著沉重的足步走了出來！

那人緩緩走到洞口，立在俞肇山面前，岑少風的視線恰爲後者擋住，是以無法瞧得眞切。

但聞俞肇山開口道：「老夫在此等你已久，你怎麼到這時才來？」

那後到之人默然，上身向前微傾，竟似朝俞肇山躬身行了一禮。

那人沉下嗓子道：「有勞俞大先生久候，但屬下却不得不遲來。」

俞肇山噫一聲，道：「莫不成事情進展有了變化？」

他人沉聲道：「屬下依照大先生計劃行事，先行收服黑水幫，在子午峽水岸兩道設下重重攔截埋伏，居然仍被姓岑的逃了開去。」

俞肇山呆了一呆，道：「跑了？那姓岑的小子能有多少道行，被誘進子午峽裡還會讓他插翅給跑了？」

那人道：「是我一時大意，以爲那甕中捉鼈之局是萬無一失，未曾親自出手，才會演成這等局面。」話鋒微頓，復道：「此外那錢繼原竟罔顧白小妮子在我手中，存心幫了姓岑的一個大忙，亦是我始料所未及。」

俞肇山哼了一下，道：「你把他如何處置了？」

那人道：「我先讓他嚐嚐分筋錯骨的滋味，現在還押在石洞牢室。」

俞肇山陰陰道：「金剛經已經譯完，錢繼原再無利用價值，不如儘速將他解決了！」

那人頷首道：「我也有同感。」

岑少風心底一顫，暗道錢繼原若因他受累而死，自己將來豈不要負疚痛苦一輩子，目下當急之務，俟機搶救錢繼原，這是他義不容辭之事。

他心中喃喃道：「石洞牢室？只不知石洞牢室在什麼地方？」

俞肇山道：「眼下那姓岑的小子諒未走遠，老夫知曉他那鍥而不捨的脾氣，他不救到趙小妮子是不會放棄的。」

那人道：「剛剛已派人在小島佈下了天羅地網，那小子無論如何再也無法走漏了！」

說話間稍稍挪動了一下身子，正好落在岑少風視線之內，暗處岑少風瞧得分明，那人正是不知名的錦袍老者。

他暗暗納悶，心忖：「錦袍老者和俞肇山拍檔本不足奇，可是他當著俞肇山面前，却口口聲聲自稱屬下，依此看來，先時錢繼原所透露，錦袍老者是俞肇山一手調教訓練出來的人，是不錯的了。」

俞肇山道：「很好，此番最好能將他生擒下來。」

錦袍老者詫道：「生擒？」

俞肇山道：「老夫忽發奇想，姓岑的小子或能再利用一遭始行除去，落英塔那左老兒……」

說到這裡一頓，錦袍老者面色微變，道：「伊始我擄到趙鳳豪的寶貝女兒時，原亦打算以此挾持姓岑的走一趟落英塔的，後來此議不是爲你所否決了？」

俞肇山道：「不錯，當時我認爲姓岑的小子與那俞劍峯一樣，遲早是咱們的心腹大患，是以能有殺他的機會，就不許放他活命！」

錦袍老者道：「然則你緣何又改變主意？」

俞肇山道：「現在情勢不同，你已將金剛經上所錄心法秘技練成，放眼天下，除落英塔那左老兒尚有幾分可慮外，無人是你的敵手，咱們挾逼姓岑的出塞一行，正是絕佳的一著棋，事成之後再把他除掉，易言之，岑少風的死只是遲早的問題而已，你以爲如何？」

暗處岑少風聞言，打從心底冷笑一聲，思忖道：「聽來似乎我以後所走的路，步步都是圈套陷阱的了，哼哼，你們在此商量如何算計於我，我也得好好尋思怎樣對付你們了！」

錦袍老者垂手道：「屬下前此僅爲一個凡夫俗子，蒙俞大先生提拔倚昇，更著我練就金剛心法，恩德如同再造，教我如何圖報萬一？況且俞大先生料事如神，屬下只有聽命行事，焉有其他異議？」

俞肇山沉聲道：「老夫造就你成爲宇內第一頂尖高手，此中自有深意，但望你莫要使老夫失望才好！」

錦袍老者道：「屬下絕無二志，俞大先生大可放心。」

岑少風忽有所感，暗忖：「俞肇山放著金剛經上載錄天下無敵的心法秘技，而自己不練，却要費事去造就另一個特級高手，此事與情理大是相悖，難道這其中又有什麼隱謀不成？」

俞肇山陰陰道：「老夫一手把你造就出來，也可以一手把你毀了！雖則你目下功力已在老夫之上，但如果竟敢生出異心，我依然有方法能廢去你一身武功，使你恢復成爲一個凡人，你必須相信才好。」

錦袍老者吸一口氣，道：「俞大先生之言，我句句深信不疑。」

俞肇山這才滿意的嗯了一聲，道：「老夫仍得瞧瞧，你那金剛心法練到何等氣候了？」

錦袍老者一言不發，面上顏色陡變酡紅，右掌一沉，一股難以言喻的巨力應手而發，直擊左側巖洞。

只聽他開聲吐氣大喊一聲：「嘿！」緊接著一股尖嘯之聲陡然昇起，震耳欲聾，漸漸那股尖嘯又轉爲一片古怪的嗚嗚陰風。

那錦袍老者掌上分明已逼出了上乘內家眞力，這時候，岑少風忽然發現了一樁怪事，只見錦袍老者掌勢一沉，發出絲絲白煙來，方圓十丈之內飛砂走石，平空激起了一道漩流。

掌風過處，挾著一股熾人的熱風，那堅逾鋼般的山巖，竟似被高熱所融，化成灰飛碎粉！

（未完・卅二）